

# 德 裕

第 二 十 二 期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  
動盪中的伊朗去來  
新時代的海軍戰術  
我生活在缺肺裡  
副官華理納  
棒球之歌及其他  
海難歷險——包茲故事之四  
恐怖的新娘



民國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攝影佳作選—

專營中外紙類批發

# 南發紙行

本行：高雄市鼓山一路53號

電話3638號 郵政信箱第114號

分行：台北市大正街七條通48號

電話 8 8 0 3 號

# 德士古各種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之滑  
機油最能適應潤滑各種機  
件之需要  
如採用德士古滑機油必能  
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五四

電報：CALTEX

本刊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 半年十八元 全年三十六元

## 各縣市場經銷處

金馬基宜花屏高台嘉台新台	門公隆蘭蓮東雄南義中竹北	小讀宜蓮東雄南義中竹北	說者蘭蓮東雄南義中竹北	報書蘭蓮東雄南義中竹北	務報書蘭蓮東雄南義中竹北	社社局局社局社局社局	社社局局社局社局社局
--------------	--------------	-------------	-------------	-------------	--------------	------------	------------

**拾穗月刊** 第二十二期  
四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張明南  
發行所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編輯者 拾穗出版社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 每册四元

**拾穗月刊廣告刊例**

發行份數最多 廣告效力最宏

單位：新台幣

元

普	裡封	裡封	封	地
通	頁底	頁面	底	位
二〇〇	二六〇	三〇〇	四〇〇	全頁
一〇〇	一三〇	一五〇	二〇〇	半頁
五〇	—	—	—	四分之一頁

備註

- 一、連刊六期以上得以七折優待
- 二、二色套版加倍收費
- 三、鋅版銅版照本收費
- 四、廣告費請於廣告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者得於每期刊登後付清本期廣告費

廣告接洽處

高雄左營高雄煉油廠拾穗出版社  
台北館前街71號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煉務室

拾穗出版社啓

# 拾穗

第二十二期 目錄

扉頁——攝影佳作選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

動盪中的伊朗去來

新時代的海軍戰術

獵石奇談

隕星的研究與高空科學

鯨與捕鯨

漫談鼻竇炎

水——古怪的液體

我生活在鐵肺裡

喜馬拉雅山探險記

食物中被遺忘了的礦物質

哀美莉的故事

棒球之歌及其他——競技趣話

副官華理納

西歐烽火見聞錄(四)

孤戀

攝影叢談之十三

海灘歷險——亞歷山大包茲故事之四

恐怖的新娘(上)

橋牌雜話

亞當先生(四)——長篇連載

美商高美有限公司

GAITEK (CHINA) LIMITED

一一

一一三

三一

四六

五一

五九

六三

六八

七六

八一

八四

九一

一〇〇

一一四

一二二

一二七

一三一

一四七

一五九

一六三



這一期想給讀者們報告的消息是我們籌備多日的「拾穗譯叢」，不久就可以問世了。「拾穗譯叢」是我們準備出版的一套綜合性的叢書，其中包括刊載於拾穗月刊而頗具永久性價值的譯文和未曾在拾穗月刊上發表過的長篇名著。

記得在抗戰時期的後方，紙張和印刷的條件似乎都不比臺灣強，但那時的出版空氣似乎遠比現在為濃厚。有時一本歐美流行的暢銷書出現後，往往有好幾位同時搶譯同時出版。當然一時的暢銷書並不一定值得搶譯，同時出現好幾個譯本也不合經濟節約的原則，但我們就文化界的蓬勃氣象而言，總是一種好現象。

要發展出版事業，除了紙張和印刷的困難條件必須克服外，最重要的還得考慮讀者是否需要它，從我們與讀者們以拾穗相連擊接觸的二十一個月看來，我們充份地解在臺灣的讀者們是如何渴望地能獲得更多的新知識。尤其是本省籍的同胞，在這五六年來接受了祖國的文化以後，更是饑渴地盼望能够讀到更多的有價值的中文圖書，更希望能從中文譯本上來跟世界上的新科學新文藝相接觸，但現在的出版界似乎並不能使讀者們滿足。我們的出版事業跟人家一比是顯得太幼稚落伍了。

我們拾穗同人考慮自己的能力，考慮自己的經濟，想出版一套有永久價值的譯文叢書，本來是覺得十分勉強的，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把握是否真能完成我們預先的計劃，我們只是憑着一股幼稚的勇氣和讀者們的贊助希望這一個小小的拾穗出版社在出版界中略盡自己的一點本份。我們以為能使自由中國出版界蓬勃與旺往前推進的原動力還是在讀者們。只要讀者們對它有興趣的話它是不會永遠沒落的！

拾穗譯叢也是一處公開的園地，我們竭誠歡迎拾穗的萬千讀者來培育它灌溉它。在這兒我們公開徵求合乎拾穗性質的七萬字以上十萬字以下的譯文，如果讀者們珍藏着這一類未曾付梓過的佳作，而願意交給我們出版時，請將原文及譯稿一併寄下（並請附退稿郵資）我們一有決定以後，立刻會以通信方式跟你聯絡出版的方式。在這兒我們可以預先聲明的一點是，拾穗譯叢的原則是一次付給稿費收買版稅。雖然稿酬相當微薄，但我們保證可以在決定出版以後一次將稿費以現款付清。

到現在為止，拾穗還沒有打紙版付印，所以常常碰到某一期銷路驟增因此不敷分配的困難。第二十一期我們又碰到了這個難關。有好幾處經銷書局的配書量都得到量減少。一部份遲來的訂戶，也無法應付，只好將訂閱期數改自二十二期開始。我們在這裡鄭重致歉。

台北讀者注意：訂閱本刊請就近向重慶南路一段七號中國石油公司供銷部接洽最為簡捷



###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

叔 惠譯

——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

庸俗的肉體之愛便也煙消雲散。但高貴的靈魂之愛却歷久不渝。」

雅典詩人亞迦藏在宅裡張設盛筵。他因戲劇獲得希臘劇藝院的首獎，邀請了衆摯友一同慶祝他的勝利，來賓們談論着他們一向喜歡談的愛情問題。一個挨一個的說出自己的意見，想來闡釋這個極饒興味的問題真諦。

斐特拉斯說：「愛情是諸神中年齒最長的，也是最有權力的一位。因為這種道理才使庸懦的少年變成英雄。愛人們是恥于在所愛者的面前表示懼怯的。假使我有支由愛侶組成的軍隊，就能夠征服世界。」

「是呀！」保山尼亞斯接上去說，「不過你應該把世俗之愛和超世俗之愛分開來講——一方面是兩性肉體間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是兩個靈魂的交感。青春逝去的時候，

諸詩人亞力士多芬走過來，講了一篇新穎的愛情理論。「古時，」他告訴我們說，「兩性是結為一體的，身體圓轉如球，兩首四手四足，行動如風。八肢像輪輻一樣支撐着身體在地上翻着筋斗。這種男女一體的人類，具有驚人的力量，更有無邊的野心，他們企圖攀登天界襲擊諸神。幸而宙斯想出了一個妙計。讓我們把他們分成兩半，」他說，「那麼他們便只有一半力氣，我們却多了一倍的祭牲。」

於是宙斯便把他們分成男人和女人。從此以後，本為一體的兩半便渴望再度結合。這種渴望便是我們所說的

愛情。」

這一席幽默的愛情理論，又引起了好幾篇有趣的說明。最後，貴賓蘇格拉底應邀加以評斷。

「諸位的口才。已經使我目張舌結，以鄙人的愚魯不才。焉敢和諸位賢哲較量智慧！」

客氣話一完，蘇格拉底便一變他先前極端客氣的態度反問起來，用他的愚魯不才，駁倒諸位賢哲的智慧。他運用一連串無法置答的問題把他們的話駁得證無完膚——蘇格拉底是教育上考問法的創始人——用破壞性的方法駁倒了別人的理論以後，接着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設性理論。「愛情，」他申述道，「是人類靈魂追求超凡美善的飢渴之感。愛侶們不但追求美善，而且創造美善，更要持之永久，把這種永不朽壞的情感，植放在容易朽壞的肉身之內。這就是兩性爲什麼才會相互愛戀——存續本體續至於無窮。這也就是爲什麼父母會愛護他們的子女。因爲相互愛戀的父母在靈魂上所創造的不祇是兒童而已，並且是永遠追求至美過程中的探索者，伴侶，同事，和嗣續人。」

這種至美是什麼東西，而我們藉着愛情來永遠追求着呢？它是智慧，是德操，是榮耀，是勇敢，正義與信仰。一言以蔽之，至美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直達昊天的捷

柏拉圖從頭到尾的崇拜着蘇格拉底，他加入了那一群優秀的青年學人，跟着牛虻一樣的蘇格拉底，穿過大街小巷，用又驚又喜的心情傾聽着這牛虻到處整人，使那些自以爲最聰明的雅典人，俯首帖耳的自承愚昧，蘇格拉底的外貌像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却斯文得和聖人一樣。他最有才幹的弟子亞瑟拜地斯，用雅典市場上的神怪雕像比喻蘇格拉底說：「外表確是猙獰不堪，但打開來後，裡面却是上帝的化身。」

但他所要達到的並不是像上帝一樣玄妙無方的超人智慧，而是像他所說的一樣，謙和的致力於人的事功，「有一件事是我所知道的，」他說，「那就是我一無所知。」於是他證明給一切人看，他們和他一樣，也是一無所知。他的事業是學習，使別人也去學習。「我母親是一個接生婆，」他說，「我也想像她的榜樣，作一個智識上的接生婆，幫助別人產生新思潮。」

於是這個哲人便用他那俚俗的言語和姿態，周游於雅典的大街小巷之間。蘇聖人有扁平的鼻子，粗厚的嘴唇，外突的目睛，笨拙的軀幹，和超凡的思想。每走到一個地方，便提出他那些基本的問題。當年他就是這樣的問道，這個是什麼意思呢？什麼叫孝敬？什麼叫民主？什麼叫德

徑。」

衆賓客對這位赤足哲人的話喝采過後，便開始了宴會中平淡一點的節目。後來他們全夜舉行酒賽，參與比賽的人，一個接一個的玉山傾頹，鷄鳴時分，席上只剩下亞力士多芬，亞迦藏，和蘇格拉底三位了。他們用一個大酒盞輪流傳飲，蘇格拉底向着兩位醉眼朦朧的詩人解釋最偉大的喜劇家也就是最偉大的悲劇家。首先，亞力士多芬睡去了，天亮的時候亞迦藏也睡去了。蘇格拉底把他們輕輕放倒，又向酒神賓尼蘇斯敬了一杯，才走出去辦理日間的事務——把智慧傳播給雅典市民。

這著名的宴會中，有一位來賓是蘇格拉底的弟子。這個青年後來把他老師意志的堅毅和體魄的剛強傳之不朽。他的名字就是柏拉圖。

## (二)

柏拉圖簡直是一個天之驕子，像哥德一樣，上天所能賦予人的福分他樣樣都有。高貴的門楣，豪富的父母，優美的儀容，健康的身體裡邊，藏着一付聰穎的頭腦，（據說他之所以名爲柏拉圖，因爲有一對寬闊的肩膀。）並且熱愛學問。因爲蘇格拉底的影響，他在二十歲上便作了蘇氏的弟子，那時蘇格拉底六十歲。（紀元前四〇七年）

操？什麼叫勇敢？什麼叫誠實？什麼叫正義？什麼叫真理？你的事業是什麼？你用了些什麼樣的知識和技巧？你是一個政治家嗎？那麼在政府事務中你學得了些什麼呢？你是一個律師嗎？那麼你從人類的活動中研究到了那些動機呢？你是一個教師嗎？那麼在你設法破除別人的愚昧之前，用什麼方法來克服自己的愚昧呢？請說一說吧。

他用種種問題嚴格地考查知識分子，把他們的愚昧暴露出來。這並不具虛偽的做作，他也同樣熱烈地暴露自己的愚昧，減少錯誤達到真理是他的目的之一。「我追求真理，和獵犬緊緊地追逐野獸一樣。」追求真理，他忽視了自己的利益，忽視了自己的事業——他是一個雕刻師——忽視了他的家小。他驕悍的妻子散茜浦，從不放過機會，來提醒他這種漠不關心的情形。蘇格拉底是一個哲學上的烈士。他問道，什麼是哲學？哲學就是一種思想的方法，藉以使人認識自己的人品，有自知之明。

但大多數人認清了自己以後，不免十分失望，蘇格拉底把雅典人面前自詭自諛的鏡子搬走，換上一面真理的鏡子，就使他們驚駭萬狀了。在這鏡子裡他們看到的不是人而是野獸。他們便也像野獸一樣來殘害蘇格拉底了。好多年來他們高興他在那裡冷嘲熱罵。但現在雅典人的倫理上

起了一場大火。把些優美的情緒燒得乾乾淨淨。雅典人早在伯魯奔尼撒之役(Peloponnesian War)(紀元前四〇四年)吃了敗仗——這是一場斯巴達的獨裁和雅典民主之間的博鬥。人文的儀節，生命的尊嚴和個人自由的意識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暴主克利提亞(雅典第五縱隊的首領)推翻了自由政府。輪到克利提亞被推翻的時候，全國陷入革命。人的獸性一發而不可制。雅典再也不是哲學家的安樂土了——對於依舊固執着自由表達思想的哲學家尤其危險。一天早晨，蘇格拉底走進市場看見一張控告他的佈告貼在那裡。

蘇格拉底罪大惡極：第一，不信奉闔城之神祇，而標揭其一己之神道；第二，引誘青年墜落。其應處之刑——死。

控告的幕後人，是一個叫安尼塔斯的皮革商，和蘇格拉底素有嫌隙。因為蘇格拉底勸說安尼塔斯的兒子，放棄皮革生涯專習哲學。安尼塔斯堅持這種使青年不務正業的罪人，非殺不可。

這是一場皮革和學問的官司。結果皮革獲勝，蘇格拉底入獄，被判死刑。

蘇格拉底的力量逃避死刑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根據雅

(Phaedo)(註一)中記下了當時的情景。這是一本和史詩同樣偉大的作品。門人們站在他的周圍，蘇格拉底叫了一個過去，伸手撫摸着他的頭髮，一面講解着生死的真諦和靈魂的不朽。死，不但是一種永眠——甜蜜而沒有迫害，沒有冤抑，失望，苦難，和悲哀的大夢——而且是由人世登天堂的大門，達到上帝宮闕的必由之徑。「朋友們，那地方沒有人因為發表意見而被處死……你們當該高興，不要為我的逝去而哀慟……安置我在墳墓中的時候，只是埋葬了我的肉體，並沒有埋葬了我的靈魂。」

太陽落山了，獄吏拿着鴉毒走進來。「蘇格拉底呀，求你不要對我發怒，你應當明白，使你死的不是我，而是你的罪。」

獄吏一面說，一面把毒藥遞給蘇格拉底，轉身出去的時候，潸然淚下。

「別的人再也忍不住了，連我們也是熱淚泉湧……只有蘇格拉底儼然和沒事人一般。『這算什麼？』他說，『我之所以把女人們遣走，就是要避免這種情景……不要響，容我在安靜中死。』」

「聽了他的話，我們只得漲紅了臉，強忍住淚……蘇格拉底喝過毒藥以後，便遵照獄吏的吩咐躺在席子上。」

典法律，判了死刑的人，可以選用流放抵罪。何況柏拉圖等一般有錢的朋友，早已買通了獄吏，只要蘇格拉底願意就可以逃走，可是他不同意走，末日到了，他已非死不可。畢生之中，他隨時預備遭受危險，如有需要，死也不顧。年青時因作戰英勇而受賞。中年作元老院議員時，海軍元帥畏戰失職，他公然反對全城民眾要求處罪的意見。幾年以後，他又用同樣的勇氣反對暴主克利提亞的意志，這個暴主命令蘇格拉底把逃到塞拉米斯的暴動領袖萊昂捉回雅典，蘇格拉底拒絕了這個命令。「這件事上，」蘇氏告訴我們說，「若不是克利提亞政府垮得快，我或許已經遇害了。」

他現在果真被處死刑了，他毫不畏縮。精力充沛的時候去死，勝於老邁無助的時候苟延殘喘。他常常自詡體力的強盛——雅典唯有他，嚴冬時能赤足在水上步行——他不願去想像那種沒有活力的生活。「讓我像對生一樣來對死，勇敢地……法官呀，困難的地方，不在於死而在於逃罪。罪比死快，立刻追上我們……我固然已被死捉住了，但控告我的人却被邪惡與不義捉住了……我受我的懲罰，他們也要受他們的。」

他死的那天，許多門人到獄裡看他。柏拉圖在飛多傳

毒性一點一點地從腳跟蔓延到心口，「於是一陣痙攣，蘇格拉底便溘然長眠……這是我們夫子的長逝。只有夫子，在一切相識之中，使我心悅誠服地稱為最有智慧和最斯文的人。」

### (三)

蘇格拉底死去以後(紀元前三九九年)。柏拉圖覺得最好還是離開雅典，爲了營救蘇格拉底，他已被人注意。他出發遊歷「全世界」——就是當時所曉得的地方。他究竟到過那些地方我們不大清楚，他很可能去過意大利，結識了玄學家畢達哥拉斯，「數學肇造人，兼音樂之父」，相傳他由此到過西西利，到過錫蘭，埃及，約底亞，甚至到過恒河之濱。即使這些地方他沒有親身到過，至少在思想上是到過了。因爲流浪了十二年回到雅典的時候，腦子裡裝滿了當時全世界上的學問。

蘇格拉底還是他至高無上的夫子，他把剩下的歲月，用來傳授蘇格拉底的至理，爲了這個目的，他在雅典公園創辦了一個哲學校，就是後來的柏拉圖學派。雅典公園是一個優美的所在，栽植着懸崖木，點綴着高雅的廟堂和石像，河邊上，正是：

六月繁蔭裡，微風度暗泉，茂林寂入寐，清韻夜淙潺。

他開創了學派，闡釋蘇格拉底的學說。也就是我們現在的柏拉圖學說。因為柏拉圖假藉蘇格拉底的嘴，用對話的方法表達了自己的思想，遂使我們今日無法斷定什麼地方是蘇格拉底思想的結尾，什麼地方是柏拉圖思想的起頭，我們祇知道，無論柏拉圖或蘇格拉底，都認為一切哲學的意義和使命，是在於從人類之中樹立正義。「正義，」蘇格拉底說，「才是真正的快樂，祇有不義，才是不快樂。」柏拉圖又一貫地藉蘇格拉底的嘴說道，「從來沒有人被稱為不義，或被讚許為正義（很明顯的就是他不知道希伯來先知的教條）……也從來沒有人研究過……何以靈魂在於其中的義為百善之首，不義為萬惡之尤。」

爲了確立正義的性質，柏拉圖寫了他那不朽的問答。提到問答一書，愛默生再三引述歐馬（註二）說可蘭經的話：「書庫可付一炬，因其價值在書。」全世界大思想家中大約以柏拉圖最博學。在柏拉圖的著作裡，再引一句愛默生的話，「出現的問題，現在思想界的人士還在詮釋和爭辯。」的確難以找出一件人類與會所及的事物，是柏拉圖畢生探求正義的時候所不曾研究過的。民胞物與的學說，優生說，社會學說，共產學說，女權學說，節制生育，自由戀愛，單一或雙軌的道德規律，財產婦女兒童的公有

子。公民的生活國家絕不過問。國家對於公民的要求，就是他們在求取自身快樂時，不能互相殘害。

讓我們再回頭來看一看這些兒童。

我們已經知道，從一生下來，他們就交給國家撫養，直到廿歲都受着一律的教育。初級教育，大部分是體育和音樂——體育發展體魄上的勻稱，音樂造成靈魂上的和諧。「靈魂沒有得到音樂陶冶的人，是不能信賴的。」因爲他的思想殘缺，情感偏頗，正謬之間的觀念永遠失常。音樂——柏拉圖認為不論聽得見或聽不見的音樂都是和諧的——是使世界不至四分五裂的原理，它是宇宙的靈魂，就像日月星辰是宇宙的四肢百骸一樣。沒有它，人世就成了虛餘的渣滓，而諸天不過一撮死灰而已。

因此，音樂是每個人所受教育的主要課目。廿歲以前，不分男女，澈底的教以音樂和體育。學校完全是男女合班，遊戲讀書都在一起。操練的時候，女的和男的一律脫光。柏拉圖說他那理想國的公民們，「有了充分的德操，不需要別的衣服了。」雖看見裸露的肉體，也不會有愚蠢的羞恥之念，和淫猥的詭笑了。

此外，兒童所受的教育，不但不應該有禮儀的束縛，還要免除一切勞作。學問所創造的，是快樂而不是苦刑。

問題。問答一書中所討論的，限於一小部分。字裡行間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堅定地希望，「正正義樹立於人間。人與人的正義和邦國的正義。他希望看底不被謀殺，而且被學爲王。」到一個國，不但蘇格拉底不被謀殺，而且被學爲王。

國一書，這就是歷史上的第一個烏托邦。

#### (四)

爲了完全得到柏拉圖共和國的意象，讓我們先看看它的公民，從呱呱墜地以後的生活。

共和國裡出生的兒童，都是公共婚配的結果。最優秀的男人配以最優秀的女人。唯一的目的是產生優秀後代。婦女爲男子所公有。沒有個人婚媾，沒有私人家庭，小孩子一落地就離開父母，送進公設的育兒所。「主要的就是使父母不認識他們的子女。唯有這樣，才能使民胞物與之說，由理論變成事實，唯有這樣，在這一切公有的國內，才能彼此有手足之情。」

至於作父母的，不必把貞操侷限於指定的配偶。替國家生男育女以後，如果出於心願，也可以「自由排定」——「只要他們盡力避免因此而發生的墮胎流產等事」，自由戀愛的事，由各人自行處理，適用於男子，也適用於女

在優秀的導師下，一個正常的兒童，所享有的智育和體育一樣充分。所以學校應當是一個鍛鍊智力的地方，智識的角逐之場，兒童們在這個引人入勝的，交換智識的遊戲中，爭奇鬪勝。

這是共和國裡廿歲以前的教育。期滿就來一次大規模的淘汰。不能再加教育的，便黜退爲很低階級——就是農民，工人和商人，構成這個國家的底層。

拋去底層以後，剩下的繼續再訓練十年——從廿歲到三十歲的十年之中，研習科學：算術，幾何，和天文。學會這些學科是爲了審美而不爲實用。柏拉圖以爲他那共和國的公民，用數學來經商業橋或製造機械是低賤的，在這一點上，他和當時的希臘人見解一致。當時的希臘人對於機械的發明和物質的進步，毫無興趣。他們喜歡抽象的理論，而不愛好具體的知識。根據柏拉圖的說法，研究數學只有兩樁好處——哲學家從繁雜的萬物中領悟到實際的統一性；軍隊的指揮官把兵士劃分爲連排營團。所以，只有哲學家 and 軍人才應當盡力研究數學。

三十歲上完成了科學研究以後，再舉行一次淘汰。考試不合格的，不能再受更高級訓練的，統歸中等階級——軍人。他們是國家的守衛。柏拉圖共和國裡軍人的地位很

重要。他們所構成的武力，不是用來侵略，而是用來防禦。柏拉圖雖痛恨戰爭，但他明白，當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時候，最好的方法，便是拔出利劍來給他一點利害，才能使他裹足不前。

於是柏拉圖共和國裡，有了一個軍人組成的中等階級——或者像柏拉圖的名稱，守衛——更有一個由農工商人組成的最低階級。我們還記得，最低階級是那些廿歲上被認為智能低劣的人；中等階級是在卅歲上，智力不能有進一步發展的人。兩次淘汰之後，剩下的優秀分子，便研究哲學。此時他們是三十歲。這些男女學成以後，是將來的經國之才。我們知道，在柏拉圖共和國裡兩性是完全平等的。他們受同樣的訓練，要去負起人生大事的時候，也授以同等的職務。研究哲學五年之後，這些經過嚴格選拔的男女男女，便算完畢了理論上的訓練。現在他們要讀一門討論優良政府的研究課程。他們必須脫離掉好學深思的高雅地位，來到這污濁混亂的日常生活中。獲准參與領導以前，他們必得來實地試上一試。實際事務中工作過十五年，直到五十歲，才算有了作哲學家之王的資格。因為柏拉圖共和國裡，只有哲學家才配治國。「只有哲學家當國，或者當國的研究哲學，不然人類的困苦永無止境。」

有趣的情形。首先，我們看到哲學領袖們把史詩大家荷馬，和他的多神體系一起趕出來。伊里亞特盈篇累牘的奧林匹亞山諸神，帶着人性上的弱點，高視闊步的四處遊蕩。相信這種幼稚的神話，無異是侮辱了他們的理性。宗教必須廓清野蠻的神話，和迷信的奇跡。我們必須有一種不悖於人類理智的宗教。

柏拉圖共和國對神祇的處理已說得不少，那麼人與人交接的時候怎樣呢？他們交接，嚴格地遵守公平相待的規律。經商的被認為自貶人格，因為——柏拉圖這樣主張——一個商人同時要賺錢又要誠實是不可能的。罪犯在柏拉圖共和國裡被視為可憐蟲，受監禁但沒有刑罰。因惡行是起於愚昧。如果一個人犯了罪，那只是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是一個可憐的生命，既不了解利己，也不懂得利人，猶之劣馬不能日施鞭笞使它馴良，野人，不能以不齒使他文雅。一個罪犯如果瘋狂，就必須治療他的瘋狂，如果教誨無方，就要施以教誨，改造罪犯須療以智慧之藥，惟不能以鞭笞與報復加諸罪人。

身體的疾病和道德上的疾病，都是導源於愚昧。適宜的教育方法，可以減少很多疾病，不治之疾最仁慈的方法，就是許他速死，因為速死勝於久病不起。

哲學家怎樣從一般人裡面區分出來呢？在於對上帝至善至美的思想了解的能力。實質的天地和這種思想比起來，只是一份不完全的抄本而已。上帝的思想，生命的玄妙，如同天上的光耀。下面平凡的意志，不過是些凹凸不平的鏡子，把這個完美的思想，屈折成了模糊怪異的形象，失掉了原來的面目。哲學家就是要磨礪和改造他的智力，從導引星辰和人事的上帝思想，神的奧秘，理性的光芒中，得到一個明晰的形象。哲學家接受了上帝意念的明晰指示以後，進而要用力組設為最優良的政府，以建造完美的國家。

理想國既要永久為最優秀的人所統治，柏拉圖共和國從訓練和天資中選出的哲學家，便是全國出類拔萃的人物。其他兩個階級，不論什麼時候，都要服從最高階級中選拔的哲學領袖。為了保持清廉，不許私有財產，一切都是公家的。公共膳堂進膳，營舍中共宿。既然沒有個人利害，就不會貪贓枉法。他們只有一個雄圖遠略——就是在人類中樹立永久的正義。

### (五)

我們已經知道了理想國的完全結構。讓我們在它的門上刻下「正義之城」四個大字，然後走進去，仔細看幾種

律師在柏拉圖共和國裡，是一種不必要的弊害，有知識就不至有訴訟。治理衆人的法律很簡單，容易解釋。這個國的領袖們懂得每創設一條新法律，跟着就產生一群破壞法律的人。領袖們教導公民自治，因此監督和管理他們的需要也減少到最低限度。

共和國的主要事務，就是保證治下人人快樂。使他們健康知足和悠閑。「給我健康和一天，」柏拉圖信徒愛默生寫道，「我就笑傲帝王的光華。」健康知足和一日之暇——終其生都是金碧輝煌的美麗日子——即是柏拉圖人生快樂的總和。美的生活，義的生活，愛的生活。美義愛三個字和柏拉圖的哲學幾乎是同一樣意義。善良的人，快樂的人——既善良必快樂——就是義人，和諧的人，他們完全諧和的性格，在社會協合的交響曲中，奏着正確的韻律。柏拉圖共和國裡一個完善的人，不是在源遠流長的後代中，就是在藝術工作或高貴的業績中，獻身於美的創造。

### (六)

這就是當年這位美教主柏拉圖的哲學夢想。他創建了一個超人之都，奉獻於光的主宰，百神之父阿婆羅，置之於衆星辰之內，開創未來的巨匠們，要想使人間更近於天國時，便可用以為範本。

但柏拉圖不僅以夢想為滿足，像孔子一樣，打算把他的哲理付諸實行。在賓尼西斯的邀請下他到了叙拉古，渴望把智慧治國的大道給這個君王看看。可惜賓尼西斯只是一個君王，而不是一個哲學家。柏拉圖有些極端的見解，嚇得賓尼西斯想把他殺掉。在友人的緩頰之下，雖然饒了他一命，却把他當奴隸賣掉了。於是乎，柏拉圖沒有把賓尼西斯變成一個哲學國王，自己反而變成了一個哲學奴隸。幸而買他去教孩子的人，不但熱愛知識，更服膺正義。他釋放了柏拉圖，讓他回雅典去。

柏拉圖回到家鄉以後，賓尼西斯來了一封信。這個暴君向柏拉圖解釋，整個意外事件只是一樁可怕的錯誤，希望柏拉圖繼續和他要好。對於這封信，柏拉圖輕蔑地回復道：「哲學已經夠我忙，實在不能浪費時間來想什麼賓尼西斯了。」

以後，他繼續在學院的花園裡，安靜地談了好多年哲學——他的話語真是祇應天上有，正是「朱必惑降臨人間，說起話來也不過是柏拉圖的樣子。」

但柏拉圖究竟不過是血肉之軀的朱必惑，八十一歲的那年，參加了一個青年朋友的婚禮。席上的閑鬧使他不舒服起來，向大眾告辭後說「到隔壁打個盹」。玩樂的聲音

# 來去朗伊的中盪動

譯城羽 著朗·奇喬

伊朗雖然已把它的石油產業收歸國有，但是它的石油運銷事業到現在依然束手無策，伊朗真個已到窮途末路了。但是伊朗的石油產量，是富源，它是不會給世界所遺忘的。目前國際風雲中最令人矚目的國家之一。

拾穗



(一) 伊一期中之東古，國古的界世，庫薩火的她。土的地在。樑橋的間之海中地與東遠是分八的暈存貯油石知已界世着藏蘊上地

。一之

越來越大，客人們竟忘記了這位在嘈雜中想休息的老哲學家了。

最後，新郎躡足走到隔壁去望一望老師。柏拉圖已經沈沈地睡了。人世間毫無意義的喧囂再也吵不醒他了。這個哲學家中之王，終於受到召喚，走進了寧靜的死之共和國。

(註一)：Phaedo 蘇格拉底之弟子  
(註二)：Omar Khayyam 十一至十二世紀初之波斯詩人。

## 戰爭與青微素

寧西

一次訂購配尼西林，僅四日間即由美國本土送至遠離七千里之韓國戰線，達一千零五十億單位之多。這乃是印地亞那公司超特急的精彩表現。現在平均每月送致配尼西林以單位計，實已達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天文數字。為便於戰線應用，其製劑有五十萬單位之片劑，與其他抗生物質組合之青微素軟膏，及吸入用之青微素末等。

當我踏進阿巴丹英伊石油公司河濱招待所的餐室時，一位漂亮的女主人向我們打着招呼：「自從這兒發生了不愉快的事件以後，我們宛如置身在愁雲慘霧中了。鎮上不時發生騷動，暴徒橫行，也許已有十多個人慘遭殘害。現在暴雨兩總算過去了。伊朗軍隊跟可蘭塞爾海軍基地的海軍已在街上巡邏鎮壓。」

「可是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她繼續道：「我們仍是不准外出，大門前有軍警守衛着，並且築有柵柵來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希望在這一段非常時期中，你們在這招待所裡仍能如賓至如歸的感覺。」

在進晚餐時，我跟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記者勞勃脫討論着今天下午的見聞。我們暗自慶幸沒有錯過過這次突然爆發的事變。

這天早晨我們從德黑蘭起飛，越經伊朗境內的一大段領土抵達此間。當我們俯瞰着冰雪封排的厄耳部爾茲山麓時，我們在波斯灣的沿岸上看到這一座世界聞名的石油城。下午我們登上英伊公司的汽車出發遊覽，一位在公司中服務已達三十年的職員爲我們作嚮導。

在匆匆的三小時內，我們走遍了這人口十七萬五千的石油城。穿過一條條棕櫚樹蔭蓋的市街後，我們又折入磚業餘座談會，學術演講，音樂會，圖書館和二十三處露天電影場。」

雄踞在全城中心的是巨大的煉油廠，它那高時的烟突冒着輕烟，間或噴出一片火焰。龐大的油槽佔據了很多畝土地。我們的嚮導指示給我們看一所新建的接觸裂化爐，這是整套從美國買來的，由美國工程師領導安裝。

在沙地·厄·阿刺伯河上我們看到石油供應的生命線——油輪。

歸途中，我們道經藝徒學校。我們乘坐的那輛英國小轎車從邊上穿過播塞在路中的磨機。沿着這座建築物，佈設着猙獰地帶着鏽銹荷槍實彈的伊朗警戒線。在圓環的稍遠處我們看到卡車上滿載着年青的伊朗人手揮着旗幟游行而過。

「這學校是一處發生示威運動的地點」我們的嚮導說：「昨晚還曾出過事，今天已經平靜了。」

幾分鐘以後，石油城裡又有一處發生了事變，有十一名伊朗人和三名英國人遭遇到死亡的厄運，恐怖統治着阿巴丹。沒有人能說出何時何地再會引起同樣的可怕事件。晚飯以後，我們也加入了招待所中這一群男男女女的

砌的工人住宅區——兀立的，庇連的，成行的——每一棟都有一片廣大的草地。主要的大路都在一處種植着修剪得很整齊的灌木圓環前相交。夾竹桃的紅花到處怒放。

四十多年以前這平坦而曝露於烈日下的阿巴丹島除了點綴着一些生長多年的棕樹以外幾乎是一片不毛的廢墟。直到威廉·諾克斯·達賽，一位在澳洲淘金的幸運兒對這中東的石油發生了興趣，並在一九〇一年波斯政府讓與開採權以後才開始有了發展。

經過七年耗資頗沛的困苦時期後，他們在腹地找到了石油。達賽克服了不少困難，打了無數油井，從山上鋪設油管直達海濱，建造了阿巴丹煉廠。一九一三年第一批石油成品從阿巴丹運入國際市場。現在平均每年從煉爐中產出的原油成品售給世界各地幾達二千萬噸。

「公司裡所做的事情並不單祇產油和賣油，」我們的嚮導說：「它曾在阿巴丹興建了十七所公共學校。又在工業學校中訓練出一批技術人員。特別優秀的還可以資送到英國留學。」

「在這兒的七萬名員工中，多數是伊朗人，英伊公司也會有計劃地實施勞工保險，醫藥免費補助和提倡運動。它發行了三種報紙，十家備有室外游泳池的俱樂部。組織

「囚人」集團。幽閉的情緒被胡亂的閒談所沖淡了。在這兒用不着社交式的介紹。謠言紛譎着，每人交換着下午的見聞。大英帝國的老人們像吉潑林故事中的扭曲似地談論着他們年青時所遭遇的同性質的冒險。每小時內。我們一定要聚集在收音機旁靜聽英國廣播公司的最近報告。

兩天以後阿巴丹的情形似乎已好轉了。我跟勞勃脫向這舒適的「囚犯」生活告別，搭上飛機回到德黑蘭。當我們的飛機盲目地穿過崎嶇的萊格羅斯山脉以後在伊思巴罕稍停，在那兒我們聽說在紡織工人中也發生過暴動。

在三星期以前，我們從達馬士革搭法機飛來德黑蘭，適逢伊朗新年，一派早春氣象。街道兩傍和公園中的樹木初綻新綠，鳥鳴婉轉，中午時份的陽光威力也逐漸加強了

在德黑蘭初交的一位友人有一天邀請我道：「明天你一定要和我一道去享受波斯人的真正假日。」

「是什麼季節？」我問道。

「元旦後的第十三天，」他回答道，「我們的新年從三月二十一日開始，在舊歲結束以前，每一家都把麥子和扁豆種在一個淺盆子裡。明天他們出發到野外踏青野餐並且要把那豆麥的苗歸入流水。他們用這一種方法表示歡迎

新春和將去年降臨在國土上的災難付諸流水。去吧，你會看到這個佳節的。」

次晨我們向厄爾爾茲山出發。大路上塞滿了假日的游人。年老的，年青的，有錢的，貧窮的——在豪貴的卡地拉克汽車上，馬車上，卡車上，小驢子上，以及步行——湧出了城市，公共汽車傾巢出動，每輛車上擠得滿滿的向北駛去，卸空了以後，又回進城來裝運第二批。警察們開出巡邏車，小販們喊着飲料和水淇淋。步行的人們在市郊附近選擇一處空地鋪上衣巾，安置好茶具，開始他們的假日野餐。有車子的人們可以跑遠一點挑選一塊綠草如茵的草地，花枝招展的樹蔭或是山谷的僻隱處所。德黑蘭的市內立刻空虛了。

一位英國的通訊記者那天飛臨這個都市，當他在上空看到這一幅景象時，他十分驚異。

「我們在上空兜圈子降陸時，」他事後說：「我們看到路上擠得水泄不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還以為發生了戰爭，或是有了革命。」

真的，不論伊朗政局是如何的動盪，政治性的暗殺，和此起彼伏的示威運動幾乎使伊朗政府瀕臨崩潰的邊緣，但首都德黑蘭却仍是顯得如此平靜，特別是當我們拜訪阿

巴丹歸來以後。戒嚴令和半夜禁止通行的規定頒佈了，但大多數的德黑蘭居民都為着自己的不穩定的生活問題奔波，誰又能真正的關心政治呢。

我們由新聞處的人員陪同拜訪伊朗的下議院，那裡也就是伊朗首相得到擁護受命組閣的地方。議員們聚集在裝飾華貴的廳堂中，在那水晶掛燈下分組討論以後便靜靜地就座。人民擁擠在狹窄的走廊裡。兵士們荷槍實彈地肅立在門前。在那一次的會議裡，會兩度出任駐美大使的阿賴總理獲得了多數的信任票。但在兩星期以後，摩沙德登台了。通過石油事業國有的議案。

德黑蘭從一千七百八十五年被兇惡的喀查首領，阿迦哈·摩罕默德汗奪獲這座城市以來就成為政治的中心，伊朗的首府。它從一萬五千人的小鎮發展成為一百萬人的大都市。

李却特先生從一九二〇年起便擔任德黑蘭美國使館的顧問，從他的口中我們窺知了一點二十五年前德黑蘭的狀況。

「那時候，」他說，「它只像一個較大的城。四面有高高的城垣，巨大的城門在晚上就緊緊地關住了，大多數

的街道是狹窄而彎曲的，房子多是用泥磚砌成。到處都是駱駝，長征的隊商們來往。那時也有十多輛福特汽車。人們穿着幾世紀來未曾更變過的衣服；女人們穿着有面罩的「查大」Chadar。在這兒找不到一點歐化的風味。

「很多歐美人士那時都認為這兒幾乎是世界的盡頭。到這兒來要經過長時期的海上生活，繼之以自黑海或波斯灣登陸後的旱地跋涉。」

現在的伊朗國王的父親改變了德黑蘭的面目。他決定要使國都變為西式。他差不多是將它從新計劃從新建築。拆除城垣，開闢廣闊的馬路使每條都成直交。融合西式和波斯式的建築法興建了高峻的政府大廈。皇宮，漂亮的博物館，競技場，大學，以及壯麗的官吏俱樂部，都市向外迅速地擴大成長。

在今日的德黑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有趣的對比。交通工具中有川流不絕的美國式汽車，一隊一隊的英國製的小型出差汽車，手推車。貨車，戰時剩餘物資中的卡車，以及行步艱澀的騾子。貨車和汽車漆着彩色的幾何形記號。馬腿和尾部染着甲花，頸上掛着藍色的頸串。即使在城內最熱鬧的地區，有時成群的山羊，排成長列的駱駝也會堵塞了交通要道。

雖然這城市裡有着寬廣的馬路，閃耀的燈光，自動電話，高樓巨廈，但依然缺乏自來水和排洩水道，山泉流入石砌溝渠中。小孩們在這兒游泳，大人們在這兒洗澡，動物也在這兒喝水。沒有一個外國人敢接觸這種污濁的溝水，或是從販水夫的兩輪水車上購買井水。但大多數市民還是依賴着這種水源度日。



。物人的式譚夜方天日往到看以可你，上台舞的朗伊從(三)

我們離開此地時看到大水管已在市中心區開始安裝，這也是德黑蘭的另一新時代的開始。

伊朗的城市和大多數的鄉村一樣，仍只是滯留在機械時代的曙光裡。土產品大部份是手工製造的，從家用的小茶壺到做美國式的公共汽車車身都是手工製造。

工廠不多；只有幾家紡織廠，水泥廠，香烟廠，磚窑和地毯工廠。德黑蘭南部有些高大的烟突，從這兒產出的各色磚塊便是重建首都的主要資源。那兒還有一具世界上最大的穀子吊昇器，伊朗人叫它 *Gilos*。

店舖都不大。德黑蘭只有一處商品陳列所是比較宏大的，並且也沒有一處真正的酒吧間。藥材舖却在兼售奶粉。每一個人好像都在為着自己忙碌；屠夫，麪包師，菜販子自己都有着小小的畜牧場。人行道上擺設着很多小賭攤，賣花籽的，口香糖的，糖果，橘子，冷飲，領帶，襪子，以及項串等等的小攤子。馬路轉角上有些生着炭爐的小吃攤，出售烤羊肉和雞胗肝。

外國貨都陳列在櫥窗裡，美國貨尤其受人歡迎。差不多每一家店舖的玻璃櫥窗上都貼着美國式的美女相片或是萊塢的明星玉照。

多數商店裝有收音機，擴播着新聞和如哭如訴的東方樂。西裝在德黑蘭已十分流行，只有少數年老的女人穿着着飄々然的「查大」。在街市的熙攘人群中，有時可以看到回教中的虔誠教徒，他們的頭巾和黑色披風使旅客們鈎起了處身異域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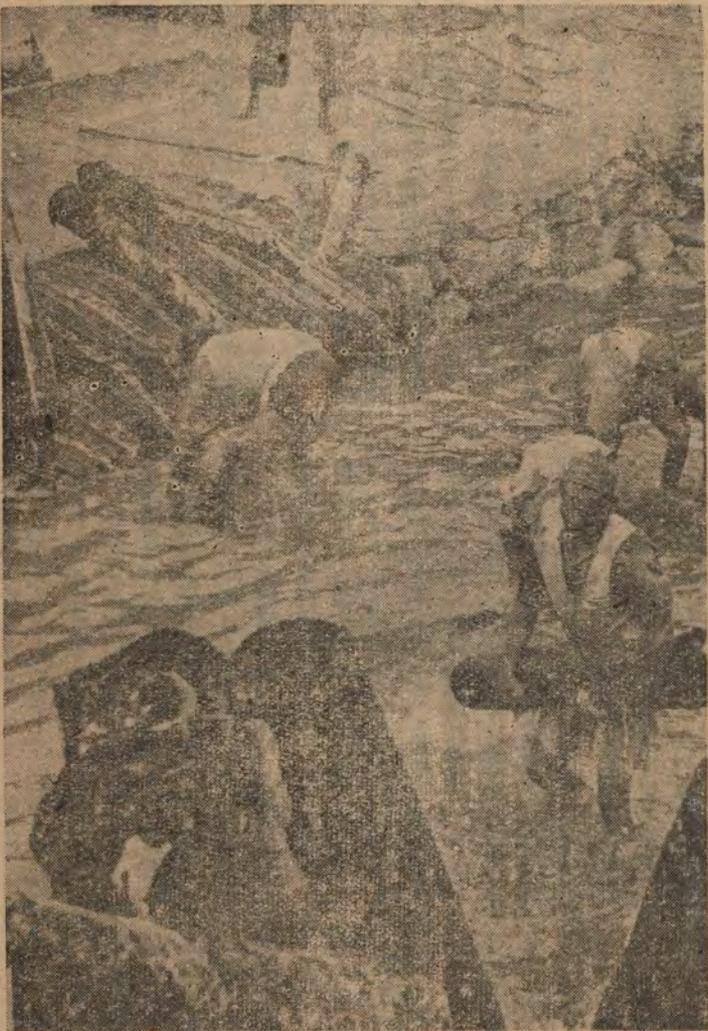


就年〇二九一在早鐘一道，來起裹包身的女孀朗伊將，「大查」的紛絳色五(二)  
。了展招上街在又在現，裝服的了跡絕始開

德黑蘭是一個

既貧窮又富庶的都市奢華的美國汽車在這兒川流不息，皇宮和壯麗的邸宅在市內和北郊點綴着繁華。行人道上衣服麗都的人們跟赤腳襤褸的窮人摩肩而過，在大馬路以南的區域裡窮人們的住處却宛如山洞裡的野獸。

不過，這兒跟中東的很多城市也略有不同，在德黑蘭很少看到有人行乞市上，因為乞丐們大都收容進教



。滌洗中池水泉的近爾黑德在毯地斯波的貴珍(四)

養院去學習手藝了。我們在本地友人們的領導下游歷了這市上的好幾哩長的狹窄的街巷。我們驚奇於這些街衢上的小攤上却陳聚着這麼多五色繽紛的雜物——珠寶，鞋子，乾貨，香料，瓷器，銅器，穀類和各種食物。

我們找到了波斯地毯的貿易場，這兒的各種從原始的部落形式到織入美麗絲紋宛如繪成的地毯一直堆高到幾乎碰着穹形的屋頂。在高高的樓廂上懸掛着各色豪華的宮庭用氈毯，它的美麗使你嘆為觀止。

在德黑蘭我們聽到有好許多人會這樣地告訴我們，「這兒不能代表真正的伊朗，你們應該走遠一點。看看那些未曾改變過面目的鄉村。」於是我們便準備南行六百哩去訪問伊思巴罕。在啓程以前，我們在一位僑居伊朗多年的美國人那裡請教波斯的地理環境。

他展開一張地圖，指點着裡海以南的那一塊土地。

「這兒是厄耳部爾茲山脉，拔海萬八千英尺。那兒是紫格羅斯山脉，蜿蜒於伊朗的西部和西南部的邊疆上。這兩座山脉形成三角形的兩邊，而它的頂端却指向土耳其。三角形的中心便是伊朗本土的精華區域。伊朗境內的一半地區是拔海三千呎的高原，巉岩峭壁在奇形怪狀的侵蝕下劃割成若干谷地，你們在旅程中可以看到伊朗的一個很好的

橫剖面。」

他停頓一下重新點上他的烟斗，繼續道：「這兩座高山阻住了潮濕的季候風，大部份高原地帶終年的雨量不及十吋，因之伊朗的大部份地域都是沙漠，戈壁和草原。那種地帶是否能存在生物完全得看有無灌溉之利。在這上面的市鎮和農村便宛如荒漠海洋中的綠洲。而這些綠洲便完全是經多年來以血汗克服烈日，風砂的辛勤收穫。」

「在德黑蘭以南六百五十英哩有二區世界上馳名的沙漠。那兒是完全荒蕪不毛的。大部份從未被人類探索過，很像是太古尚無生物存在的時代。」

「伊朗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會被開墾過。最好的可耕地地在西北沿裏海一帶。其他百分之十五是牧場。此外便都是些山谷，森林和荒瘠地區了。」

「他們用以灌溉的水是從那兒來的呢？」我詢問道：「伊朗似乎只有很少的幾條河流。」

「你的話是對的，」他回答道：「即使連淡水湖也並不多。你在伊朗境內曾作過空中旅行嗎？」

「我只從達馬士革飛到這兒又到阿巴丹來回過一次」  
「你注意到地上的一長列地洞嗎？有時它們可伸展到幾哩之遙，這便是水井。灌溉用的淡水有四分之三是取自

這種地下水。他們有時也用墜道的方法將地下水引入附近村莊。利用這種方法取水，水的蒸發損耗很少，這是伊朗遺傳了好多世紀的給水妙法。」

次日清晨，我們開始南征的長途。一出德黑蘭城門，眼前就呈現了一片乾燥龜裂的土地，繼續了兩天在這種道路上駛行，我們抵達雪拉茲。在途中我們只看到少數牧羊人，帶着日炙黝黑的面容在高原上放牧。

當我們抵達昆城時，我們看到標着英國石油的油槽車在路上綿延成列，因為這兒是汽油的集散中心。但它的著名還是因為這是一個聖城，是一個僅次於麥舒特的一處虔誠教徒們的朝聖之所。

疾風挾着灰砂掃越過馬路，在我們的車後佈起了層雲密霧。遠處地平線上的昏霧增加了這國土的神秘性。東望是一片無窮無盡的塩土沙漠。西邊怪石嵯峨巖層疊障高與天齊。

我們在中途訪問了氈毯工業的集中地——喀山。這是一處乾燥得幾乎沒有樹木存在的小鎮。我們下車在一位嚮導的引領下經過彎曲狹窄的小巷到達一家古舊斑剝的門前。一位老嫗接待了我們，引我們進入她的臥室，在那兒懸掛着無數未完成的美麗的氈毯。我們又參觀了一處正在進行

事。

「十七世紀時，波斯人稱呼伊思巴罕為『世界之半』不是沒有理由的。那時的歐洲旅行人對此地的描寫不亞於天方夜談。明顯地，這裡有着仙境似的偉峨皇宮，美麗的回教寺院，和絢爛迷人的花園。」

我們抵達伊思巴罕的那一天是星期三，在回教徒的習慣上，這一天相當於我們的星期六。晚間街市上十分熱鬧。美國駐伊思巴罕的領事奧特威告訴我們這個城市的故事。沙阿拔大帝是這個城市的興建人。他定伊思巴罕為國都，並在這城市裡大興土木粉飾昇平，你到現在還可以看到一部份的遺蹟。

「同時伊思巴罕也是伊朗交通的樞紐，紡織業和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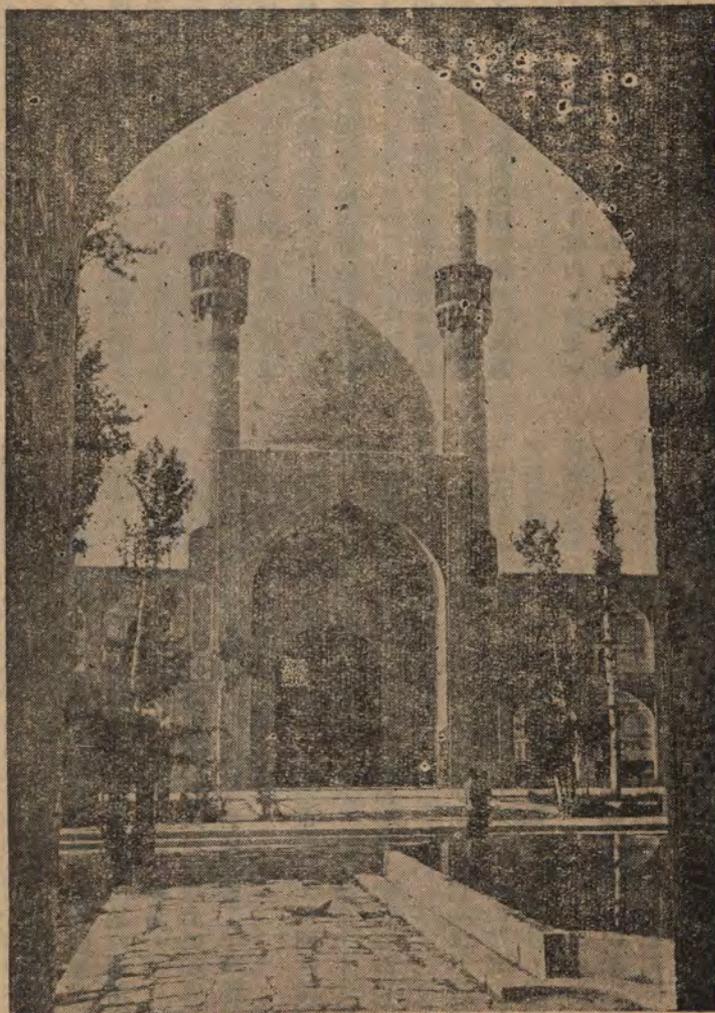
中心的，這兒出產小麥，阿刺伯膠，亞麻仁油，杏仁，各種水果，臘腸，以及伊朗全國半數以上的紡織品。

我們游覽了幾處寺院，默然地景仰着波斯古代建築的傑作。在朦朧的街市上我們聆賞着幾千百家的鐵砧聲，蒙住雙眼在那兒推轉磨盤的駱駝似乎象徵了這古老城市的命運。

離別了伊思巴罕，我們再向南前進，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越過荒野和山徑。漸漸地我們進入了高原。中午我們在一處叫阿巴台的小鎮上用膳，嘗一嘗伊朗的佳肴。這是一種用生雞蛋拌

成的米飯，在上面放了幾條炭火烘炙的羊肉。

傍晚，古代波斯的首都百泄波里底高塔已將它的日落時的斜影投射在我們的眼前了。它的四周環繞着孤懸的岩石砌成的城垣，在城頭上顯露出人工建築的高特平台，這一座壯嚴的古城正俯瞰着群山圍繞的廣闊的瑪達許脫平原。在二十世紀以後的今日，我們憑吊着這一座廢城，依然使我們感到它的壯嚴偉



塔尖和頂穹的 叢嵌石鑲藍的光閃着發一築建的斯波代古(五)



斯波是他，帝大士魯居着葬埋裡塚個這在(六)  
。年九二五前元公於卒，者創首的國王

大，依稀地使我們懷想到當年這古老帝國的威權。

百泔波里並不是完全荒寂無人的。我們在這兒受到考古發掘隊的領導人阿里博士等人的招待。我們當晚在飲酒盛饌之後便下榻於當年波斯王薛西斯（波斯名王大流士一世之子）的寢宮內。

黑羊皮的帳幕散落在百泔波里南方的山谷中，這就是每年遷移居處的喀西華司人的臨時僑居地。這一種困苦的流程浪民族每當初春便驅了他們的牛羊，收拾好他們的一點稀少的行李遷往伊思巴罕。一到秋天他們又重復回到許刺茲城的南方。他們差不多在一千八百萬的伊朗人中要佔到六分之一的人口。

許刺茲以它的可愛的花園，美麗的女人和精醇的美酒馳名。它也是伊朗最富有詩意的都市，伊朗詩人沙地和哈弗茲在此地出生。此外它也許可說是伊朗最現代化的城市。我們在許刺茲副市長，一住曾經留學美國的摩罕默德·阿里·巴哈杜的領導下在十四小時內走馬看花地參觀了這個不平凡的城市。

「許刺茲在二百年前是波斯的首都，」巴哈杜道：「一位波斯最好的統治者喀林·漢·贊特建設了這個城市。現在我們又在推行一個新的建設計劃。戰後我們鋪築了好

多馬路，敷設了自來水和其他最新式的都市設備。在最近十年來這兒的人口已急劇增加，一處新住宅區也將完成了。」

我們參觀了容量八百萬介侖的水塔，醫院，醫藥專科學校，圖書館，藝術和工業專門學校，運動場和游泳池。我們徜徉在夢境似的花園中陶醉於玫瑰的芬芳，我們也徘徊在詩人們長眠的墓畔。

我們准許留戀在伊朗的日子已漸縮短了，我們只好結束旅程趕回德黑蘭作離別的準備。在最後幾天中，我們又偷閒去拜訪了裏海沿岸盛產茶米的沃地。次日我們便踏上西歸的飛機揮手向這動盪中的古國告別。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羅：「聽說近來你正在教你太太打沙羅 Show Band。」  
唐：「是的，這主意真好，上星期六我就差不多贏回來三分之一的我的薪水。」

湯姆生夫婦被認為係最合乎理想的一對——他們之間從無惡言詬誶，有人求教何以致此，湯先生解釋說，

「這很簡單，上午她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下午她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去年四月的晚上，一羣星雨似的砲彈，在馬耳他上空爆炸，照耀着這大自然的舞台，使我們看見一幕史所未見的新奇的海戰。

埋伏在黝黑的深海外的三艘巨型航空母艦——珊瑚海，羅斯福，以及塞班島號——的飛行甲板上，機羣的噴氣尾管中，射出了鮮紅色的火燄。十二批攻擊機，怒吼着衝入夜空，去對付理想的敵人。

在海岸外排成了扇形陣勢的第六艦隊的巡洋艦和驅逐艦上，雷達控制器自動地找到了目標，然後便一連串的巨炮精準射擊，掩護着一千六百名的陸戰隊士兵，向灘頭登陸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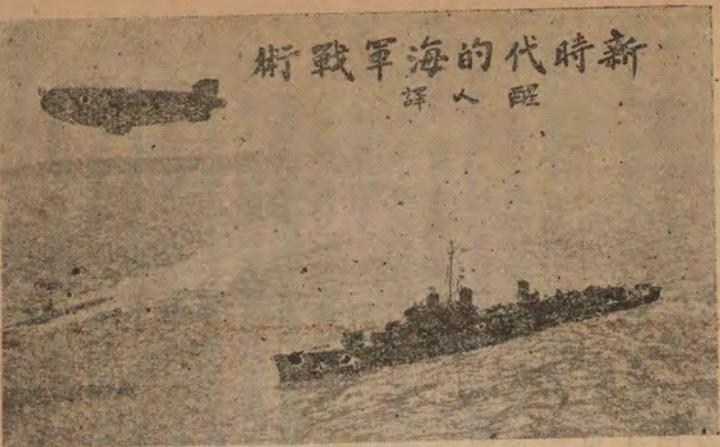
在全部攻擊中，紅外線傳信儀，從這艘閃爍到那艘，傳遞着看不見的信號。軍情室（註一）的電子氣氛中，無數的雷達屏管，蠕動着各種綠色光條；巨型測繪板上，無線電的紅色螢光燈，明滅着。

經過各種傳信和測繪的結果，戰場上立刻起了反應，降落傘在空中展開，因陸戰隊之申請補充而投下彈藥和其他軍用器材。負有特種任務的噴氣機，裝載了火箭和汽油彈（註二），從母艦上應命疾飛而至，去掃除頑強的敵陣。成隊的直昇飛機，別名「空中吉普」的，像蜻蜓似的飛滿了整個戰區上空，用無線電替海上的一羣雷達操縱的艦炮，指示「針尖」似的微細而準確的目標；撤退傷亡；在第一線與艦隊之間，來回地輸送應急的人員與物資。

每項工作進行得如同鐘錶機構似的絲毫不爽。當演習完畢，至少這一點是確定了，就是美國海軍，已經是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在目前的海面上。陸戰隊能如此詳盡地熟悉他們所攻擊的那個灘頭，完全是歸功於水下偵

## 新時代的海軍戰術

譯人 醒



察技術和裝備的突飛猛進。電子儀之指揮炮火，不再是一種「碰運氣」式的徵律，而是一種「針尖」那樣準確的命中。直昇飛機，日漸增強了海軍的效能。遠程噴氣機，不但不如某些評論者所預言，將使海軍走入末路；相反地，它們正在日益加強自由世界中海上防衛者的新奇的威力。

新武器的創造者們，通常往往過於熱中於他們費盡心機後所成功的產物，而立刻主張廢棄所有其他的武器。我們的海軍，（編者：按原作者的口氣）必須抗拒這類似是而非的議論所引起的風暴。他們武斷地認為空軍，原子彈，斯諾克潛艇（註三）以及自導飛彈，可以使海面上的艦艇，置於無用之地。

欣幸的是，我們的海軍，像過去許多次一樣，已經平穩地戰勝了這許多調發的論調。

事實上，那些「新」的武器，已經早就用來增強海軍的威力，祇要一有新鮮的玩意兒出來，海軍本身就立刻將這些特殊寵兒，容納進它的範圍之內。

空中威勢，完全改變了戰鬥艦的地位，並且廢棄了「隊形列陣」的戰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海軍出現的姿態，是以航空母艦組成的攻擊艦隊，為戰鬥艦艇的標準單位。

艘海軍所提議興建的超級航艦，原來是因為激烈的爭論而打消了的，目前已舊案重提而復活了。一艘五萬七千噸的航空母艦，已在建造之中，其造價預估為二億三千七百萬美金。

這艘新型的，整塊平頂的航艦，看起來究竟是像些什麼東西呢？可惜大部份使人迷惑的特性，被保存在五角大廈的檔案室裏，而室中許多鎖着的抽斗上，其紅色「分類」的標籤，亦秘密地隱藏在抽斗的拉手中。但至少以下的幾點是知道的：它將比三艘四萬五千噸的「中途島」級航艦所需要的碼頭面積還要多。至於在海上遠々看過去，它却和這三艘航艦相像，並且也大不了多少。又因為它是一種「全部平坦」式的航艦，所以它的頂部的輪廓，是一整塊大理石似的平板。沒有任何突出物，超過飛行甲板平面上。因此翼展（註四）寬大的巨型機，能在它的甲板上運轉自如，而不致觸及「艦島」（註五）的任何部份。但這並不是說，這艘新型航艦，可以免除通常所需的「艦島」或「艦橋」（這種「島」或「橋」，一律突出在每艘航艦的右舷上，作為指揮全艦的司令台）；雷達發射塔，以及駕駛台等一類的東西。這是因為這些高高的突出物，可以在機羣起落的時候，降落艦側內部而不見，直至最高的頂

目前，航空母艦攻擊部隊，仍舊維持原來的地位。但因新武器，新戰術以及新裝備的急速進展，支持了這種海上的主力艦隊，使得它在現代化的戰爭中，占據了重要的一角。

原子彈對於海軍唯一的影響，是使艦隻分散。攻擊部隊中的航空母艦，戰鬥艦，巡洋艦，從空中俯視，好像在書桌上的一張巨大吸墨紙上，沾上了幾粒微細的胡椒粉——分散得如此遼闊，致使一個普通炸彈的爆發，無法傷害到一艘以上的船艦；而原子彈如選擇單一艦隻來做目標，似乎是不值得了。

戰鬥艦過時了嗎？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擁有了這些龐大船隻的艦隊，其威力遠超過過所有的戰艦；目前已經不必再需要任何同類的新艦了。惟一需要做的事，是如何好。地去保養它們，以及使它們裝上現代化的設備。有些艦隻，已經改裝得如此現代化，致使一般人無法認出原來的真面目。在下次大戰一結束就停止建造的，已經完工一半以上的戰艦肯塔基（Kentucky）號，據說就已預定作為火箭或自導飛彈的巨大可游動的發射基地。航空母艦方面，又有另外的發展。在不久的將來，一艘舉世從未見過的巨艦的船頭，將在海上破浪前進。這

點，降至與飛行甲板的平面相齊為止。這好像是一座電梯，可以任意升降。

新型航空母艦的廣大的船腹，以及其堅實而裝甲的飛行甲板，足以容納許多能載原子彈的遠程重轟炸機。巨型的飛機發射器，足以發射那些以前無法在航艦上起飛的飛機。實際上，艦上的每一部份，都是超級加大的——昇降機，阻止器（註六），飛機庫等——不僅可以應付三十七噸重的海軍新式遠程偵察機 P2V，而且還可以應付新式噴氣機及戰鬥機。噴氣機耗油，超出螺旋槳式的飛機五倍之多，故必須有充分的油池儲藏。戰鬥機則愈來愈大，愈來愈重；因之航程與載重量亦比例增加。是以惟有這種「全部平坦」式的新型航空母艦，方能使海軍得到了這些問題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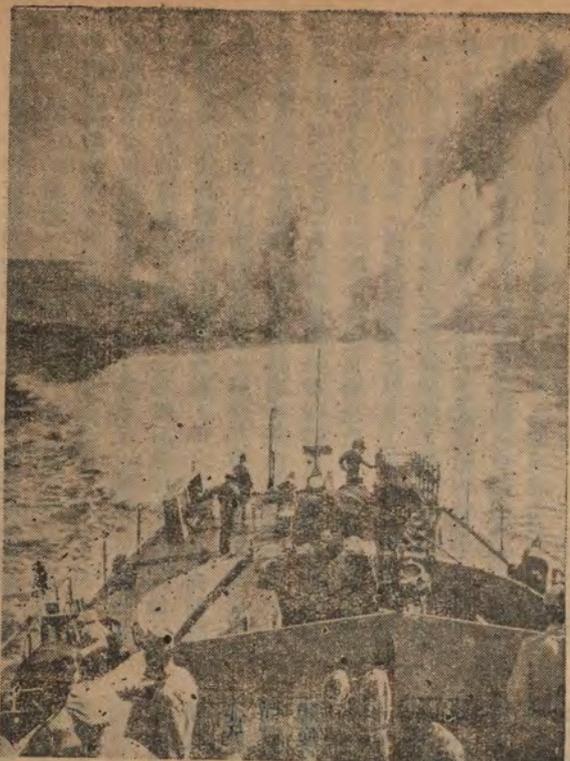
同時，在全國各造船所中，許多鋼鐵鉗鉚技工，紛紛爬在我們的幾艘三萬三千噸的愛薩克斯級航空母艦上，進行着徹底改裝的工作。飛行甲板，裝上了厚々的鋼甲；巨大的昇降機，正在裝配上去；艙面下的內隔壁，正在向外擴充，以加大彈藥庫的容量；巨大的飛機發射器，加重的飛機阻止器，大口徑的油管等，都在陸續裝置，以便供給一種新型的，也能載運原子彈的 AJ-1 式飛機的使用，

但是這種改裝工作，以之應付P2V式的飛機，則尚嫌不足。P2V式的飛機，祇能從這些改裝後的飛行甲板上起飛。等到任務完畢，必須在岸邊基地上降落，或是改至超級航艦上「歸隊」。

爲了護衛母艦，戰後工竣了幾條特大的巡洋艦，它們的新式特點是：一些無比威力的八英寸砲塔，砲彈川流不息地由機動的裝彈器推進去，其發射率要比人力裝填快上一倍。另外還有一種海軍新發展的武器，就是高平射兩用的雙聯三英寸砲，使用起來，簡直有如機關槍那樣的靈便。至於斯諾克潛艇，對於這些「易受損傷」的航母艦的威脅，又將如何對付呢？目前已有好幾種辦法。

在美國洛島(Rhode Island)州礁石堤(Gunnet Point)海軍航空站裏，匍匐着一大批奇怪而鼓腹的VC-12式飛機。這是一個極秘密的全天候的偵察機分隊，但是它的組織却和一個空軍大隊那樣龐大。這些別名爲「艦隊之眼」的VC-12式飛機，實際上等於是一種空中雷達站，其探測之指，可以廣及海面上整個攻擊艦隊的四周，不但能指出敵機，同時也能探尋出斯諾克潛艇及海面艦艇之所在地。這種飛機的主要任務，可以說是「空中情報的預告」，或稱AEW(註七)。其機腹下面的巨大突出物，好

爲一種極重要的角色，其步驟是：先由飛機或雷達巡邏機擔任搜索潛艇的任務，然後再由攻擊艦隊中的一批轟炸機，飛向敵人，擔任擊沉的工作。許多雷達組成的工作隊，在戰中顯出了美滿的效果。因此，美國當局，已經在研究如何利用之於全國的防空網中。



拾穗

像一個倒掛的十英尺直徑的香菇，也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所謂「大肚鯽魚」。內中護藏着極敏感的雷達天線。

這類飛機，是空中所有單引擎飛機中之最大者，其中有一種名叫「空中警衛軍」(AF Guardian)的，當裝足汽油時，其總重量甚至超過一架DC-3式的運輸機。較新的一種的三葉反螺旋槳式的「空中襲擊者」(AD Skyraid er)號，以及「空中鯊魚」(AZD Sky shark)號，大小都差不多，但却飛行得更快，而且裝造得更精實。

這些巨大的飛機，從母艦上起飛之後，就開始工作：封閉着的機艙裏，雷達屏管，發出輝煌的紅光。任何伸出在水面上的東西，立刻就發現而轉報艦隊。一會兒工夫，像「刮子手」似的轟炸機，便會從母艦的甲板上冲天而起，向着「定點」急速飛去。

機上祇有駕駛員一人能看見到外界的一切。一般雷達員都經常被封閉在機腹中部的斗室裏；當飛行的時候，斗室上的一些小窗洞，都被嚴密地關閉起來。他們就在這裏注視着眼前的許多錯綜複雜的刻度盤和屏管，而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情報。每一次巡邏，大多需時四小時以上。

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空，這些正在使用着的雷達偵察分隊，在防潛工作上的「搜索和擊破」組織中，已經證實

空中雷達工作隊，還有其他的用處。因爲巨大的風暴能在雷達屏管上顯現出來，所以它們能協助「攻擊艦隊」，避開這些風暴區域。它們甚至還會擔任過救險的工作。最近，一架魚雷轟炸機，在一個暴風雨的晚上擔任勤務的時候，突然失去了燈光及無線電所需要的電能，絕望地在大西洋上空迷失了航線。幸而在好幾英里以外，一位曾在礁石堤航空站受訓過的AEW

(請參閱註七)雷達員，駕了一架「空中警衛軍」(AF Guardian)式的飛機，正在擔任例行的巡邏；截獲到了從母艦上發向那架迷途轟炸機的未得回覆的無線電訊。經過了八十英里的搜索，雷達屏管上顯出了一個游移不定的「綠點」。駕駛員對準了它，在濃霧中逐漸接近到能見那隻無燈飛機的噴射火線的距離。然後，他以自己機上的燈光做信號，指引着那架失去聯絡的魚雷轟炸機，降落到所屬的那艘航空母艦上。

除了這些雷達偵察機之外，其他許多東西也在進步。最近，新澤西州的許多行人，駐足道旁，仰視一架在他們頭上飛行着的，

古怪而滑稽的巨型固特異(Goodyear)廠出品的飛船。這種 ZPN 式的飛船，有一個能容八十七萬五千立方英尺的氣囊；船艙本身，有二層甲板，以及一間八十三英尺長的指揮室，可以容納十四名船員；能擔任一切工作。即使遇到一種強力的風暴，它也能像一塊岩石似地，不受搖盪，繼續翱翔，或是靜止在半空中不動。總之，它可以向前疾飛，停在半空，以及向後飛行，操作非常靈便。

這種飛船的古怪性能之神秘處，是由於寇蒂斯萊特(Curtis Wright)公司特海軍的這些輕於空氣的，在搜索和擊斃敵方潛艇工作隊中擔任重要角色的，飛船所設計的一種新式推進器。這些通稱為「Zep-Prop」的飛船推進器，是一種巨大而中空的三葉螺旋槳，轉動時好像是一團十八英尺的強力的弧光。在 ZPN 式飛船的兩側，就裝有這樣的兩架，經過許多齒輪和傳動軸，由船艙內的二座八百馬力的引擎帶動。每一座引擎，都能同時帶動二具推進器，以求在長途巡航時，節省燃料；但在需要高速飛行時，也可以同時使用二座引擎，這種推進器之所以有善變的性能，在於裝在中心部份的一套電力傳動箱。祇要移動操作桿，駕駛員就可以改變螺旋槳的角度，從前進速度的高節距(High Pitch)，轉變到不關閉引擎而僅僅使螺旋槳

新式的裝備。為了訓練防潛人員，一種簡稱為 SST (註九) 的小型潛艇，專門指定作為攻擊的目標，同時另有一種二百五十噸的袖珍潛艇，專供實習之用。有些新式的作戰用的潛艇，其引擎部份，改用一種具有革命性的輻射式(Radial Type)柴油機。這種二行程，十六汽缸的柴油引擎，最適合於潛艇之用。

當上述各種計劃，正在逐步實現之中，海軍當局，同時又協助各方面，在研討以原子核能來供給潛艇動力的方法。以原子核能，來推動艦隻和潛艇，使其能繼續航行而不必加添燃料，在新式的海軍戰備中，確是一種偉大的貢獻。為了向這方面邁進，海軍當局，一直是在和工業界共同努力，來設計一種示範式的原子能引擎，將來有一天就會將這種引擎用來推動艦隊裏的許多潛艇。

全部鋁製的新式魚雷艇，其速度比較上次大戰中原有者為快，亦將顯出一種奇特的效果。

雖然這四艘新型的艦艇，仍舊命名為「魚雷艇」，但是一般原有的魚雷艇人員，根本認不出它們就是上次大戰中那種八十英尺長的木殼魚雷艇的同類。

這些具有輕質鋁殼，半鋼半柳而成的新式「魚雷艇」，其長度自九十五英尺至一百另五英尺不等，它們的魚雷

「空轉」的地位；或者為了要減低飛船的前進速度，使飛船停在半空，以及使飛船後退起見，甚至還可以將螺旋槳改變到有「反節距」(Reverse pitch)的角度。

海軍當局，還想出了其他的許多辦法，來對付可能發生的敵方潛艇之進攻。在去年三月間一種完全新創的「兇手」(Killer)型美國潛艇，已在康涅克狄克州的葛羅登城下水，簡稱為 K-1 級潛艇，這是為了要摧毀敵方的潛艇而設計的。外形方面，它並不像通常艦隊潛艇那樣魚魚似的瘦長，而是具有一種粗短而奇特的輪廓，以求在水面下疾駛時減少阻力。它所特有的「斯諾克」(請參閱註三)，能使它繼續潛伏在水中，該潛艇長僅一九五英尺(普通潛艇為三百一十一英尺)，排水量七百五十噸(舊式標準潛艇為一千五百噸)，官兵編制三十九人，比普通員額的一半還要多。可是它靜伏水下，極神秘地施行突擊，疾如閃電，然後急速逃去，它能載運火箭彈和一種自動覓標的新型魚雷。它的聲納(註八)「聽覺器」，敏感到如一位工程師所說的，可以收聽鄰近潛艇內人員的呼吸聲。

除了「兇手」級以外，另有六艘短而肥的「扳機」(Trigger)級潛艇，現在也已在水中服務。這些一千六百噸，粗肥得如同一批短鼻子古代巨象的潛艇，有着一切最

也較大，命中也較準確，艇上的砲火，能發射出一整排較大而較重的砲彈。甲板下面的動力間裏，有四座飛機式的引擎，能使其最高航行速度，超過任何水上巡行的驅逐艦，而其航行範圍亦較舊式魚雷艇增加甚多。

使用舊式的八十英尺長的魚雷艇，輪機人員要坐在一架引擎上面的座椅上，用手來撥動變速齒輪。反之，新艇上的輪機人員在輪機艙裏可以有一間規定的辦公室，用電來操縱變速齒輪，而且還有一塊安排得很科學化的儀器表板。

一位舊式魚雷艇上的人員，在看到了這種新怪物以後，不禁喟然嘆道：「在這裏面，唯一能和我以前所知道的魚雷艇上的東西相像的，恐怕祇有駕駛室裏的舵輪了。」

大體上說來，上述的一切，足可以代表今日美國海軍所努力的一般的途徑。從歷次所發表的這些貧乏的，可能收集的資料裏面，我們不難測知，美國當局，是正在利用海上，水下，以及空中的每一件新發展的武器，來保證他們能擁有一個完全可以負起時代使命的新海軍。

(完)

(註一)：軍情室(C.I.C.)為艦艇之神經樞紐，室內有各種雷達儀器，測繪板，計算器，無線電

話機等。

(註一)：原文係 Napalm bomb，乃一種新式之膠質汽油燃燒彈。

(註二)：斯諾克潛艇 (Snorkel Submarine) 即是一有「一種換氣管的潛艇，能長期潛伏水下。」斯諾克」的原意就是「呼吸器」

(註四)：翼展 (Wingspan) 是指飛機兩翼所伸出的距離。

(註五)：航空母艦右舷上的指揮台(或稱艦橋)，因其伸出飛行甲板之上，故海軍冠以俚語曰「島」。

(註六)：阻止器 (Arresting Gear)，為航空母艦上專用之設備，因母艦上甲板長度有限，飛機降落後，必須用阻止器使其速度立即減低。

(註七)：A E W 為 Airborne Early Warning 「空中早期警告」之縮寫。

(註八)：聲納 (Sonar) 為 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 聲音導航及測距」四個英文字之縮寫，乃一種利用聲波的電子儀器，在防潛工作上，佔據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

(註九)：S.S.T 係 Small Submarine Target 「小型潛艇目標」三個英文字之縮寫。

數年以前當我初次成為獵石隊員時，我與一個朋友在加里福尼亞的死谷地方搜集鑽石。夜幕下降後，我們搬了幾塊大石頭，搭成一只臨時的爐灶，昇起了熊熊之火燒豆子吃。

燒了一回，爐灶突然炸掉了，事先我們並不知道那些大石頭內含有硼酸鈣，這是一種礦物質，一旦受熱後會炸成許多粉末的。

我們那天的晚餐，便是這樣一頓拌雜着難以消化的硼酸鈣的豆子。往往也就是這樣，在一種非常偶然的際遇裡，使我們對鑽石界的認識又多了一項新的發現。

### 搜集鑽石的嗜好開始於人類的早期

世界上最原始的鑽石搜集家，可能是一些尚未開化的蠻子，因為色彩美麗的鵝卵石，或是晶瑩奪目的水晶石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從很早時期開始，人們便歡喜搜集許多珍石寶玉，有時候也搜集一些罕見的化石之類。但對那些東西的來源或成因却一無所知，甚至還很迷信地寄以恐懼的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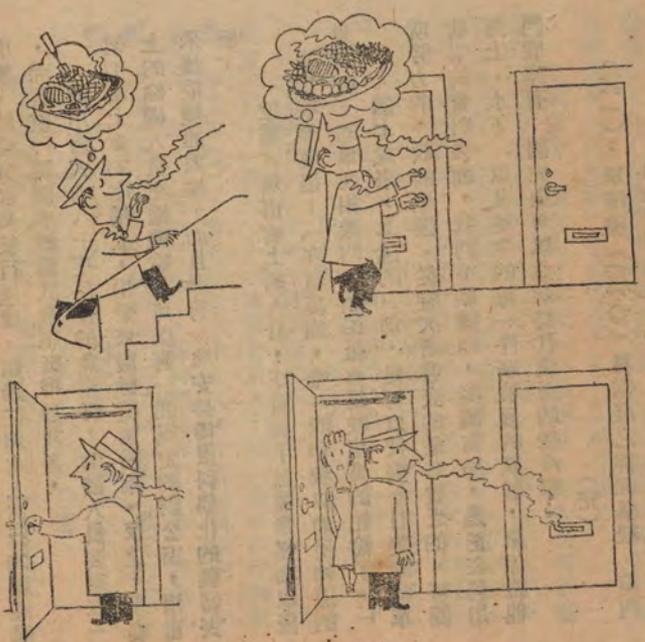
## 獵石奇談

子淵

現代的「獵石」專家，不但沒有一點迷信觀念，並且對自然間的演化過程還有真實的知識，幫助他們把埋藏在褐色泥土下面的自然之美發掘出來，這不僅使他們的原始祖先認為大惑不解，即連現在的大部分人們也都會驚異不已。

獵石專家到處搜羅許多鑽石，不僅是爲了要滿足他們的一種嗜好慾望而已，他們真正的興趣却是在研究組成各種鑽石的物質成分，由於大自然造物力量之不同，鑽石的分佈也頗有軒輊，有的深入地層之內，有的却就在地殼表面或離地殼表面不遠的地層裡。幾百年以來，即或是在科學發達的今日，有許多鑽石在普通人的眼光裡，都認為只是不屑一顧的頑石而已，然而這些頑石假如經過鑽石專家的一番鑑定和加工琢磨以後，牠可能就會變成各式燦爛美麗的珍寶了。

一塊普通的石頭，其實是由許多不同的鑽石成分結合起來的。譬如說，平常的花崗石，便是由長石，石英，角



漫畫 冉冉香味落人家

閃石和雲母石所結合而成的堅硬緊密的混合物。其他的石頭固然也有只屬於一種主要礦石成分的；譬如說沙石的主要成分是石英，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方解石。

獸骨，貝殼，或樹木的化石，也常有許多搜集家收集着，有時候原來的獸骨，貝殼或樹木因地底下水流的沖擊，經過年深月久的剝削，一小片，一小片地被水流帶跑了一部分，而另外却在泉水中吸附了一些礦物質替代上去。如此生成的化石，其在外形上雖然尚沒有什麼變化，可是實質上却已全部變成瑪瑙，石英，硫化鐵，或是其他的礦物質了。

### 數以幾十萬計的礦石迷

在最近十五年以來，搜集礦石的人數愈來愈多了。現在單是在美國，至少便已有二十萬人了；但據有些人的估計，恐怕連一百萬還要出零一些呢。

搜集礦石是一種面面兼具的嗜好。牠包括有健康的戶外活動，和冒險性的生活；牠介紹你認識一個五彩繽紛，美麗異常的新世界，也可以充實你對地理和地質上的許多常識；同時還供給給你一個良好的機會，可以使你對礦物學界作些重要的貢獻。

不僅這些而已，所採得的許多礦石，如果經過一番細

的可愛還遠勝於精巧琢磨出來的鑽石。

和收集郵票一般，礦石收集家都是在他們搜集的經驗裡獲得許多寶貴的地理常識。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她獨特的礦石，無論是種別，色彩，形狀都各有差別。

在美國「集礦石之大成」的機關，是由司密斯遜寧學院所主辦的華盛頓國立博物館，裡面全部的搜羅成績，幾乎統是由二個業餘礦石搜集家的貢獻。他倆在他們的嗜好上不知化了多少年的心血，和大量的財產。

其他許多礦石收集機構差不多大部分亦是一些業餘搜集家的精心傑作。在科學上沒有一門學科有如礦物學般於其研究或貢獻上，是得力於一些業餘嗜好者的。

### 礦石搜集，着手容易，工具簡單

因為統共只有一千六百種已經所熟知的礦石，任何一個只要稍較勤力一點的搜集家，都很容易獲悉所有比較普通的礦石，和一部分比較珍奇的品種。如果能發現一種新奇而尚未列入命名的礦石，那真是一件值得引為驕傲的至上榮譽。如果搜集到了一塊新奇的礦石，其重要性遠勝於發現一只新的昆蟲，因為昆蟲到目前為止，所知道的差不多已有七十五萬種了。

任何人都可以立刻成爲一個礦石搜集家；他可以在他

心的加工，還可作爲一種珍貴的器玩和首飾。像金剛鑽，紅寶石，藍寶石，和一些奇形怪狀的翡翠瑪瑙等等都是屬於礦石的搜集範圍之內。並且有許多天然的礦石結晶，其形式和光彩



柏萊斯少兒科年石礦年少科斯萊柏  
識人之指導圖示  
隊長馬丁正和隊員在  
全營和隊部  
隊員研究討論  
四等隊員  
個隊員  
隊員全  
都無一  
係於  
至十  
五成  
年本

的後園內，或是附近的鄉村裡，隨時着手搜集。差不多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搜集到有準的礦石，無論是在你於業餘之暇予散步的方場上，或是在漫長的旅途中；無論是石坑，礦區，公路，鐵路，海灘，高山……隨便那裡，只要是看得見有石頭的地方，都可以採集到礦石標本。在紐約所收集到的一部分最好的礦石標本，便是在紐約的幾條地下鐵道和淺溝內收集起來的。

所需要的工具，也簡單之至——一把鶴嘴鋤，一只背包，一些包裝標本用的紙張，如果可能的話，再有一架能放大十倍的放大鏡，一切便都齊備了。

這種嗜好，更沒有年齡的限制。許多搜集家，包括作者在內，都是從學齡時代便開始進行的。現在在阿里松納的柏萊斯少年礦石採集隊，便是完全由一些自七歲起到十五歲止的男女孩童所自己組織的團體。許多年紀大的人都認爲收集礦石是他們於退休以後，最使人樂而忘倦的嗜好。

在華國搜集礦石的團體，大小有三百多個，分佈的地區幾遍全國。他們都經常有聚會，或集體的去野外旅行。其中且有許多都是美國礦物學會的會員。開會時所有收集者都交互討論並公開展覽他們得意的礦石標本。與會人往

往有數千人之多。

每一個搜集家都對他們自己所採集得來的標本，視為至高的珍品。但是他們也時常互易有無，或從經售商人手內收購一些奇異的礦石。

最熱中於礦石搜集的是匈牙利人，安陀達薩姆賽伯爵 (Count Andor von Samssey)，其癖好礦石的程度，竟至使他的族人控之於法，他們想藉法律的力量來限制他耗費家庭內過多的財產，專事礦石上搜羅之用。他所收集的礦石標本，現在都陳列於匈京布達佩斯的博物館裡。其中有二種礦石，為着紀念他的緣故，還特地用他姓名中的一字，分別命名為安陀石 (Anderite) 和薩姆賽石 (Samszyite)。

### 造物之惡作劇

去野外採集礦石的經驗，有令人值得回味的，亦有富於冒險性的，甚至還有使人毛髮悚然啼笑皆非的。

有一次我在加里福尼亞的傑塞地方，採集由火山口的噴氣和溫泉沖積而成的珍奇礦石。那地方的地殼表面翻騰着蒸汽和沸水，夾雜地還從地層深處的熔岩裡帶着許多礦物質噴出來。因此火山口的周圍地上早已飽和着硫酸溶液，其酸度之強足以爛穿衣褲。不幸我有好幾次都不小心坐在我本不應該坐的地方，所以不久以後，當我回家途上不



家集搜石礦的上山火了古利巴之哥西墨在險冒

得不隨時閃身在大樹背後，以躲避行人的視線！

美國國立博物館地質部管理員，福歇博士，某次在墨西哥一所廢棄的煤礦裡去採集礦石，他必須要沿着一架繩梯，從井口爬進幾百呎深的礦穴裡去工作，那架所謂繩梯，只不過是好多根挖有凹凸口的木條，簡單地用繩子繫縛而成。大約爬了有一半光景，他突然意識到應該問一聲那個墨西哥籍的嚮導，那架繩梯吊在那裡已經有多少時日了。回答是漫不經意的寥寥數語，「我不知道，」那嚮導用西班牙語回答，「我在這裡祇不過工作了才二十五年而已！」

福歇博士還有一次更驚人的經歷。他在墨西哥巴利古丁火山區，一處剛噴裂的火山口上。採集由熱氣沖帶出來的礦石，那火山正在激烈而間斷地噴發着。當他正打算跨過一大片積滿灰砂的地溝時，突然間有一陣漫天煙霧般的飛石，朝他迎面打來，使他沐了一次驚險萬分的「淋浴」。那些所謂飛石，其實差不多都是跟着火山口噴騰的氣體，沖射出來的一些球狀熔岩，往往噴射有數千呎之高。他們落下來時，還帶着很大的衝量。其中有一塊熔石，約有一呎直徑和三四十磅重量，落下來離這位科學家只有三四尺之遙。其表面溫度差不多有華氏表四百度之高，而其內部則是火紅的一團。

### 令人髮豎的經驗

我有一次的的確確毛髮直豎的經驗。那是在哥羅雷多境洛磯山，一萬四千多呎高的安太羅峰巔，採集晶體碧玉石的一次。

一陣非常猛烈的暴風雨，忽然越過我正在工作的峭壁，我覺得頭皮有一陣針刺般異常的感覺，傾刻間發覺我的毛髮都根根直豎着和一把梳子一樣，這是因為暴風雨的緣故，把附近激發成一個強大的電場所致。

我急忙奮身跳到就近一堆陡峭的雪地上，利用手中一把雪橇暫時充作雪橇，飛一般在幾秒鐘之內，滑下幾百呎的路程。

事後一位高電壓的專家對我說，「幸虧你機警，盡速離開現場，否則等另一下打電時，可能就會有殞斃之慮。」

石坑固然是一個採集礦石標本的最理想所在。不過除非你事先有確實把握，坑內暫時不致有炸石的危險，否則總以不進去為妙。我有一個朋友就遭到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下午，他到康涅狄克的米立坦附近一所石坑裡

去，在石坑周圍看不見一個人。他爬上一條五呎長的石梁，預備越過坑穴由石坑正面下去。當他剛爬過去不久，立刻就有一堵石塊震天般炸裂開來了。於是他才意會到剛才爲什麼找不到一個人。第一下爆炸恰好是在他的右後方，相距十呎光景的地方，在幾秒鐘之前他還在俯伏着爬行的。接連又有五次沿着坑道的爆炸，每一次幾乎離開他膝行着的大盤石邊緣，都只有十呎左右。最後一次爆炸地點最多也不過只有四十呎遠近。

當他立直身軀，揮除灰塵時，被一個怒目而視的石坑工頭看見了，被那工頭重重地訓斥了一頓。并且告訴他，平常炸石的時間總是挑在坑夫用膳的時刻，或是像這次一般，工人都已離工回家去以後。所以隨便什麼時候，假如你要進入一座石坑採集礦石，事先務必和坑夫工頭連絡一下，並且還得留心隨時有石塊墮降的危險！

### 搜集礦石的一個條件——有耐心

搜集礦石的旅行組織，由一個人起到由礦物學會所主辦的大隊人員止，伸縮性頗大。到目前爲止，最大一次的團體，包括有三百二十輛各種不同的車子，和一千多位採集團員，彼此聚集在胡佛水閘附近的莫執文沙漠裡，採集

而出一般：一種是由熔融的物質，冷凝而成，略如鐵經燒熔成鐵水後，倒入模子裡凝結出來；再有一種是自氣體「昇華」而成，這一種形成方式是由氣體的成分，直接凝結成固體的礦石。中間不經過一個液體的階段。

這三種方式中，最普遍的當然要算是第一種，而水便是作成溶液的最主要的。一種溶劑。水溶解了地殼裡的一部分物質以後，經過一番調整，再淤積而成礦石。水，可能是天上落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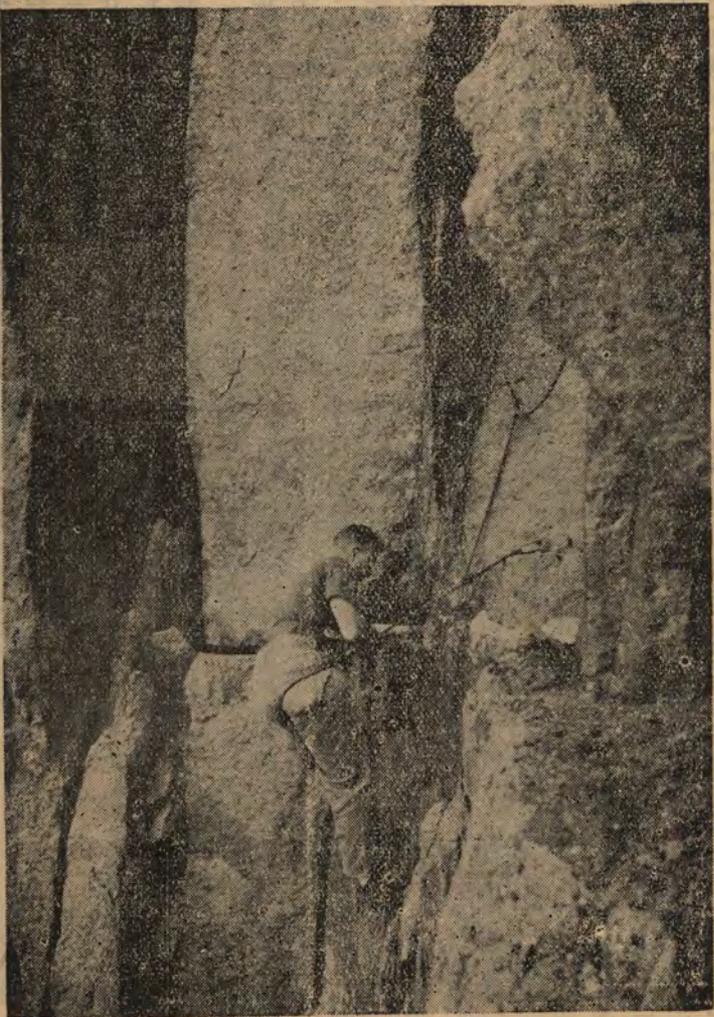
瑪瑙石的一次了。

一個卓異的礦石搜集家，必須具有無限的忍耐力。一粒精緻的晶石，如能小心地把包裹在外面的礦皮或是雜石分離開後，也許可能就是一顆價值連城的寶石；但是假若鑽鑿不當，碎裂或是損毀了一小部分，也許可能就會變得分文不值。可是細細地想把保藏在寶玉外面的礦石鑿開取出來，往往需要有好幾個鐘點，甚或非要有好幾天的功夫不可。我知道有一個採集人，就想鑽取埋藏在石縫裡面的水鉛礦，整整的費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單是用一把錘子和一把鑿子，在一個廢棄的礦場裡，慢慢地挖掘成一個三十呎深的孔道，才達到目的。

造物之妙，真是不可言喻。她爲着替自然界創造一些礦物，亦不惜心計，施用了許多巨大的力量；諸如地層內龐大的壓力，奔騰着的水力，或是包藏在火山裡的熱力等。大部分的礦石都是借由這些巨大的力量創造成功的，只是在力量的配合方面，或多或少，略有參差而已。

### 礦石是怎樣形成的

礦石的成因，大致可以分成三種基本的方式：一種是由溶液內結晶而成。正如糖時常在盛糖漿的糖罐底部結晶



一位石礦工員用索套掛在峭壁上取中石岩的黃玉

的雨水，亦可能是由地層的洞穴裡噴射至地殼表面的一種所謂「岩漿」水，例如溫泉，或自火山口噴出來的蒸汽等。

因雨水溶解而生成的礦石，大致分佈在離地面幾百呎以內的地層裡。譬如在山洞內所看到的鐘乳石和石窗，以及許多美麗的銅礦如藍銅礦，孔雀石等，都沉積在較淺的地層內；又如岩塩，則分佈在比較乾燥的地區裡，如莫執父沙漠。

至於岩漿水則大都是在很深的地殼以內才有。牠們直接和地層間的熔石或岩漿相接觸，普通由火山口噴出來的熔岩，便是屬於這種。岩漿水在地層內所造成的禍害，往往於幾百萬年以後才顯露出來，許多和岩漿水相接觸的大岩石，都會被侵蝕一空。也就是由這種水裡淤積出來的礦石，才含有金、銀、銅、鋅、鉛、錫和其他許多有用的金屬礦脈。

由熔融後冷凝而成的礦石，都是由岩漿直接結晶而來，其中又可分為火成岩和熔岩二種。火成岩中如花崗石，和其他有類似的粗紋理及埋藏較深的岩石是。熔岩，普通是指從火山口直接噴發出來的一類岩石，如雪花岩是由這種方式所生成的礦石，其主要成分為矽酸鹽，包括長石——地殼裡含量最豐富的一種礦石——角閃石、晶輝石，和

然而我們現在所用的却多的是銅，鉛，鋅，銀，金和鈾等許多金屬製品，這裡面唯一的理由，便是大自然替我們完成了一部分較艱難的工作，把這些含量稀少的金屬，預先濃縮後埋藏在地層中某些固定的所在。這便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礦砂。然則礦砂究竟是怎樣濃縮而成的呢？據地理學家的猜想，是由於分級結晶而來。在地層深處的溶岩經漸漸冷卻後，組成石質主要成分的矽鹽便最先結晶出來，餘留下來的溶液裡，其所含金屬成分亦就逐漸濃縮，至最後餘剩的溶岩裡便含有成色很高的金屬元素了，再埋藏在岩石的罅隙或裂縫裡，成爲我們所謂的礦脈。

### 印地安人所膜拜的銅盤石

在美國到今日爲止，所採集的礦石標本中，最大最值得人注意的是陳列在華盛頓國立博物館裡的安多納爾銅盤石，產於密歇根的凱維納半島附近。蘇必里湖區，亦是以前全世界最重要的一處產銅所在。

雲母石等。

### 製造金剛石是大自然的一個秘密

由碳而變成金剛石，可能也是由於這種形成方式而來。不過關於確實的金剛石製造過程，至今還是自然界保密最嚴的一大秘密。在實驗室裡已經嘗試過許多人造金剛石的試驗，盡量想方法使各種製造條件，符合於地層深處的實際情形。哈佛大學的高壓專家，勃里其曼教授曾使碳在每吋四十萬磅的壓力下，和各種不同的溫度——直到華氏三千六百度爲止——都曾試製過，但是都沒有生成金剛石。

礦石中直接由其蒸氣昇華而成的製造方式，事實上並不多見。硫磺或者可爲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牠是的確由硫磺噴出來的灼熱氣體，或自火山口噴出來的蒸汽直接結晶出來的。

地殼中平均含有0%的鋁，5.5%的鐵，0.1%的鋅，0.08%的銅，0.04%的錫，0.02%的鉛，0.005%的鈾，0.000006%的金和白金，以及其他許多和這最後一個數字不相上下的金屬。無論我們現今的冶金學有多大的進步和改良，但我恐怕還沒有一個人會冶鍊像這種成色低劣的礦砂吧？



石盤銅的名著仰景館物博在迷石礦年少

這塊幾乎是純銅的礦石標本，約有三噸多重。其所以值得重視的原因，還不僅是其大小關係，其中還包含有迷信的故事。好許多年以來，一直爲信邪教的印地安土人所膜拜着。當英國旗尙飄揚於這個大湖流域時，許多英國科學家 and 拓荒者，不辭長途跋涉，去新大陸探礦的主要目標，亦唯此而已。

大約在十七世紀中葉，許多耶穌教的傳教士和法國墾荒隊都分別在蘇必里湖附近的印地安人手裡獲得一些有十多磅重的銅塊。在一六六七年，一位耶穌教的牧師又獲得一塊百磅重的銅塊，據云採自安多納岡河流域。

在一八一九年，李維司卡斯將軍所領銜的探礦隊是這塊大銅盤石的最始發現人。但是他的隊員們只能設法將牠移動四五呎距離。二年以後又有另外一個探礦隊想去搬動牠，但也沒有成功。

在那同一時期，有一位德屈率阿的五金商，叫朱力士愛爾德萊的，聽到了這個訊息以後，整整地化了十六年的心血，計劃和籌備搬取這塊銅盤石。到一八四一年，他率領了一組「遠征隊」抵達安多納岡河口，費了一百五十元美金從印地安人手裡購得了這塊礦石的所有權。他們再逆流而上到達距河口廿六哩的一個支流交叉點，亦即是銅盤

以後在蘇必里湖區域內，陸續又發現了許多體積龐大的銅盤石，其中最大的一塊是於一八五七年所採掘而得，有四十五呎長，廿二呎闊，八呎高，全重四百二十噸。

雖然這些純度頗高的大塊銅礦價值甚大，但是牠使採礦的人，遭遇着一件束手難解的嚴重困難，因爲該項礦石堅硬異常，很不容易將其擊碎至可以搬出礦山那麼的大小

## 由太空掉下來的礦石

太空亦是礦石的一個來源。那即是時常可以看到從天上掉下來的隕石。一般都相信隕石是一度會運行於火星和木星間軌道上一個碎裂的行星之片斷。據天文學家的估計，每天總有幾萬萬個這種碎片掉落在地球的大氣層裡。其中有數百萬個碎片，因其大小足以爲我們肉眼所見，亦即是我們平常所謂的流星。但是大部分碎片因在穿過大氣層時，遭到空氣的許多阻力而發熱，於落下來幾秒鐘之內便燒化掉了。有少數體積較大的碎片，能於其尙未被完全燒盡以前就到達地球表面的便是隕石。照估計這樣的隕石，每日所落下來數量，亦在一公噸以上。

石的所在地。費了不少牛勁才把礦石擡上一塊枕木上，可是仍舊沒有辦法搬出來。直到翌年夏天，依舊略無寸進。等到一八四三年，愛爾德萊又從德屈率阿搬來一組輕便鐵軌和曳重車輛。然而剛運到銅盤石所在地時，却發現該石已爲另一探礦團體所購有了，這使他氣憤異常。結果費去許多口舌，重新又化了一千三百六十五元美金把牠再購買回來。

他們全隊二十一人足足又忙了一個星期，才把盤石搬運至河旁一座小山上，於是再搬上曳重車，駁運至鋪有鐵軌的木頭推車上。穿過濃密的森林和險阻的山谷，周周折折推行了四哩半的坎坷小途，終於到達了安多納岡河上，過後再運至蘇必里湖。

然而晴天霹靂般等運到這裡後，愛爾德萊突然接獲一個從陸軍部發來的命令，預備將該銅盤石收歸國有，而只允許給他七百元錢作爲補償。於是他又忙着和陸軍部打官司，一直告到參議院裡，最後終算獲得了五千六百六十四元九角八分的價款。

後來這塊銅盤石畢竟經由布法羅，伊爾里運河和紐約，而搬運到華盛頓。至一八八五年才開始陳列在國立博物館裡。

隕石很久以來亦被認爲是一種迷信的對象。如果有一個人看見紅光一閃，一顆流星發着響亮的爆炸聲從天上掉下來，就會使他發生無限的驚恐。有史可據，最早所發現的隕石，其中一部分且至今仍保藏着的，是掉在德國安歇散的一顆，爲時在一四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一個多月內。

即使有許多原始民族相信隕石是從天宮裡擲投下來的一種預示惡運的信物，而且在英文中許多鐵的古舊名詞，其意義亦爲「從天上掉下來的金屬」，但是一直到一八〇〇年的早期爲止，科學家仍舊不相信隕石真的是從太空裡掉下來的東西。

當然隕石的成分並不完全是鐵的，而且事實上約有百分之九十三的物質都是石頭的。他們的外表除了有層層褐色燒煨過的痕跡以外，並不和處於地面上的普通石頭有什麼差別。

現在所採集到的隕石種類幾乎有一千五百種之多，但是很少是可以證明其確實從太空掉下來的。很可能是「獵石者」在搜集別種礦石時，心目中預先有了隕石這個觀念，因此隕石發現的數量也就較實際多得多了。

在隕石內所分析出來的礦石成分，大部分都是和地球

上的礦石是相同的，其中包括有銀、鐵、金剛石、石墨、磁鐵、石英、橄欖銅、晶鈉石、和長石等。但是亦有少數幾種成分是地球上的礦石所沒有的，如 Colemanite (鈣磷鐵隕石) 和 Schreibersite。

## 一百三十種可能的結晶形

差不多每一種礦石，如若沒有外力的干擾，完全聽任其自然發長，那末都會有一個一定形狀的固體表面。這種固體我們稱為結晶體。有完好結晶體的礦石，是礦石搜集家眼中品質最優良，價值最高的標本。有許多專家所搜集的礦石標本，真是稜角畢露，光耀奪目。大自然造物之巧，確實遠勝於人工雕琢出來的精品。

具有結晶體的物質，亦是該物質在自然界中最純粹的一種。除去少數的例外，所有的礦石都是有固定的結晶體的。這種結晶體，其內部分子的排列方式，已經發現的計有二百三十種之多，而大別為六組結晶系；即所謂正立方形，四角形，六角形，正斜形，單斜形，和二斜形。這六種結晶系的結晶體內，都有各特的假想結晶軸，跟着結晶軸的不同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結晶面。每個結晶體都是由內向外逐漸生長的。因為組成物質的原子藉其所荷電子的

能力交互吸引住在其附近的許多相同分子，一個疊一個很有次序地循着結晶的核心周圍，慢慢地向外擴張着。結晶體的大小，有很大的差別。有小至連高倍的顯微鏡都難觀察出來的，但也有大至每邊有幾呎長的。最大的一個結晶體是產於南德可太的大黝輝石結晶，其結晶面的每邊約有四十呎長。

結晶體的形狀也互有差別，全看其結晶面之多少和相對的大小而定。結晶面數最少的，當然是四面體；而最多的則要算是一種珍稀的氮汞礦，在一個結晶體上計有四百八十二個顯明的結晶面，每面的大小為廿五分之一吋。

有很多量的礦石都沒有完整的結晶體，因為在其生長過程中，其周圍的其他物質阻礙了牠正常的發長。譬如花崗石裡面的許多礦物結晶便是如此。

## 搜集有一萬六千種礦石標本的羅勃林

在最近一百年以內，所有偉大的礦石搜集家裡面，恐怕要算羅勃林上校 (Col. Washington A. Roubiliac) 為最出色的一個了，其所搜集到的礦石標本，計有一萬六千餘種。他亡故後，其兒子為紀念他的緣故，於一九二七年將其全部搜集都捐贈於國立博物館。

羅勃林上校甚至在他從事南北戰爭期間，都在不斷地搜集着礦石。在其所收得的標本中有一小塊金塊，附着一張摺疊整齊的標籤，上面用他秀麗的蠅頭小楷註着：「這塊原金標本是於原野之役前晚，宿營於雷泊哈惱克河上一個美國的金礦內，採集而得。」

因為他是一個工兵，所以在雷泊哈惱克河上與夏南陀河之哈勃渡口建築了許多吊橋。戰事結束後，他又參加他父親的營造廠，幫助完成博洛克林大橋的建築工程。這在當時確是一項驚人的傑作，而且像這樣偉大的吊橋工程，在美國亦以此為首創第一座。當其在督工時，於潛入深水內工作完畢後，因昇上水面的速度太快，遂不幸患了潛箱病 (Caisson Disease) 變成終生殘廢。

然而也唯其因為殘廢的緣故，使他於以後五十年內，才能專心致意的從事礦石收集，完成一代傑作。同時無疑的他這種嗜好也幫助他延長了許多年壽命。到他垂暮之年，於眼瞶失明後，他便感慨地說：「我的生命完了，我再也看不到我可愛的礦石了。」

羅勃林對他搜集礦石的工作非常有研究，任何一件標本拿到他手裡以後，他隨即能够如數家珍般的說明是屬於何一種類，特性，和產地之類。在愛德華·S·戴納所著

第六版的「礦物學系」內所表列的各種礦石名目，除了有十二種以外，他把所有的礦石都搜羅到了，真是一件無與倫比的偉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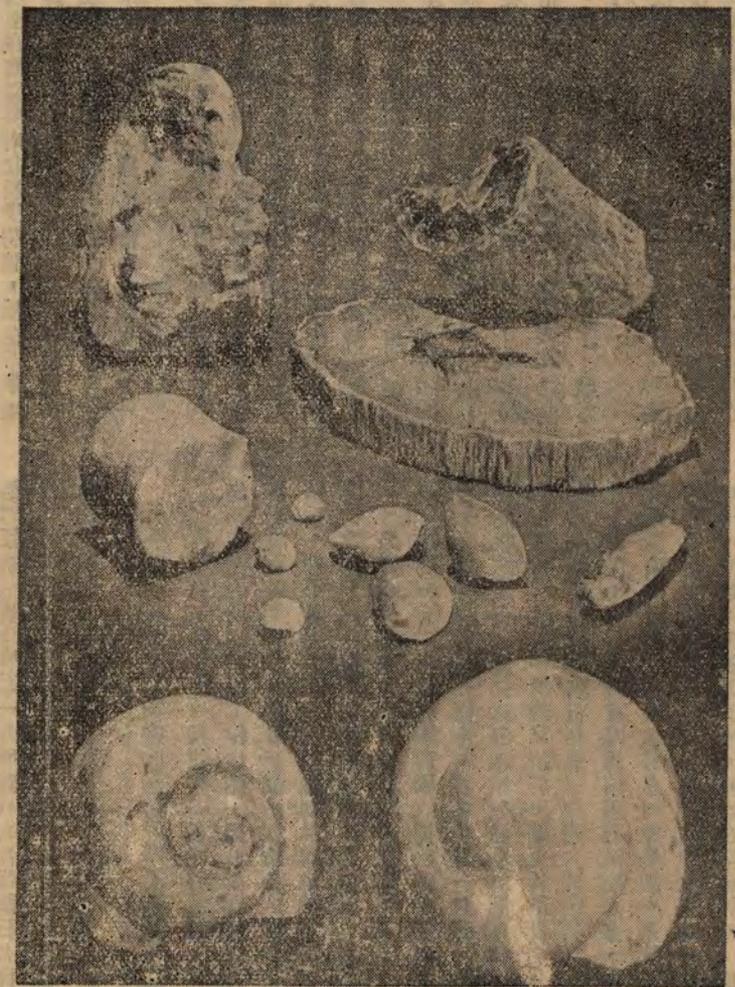
## 全世界聞名的司密斯孫寧礦石搜集機構

因為有這樣一個以搜集礦石為嗜好的偉人，貢獻了其畢生精力所完成的工作成績，因此美國國立博物館是世界礦石收集得最多最廣泛的一個機構。其對研究工作上確為一件不可得的至寶。當羅勃林的全部搜集貢獻與國立博物館時，其全部價值估計最少也值廿五萬美金。

另外一個偉大的礦石搜集家是紐傑賽的 F. A. 凱菲爾。其於一九二六年移贈與國立博物館的全部搜集品，計有七千種精緻的礦石標本。其中包括一件最早在美礦所搜集而得的礦石，係一八〇八年曼倫狄克遜所為。而其中最難能可貴的是凱菲爾的父親於佛蘭克林的聞名今古之鈣礦內所採集到的幾種礦石。

有許多礦石搜集家因為怕礦石種類太多，無法安置他所採集來的標本，因而也有專門採集某一系統的礦石的。亦有人對地理特別有興趣，所搜集的也只是最普遍的一種礦石，然而却在全美各州，甚或在全世界每一國家內都搜

羅一些。普通最常採集的一種礦石，要算是螢晶石了。這種礦石在暗處看來會閃爍發光；但如果用紫外線照射着觀察之，那末在平常日光下所隱而不顯的各種美麗色彩，都畢露眼前了。



閃爍着光亮的乳白石，其紋理和色彩都顯示為古代的生物化石，已化但其外形仍清晰可辨。樹杉節一和殼。石化的明透半為下。石化的木片為上右。獸骨，貝類，動物化石，雖然都是古代的各種生物化石。

大致可以解釋如下：當螢晶石在其組成階段中，其分子因受外力的干涉而發生應變；一旦在紫外線的刺激下，原來被壓擠在裡面的分子，便又震盪着活躍起來了。因而發出各種美麗的光彩。而有的甚至使在礦石外表看來，猶如一塊燒得通紅的火球一般。由於這種現象的發現，所以現在在檢定礦石中究竟含有什麼礦物質時，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利用光學中偏光的透視，在一具特製的顯微鏡中來辨認各種礦物質所特有的顏色和結構形狀。

### 袖珍礦石

有許多礦石搜集家，歡喜搜集只有指甲般大小的礦石標本。其上面微細的紋理和色彩，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觀察出來。每一種標本都放置於一只精巧的紙盒內。一只講究有幾千種像這樣的袖珍礦石標本的櫃子，其整個的體積也不過只有一只落地收音機般大小。

袖珍礦石搜集家都歡喜收集有結晶體的礦石，而一般的講來，晶粒較小的礦石，無論就其結構或形式方面來看，都是比較其大顆的結晶體美麗多多。可是觀察袖珍礦石

標本必需得置備一架十倍至六十倍，甚或六十倍以上的顯微鏡。

有許多專門注意於礦石的化學，光學，或者是物理學上各種特性的。更有許多對各種化石格外癖好的。然而嚴格的講來，這些都已越出真正礦石搜集的本來目的以外去了。礦石搜集家最普遍的一項技術專長，是關於雕琢方面的功夫。有些業餘寶石雕琢家，專門搜集那種需要有一定雕琢技巧，而有充分的美麗足以可為珍飾的一類礦石。憑着他們的手藝，可以把寶石雕刻成各種隨心所欲的形式，其藝術之高超並不亞於一批一級的職業玉工。

摘譯自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Nov. 1951

原題為 "Rockhounds" Uncover Earths

Mineral Beauty

原作者 George S. Switzer

## 隕星的研究與高空科學

羣之譯

四六

在漆黑無涯的高空裡，以每小時七萬二千哩的速度，橫掃而過的，那便是隕星。這一塊冰冷的鑲鐵合金體十分精確地遵照了萬有引力定律，循着橢圓形的軌道繞太陽而運行，不覺已過了近二十億年的歲月，現在看來要輪到它永遠消失了。



遠在一百萬哩之遙，有一顆大星球，正沿着一條不可見的軌道向東方不停地旋轉着。這顆隕星便開始受到微弱的地心吸力，它的路線因此漸漸向裡彎曲。再過些時日，這兩個大小懸殊的物體愈接近，雖然那星球仍保持每小時六萬七千哩的速率前進着，但是兩隕星則愈來愈快，最後終以每小時十萬哩的

速率飛衝了上去。

那星球上正有一位青年人在新墨西哥州的砂漠裡，透過了卡車上一座安全玻璃製的圓頂，凝視着這晴朗無月的天空。在他的近處，正有一架笨重的照相機，鏡頭對準了晴空緩慢地在旋轉。這位青年天文學家同時利用無線電話，與十八哩外另一輛卡車上的伙伴小聲的在談話：

「直到此刻，尚無所得，又是白白地犧牲了一晚，」他抑鬱地說着。

「不要性急，」他的同伴警告他，「夜還未過去呢！」說時遲，那時快。這顆隕星正以驚人的高速，在大氣層外圍的真空裡向下衝。剛開始，是看不見的。當它的表面在六十哩的高空與稀薄的空氣相摩擦時，便發出了一道白熱的光猛衝而下。漸漸撕裂成一條藍白色而閃耀的光帶，直徑約有一碼，長可七十哩。半秒鐘後，它落到五十哩的高度，立即氧化後便消失於無形。

「它終於出現了，」那位天文學家大聲嚷着，「大概屬第三級。『超許密特』(Super Schmidt)照相機很容易

的拍攝下來。請問，現在是甚麼時候？」

讀者可不必擔憂會遭隕星擊中的危險。固然，每天總有為數十億以上的隕星衝擊着地球的大氣層。但是，差不多所有的隕星都很微小。多數並不比針頭大，最大的也不過像鹿彈一般大。同時它們在空間的距離總在數哩之上。在二十四小時內十億顆中祇有二千四百萬顆的亮度可以讓肉眼看見。如果應用精確的望遠鏡(如十萬分之一的天空望遠鏡)在無雲的晚上大概每小時可以看到十顆。

每天，地球因隕星而增加的重量約為五公噸。其中可見的隕星約佔五百磅。空氣層正是一大關隘，消滅了所有較小的隕星，以保護地球上的居民，避免經常被高速度鎗彈擊中的危險。

一九三六年秋天，哈佛天文台的幾位天文學家鑒於世人對於隕星的飛行太少瞭解，因此訂了一個研究計劃，名為「哈佛隕星照相計劃」。此項計劃對於隕星的研究，成就極大。主持人費斐爾博士發明了「隕星陷阱」，用來精密地測量隕星尾的高度與方向以及隕星下落時的速率。

兩架龐大的照相機，相距二十五哩，在晴朗的夜晚，瞄準了天空中的一點，讓底片長時間的曝光。用這方法，每一架照相機所攝得的是同一星像。任何够亮的隕星便在

照相板上劃了一條光紋，或稱「粉筆痕」。與兩底板上星座的位置略有不同。正如你先只用一只眼再用另一只眼來察看近處物件的位置與遠處目的物位置的差誤一樣。

因此，可從兩張底片上星像位置的差異來測定隕星的高度；隕星的高度愈大，位置的差誤愈小。再從位置的差異及兩照相機間已知的距離，應用三角測量法，很簡單的便可求得準確的答案。

每架照相機備有旋轉式的快門，每二十分之一秒掠過底片一次。使隕星尾的相片斷續成一組虛線。因此，隕星的速率便可由此計算出來。如果兩顆隕星在同一高度，較快的那顆虛線便略長，較慢的，便稍短。(快門對於星像自然並無影響，因為在旋轉時位置並未變更)

此種照相術十分成功，用真實的數字代替了含混的估計。例如，許多隕星尾的高度測定，它的差誤均在十呎以內。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應用了隕星陷阱已經攝得了三十顆隕星。(大約每一百張照片中必有一張可以得到隕星星紋)。同時，費斐爾博士亦會算過數種軌道，亦會用光譜照相機來研究構成隕星的主要化學成份。所惜因戰爭而把此項計劃延擱了下來。

戰後，隕星研究計劃得到海軍部兵工署的資助而告恢

復。爲了決定裝置照相機的適中地點起見，哈佛天文台曾指派了兩位研究人員詳細研究全美各地的平均天氣。最後，選擇了新墨西哥州的蘭克魯斯城附近的沙漠地帶。那裏每晚總有五小時半的晴朗天空，爲北美洲之冠。該地距墨西哥邊界四十哩。

該地區尚有一優點。照相機設在那邊還可攝得附近「白砂試驗場」的人造隕星實驗。讀者也許還記得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試放V2飛彈的故事。該飛彈據計算應在彈道的頂點爆炸，終因引火機件失靈，此項實驗亦未再試。費裴爾博士與他的同事在那一次實驗中幫同證明了爆炸的失敗。因爲所有照相機對於此項人工隕星均無星痕記錄。經過彈藥及新照相機的改進，實驗當有成功希望。

所以，在一九四八年七月的某一天，一隊綽號「費裴爾列車」，包括了六輛卡車及拖車離開了劍橋的哈佛天文台浩蕩々向西而去。大部儀器及設備均由麥克斯基與史密司兩人所製造，在一個月之內，這些車輛安然到達了實驗站並開始工作。

實驗站之一爲蘇來達但站。在蘭克魯斯東面十二哩奧蓋山的峽谷裡。另外一個實驗站爲多納安納站，則在蘭克魯斯的北面約十二哩。

明一種新型許密特電視放映機，因此，當費裴爾博士請他特別設計一種隕星用的望遠鏡時，培克博士便把電視儀重新設計俾便適用於隕星的照相術。

從視界言，「超許密特」在望遠鏡中，算是首屈一指的巨物了。它能在十五分鐘內攝得比月球面積大一萬倍的天空部份。約爲可見天空的十分之一。相反的，標準天文望遠鏡在三小時以上的時間內，祇能攝取五十分之一的區域。即以帕洛馬山(Palomar Mountain)的舉世聞名的二百吋望遠鏡而言，亦祇能攝得於相當月球面積二十分之一的天空。這並非是綽號「巨眼」的毛病，而是超距離工作中必有的後果。

此項超許密特攝影機，既不象普通照相機也不象普通望遠鏡。在儀器的前端有一個半球狀直徑十八吋的凹鏡，這是有史以來最大彎度最深的半球鏡。在它後面，有一双重校正板，一個同樣的向內的半球鏡，最後有一面二十三吋的凹形球面反射鏡。

天空中的光線先經過鏡頭和校正板以除去反射鏡上嚴重的球面變形。校正後的光線經過反射鏡的反射，然後再經過裡面的鏡頭以達底片面上的半球形焦點。

底片彎曲有如碗形，用真空使其位置固定。望遠鏡的

兩所工作站均拔海五千呎。每站都擁有一輛機動卡車的實驗室，有一安全玻璃的圓頂可以瞭望，一輛照相機拖車停在洋灰柱上以求固定，還有暗室與居住的卡車。這二所工作站空中距離爲十八航空哩。

數月後，麥克斯基與另一位哈佛青年天文學家卡洛分別照顧了這兩所工作站。克服了許多困難，這是惟有遠離人世在沙漠裡的新型天文台所遭遇到的特殊困難，例如，響尾蛇的不友好訪問。他們的照相機祇能攝得隕星所留下的那些最光亮最稀落的星尾，大小至少如石彈。但是，他們是先驅。哈佛天文台因有工作站的建立，遠在爲隕星照相特別設計而製造成功的第一架「超許密特」之前，它的觀測系統早很完備，工作亦稱順利。

依此名稱看來，「超許密特」要比許密特望遠鏡大爲進度。在過去二十年中因爲它們的速度（在曝光相當短的時間內所攝得星球照相的效能）以及攝取天空範圍的廣大，許密特望遠鏡對於天文學家已很熟悉，且被廣泛地應用着。在戰時，許密特光學儀作爲紅外線夜行鏡，使兵士們在黑暗中仍可看見事物。

電視中亦早已被採用。哈佛大學的培克博士，他也是Perkin & Elmer科學儀器公司的主任光學顧問，曾經發重量雖爲五千磅，但在架上旋轉時的輕易，真像錶面上的分秒針一樣。電動設備使在架上慢慢旋轉，俾使在地球旋轉時跟隨星球的運動；用此方法所得星球照相在底片上爲點並非線。

今年五月底第一架「超許密特」製造完竣，並會在康涅的克州的諾華克城試用。七月中才把這架照相機用飛機運往新墨西哥州安裝於蘇來特但實驗站。另一架的裝置完成於夏天。

此項「超許密特」完全達到了設計者所期望的任務。可以攝得肉眼能見的四級隕星的大部份。所能攝得的隕星要比舊式的照相機多四十倍。

更妙的是，在四十度角度下所照得的天空相片極佳。此事最要緊，因爲對於角度大的照相機，變形是最討厭的致命傷。

照片的黑白甚爲分明而清晰。距中心二十七度半所得星像祇有千分之一吋。

使隕星尾分散成虛線的快門，旋轉速率爲每秒鐘三十次。

哈佛隕星攝影計劃的應用日見增廣。在以前，隕星祇是件科學上的奇蹟。但是，高空科學的突飛猛進，因爲高

空將是未來戰爭的第一線，隕星在科學及工程上將佔極重要的地位。

二十年代的初期，隕星的研究祇局限於那些撞擊而落地的隕品的檢驗與分析。祇有極少部份的天文學家對此發生過興趣。

今天，大家想參與這項工作了。原子核物理學家，礦物學家，冶金學家，彈道學專家，天文物理學家，航空動力工程師以及許多其他行業的人，都對隕星學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國防部正進行着許多研究計劃，例如，快速的飛機，飛彈及飛箭等，這些都得依賴極透澈的高空意識，以及高空於超音速物體的影響。

空軍的火箭飛機早已達到了每小時一〇〇〇哩的速率而海軍研究所的維金火箭 (Viking Rockets) 已經超過了每秒鐘一哩的高速了。但是，隕星所能達到的驚人速度，決非科學家在最近的將來所能辦得到的。「十馬赫」(Mach) 即等於音速的十倍，曾在試驗的航空風洞中達到過，已使世界震驚。但是，隕星的速率已知的為二〇〇馬赫或每小時十四萬哩。

隕星在今天已是科學界一大課題，是否會在一九七〇

年對於空航造成意外呢？據費裴爾博士的計算，如果一架火箭的直徑為十二呎，外殼厚度為四分之一吋，那末平均說來，在地球與月球間橫渡三十年中或會遇見一噸隕星的襲擊。對於未來的航空員，如何避免與隕星的互撞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譯自科學文摘十一月號

天 眞 話 一齊！

小克萊斯(結束他的警告)：「懇求你，主呵！將維他命放在蛋糕裡面吧！別儘在魚肝油和菠菜裡，阿門。」

X X X

「媽媽，」小瑪利問，「如果我結了婚，會有一個像爸爸樣的丈夫嗎？」

「是的，親愛的。」

「如果我不結婚，是不是成個老處女，像阿該泰姑姑一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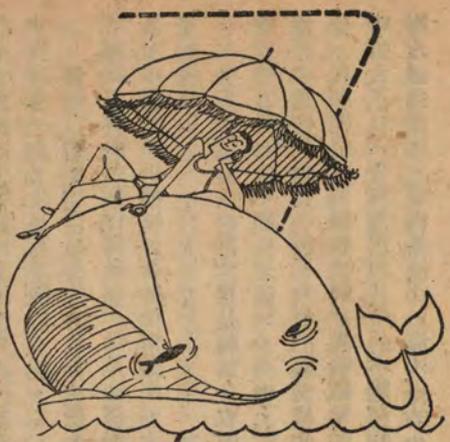
「是的，親愛的。」

「唉，媽媽，這世界對我們女人真太殘酷啦，是不是？」

X X X

教師：「湯姆，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象？」

湯姆：「象是非常巨大的東西，向來丟不了，不用找。」



## 鯨與捕鯨

L. Harrison Matthews 著  
柯 聲 譯

單憑體軀的龐大，鯨已可引起一般人甚至最淡漠者的注意，他們奇特的身體結構和幾乎尚未為人所知的生活方式，早已激動了動物學家的興趣，他們的經濟價值亦為世界貿易界所珍視，捕鯨時的刺激和危險使其成為一宗冒險事業。

鯨魚遠離了一般哺乳動物，獨自構成一個集團。它們是哺乳動物，因為它們用肺呼吸和有溫暖的血液，並用乳汁哺育幼兒。它們在五千萬年前的祖先是生活在陸地上的四腳獸，長時間的蛻變，它們變成了魚形，前肢成為槳形的鰭，後肢不再顯露在體外，雖然退化了的原物仍可在身體內找得。尾巴擴展成為鐵錐的樣子，不過是水平的而不是垂直的，它是向前推進的主要工具。有些鯨魚，背上也有鰭，有點像高速馬達艇的龍骨，協助直線航行。為了

適應在水中生活，一般鯨魚除了在鼻緣和頰下有點稀疏的叢毛——鬚鬚的遺留物——外，身上沒有毛髮。

鯨魚為了補償失去了的毛髮，在皮下生了一層很厚的脂肪，浮游於寒冷的水中時，可用來保持體溫。海水生活的習性，使有些鯨魚生長得很大，假如沒有海水支持體重，沒有一種這樣大的動物可以希冀生存的，假使有一條不會受傷的鯨魚，被海水遺留在海灘上擱了淺，它將被本身的體重壓死，肺部被身體壓破而不能呼吸。然而，並不是

所有的鯨類都是這樣龐大的，海豬 (Porpoise) 和海豚 (Dolphins) 雖同屬鯨類，比較起來可要小得多了。

鯨有很多種，可以分爲二大類：即齒鯨和骨鯨，是以他們用食物的方法來區別的。齒鯨，有齒嚼碎他們的捕獲物，包括魚類，更重要的是頭足類動物如烏賊及墨魚。它們的齒與其他哺乳動物一樣有尖頂，但不分門牙犬牙和白牙，有些鯨的齒數比其他哺乳動物多得多，有些則牙齒很少。如抹香鯨 (Sperm Whale) 僅在下顎生齒，閉嘴時就把牙齒插入上顎肌肉上的空穴內。某些小鯨魚，牙齒減少到只有一對，生長在下顎的尖端。

骨鯨 (Bone Whale) 的捕食方法是十分奇怪的，它們不捕捉單獨的動物作爲食糧，而是過濾海水，提取其中的各種小動物和小植物，有些極爲微小，大量地浮遊在表面的海水中。

骨鯨過濾食物的器具很是特別，它們口中並無牙齒 (普通哺乳動物口中都生牙齒)，而在上顎的左右兩側垂懸着許多長條的角質小板，角板的裏側橫生着無數分離的纖維，在嘴巴的兩側編織成兩片滿張細髮的蔑席。鯨魚攫食時張大了口，含滿海水和其中的小動植物，再閉起嘴巴任海水濾過蔑席，經兩唇流出，海水中的小動植物即被擋住

時，將新陳代謝速度減低，氧氣的消耗大形減低——僅達正常消耗的三〇%。此時肌肉能儲放身體內三分之一的氧氣，鯨的複雜的血液循環網可以在潛水時形成短路而不經過肌肉。最後，在浮至水面時，吸取大量氧氣，潛水時僅僅帶下溶解於身體內和充塞在肺部的空氣，而人類潛水時，須經常供應空氣，肺部在水面下仍繼續工作。鯨在水面下所以能安然無恙全賴肺部被緊緊壓縮，驅出溶解於其中的氧氣，在一百米深的海水下，鯨的肺部被壓縮得很緊而將肺氣胞——氣體交換的處所消失了，全部空氣都被驅入堅硬的支氣管，總氣管和鼻管內，在這些地方氧氣是難於侵入的，所以能夠很快的浮至水面而沒有空氣栓塞的危險。

甚至原始的人類已經知道鯨魚的價值，在古代遺留下來的廚房和住宅的廢墟附近，不時可以找出些鯨骨。實際上，一匹擱淺在沙灘上的鯨魚每被附近海濱的居民視作上帝恩賜的恩物。但可笑地，不久以後，移走這個龐然巨物的責任轉落在海濱淤積地的地主身上。自然，鯨肉最初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若干世紀以後，鯨魚的主要價值是鯨油。在人們完成建造可以入海的船隻後，不久即知道如何將鯨魚驅近海岸而迫令擱淺。這種原始的捕鯨方法，現在仍然存留在福祿島 (Faroe Island) 和西脫蘭 (Shetland) 諸

在蔑席的裏側，然後一吞而下。

通常骨鯨潛水時在水面下停留五至十五分鐘，齒鯨停留三十至六十分鐘。在危急時，可依情形需要，大大延長其沉潛時間。鱈鯨 (Fin Whale) 潛水最深時達三五〇公尺，抹香鯨有時潛至九〇〇公尺的海底。當潛水夫着了潛水衣向海中下沉時，必須泵入壓力稍大於該處海水壓力的空氣以供應他呼吸所需要的空氣，此時，空氣中的氮氣溶解入了他的血液和身體中的各器官，直至飽和爲止 (假設他在充足的壓力下停留相當長久的時間)。在向海面上升時壓力漸減，他的血液和各器官中所溶解的氣體變成飽和狀態，過剩的氣體成爲氣泡狀，將微血管堵塞起來，氣體聚集在身體的各器官內，致患所謂「潛水病」——如果壓力驟然減低，可以發生很大的痛苦，甚至立即暴斃了。所以一個潛水夫，在深海中停留過相當長的時間後，必須慢慢地升上海面，讓過剩的氣體漸漸由身體內洗刷而出，避免他的身體變成像一個剛拔去塞子的汽水瓶。然而，鯨魚爲什麼能够在海面吸取足量的空氣，供給沉入水中後長久繼續的活動？爲什麼能够不被潛水病所殺害？這個問題一直不爲人們所明瞭。最近，在奧斯陸的鯨魚研究所的工作給予一線曙光，鯨之所以能够長久潛水有好幾個因素：鯨在潛水島上，在那裡，一羣羣的青花鯨 (Pilot Whale)——一種很小的鯨類，很少有超過三十呎長的——每年成百條地被驅上海灘，被屠殺，切成塊狀，煎煮熬油。

中世紀時，比斯開灣的居民，放小舟入海，捕捉那些行動遲緩，常常靠近海岸的大西洋露脊鯨。因獲利豐厚，他們幾乎將海岸附近的鯨魚都捕盡了。他們並不把鯨魚驅逐上岸，而用一個有倒鈎的矛來叉擲鯨魚，矛叉的尾部用一根繩索繫在船上。被矛擲中的鯨魚由漁人們戲弄倒精疲力盡，然後拖近漁船，用矛叉戮斃。

鯨魚的數目隨着過度的捕捉而逐漸減少。漁人將船隻駛往更遠的海洋去找尋獵物，工作基地由陸地轉移到船上，由自母船放下的小舟擔任捕捉工作。很久以前，歐洲大陸溫帶海岸的露脊鯨的蹤跡已經十分稀少，通常漁船都經過長途旅行到高緯度的地方去獵捕。在那些地方，捕鯨者得到了他們勇敢的報酬，因爲在北極圈內，他們找到了另外一種鯨類，格陵蘭露脊鯨，比較任何其他鯨類能產出更多的油。在十七，十八世紀間，一大隊的捕鯨船——法國的，德國的，英國的，挪威的納維亞的——經常在北部的海洋上航行，有些船隻就在斯比次堡京 (Spisbergen) 江馬堰 (Jan Mayen) 和熊島 (Bear Island) 等地的海岸上煎

熬鯨油，有些船隻就把鯨魚切成小塊帶回家中再行製油。十世紀初期以後，北部鯨的捕獲量一直在減少，格陵蘭露脊鯨也變得很爲稀少了。後來，僅僅依賴着鯨骨價格的高昂，捕鯨業得以苟延殘喘。由於擴張女裙(Crinoline)之消滅和鋼質胸圍的興起以代替鯨骨緊身裙，給予捕鯨工業以最後的重大打擊，所以在二十世紀的開頭十年內，再沒有帆船駛出去捕捉格陵蘭露脊鯨了。新英格蘭和其相聯的美洲海岸附近，在十八世紀中，發生了相類似的捕鯨業興起史。不過不但從事捕捉露脊鯨，並且捕捉溫帶和熱帶海洋中的抹香鯨。十九世紀的前半期，一個很大的美國捕鯨船隊，遍佈蹤跡於全球的海洋，但是，南北戰爭和石油工業的興起，開始了美國捕鯨事業的崩潰，到了本世紀的最初十年內，算是完全瓦解了。

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捕鯨的航程愈走愈遠，有些離開家鄉甚至五年不返，它們遍訪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北極圈和南極圈去追捕露脊鯨，和在熱帶海洋上航行數月去找尋抹香鯨。就在這種長途旅行中間，美國人發明了在甲板上建立起爐灶來煎熬鯨油的方法。這種方法亦爲其他各國捕鯨船所採用。所用的燃料是鯨肉熬出油後所剩下来的纖維渣。雖然在木質甲板上煎煮很易揮發的鯨油十分危險，然而碎熬油了。

這種捕鯨方法是現代鯨魚工業的基石，最近在大規模地應用着。斯文德·馮的捕鯨法與海岸上的基地相輔並用。製造工場都建造在海港隱蔽地的水沿上，鯨魚被拖上岸後，應用各種機械製成了很多出品。

發現了這種迄今未衰的鯨鯨資源之後，引起了全球各地捕鯨站的興起。經營這種事業的幾乎全爲挪威人。在熱帶地方，也是應用同樣方法來捕捉抹香鯨。一門很興盛的工業是緊牢地建立起來了，雖然在有些地方今後數年內鯨魚數目的減少是勢所必然的。

十九世紀的末期，注意力漸漸移向南水洋的發掘，這是地球上一大片最後爲人們所不知曉的地方。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間，瑞典的南極探險船「南極號」在船長賴森(C. A. Larsen)——一個經驗豐富捕鯨者——的領導下出發，他們發覺南水洋裡生存着大量的鯨魚和許多適宜於建立捕鯨站的島嶼，在他被拯救回來（因爲他的船是損失了）之後，他得到了南美洲經濟的奧援，組織了一個近代化的捕鯨探險隊。一九〇四年，他在南喬奇亞島上，一個隱蔽的小灣上建立起第一個捕鯨站。鯨魚是非常的豐富，事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第一年就分得了百分之七十的紅

，由於失火而遭回祿之災的船隻却也並不多見。

用自大船上放出的小舟猛擲魚叉的捕鯨方法，僅能適用於一小部分的鯨類，主要是露脊鯨和抹香鯨，因爲這種鯨魚死的時候能够浮起。其他比較巨大的鯨類是不能用這種方法捕捉的，因爲它們碩大無朋，行動敏捷，想接近游泳得這樣迅速的動物已經十分困難，向它攻擊更是危險了。更有甚者，它們死了是向下沉的，能夠將任何小船迅速的拖下海底。這種鯨魚總稱爲鯧鯨(Borquais)，仔細分起來有：藍鯨(Blue whale)，鯨鯨(Fin whale)，曲背鯨(Humpback whale)和雪鯨(Sei whale)，全部能够不受捕鯨者的攻擊。一八六〇年，引起了一位挪威發明家，斯文德·馮(Svend Foyn)的注意，他認爲捕捉這種鯨魚需要一種新的方法，他造了一個很大的魚叉，用安置在船舷上的大炮來放射出去，採用一艘其速度能够趕得上鯧鯨的汽船，笨重的魚叉剛射的時候其尾巴仍用極爲堅牢的繩索繫住，並且在魚叉的尖端裝上了一個會爆炸的頭，炸藥在刺入鯨身後數秒鐘內引火爆發，鯨魚即使不死，也就很快地步履蹣跚了。鯨魚死後，向下沉沒，即用卷在蒸汽捲揚機上的繩索吊至水面，用一根尖頭的中空圓管刺入鯨魚的體腔內，泵入空氣將它浮起。屍骸即可曳回家中，將它切

利，因爲高壓氮化將油類轉變爲脂肪的方法的發明，在人造乳酪工業和肥皂工業上引起迫切的動物脂肪的需要。不久之後，他迅速地向新愛爾蘭，多拉都地方發展，數年工夫，若干捕鯨公司就在這個島嶼和奧克內島和更遠的華克蘭群島上工作起來。

最靠近這些地區而有人居住的地方是英國殖民地華克蘭群島。南極洲和附近的島嶼原是一片渺無人煙之地，祇有捕捉海豹者在發見海豹後應用過它。柯克船長在一七七五年發見華克蘭島之後，便以不列顛皇帝的名義佔領住了南極地區的活動引起了各國政府的注意。一九〇八年海豹捕捉權的專利證書上將華克蘭島的屬地擴展到南極洲一大塊扇形的陸地和附近的許多島嶼。現在都成了華克蘭群島的屬地。由於治外法權的運用，英國訂下了一些關於鯨魚工業的法律，來避免過度的捕捉和防止一宗世界性原料供應的枯竭，其中規定了捕鯨執照的發給，建立捕鯨站的基地的租用，鯨魚屍骸必須充分利用，不得廢棄，禁止殺戮幼鯨和它們的母親，以及指定捕鯨的季節等等。執行這些法律是並不困難，因爲捕鯨必需在捕鯨站和浮動工場（一個靠在岸邊裝有各種切碎鯨魚和提煉鯨魚的機械的大船）附近工作，二者都需要領水內的一片海港隱蔽地。自

發放執照，租給地方和鯨油課稅所得的進款，隨着時間的消逝，積成了一大筆款子，且能隨心所欲地加以增加。

在南極開始捕鯨後不久，英國政府和她的勸告者發覺可能重蹈其他地區覆轍的危險——如在北冰洋，就曾因過度的捕捉毀滅一門曾經一度很為繁榮的工業。華克蘭群島的殖民當局內的研究發展委員會，在一九二〇年宣告說，一部合理的捕鯨法，需要明瞭鯨魚的生活習慣和它們的食物的全部智識，主張馬上動手作科學上的研究。一項科學遠征之舉是由斯谷脫船長的舊船「發現號」在一九二五年擔負起來了。從那時到現在，在南極圈內各種的研究都由研究發展委員會擔任着。最初利用「發現號」以後改用她的繼承者「發現二號」和她小伙伴「威廉·斯古茲倍號」。

所得到的結果對科學和捕鯨工業都有極大的價值。在「發現號」開始作研究以前，一般人均認為鯨魚生長得很慢，自出生以至成長，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研究顯露的結果，很是驚奇：鯨魚的成長十分迅速，比較起來，在十分稚齡的時候已經完全長大了。探險隊觀察了數千條鯨魚，只碰到一條計算起來約有卅歲。極大部分的年齡都在四五歲之間。鯨魚中最大的要推藍鯨了，它們完全成長時可到達一百英尺。它們生下來的時候長二十五呎，

約到一九三五年已經收集了大量關於鯨魚的生活史，它們的食物，隨季節遷移的情況和海洋潮流學及氣象學上的因素對它們分佈的影響各種資料。無疑地，捕鯨事業可以很有利地建築在這些因素上。但是，最近捕鯨業中起了一個很大的波瀾，使約束捕鯨的法律根本不能維持，這就是海面捕鯨法的興起。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間，新的捕鯨者不能再得到執照時，就在捕鯨的方法上掀起了一次革命，他們用浮動的鯨工船來捕鯨，可在遠洋海面上工作，完全可不必依賴海港。這種企業各種技術上的困難被一一克服了。它有着不受法律的約束，不需要執照，產品不用課稅和能進行到鯨魚最豐富的地域去獵捕等各種優點。前期的成功為許多模倣者所仿效實行。鯨魚的生產因之大量過剩，到後來有時整個季節捕鯨界中任何遠征隊都裹足不前，直到過剩的產品為市場所吸收為止。

補救這種情況的惟一辦法是來一個國際協定，因此，有關國家在倫敦開了一次會議，協議了一些捕鯨的法規：每年生產的鯨油數量在遠征隊出發南行前先行決定，捕鯨的季節和地區都事先分配妥當，並規定在情形最好的區域獵捕。開拓時易引起浪費現象的地方則禁止活動等等。希望能藉這種辦法來維持鯨魚的數量以保證每年都可有所收

生長得很快，約過了二年超過了七十呎就準備生殖了，妊娠期約為十二個月，生產後約再過六個月，又可以懷孕了。所以，一條雌鯨約每隔兩年產幼鯨一條。大部分的幼鯨都生產在中南部的海洋裏，而不生在寒冷的南冰洋裏。幼鯨在長到數月之後即跟隨它們的母親遊行到南方去。藍鯨和較小的鯨魚（它們生長到約六十呎時開始生殖，其生活史與藍鯨大致相仿）是南冰洋捕鯨業的主要對象。第三種體軀較小的曲背鯨，其經濟價值是不十分大的。

鯨群在南極春夏二季的南巡，完全是一種尋找食物的移行。南面洋面的小動物是非常的豐富，它們主要包含了無數量的甲殼動物（樣子很像大蝦）*Euphausia Superba*，它們不但是鯨類，同時是海豹，企鵝和其他若干特區動物的主要食糧。鯨魚吃了這種食物後很快地長肥了，在它們到達南方喂食地之後不久，他們的肌肉顯然地長得很厚和富於油質。關於這些隨波飄流的甲殼動物的生活史，很是複雜，它們產卵在五百至一千米深的海水中，幼體孵出後即在海面下隨着溫暖的洋流向南飄盪，到達南極洲的冰緣附近，擴展開來，在此處年青的甲殼動物聚集攏來，隨着冰冷的南冰洋寒潮向北飄流，它們約過數年方才完全長成。

雖然在滿載而歸的捕鯨船上常常發現有濫捕幼鯨之嫌，各個對捕鯨有興趣的國家，除了日本之外，都樂於遵守協定，祇有德國雖在協定上簽了字，事實上並不遵守。

新式的鯨工船是二萬噸或二萬噸以上的大船，裝有斜行板用來拖曳死鯨昇上甲板，鯨屍就在甲板上被支離解體，藉各種複雜機械之助，提煉各種成品。鯨工船有數百名船員，完全自給自足，藏有足量的燃料以供煉製工場，捕鯨，發生蒸氣和蒸溜大量鮮水之用。此外，鯨肉和鯨骨在提去油分之後可用來製造家畜飼料，肥料和骨粉，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年內世界上被捕到的鯨在二四，〇〇〇至四四，〇〇〇條之間，出產約四〇〇，〇〇〇至五四〇，〇〇〇噸的鯨油。

在二次大戰的最初一個捕鯨季內，捕鯨隊均在南冰洋從事獵捕，但她們在歸途上，一部分被擊沉沒了，其餘的都被德國人俘虜去，德國人將一部分船隻和她們的貨物安全地運到波爾多，餘下的船隻都用來運輸油料，這些鯨工船在戰爭中大部分都先後損毀了。

現在，捕鯨業又重新復蘇。船隊中有些船隻是新建的，完全為捕鯨而設計的。這次捕鯨，人們均寄以極大的興趣，不但因為鯨油和其他的鯨魚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有着甚

高的聲譽，同時在生物學上也有其特殊重要性，因為鯨群在渡過了四五年的悠然歲月之後，它們的數量和個體的大小都可能受了影響，由此得來的資料，不惟在科學上有其價值，對捕鯨工業也更是重要了。

譯自 Endeavor

父——「不要拉貓的尾巴！」  
兒——「我只是握着尾巴，是貓自己在拉！」

× × ×

女主人——「湯姆，你再吃一點兒吧？」

湯——「不，謝謝你，我吃飽啦。」

女主人——「好的，拿些水果和餅乾，放在衣袋裡，在路上吃罷。」

湯——「不，謝謝您，它們也早就裝滿了。」

### 生命的起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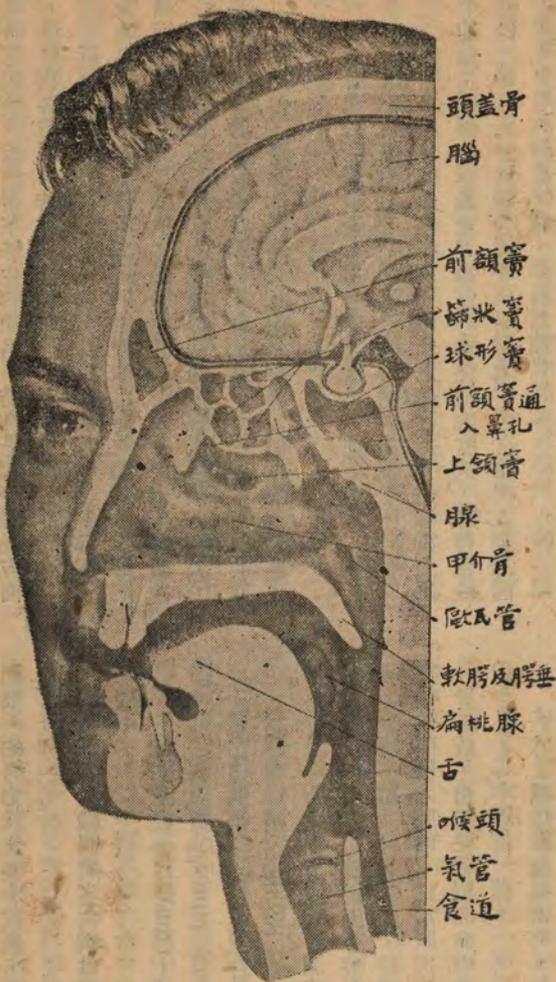
地球上的生命何所自？多數的生物學家相信，生物是從一些溶解在太古的海洋中的有機化合物薄漿所發展成的。今日的海洋並不含有這一類物質；就算有少許形成，也會被有機體所毀滅了。不過在有機體發生之前，醱類與蛋白質等物的分子很可能早就存在，兩分子相接觸就形成較大分子。最後，一個較大較複雜的分子形成了，牠能够吸收鄰近的分子而逐漸生長，而且還有增殖的能力，既能生長又能增殖於是就有生命了。

但是，在生命發生之前的海洋中是否真的含有有機化合物呢？如果有的話，是從何而來的呢？美國加州大學一群科學家最近做了一個實驗。先把少許硫酸亞鐵和二氧化碳放在純水之中，密封入一個特別設計的玻璃管內，並用原子衝擊機放出高能量氦離子射入。分析結果發現有少許二氧化碳和水化合而成碳酸和碳酸鹽，而碳酸鹽可轉變成為醱類則早為科學界所熟知了。

當然，地球稚齡時既無生命，自無原子衝擊機，不過海水中很可能會有二氧化碳和多種無機化合物。宇宙線與其他來源的高能量輻射很可能射入這溶液中，因而產生碳酸鹽，如是經過數萬萬年，碳酸鹽就形成醱類，蛋白質，終於產生生物了。

## 漫談鼻竇炎

· 烟 ·



頭部上的竇穴，有百害而無一利，如被感染，可引起頭痛，困倦，耳聾，目盲諸疾，甚至造成死亡！本文作者，患了廿五年的鼻竇炎症，特選文錄下其自身經驗，以供同病者之參攷。

染到火雞，引起雞瘟，使火雞的眼睛紅腫，看不見飼料，停食而死。

拾穗

筆者染上這痛苦的疾患，於今已屆廿五年，其間迭經耳鼻喉科專家們多方治療，向鼻腔內噴藥，抽膿，灌洗，

最近我家裡的紅毛獵犬，因為鼻竇發炎，被施行扁桃腺切除手術，我第一次發現狗也有扁桃腺和鼻竇炎的毛病；其他家畜如馬，牛，貓等也都會染上這毛病，這毛病甚至感

五九

填塞，注射，強光透射治療，檢查鼻腔內部，目前這毛病雖略見起色，但已留下終生的缺陷，特別是關於聽覺方面，現在我必需經常借重聽覺補助器了。

近來耳鼻喉科醫師們堅信對於這種疾患，必需尋求更新的治療方法，舊日所慣用的治療法已難收功效。鼻竇的感染與受涼有直接關係，長期性的鼻竇炎不但損害健康，且能引起目盲甚至死亡，最壞的就是一般人感染此疾後，並不請教醫師而妄自診斷，妄自處理。

「她患了嚴重的鼻竇炎，後來她每天游泳兩次就好了。」

「日光浴對鼻竇炎最為有效。」

「決不要去開刀，不然這毛病將變本加厲！」

他們自以為顏面疼痛或頭痛就是鼻竇炎，但事實上並不如此；一個自以為患了鼻竇炎頭痛症的女人，經醫生檢查後，原來是甲狀腺分泌不正常所致；另一位男人却把因眼疾所引起的顏面疼痛，誤認為鼻竇炎。

通常說來鼻竇炎的徵象是：呼吸閉塞，可能發燒，經常流鼻涕，滴入喉管引起嗜咳，前額，顏面和頭部常有週期性的疼痛。

外科手術，「X」光，血清，磺胺藥物，抗生素，荷滋生最理想的處所，葡萄菌，鏈狀菌，結核菌均環伏在喉鼻等處，俟機侵入。

竇穴內黏膜上的纖毛做螺旋狀的運動，將黏液自小管內排出，因排尿管極細，且因各竇穴的排尿管地位、角度等關係，在正常情形下，黏液之排除已極為困難，如黏膜受到侵襲，受涼，則黏膜腫脹，纖毛運動受障礙，竇穴排尿管遂形阻塞，突然的受寒或受熱，以及過分激動，均能使黏膜腫脹，阻塞了黏液排尿管，於是黏液積留在內，漲滿竇穴，產生壓力，而引起頭痛症；頭顱內部似有鋼絲束縛，每隔五分鐘，始似有人將鋼絲抽緊，頭痛欲裂，通常用熱敷或紅外線照射等方法，可減輕痛苦。

如果運氣更壞，生長在上額竇下薄骨頭上的幾枚上齒，將因上額竇之感染而被波及，球形竇的地位很靠近眼睛和腦部，因此，有少數嚴重的病例，毒質侵過骨頭或腦外層，引起目盲及死亡，有時毒菌侵入歐氏管 (Eustachian Tube)——耳喉之間的等壓通道——造成耳聾。或侵入中耳乳樣突起處。轉為中耳炎。

烟霧蔽天的城市，對黏液膜最有妨害，煙，酒均刺激黏膜，游泳亦為原因之一——特別是跳水，即使是純水或經氣氣處理過的水，對黏膜仍有刺激性，故竇穴炎患者，絕

爾蒙，器械，氣候及心理治療等對此症均難收全效，醫生們唯一的努力就是多方設法，使此症不致過分損害到病人的健康。

頭部或組織間的空穴稱為竇穴，鼻旁的竇穴共有下列數種：

- (一) 上額竇 (Antrum)——位於頰骨下之洞穴。
- (二) 前額竇 (Frontal Sinus)——位於前額眉下之洞穴。
- (三) 篩狀竇 (Ethmoid Sinus) 位於鼻樑下之洞穴。
- (四) 球形竇 (Sphenoid Sinus) 位於鼻腔後之洞穴。為一對大小可改變之洞穴。

各竇穴均有小管適至鼻腔，竇穴內均附有與鼻膜相同的黏液膜，黏液膜的作用，使呼吸變得溫暖濕潤，並防止灰塵微菌侵入肺部。正常狀況下的黏液膜，不斷地分泌出一層黏液，由纖毛帶動流向喉管，猶如帶狀運輸器 (Belt Conveyor) 的運動一樣。

竇穴之構造雖極為精巧，但僅對於牛類有用，對於人類却毫無益處，中空的牛角，牛的自衛武器，即為前額竇之延展，其作用似可增強聲音之共鳴，有利聽覺，並可幫助鼻子的作用，使呼吸溫暖潤濕。

這些獨立，溫暖，黑暗，潮濕的竇穴，其內部為細菌對不可以跳水。

晚間就寢時，應將窗戶微啓，讓微風吹進屋內，微寒的氣候對黏液膜最為有益，但過分頻仍的受涼，均為感染鼻竇炎的最大原因。

大多數的患者，經遷移到溫暖，乾燥，較高的地帶後，病狀可見進步，但亦並不盡然，這要看各人病況之不同而定，醫生僅能這樣說：「不妨這樣試一年，看看結果有無功效。」

黏液膜腫脹，阻塞了竇穴黏液的排尿管後，醫生所能幫助的僅是設法清通這阻塞的小管，再聽其自然恢復，並謹慎地用藥物治療，麻黃素——此藥能使黏液膜收縮，使鼻孔可暫時暢通半小時。

藥房內通常所出售的吸入藥及滴鼻藥水，亦頗有效；但醫生規定每次用藥量僅為兩滴，在廿四小時內僅能用藥兩次，但一般患者貪圖暫時的舒服，過量使用此藥，使鼻膜及纖毛失去正常狀態，甚至永遠不能恢復，且油質滴入肺內，可引起脂肪性肺炎。

抗組織胺(註)亦可用以治療鼻膜炎，但如過量使用，可擾亂纖毛合度的運動，妨礙鼻膜的分泌機能。有些醫生採用灌洗法——用各種清洗藥液灌洗竇穴，幫

助黏膜退腫，有時爲了使灌洗器能伸入竇穴，而在上頰竇壁上鑽一小孔。

鼻竇經灌洗後，第二步就是如何清除侵入之毒質，最有效的武器即爲蛋白質銀。(Silver Proteins)此藥通常與鼻膜收斂劑一併使用；但過量使用蛋白質銀結果，中了銀毒，病人皮膚變爲青黑色，永不消褪，像一個溺斃的屍體。

透熱治療法，用紫外線或「X」光線透射鼻孔，可殺死竇穴內之細菌，但施用此法，必需特別審慎，否則可引起鼻膜變化，永不退腫。

磺胺藥物及抗生素—盤尼西林，金黴素，對於鼻竇炎亦有功效，將藥物注入血液內，或直接將藥液噴入鼻腔內均可消滅細菌。

用藥前，先以「X」光線透視頭部，仔細檢查發炎的部位，再用特製之藥液噴霧器，將霧狀藥液噴入，此種藥物如使用不當，可能增強細菌之抗藥性，近來醫師們發現，抗風濕症所用的荷爾蒙劑—ACTH—亦可用來治療鼻竇炎。

此外頭部開刀治療法——腺狀腫之剷除（如剷除扁桃腺）對於鼻竇炎之治療亦有功效。

外科醫師可在竇穴上鑽去一小塊骨頭，造成一個不閉的窗口，如果事實上必需的話，還可以除去一塊篩骨（鼻骨之一）炎症治癒後，這小傷口可平復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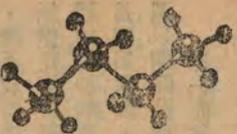
過份受損的黏膜，腫脹而潮濕，填滿竇穴，使排出小管閉塞，妨碍黏液的正常分泌，即使感染的細菌被消滅後，黏液膜亦無法望其恢復原狀了。

清除竇穴內之黏液膜，需有如珠寶匠般的精細技術，將鼻腔內正常的黏液膜，移植在竇穴內光淨的骨頭上，如果一切順利，被移植的黏液膜在全竇穴內展開，纖毛行波狀運動，將黏液自出口小管排出，但此種手術不能絕對可靠，有時仍會舊病復發。

總結說來，鼻竇炎之治療方法雖多，但均不能保險有效，直到如今，鼻竇炎仍爲人類健康最無信用的敵人；但根據以上敘述，病人目前唯一能得到的就是——確切的診斷——包括頭部「X」光線檢查，以及判明使竇穴感染的究屬何種菌毒而已。

（註）抗組織胺 (Antihistamine)——組織胺，化學式爲  $C_5H_9N_3$ ，其作用能使血管擴張，並減弱血液之凝固性。

譯自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51.



# 水——古怪的液體

Eugene R. Du Fresno  
— 長 — 譯著

教師告訴我們物質有三態——固，液，氣，像水一樣的就是液體，但是，水真的是液體嗎！

水是最古怪的液體，牠既是比普通，最常見的液體，可又是最不平凡的。牠是一種酸，同時却又是一種鹼，截至目前，牠是人們所知道的流體中腐蝕性能最廣泛的一種；可是牠又是維延人類生命的必需品，牠輕而易舉地粉碎撕裂了岩石，然後從殘剩渣滓中塑出了新的礦物。

在常溫，牠應該以氣體的狀態存在；可是，牠却是具有某數項固體特性的液體。

水的這種奇特品格自人類智寶初啓以來就激蕩起了人們科學方面的遐想。今日由於研究室中製造出的新物質成千盈萬地應市，這個問題——水爲什麼如此特殊——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了。在數千年毫無結果的探索之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畢竟也出現了第一個明晰的答案。從那個答案萌發出的那些新意念目前正在徹底革新化學這門科學。

重要的事情並不在水爲什麼如此普通，而在牠有一組不可思議，異於尋常的性質。這些性質決定了生命，氣候，和我們立足的行星底形態。

甚至有許多危言聳聽的人士更進一步曉々地爭辯。他說：若無水的存在，任何地區，不論在何種情況之下，絕不可能有生命之存在。多數人士也首肯這一點——如果水沒有這種不凡的性質，生命若要存在也必定和目前的狀態大不相同了。請讀一讀下面那一段煇炙人口的雄辯：

「水是僅有的幾種固態輕於液態的物質中底一員。漂浮在明尼蘇達湖或北極海面上的冰山，在冬令尾梢，受到了陽光的曝曬，就相當快速地熔化了。但是如果水重於水，牠就將沈下水面，躲開了陽光。那末，每一年冬季凝凍的水只要稍微化掉一些，就可以苟延殘喘，拖過炎夏了

年復一年，水逐漸累積起來，終於有這末一天。即使任驕陽逼人的盛夏，未曾凝凍的水也只有數尺來深。這些永凝不化的水會為地球造成更寒冷的氣候，大地也就將封凍在永恒的水河期中，到那時，甚至連銅猴子或者其他神怪故事中的荒誕不經的生物也必然無法棲身了。」

另一段辯論是已被居住沿海或大湖區域的人們所熟知了的。

「比起其他的液體來，水是有相當巨大的儲熱量。因此，海洋在夏季就吸收大量的熱來冷却空氣；到冬令，就放出此項儲存的熱量來調節酷寒的氣候。如果水和其他的液體一樣，只有很小的比熱。那末我們在夏天就會晒成一塊焦炭，在冬天却要凍死。這個世界就將成為洪荒未開的一片冰天雪地了。」

大家一致公認要直接證明上面兩段論斷倒也相當困難。總不成將密歇根湖瀟瀟煤油後，再看着芝加哥的氣候有無變化呀！不過，如果一旦同時生成大量的水以後，牠有繼續增加的趨勢却也是事實。冰河期內冰山的擴佈可能就是這個原因，除此之外，爭論尚多的是——水的怪性辯論會還只剛剛開始哩！

擇一而言。水是我們所知道最近似「萬能溶劑」的一

儘管牠的使用範圍並不太廣泛。不過，且慢：水也是一種醇，醇類中最簡單的一種。飲用酒精是乙醇，牠的分子式是  $C_2H_5OH$ 。減去一個甲烯基( $CH_2$ )——一個碳原子和二個氫原子，就可以得到  $CH_3OH$ 。這是甲醇，俗稱木醇，如果再減去一個甲烯基，得到  $HOH$  或者  $H_2O$ ，這就是水了。

純酸的腐蝕性當然非常猛烈，可是純粹的水也是一種酸，非常矛盾地，牠又屬於鹼類，水分別屬於各種不同的種類，但又是每一種類中的特殊份子。

那末，牠究竟是不是有什麼地方不大對呢？

是的，舉一個例，牠太輕了。假使牠按照定律，像其他那些聽話服從定律的「好」物質一樣，那還應該重十分之一。就另一點而言，牠的水點和沸點太高了。根據牠的兄弟輩所聽從的自然定律說來，早在室溫以下牠就該沸騰了；而在溫度計中水銀柱凍成堅硬的一塊固體時，還該以液體的狀態存在。

還有，牠不該吸收這許多熱量來提高本身的溫度一直到沸點，甚至到達沸點以後，我們還必須花費了巨額燃料費用才能把水燒做蒸汽。

水在固態時更是花樣百出了。我們這個井然有序的字

種，牠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溶解一大批礦物質，包括大部份組成普通岩石的份子，水也能溶解岩石、金屬、玻璃等等。牠幾乎能溶解世界上每一種物質——只要給牠充分的時間加了熱以後，水更活躍了。經驗豐富的化學工程師們雖然目視過各種酸類的奇觀，但却滿懷了尊敬把普通的熱水尊稱為腐蝕性最廣泛的液體。

水若非是這樣優良的溶劑，就不會有這末多的土壤冲刷了。不過，也不會有這許多土壤，因為形成土壤的第一步就是岩石分解——靠了水的力量。尤有進者，藉了別種方法分解岩石而得的少量土壤對生長在上面的植物並無大用。植物成長所必需的礦物質和有機物一定要溶解在附着在土壤上的水份之中，才能被吸收的。

如果這些「植物的食料」，不能溶解在水中，牠就不能到達食物體內，更不能對植物生長有所供獻，所以，生命最重要的腳色就是——水。

水的用途掩住了牠的特長，實在，牠分佈的廣袤和存量之豐富只是僥倖的機緣而已。不幸，就是這一點微蓋了牠真正驚人的特性。

水的某種特性可以為旁的液體所模仿，只要這些物質具有與水類似的化學構造。醇類就是一種強有力的溶劑

宙幾乎不能容許牠有這麼許多種類的水型。假定我們從電氣水箱中取出一小塊冰來，放在高壓儀器中，隨着壓力逐步增高，我們必須把儀器的溫度經常保持在通常的水點以下而且逐步降低，才能使牠不熔化；因為冰所受的壓力越高，熔化的溫度愈低，然而其他的固體物質正好相反。（即使把高壓儀器的溫度降低以後，這固態的水也會開始流動而且像柔軟的金屬一樣變形。冰山的下層受了牠本身龐大的重量所壓也會產生同樣的作用；因此冰山雖是固體却不滑動而會流動。）

壓力繼續增加，水塊不單失去了牠的形狀，也喪失了牠的結晶形態。牠逐漸變成一種新的「水」，重於水而且擁有新的結晶型。如果再加大壓力，我們還可得到另外一種「水」，更重的水。

就這樣適當地調節溫度和壓力之後，我們至少可以把普通的水轉變變成四種「高壓水」中的任何一種。加起來一共是五種。（數一數，五種！）這五種中，一種可以浮在水面上，三種要沈下去的。另外一種和液態的水却如同參商，竟然不能並存。

這些玄妙的瑣事似乎使一個合理的解釋難於建立。這個推測也被證實了。不過，證實的是一推測完全錯誤；因

為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一九三三年，新問世的物理化學雜誌上刊載的一篇論文使無數物理化學學者的眼睛瞪住不動，也使不少物理化學學者的鼻子哼々作聲。論文的作者是J. D. 勃瑞和R. H. 福勒。他倆所發表的結論到現在已經經過了十八年的研討考驗，還只有無關宏旨的修正而已。

要瞭解勃瑞和福勒的學說必須先懂得另外一件事；就是——物質之性質完全決定於該物質本體內原子和分子們之排列。

水，水，汽都是同一物質 $H_2O$ 。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的化合物——然而彼此分子的排列却迥然不同。

研究物質內部構造的法是利用X射線。X射線經過該物質內部原子群折射轉向後，就會在照相底片上留下一個特殊型式的像。此類型式經過高深數學的計算後就可以顯示出該物質內部分子或原子排列的情況，結晶體的型式（晶型）最清晰；因為牠的構造非常有規律，一行々，一排々或是一層々的原子。大多數固體都有這一類清晰的晶型。

極端相反的是氣體，牠根本沒有分子型式，氣體的分子一向是橫衝直撞，聚合無常。由於牠們的聚合純是偶然

十五度。水分子和牠差不了多少。平均地說來，牠有四個多一點兒的緊鄰，相間角也在一百零九度與一百十五度之間。實在。此項不相符合的情節完全是統計學開出來的玄虛。

若然我們能把水分子個別照相，那一定可以得到一張張和普通水分子構造絲毫無爽的「小冰山」的照相了。不幸現在並無此種「超級照相」，沒奈何，我們只得依賴X射線給我們的照相了；可是這張相片裡面包括了恒河沙數，瞬息萬變渺小的暫時晶體，有的正合，有的已分，因此所得的平均值就不是整數了。

又是什麼力量促使水分子們奮力掙扎，迅速結合又拆散這些「小冰山」呢？勃瑞和福勒指出了一件事實——氫原子往往能糾合好幾個原子聚在一起。既然水分子有兩個氫原子，因此也就有了兩股結合的潛力。這兩位科學家繼續指出：水分子——也僅只有水分子——在空間中是如此的排列以至「鍵鍵」(Hydrogen Bond)能發揮出了最大的效力。

每一個水分子，靠了自已和別的分子的氫原子，相互構成了四條鎖鏈 (Linkage)。這些鎖鏈互成的角度是一百另五度至一百十五度。這也並非奇事，這個角度正好和水分子中兩個氫原子互成的角度相等。

然而，奇怪的是——溶水時，加熱後的效應並非拆開這

的機緣，折射後的X射線在照相底片上留下的像只是斑斑的霧點。

液體的分子也是經常運動的，而且沒有固定的方向。然而液體內部分子還是有鬆弛的排列，能把X射線反射成模糊的一團圈固定的型式。液體分子在互相碰撞或滑動的時候，往往會擠作一團。因此分子先生最靠近的鄰居——雖然只是暫時的過客——也就不能稱心如意地隨便亂動。結果就是液體內部分子的排列正好介於氣體與固體之間。近隣の數目和距離倒也能算出一個平均值來，雖然相對運動的方向是漫無定則的。

這一套利用X射線折射而研究物質內部分子排列的技術完全是新發明的；所以請閉了眼想一想當勃瑞和福勒宣佈水的內部構造類似固體而不像液體時，一九三三年的科學界所激起的軒然巨波吧！

現在讓我們倒回頭再談那五種水，附帶地，把液態水也當作一種水。當然我們得把水和五種真水區別開來。那末，姑且稱之為「統計學上的水」。(Statistical Ice)。真水的晶體是相當穩固的建築，水的「晶體」却在一瞬眼的數千萬分之一的時間內倏忽隱現。

水分子先生有四個緊鄰，每位緊鄰相間的角度是一百

四位近鄰，相反的，牠們却擠攏了。在水內，分子間的氫鍵把各個分子相互固定住。但一旦束縛解除，分子立刻擠緊在一塊兒。這就是為什麼溫度在水點以上的水定會比水重。如果繼續將水加熱，鎖鍵也繼續放鬆；直到沸點時，竟需要碩大無朋的能量來拆開分子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用壓力代替熱量來扭曲氫鍵以熔水。甚至，更進一步，可以來創造新的高壓水，其分子間距離之短促速非氫鍵所能容許。

不少水的怪事的底蘊已經為世人所知道了，但是神秘仍未全部得到解答。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對水分子構造和溶解力間的關係得到一個明確的觀念。還有，為什麼某種物質竟能增強水的這份力量？

我們也對具有和水相類似的怪僻性質的同伴感覺好奇，例如 醇類，醚類，甲酮，香蕉油，液氨和氫氟酸等等。我們也在想，能不能仗了塑料化學家的助力把這個學說擴展入塑料化學的領域，來解釋給我們聽為什麼塑料能被某一種溶劑所溶解，却被另一種溶劑所「塑化」以至變成更堅韌，更有用。

這些問題在目前也許尚得標上「待續」的記號。不過感謝勃瑞和福勒的努力，我們不會困擾太久了。

(科學文摘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號)



五個人同時替病人把身體翻轉過來，病人的臉上浮着苦痛的表情。

## 我生活在鐵肺裏

基因·羅林述  
吉姆·史坦格撰  
和平節譯

我到醫院雖然才只有六小時，但我敢肯定的講那位瘦癯的護士小姐的制服完全是靠洗衣桶裡的漿粉才挺起來的。她匆匆地衝進我的病房，躊躇了一下然後像煞有介事的對我說：「羅林先生，我們準備把你放到人工呼吸

蓋下面立着兩個小輪子，鐵蓋後面連着一張床，藉着小輪的轉動，床和鐵蓋都可推進推出，當床從鋼筒裡抽出來後，我便被擡起來放在床上，鐵蓋中部還有一塊很緊的橡皮頸圈，我的頭便從頸圈中推過去，這時我的兩隻突出來的耳朵，稍微出了點麻煩，等到這些都弄好以後，我連人帶床被推進鋼筒裡去，只剩頭部在外面，最後他們扣上鐵扣，讓我放鬆肌肉，開動馬達，於是鐵肺正式代替我呼吸起來。

實際上，當我放進鐵肺之前，我自發的呼吸仍正常無誤，因此我覺得我的呼吸能力並未喪失，有時候我倒希望醫生們應該等他們認為我絕對需要別人代我呼吸時再把我放進鐵肺。

對於關進鐵肺以後兩星期的生活情形，在我記憶中已很模糊，只覺得是無限空虛和一片幻影，有幾次當我的神志恢復清醒時，我看到我的妻子羅莎麗躑躅着脚尖在窗外很緊張地看着我，那時我已被隔離起來，她只能隔着窗子告訴我孩子們都好，我對她的訪問很感激，常常在她走後，暗自哭泣。

當然，我是竭力抑制着我的情感的，當羅莎麗第一次携着孩子來看我時，那時泰娜才三歲半，她看着我一言不

器裡去，希望你不要害怕。」

我沒有說什麼，她出去了。其實她倒真希望我害怕一下，不然的話，人工呼吸器似乎便失去它的神秘性，可惜我並無怕意，只是躺在那裡瞪着眼睛看天花板出神，我覺得有點口渴，一個傢伙送來一杯怪味橘子汁給我，幾分鐘後肚皮開始痛起來，夜裡腹內咕咕作響，想看時間又不可能，因為現在全身已不能動彈，猜想總在上午四點鐘左右吧！我究竟生的是什麼病又沒有人告訴我，不過我知道大概是小兒麻痺症。

一會，一種沉重的軋軋聲遠處地從走廊上傳來，聲音由遠而近，到我門口便猝然停止，經過一陣騷亂和移動，一個滿身大汗的男工役背着臉慢吞吞地退進房裡來，兩手沉重而緩慢地持着一個東西，接着我就看到一個發着暗綠色的鋼筒滑到我的身邊，這就是那部行將代替我呼吸的機器了。它是一個鋼製的筒子，長六呎，直徑不到三呎，放在一個高度適中的架子上，鋼筒側面有舷窗，小門，橡皮管，鼓風用的風箱以及其他我不知用處的種種裝置，這個鋼筒就是所謂人工呼吸器——鐵肺了。

這時房間裡到處閃着白色的制服和黑色的影子，每個人都忙碌着，有一個護士打開鐵肺前面鐵蓋的扣子，這鐵發，彼得五歲了，比較好講話，我仍清楚地記得他的全部談話，他說：「喂，基因，再見再見。」我對着窗子笑笑，他們走後，我的笑容也隨之而去。

我的隔離時期屆滿後，即被遷往伯明漢的烏特然醫院裡去，但是一部救護車是無法容納我這半噸重的機器的，于是我乃被換入一架輕便的膠質鐵肺裡，打空氣的幫浦是用手來操縱的，到達伯明漢時我已疲憊不堪，入院後馬上被換進一隻大號的鐵肺裡。

自從來到新環境以後，我也不知道這個病會拖到多久，不過我的病況却已有進步，在第十五個月末尾，我已能自動呼吸一分半鐘，雖然我之所謂呼吸與別人的呼吸根本是兩回事，我的呼吸是用頸肌把胸脯挺起來，因此吸進空氣，然後再放鬆頸肌，胸脯的重量便壓迫肺部而將空氣排出體外，在第二十月月尾，我忽然覺得我已能自己呼吸十五分鐘，橫膈膜很自然也很容易地動作着，但這種情形只有幾天，幾天以後這種能力又突然失去，我從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

在鐵肺裡已經住下兩年，我已熟悉了每個小門，每一根橡皮管以及每一個在上面的附件，它是一個大的圓筒子兩邊有架子把它架在便於工作的高度，架下有小輪可以推

轉。圓筒下面有一個風箱，由馬達帶動着而一張一合。我的整個身體除頭部以外都在圓筒裡面，頸子那裡還有一塊很緊的橡皮圈繞着，使空氣不得進出筒子，當風箱張大時圓筒裡產生部分真空，當它緊縮時，便產生壓力，部分真空使我的橫膈膜升起，肺部吸入空氣，反之，壓力就將空氣壓出肺部。這樣便產生一次呼吸，如是輪番的吸入和吐出！大約每分鐘十六次！我乃可以很舒服的呼吸了。鐵肺的側面有扇小的側門，通過側門，護士和工役們便可替我的工作，當然此門一開，筒內壓力馬上下降到零，所以每件工作必須儘可能的快，圓筒兩側另外還有舷窗，上面裝着橡皮圈，可以把手臂或手腕緊緊套住，經過這種窗戶把手放進圓筒工作，時間可以不受限制。

在幾個月以前，一個中年病人乘着一架飛機飛經醫院的廣場，不慎撞毀了醫院的輸電綫，於是整個醫院的電力馬上停止，當然，我的呼吸也隨之停止，病房的警報器響了，護士和工役從各處跑攏來，但沒有一個人知道該如何處理這樁事。

我開始害怕和失望起來，因為他們還在喋喋不休的爭論應該如何將把手裝到緊急泵浦上，以用人力來維持鐵肺裡的氣壓，那時我已沒有空氣，既不能斥罵又不能告訴

把她的注意力從幻想中召回，她關上門我又活轉來，我真想知道究竟是什麼事使得這個女孩子會這樣專心到死人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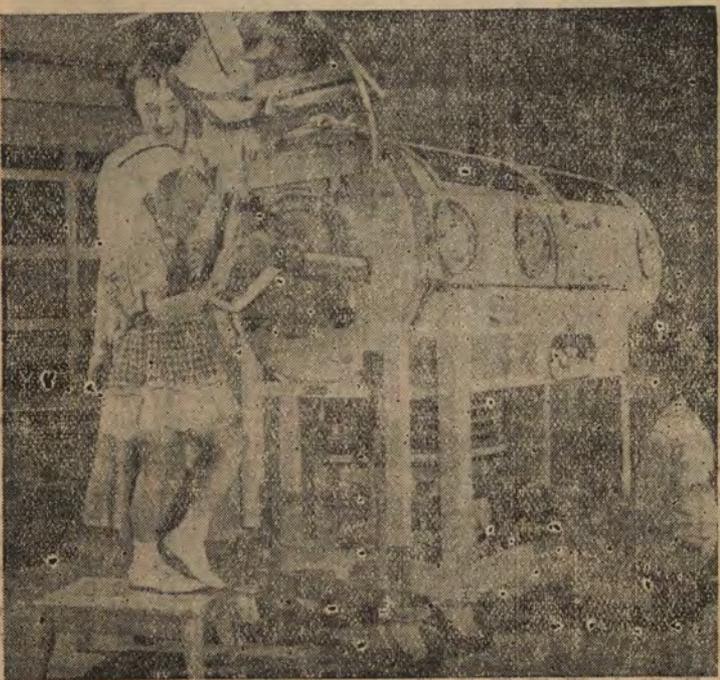
有一樁事使我在臥病期間感到很安慰，那就是我的孩子們的態度，他們對爸爸住在機器裡並不感覺特別，莎羅麗爲了要養家只能在週末的時候來看我，偶而也偷空地帶着孩子們來，因為醫院是拒絕小孩子的拜訪的，平常孩子們總是在我們生日那天來看我。

泰娜和彼得都對鐵肺存着很大的好奇心，泰娜來後的第一件事是先爬上一只椅子來吻我，然後站在椅子上察看鐵肺內部情形，她的第一句話是：「爸爸，我可以看到你的腳呢，」彼得對每樣事都像很老練，他第一次來看我時，正好是我可以不藉鐵肺之助而能自行練習呼吸的時候，他說：「唔，甚因，我曉得現在你已經能夠自己呼吸了。」有一次我叫他停止做某種重體，以免吵鬧別人，他很懂道理的 answer 道：「嗯，好的，我倒希望不停止好讓你起來打我幾下。」這種種事情把我的家庭仍顯得很愉快。

他們該怎麼做，只能窒息着躺着等死，幸好一個護士想起了養氣面罩，把它罩在我臉上，這個面罩也是一個奇怪的玩意兒，它能送養氣到我的肺裡，然後再將廢氣抽出來，我已曾用過它不下幾百次，但是這天下午真是鬼使神差，竟無論如何戴不到臉上去，它不但不送養氣來，而且阻撓我自己設法呼吸的努力，好像故意要悶死我，最後總算它自動恢復正常，我才馬馬虎虎地重新恢復呼吸。

我的性命曾經有兩次從窒息中逃出來，這種感覺不是一般人所可想像得到的。第一次，一位護士打開鐵肺那扇側門以後，不知爲何竟掉頭不顧而去，那時壓力警報器尚未裝設（它在鐵肺內空氣壓力降低至某一程度時，即嗡嗡作響。）我想大聲叫喊，但是沒有空氣，病房四周又安靜異常，幾秒鐘後我感到肺部空氣逐漸減少，我好像在水中飄浮着，身體毫無苦楚，只有一種溫和的極其平靜的感覺，我懷疑死亡是否即是如此情形，幸而同房另一個病人終於發覺我的情形不對，當我醒轉來時，我看到那個戰戰兢兢的護士正在扣側門上的最後一個鐵扣子。

第二次的事也使我費解，另外一個護士在給我一服灌腸劑後，她竟站在我的旁邊讓側門大大地開着，在感到幾秒鐘的不舒服後，我便安然死去，幸好，不知什麼事又



基因·羅林結婚十六週年紀念日，他的妻子帶着孩子們來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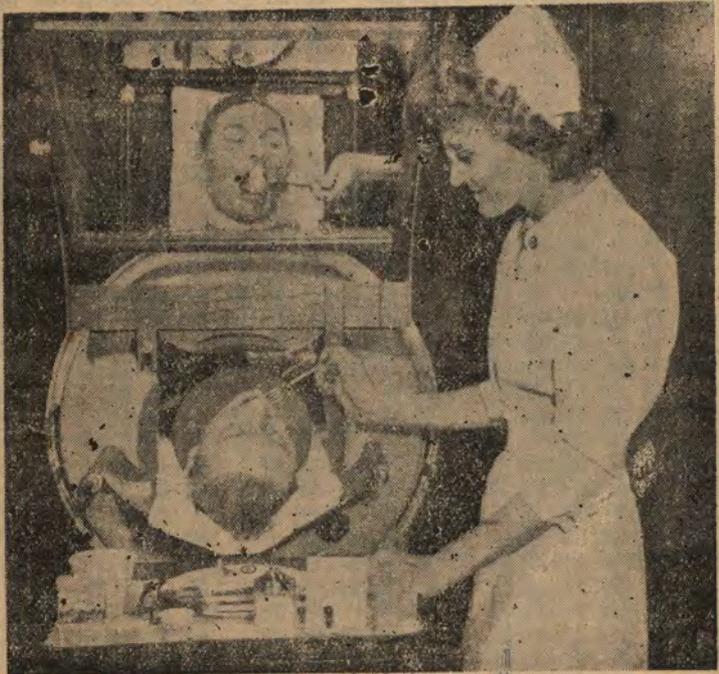
下棋是基因，羅林曼好的娛樂之一，他的對手正寫他移動一顆棋子。

有些人也許會奇怪，鐵肺生活不會使我感到無聊，事實上，每天刻板的進食和洗澡就佔去我大部分時間和注意力，讀書報雜誌也佔去生活的一部分，我讀書的最大困難，是要等人經過我的病房來為我翻書，有時候我不得不老是在看一頁書直到能夠記得它們。星期四晚間當醫院舉行棋會時，我也常常下下棋，他們會為我安排好對手，我發現下棋對我很有興趣。

我的生活受着許多限制，這些限制便安排出我每天的功課表，通常夜間總睡得很好，早晨從七點鐘開始，一個和藹的護士把一隻溫度計放到我的嘴裡，另外用三隻冰涼的手指按着我的太陽穴量脈搏，七點半鐘，一個工役推着食車衝進病房來，于是我就是專等人來餵我早餐。有些不小心的護士常會把食物

滴得我滿臉，甚致弄進耳朵裡去，有一次一個正在談戀愛的黑孩子把很熱的穀米燙壞了我的眼睛。

每天早餐以後刷牙，刮臉，當醫院人手比較空閒時，我的一天最煩重的工——洗澡——開始了。他們先伸手到鐵肺裡替我洗身體的上部，洗完後把我連床帶人拉出鋼筒，翻過身子洗背部，替我翻轉身體一定需要好幾個人合作才行，當三個工役和兩個護士在鐵肺周圍各就各位以後，都把眼光集中在主任護士身上。她點點頭，他們便開始迅速地工作起來，首先鬆開鐵蓋上的扣子，將我推出鐵肺，一個護士把養氣面罩，在我臉上，然後拿開枕頭，另一個工役捧着我的頭，其餘的人就用力把我擡起來，把我的頭從橡皮頸圈中拉出，再翻轉我的身體，將我放到原來的位，這件工作是相當吃力的，翻轉一個一百七十磅而且毫無合作能力的身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身體翻好後，護士再把面罩給我帶上，于是我的頭部整個重量便由面罩來承住，這時主任護士俯下腰來，聽我指示他們如何安放軟墊和毛巾以便把我的手腿安置在一個最舒適的位置。這往往又得需要半小時以上才行，稍微動一動臂肘，稍稍彎一彎腿，甚致一個手指頭的擺法都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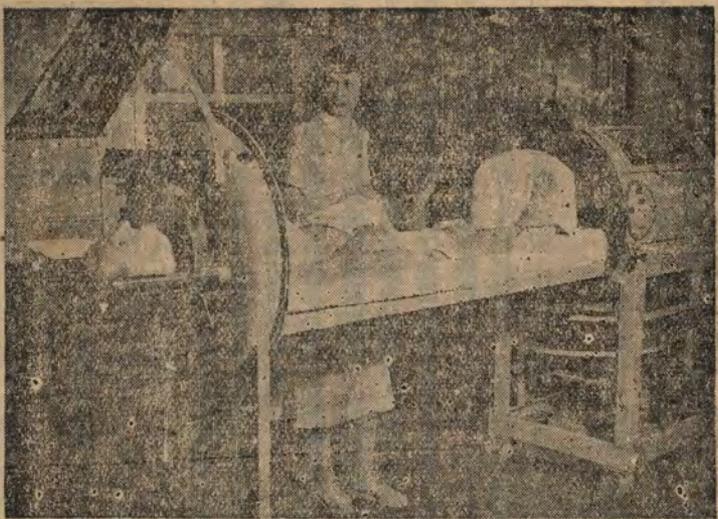


奧森護士在小心地幫助病人進食，心不在焉的人常會把食物滴進病人的耳朵裡。

一件一件麻煩他們給我弄好，最後，假使我還不疲倦，就接着替我洗背部，否則就推入鐵肺裡，伸手進去替我洗背痛如割，所以每天我要伏着臉睡上五六小時，這一段時間也使我很不好受，因為我的視野僅僅能在幾平方英尺索然無味的地板上活動，要是有人來與我講話，我只能看到他的脚，不過我現在確已練出見其脚如見其面的本領，我不能說很多話，因為我頭部的重量全吃在前額和下巴上，所以我只能多讀點書或是想想下棋的事，還有伏着睡我就不能吃東西，不過有時候我可以用麥管吸點湯喝。

把我身體再翻正過來，也是每天大事之一，抽出推進以及放置手腿，又得麻煩一陣，當這件事做完以後，我便開始另外一個重要節目——運動治療，治療完畢，才可以自由讀書或是談話，四點半或五點鐘吃晚飯。

小兒麻痺症的患者們，大都知道有兩種武器可以用來奪回他們那已失去的活動能力，運動治療便是其中有效的一個，負責替我治療的是一位年青的女孩子，她有着長長的黑髮，富於誘惑力的背影，全身充滿着自信力，在重新訓練我的肌肉和神經過程中，她時時要我想着『動』，並且叫我回憶引動一塊肌肉，是一個什麼感覺，因為事實



運動治療家克浦絲女士每天為基因·羅林運動手臂和腿，她瞧着羅林的臉，看他如何抵抗痛苦。

上對於運動肌肉的意念，我已全部忘光了。這種訓練確是相當重要，它可以建立一條思想上的道路——先抓住對於運動的意念，再把它傳給肌肉，有幾次我費盡平生之力去捕捉那運動肌肉的意念，而且我敢發誓肌肉也確實動了，但她却告訴我不是這樣動法，使我很喪氣，不過，我現在確已可以動一動臀部，稍微聳聳肩，我的左手手指也可以微微動一動。

在進行運動治療時，那位年青的女士擡着我的手或腿替我運動，並且以一種有韻律的拍節一遍復一遍的喊着：「擡起來——不要動——放鬆」——「擡起來——不要動——放鬆。」她替我動，而我就竭力想這種動作乃是完全我自己操作着，很明顯地，這種有系統的運動要比漫無目的的亂動有用得多。

其他零零碎碎的小問題，也是我們這種住在鐵肺裡的人常常碰到的，譬如說我的視覺活動完全靠放在頭上的那面鏡子，照理講，我必早已熟悉鏡子裡顯出來的左右前後各種方向了，但是有一次當我看到從電視傳來的一場棒球比賽，球員們的動作，常使我感到不對勁。

皮膚發癢也是一椿討厭的事，因為我根本不能搔痒，吐痰也够麻煩，由於我不能運用咳嗽的肌肉，所以只能靜待痰液自己上來，要是嘴裡有痰，我又不能咳，只有等到有人注意我時，用一塊乾淨手巾幫我抹去。

鐵肺裡的空氣壓力有限，僅足夠供我們普通談話而已，若想高聲喊人則不可能，於是小兒麻痺症的患者從洛杉磯郡立醫院學來一種喊人的方法，他們用舌頭頂着上顎而發出聲響，有一次我用嚼牙齒發出來的聲音，去喊一位距我一百碼遠的護士，最近我利用兩片嘴唇相擠而發出聲響，因為這樣可以不影響呼吸。

我曾經和許多各式各樣的人談過話，綜括起來，他們對下面的問題都表示莫大的興趣，這個問題就是我对我的將來抱着一個什麼態度，當然，我是不願意在這樣一個筒子裡永遠和瓶子管子結下不解之緣的，但是我住在裡邊一天我就一天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我從來不去想將來的事，那太遙遠了，萬一真要我想一想，那麼未來的事應該是一連串的步骤，這步驟的第一步，就是應該如何去學習呼吸，雖然這一步就得浪費去不知多少時間，但我並不洩氣，試看病房的另一角，那些患病較我更重的病人中間，不是還時時發出哄笑之聲嗎？

我報導這篇文章的動機，然非是希望其他的病者對此多一分認識，因而能得到一絲慰藉，但不知道枝痛若的花朵能否達到它的任務？雖然沒有醫生護士以及上面那些廢話，病人一樣可以獲得舒適和安慰，但對它有一個簡單的認識，總是好的。

(譯自星期六晚報)

## 喜馬拉雅山探險記

漢



兩個精疲力竭的人爬了一個狂風肆虐的陡峭的雪坡，走上一塊小小的平地，此刻他們正站在人類所爬到的最高的山巔，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向上爬了。

這座山就是高達二六四九六呎的安諾波拉峯 (Annapurna)，爬山的摩里斯·赫薩和路易·拉顯諾兩人都是九九五〇年法國遠征喜馬拉雅山的隊員，他們的成就就是十分光彩的——那使他們得到了法國的榮譽軍團勳位，但是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却也相當可觀呢。

這世界的屋脊——已經曉得的有十四個喜馬拉雅山的山峯高度超過二萬六千呎——在政治和地理方面向來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單說要走近這些最高的山峯就跟爬上去一樣困難，西藏是拒絕入境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爾則在戰亂之中，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天，印度北邊那個邊境森嚴的小國尼泊爾的酋長才告訴法國的使領說，歡迎法國人到他的那些山。這漫長的行列在叢林中跋涉了好幾天，向着更高的曠野上走去，然後喜馬拉雅山的長城矗立在他們面前，安諾波拉峯的尖頂也就在遠處的雲霧中出現了。

可是，看到遠處的山巔是一回事，要找一條到山腳下去的路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僅有的幾張地圖是不够用的。至於住在山谷裡的尼泊爾人壓根兒就不曉得那頂上是怎麼回事，他們還以為那裡是神仙們的家呢。單說想爬這些高峯吧，一年中只有在冬雪溶解和夏天的季候風來臨之間一段短促的時間內可以爬，偏偏氣象學家預言那一年裡季候風早在六月裡就會來臨，這時候已經是四月底了，所以趕緊找好路徑是件很重要的事。

爬山的人們繞着安諾波拉峯掙扎，發現他們的希望只能寄之於西北方向上，因此所有的裝配都給安頓在安諾波拉峯的西北邊冰河旁邊，兩英里高的冰崖雪脊高懸在他們頭頂上——那不可避免的季候風只有二個禮拜的限期了。

於是，在山上建立一串宿營的艱辛工作開始了，他們每天在山傍爬上爬下，接力着運送食物，營帳，睡袋，額外的衣服和必需用的一切輜重——他們並不是要用這些東西來征服高山，只是要靠它們活下去。

第一營就在海拔二千呎的冰河上，第二營在三千五百

拾穗

國境裡來一次爬山遠征。

於是法國方面便爲了這次探險忙起來了，法國政府提供了全部經費的三分之一，給養和裝配則來自法國陸軍，幾十家廠商和有關方面的專家們。

一支九個人的爬山隊從幾百個志願者裡面給挑選了出來，卅一歲的摩里斯·赫薩做隊長，他是一個工程師，也是一個有經驗的阿爾卑斯山的爬山者。還有五個人廿來歲，路易·拉顯諾，里昂奈·脫萊，加士頓·瑞布發，貞·高齊和馬瑟·夏茲——都是些出色的山地人，此外便是隊醫傑魁·奧多醫生，攝影師馬瑟·伊察，交通管理員佛蘭西·德·諾葉勒。算來這是一支陣容堅強而且策劃週詳的隊伍，不然的話，這九個人也就活不到今天了。

爬山隊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中旬動身到尼泊爾邊境上去四噸重的供應品由馱子和騾馬背馱着，那地球上最高的山峯就橫臥在他們面前，白種人從未涉足的一片荒原守護着。呎另外一條冰河上，這當兒大家都載負着東西來回忙着，赫薩却已到達了冰河上面的雪地，找了一塊地方做第三營，這時的高度已經超過二萬一千呎了。

天氣還不錯，所以爬山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只有那下面衝擊的山崩是最大的危險，像脫萊的報告裡就有一段說：

「在第三營，兩個腳快和我渡過了一個可怕的夜晚，原說會留在那裡裝在口袋裡面的一個帳幕却找不到，我們就一個疊一個的擠在一個帳幕裡，更倒霉的是整夜裡都有山崩，墜在我們的營帳左右。」

在另外一個宿營地還沒有弄好以前，天氣轉壞了，霧氣佈滿了山邊上，每天夜裡還下雨，那不知疲倦而樂觀的赫薩這時也不得不承認說：「如果雪不停個兩天的話，我們的努力就算白費了。」

於是，天果然不下雪了，風吹着，太陽也出來了。人們又像一串螞蟻般的，在矚目的冰牆上爬上爬下，終於在二萬二千七百呎高頭，在支持頂峯積雪的削壁上，大彎弧上面設好了第四營。就在這時候，遠在下面的基地營裡，收音機傳來季候風已經吹到了加爾各答的消息。

爬山的人多半是兩個人一組工作的，如今最後衝刺的

七七

時候到了，赫礎和拉顯諾就做第一組帶頭走，因為有一道懸崖攔住了到山頂上去的通路，他們便拐到左邊，然後向上爬去。在二萬四千三百呎處設下第五營。

黑夜——還有那少不了的暴風雨——慢慢地度過了，現在他們頭上的峯坡看來挺容易似的，只是二千二百呎高微傾的雪坡，所靠不住的就是天氣和他們自己對於這可怕的高度反應如何，天一亮，他們就動身上山頂上去，同時他們脚下正有兩組支援的人在向上爬：高齊和夏茲從第三營到第四營，脫萊和瑞布發從第四營到第五營，他們奮鬥了幾個月所希望的一天終於來臨了。

天氣是晴朗的，可是却有帶雪的雲吹在他們臉上，行軍重行，赫礎和拉顯諾緩緩地走着，好像要爬到一個發光的白屋頂斜面上去一樣。他們每走一步，就會踏破薄薄的冰殼，把腳給插在深碎的雪地裡去，所以他們不久就吃力得心跳胸熱，爲了分擔開路的困難，他們每走五十步就交換一次帶路。

他們的感覺還好兒的，只是給那熱帶太陽刺眼的光線照得快要暈死，頭上就像着了火似的，但是身上的衣服却給凍僵了，手套裡面的手指頭也被凍得發痛了。他們因爲給窒息得半死，便一再地停下來吸吸陰寒而稀薄的空氣。此刻赫礎的手和拉顯諾的腳都凍壞了，脫萊和瑞布發整夜的伺候這兩個受傷的人，好容易使他們的血脉恢復了流通。

第二天早上，四個人動身到第四營去，這當兒正值狂風暴雪，所有的標記都給飛雪掩住，於是他們就在這一片冰雪中蹣跚前進——頭暈目眩地迷途了。當黑夜來臨的時候，他們曉得必須要對付一下那最可怕的，常常致人死地的喜馬拉雅山的考驗，要在露天裡度過一夜，他們正在雪地裡挖狐洞的時候，離別人站得略遠一點的拉顯諾忽然不見了，然後聽到他的聲音，告訴他們說他跌進去的那個雪洞只有幾碼深，而且底下是結實的，四壁還很可以擋風，於是別的人都爬了下去，儘可能安頓下來。

這時候他們真是寒徹心骨，只好脫下靴子來（因爲穿了靴子會得凍傷的）把腳放在一個袋子裡，再一個疊一個躺着，儘可能發出些熱量來。就這樣，不睡覺，也不減寒冷的撐了一夜，然後在天亮前不久，一大堆雪墮了下來，把他們沒頭沒腦埋在白雪裡。

他們在窒息和暈眩之中設法掙脫出來，但是他們的背包，爬山用具，還有最要緊的，他們的靴子，都被埋在幾噸重的雪下面。這些人脚上只穿了雙襪子，在狂亂的絕望

，可是那也只好供給一部分他們所需要的氧氣。時間在曠曠中伸展着，終於有一個小黑塊飛舞在他們眼前——山巔下的最後一道石壁，還有路上這道石壁嗎？他們走近去的時候，就看見有一塊從中間分裂的創壁……前進一呎，又一呎，一呎，又一呎……一陣風吹在他們身上，這是山那邊吹來的，再喘着氣踏上幾步，安諾波拉峯就是他們的了。

赫礎和拉顯諾總算贏得了一次偉大的勝利，現在他們該付出龐大的代價來。當他們站上山頂去的時候，太陽就已經下山了，灰色的霧幕隨着一陣寒風流來，他們腳下的世界也隨之消逝了。但是有一件傳統的事必須做完：赫礎脫掉手套，打開背包取出他的照相機和一面法國的小國旗來，他將照相機遞給拉顯諾，再把國旗縛在他的冰斧上，然後把冰斧高舉在頭上，他的同伴就捺了捺照相機的開關

過了一會兒，這兩個人就開始從雪坡上爬下來，彎着腰挺住向上吹的風，由於疲倦和缺乏氧氣的緣故，他們的體力和腦力都非常遲鈍，所以很久很久之後，拉顯諾才突然高聲叫起來，「摩里斯！摩里斯！」赫礎回轉頭來的時候，拉顯諾指給他看，赫礎低頭一望，這才在驚駭中看見他的手正赤裸着，他把手套弄丟了。

他們走下去到了第五營裡，看見脫萊和瑞布發正等着

中摸索着挖掘冰雪，最後算是找到了靴子，可是已經太遲了點，赫礎和拉顯諾的腳都沒有知覺了，赫礎的手就像冰塊一般，脫萊和瑞布發也有了凍瘡了，他們因爲前一天在暴風雪裡找路的時候已經除下了眼罩，這時候四個人都給紫外線射得有點雪盲了。

他們迷了路，兩條腿幾乎乘不起自己的體重，眼睛也被白光刺痛得張不開來，於是拉顯諾和瑞布發就站在人家可以看見的地方高聲呼援，恰正相反，他們被四千呎以下第三營的攝影師伊察發現了，第四營雖然只有幾百碼遠，反被一座插在中間的冰崖擋住了他們的形影和聲音。他們全高叫着，看看沒有回音，便只好半爬半走的爬下雪坡來。

那天早上八點鐘，馬瑟·夏茲開始從第四營向上爬去，不多幾分鐘後，他停了下來，凝望着四個瞎眼跛腳的幽靈正搖搖欲墜的站在他上面的雪坡上，他就去把他們撿了下來。

從第四營下行到第二營一天就完成了，在露天過夜的四個人中間，脫萊和瑞布發就可以復原的，但是赫礎和拉顯諾的腳趾都凍成藍黑色了，赫礎腿上的鉛色一直擴展到腳板中間，手上還吊着一塊塊的爛皮，直到腕子上都是麻

的，奧多醫生就在一個狹小而光線朦朧的帳篷裡救治這個人。

在第二營住上一天已經太久了，季候性的洪雨隨時都會把山旁邊沖成一個深大的溶雪窖，因此他們臨時用雪履和帆布做成雪橋，跛了腳的人給縛在上面運下山去。

六月十號那天，大夥兒在基地營裡會齊了，爲了慶祝勝利他們曾經從法國帶了一瓶香檳來，這時候赫礎翰在他的帳篷裡叫每個人進去喝一點，輪到他自己的份兒時，他的夥伴們不得不拿瓶子湊到他的唇邊去。

第二天早上，他們醒來就聽見淅々的雨聲，季候風已經來臨，安諾波拉峯的白壁在震吼的山崩聲中開始剝脫了。他們就在那一天拔營離去，離開這身後的高山，這一個月來的夢魘。赫礎和拉顯諾每一步都得扶着走——走過了陡峭的山脊，暴發的山洪，還穿過了低窪的灌木叢。

現在再也沒有嚴寒，却只有酷熱，這兩個跛脚的人肌肉爛得發臭，他們痛得那樣厲害，所以奧多不得不經常的給他們上咖啡。

雨不斷的下，濕漉漉的土地上冒着白烟，在成群的蒼蠅和好奇的村民中間，奧多幾乎每天都得給赫礎和拉顯諾施行嚴酷的手術，很顯然的，這兩個人的脚趾頭——還有

赫礎的手指——都得弄掉去。所以在沒有爛開之前，醫生就把它們一個個的切斷了。到了七月的第二個星期，他們才抵達文明區域裡面。

當我在法國阿爾卑斯山顯摩尼村拜望摩里斯·赫礎的時候，他還正在休養期中。他房間裡的客人們有一位問了這個不可避免的問題：「那可值得嗎？」

赫礎的回答只是一絲微笑，這真是一個不必要的問題，對於他和他的夥伴們，那自然是值得的。這是個勇敢的人們的故事，雖然有些人會把它當作一個有勇無謀的人的故事。但是，如果沒有別的話好說，那就可以說明我們之中還有人願意爲理想去奮鬥，去吃苦頭，對於那些人，安全並不成其爲生活上的因素和要求，對於那些人，勝利不在他的同人類中，却要從天地間去贏來。

(譯自 讀者文摘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號)

# 食物中被遺忘的 礦物質

桐聲譯

今日幾乎每一個人都曉得食鹽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的重要，對於高血壓的人又是如何的危險。如無存在於食鹽中的鈉，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它的化學兄弟，鉀，幾乎全被遺忘了。

生命也是不能缺乏鉀的，當身體有新器官在增長時，鉀一定參與其事，據美國醫藥協會誌所載，鉀的儲量，隨生長增加，在嬰孩和兒童的身體中，經常儲存100至200毫克鉀，婦人在懷孕與哺乳的期間，約有500毫克儲存在身體的各器官中。

除正常的生命必定需要它以外，鉀對於常規肌肉作用，和保持血液於一定酸度都非常重要，神經系統的正常作用，密切依賴着器官中和體液中鈣，鉀，鈉三

元素的平衡，鈣質太多時，神經系統易於激動，鉀缺乏了能阻遏心臟的活動。

鉀究竟如何重要，可由下面的例子說明之：

在一個大的教區醫院裡，一個糖尿病而陷入昏迷狀態的婦人在晚間被允入院，整々一晚和清晨的數個小時內全院的人都緊張地工作着來挽救她的性命。

尿和血的含鉀量被仔細檢查過，酸化(Acidosis)程度一再被校核。八小時以後，病人該是可以清醒了，但仍是毫無知覺和顯得極度衰弱。

雖則用靜脈和皮下注射打進了大量的流質和數百單位的庚島素，對病人一點效果也沒有。

這個時候，一架電驗心動器拿來了，檢驗血的含鉀量結果是非常的低，電驗心動器上的波紋指出心臟沒有足量的鉀使它作正常的跳動。

另外行了一次含有鉀溶液的針藥的注射，一小時內，病人重新恢復了知覺，能够吃點肉湯和甜的液體，簡單的元素鉀，已完成了一件奇蹟，這個很有毒害的東西，變成了「奇神」的藥物。

直到現在，醫生們對鉀很少注意，他們知道鉀存在於身體上每一種細胞內，其中包括紅血球。他們曉得這是各

種肌肉，包括心臟肋，所必需的東西。他們也曉得，鉀可成爲危險的化學品，若以超過血液所需要的量注入靜脈則能造成暴斃。

然而，人們雖有許多知識，但在標準的營養學和生理學的教科書上仍很少有關於鉀的敘述，精理飲食的人常論及其他元素如鈣和鐵的缺乏，但很少有提及鉀的。假如醫生需要一張富含這項元素的食物表，他必須翻查很多的書籍才能獲得這項知識。

這是很可驚異的，鉀是如此的重要，每個人必需瞭解它，鉀的豐富來源是：麩糠，乳酪，五穀，蛋類，魚，豆莢，肝，通心粉，肉，雀麥，梅子，葡萄乾，米粒，酵母以及香蕉，洋蔥，楊莓和蕃茄等。

今日，醫生們已設法尋求因患糖尿病而引起的缺乏鉀昏迷病的初期症狀。糖尿病並不是可引起缺乏鉀而致陷入昏迷狀態的唯一疾病；嬰兒瀉痢時也會缺少鉀；病人注射可梯松後通常滯留鈉而排出鉀；最重要的是：在動外科手術時，鉀的減少是十分陰險狡猾每爲醫生所忽略。

缺乏鉀是如何地影響動過外科手術病人的復原，最近爲斯朗加得林學院的愛里爾，皮爾遜和勞森的報告所闡明，他們的報告選取一個四十九歲行割治癌症手術的婦人作

恢復過來的糖尿病病人，病情可以迅速改善，改進的原因是因爲桔汁和肉湯都含有大量的鉀，在糖尿病昏迷狀態，身體中鉀的供應是破壞了，故必需補充之。

在醫學上的各種悲劇性場合中，要推瀉痢的削弱嬰兒健康，最使醫生頭痛，嬰兒瀉痢要算是最可怕的高死亡率疾病了，嬰兒迅速地失去水分，由口腔攝入的水分很快地就逸失，由靜脈注入的液體比較有點幫助，無疑的，曾經挽救了若干性命。但是，因爲嬰兒患痢時不但失去水分，同時也失去鉀素，所以及時地注入含鉀溶液，可以救出更多的生命。

最先應用鉀素來治療嬰兒痢疾的醫生是戴尼爾·大勞博士，耶魯醫藥大學的教授。「加鉀入各種液體中及時輸與病人已迅速地普遍應用着了」他說：「這項手續，已經證明是很少危險，在適當情形下可以拯救性命。」

近來，人們方才知道血液中鉀的標準含量與身體中的內分泌有密切關係，特別是腎上腺。自從哥梯松和 ACTH 問世以來，醫藥界獲得了醫治疾病的有力工具，但很快發覺：應用大量這種藥品時，對血液中鉀的含量有壞的影響。

注射哥梯松和 ACTH 使鈉滯留血液中而將鉀自血液

爲例子。

在行手續時，她收受了四容脫的血液，剛動完手續後情形很好。第五天上，她開始嘔吐，電驗心動器指示出她缺少鉀，行手續後的第十五天上，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鉀。「在第十六天上，」醫生們說：「她的情況起了大變化，遲鈍和昏睡的情形是減少了……」在第十七天上她能够吃些軟的食物，以後就很平安地痊癒了。

這是一個很顯然的例子，數年前這種病症幾乎一定是逐漸加深昏迷，甚至可能因衰竭而死亡。當病人因此而死了時，死後檢驗很難找出致死的原因，真正的原因——缺乏鉀素——是不會被歸罪的。

人類有着驚奇的能力自日常食物中，攝取他所需要的一定量的鉀，因爲身體內的小腸對吸收鉀有選擇作用，自食物中攝取恰够需要的分量。

如果用靜脈注射輸鉀入患缺乏症病人的身體時，注入量必須能準確調節以適應當時病人的情況。太少不爲功，過多可以摧毀心臟和其他器官。許多醫生經年累月地研究着這個問題，希望能設計出一種含鉀溶液，可以安全地用來救急。

醫生們常常觀察到：若用桔汁和肉湯喂食由昏迷狀態中驅出。在某些例子中，接着是血壓降低，感覺衰弱，遇到這種變化，醫生即需注意，他們可用下列方法之一來控制之：(1)減少哥梯松和 ACTH 的注射分量。(2)限制病人食物中的鹽分。(3)增加身體中鉀的含量。然而，在行少量哥梯松和 ACTH 注射時，缺乏鉀的情事，很少發生。

醫生可以舉出 13 種能發生缺乏鉀的病症，例如，痲疾久病可使鉀的吸入量減少，或者增加由腎或腸所排出的鉀量，因而減低身體內的鉀，此外至少有七種疾病，可使鉀的含量超過標準，當血液中的鉀爲量太多時，即可死亡。醫生們目前正在注意能够影響鉀的作用的各種條件。不久以前人們根本不知道這些情形，經過全美國各醫院不斷的研究，人們才得到對鉀應有的認識。

(譯自科學文摘)

教師(望着幾何圖只搖頭)「華盛頓像你們這麼大年紀的時候，已經是實地測量員了。」  
學生「他在您這麼大年紀的時候，已經是美國大總統了呢。」

# — 琴提小的大偉最上界世 —

## 故事的莉美哀

譯之微

如果樂器也能具有生命，那末世界上唯一能備有這一個條件的樂器便該是小提琴。哀美莉，在她的攝人心魄的音符中却有着這樣一段羅曼蒂克的故事。

哀美莉是一件價值連城的遺失了的寶物，可是它的本身並非金銀珠寶，它只是世界上最珍貴的一件木材製品！

在全都斯特利第發里 Stradivarius (意大利最著名的弦樂器製造者) 的樂器中，哀美莉是最最著名的，它之所以成爲無價之寶不但是因爲它具有最完美的音調，並且它也有最令人神往的一段音樂史話。它被許多世界上最開名的提琴家演奏過，而這一件著名樂器的失蹤也不過是最近十餘年間的事。根據許多繩索的指示現在哀美莉一定是沒沒無聞地隱埋在美國。

現在讓我們先來敘述一下哀美莉的往事，我們得回溯到十七世紀末葉，在意大利克里蒙那鄉村的附近。

一個年青的孩子在山上漫步，當他沒精打彩地用木棍揮擊着道傍的灌木緩緩地前進時，他突然因聽到一種摻和在溫暖清馨的空氣和晨曦中的曼妙歌聲而呆呆地止步了，當他在驚愕中恢復過來以後，便迅速地奔下前面小山的山坡。看到在綠草如茵的斜坡上站着一位鬢齡女郎。這個年幼的意大利孩子便注視着她，聽她發出甜密清純而年青的歌聲。這位女郎因發現這位傍聽者而在驚惶中停住了。他忘記了怕羞的本性，懇求她繼續唱歌。懇求是失敗了，她已經因過甚的驚惶無法繼續。但從此以後，他們便以年青人的天真友誼互相結識。不久他們便交換着信任，分享着年青人的幻夢。

不久以後她踏進了那不勒斯的瑪脫。陀羅路撒修道院，在那兒研究她爲教堂所許下的心願；她將終身做一名救世主的新娘。她的名字便是哀美莉修女 (Sister Maria)。韶光飛逝，這位年青的意大利孩子却再也忘不了那一天美麗的早晨在恬靜與和愛的氣氛中所聽到的這一位純潔小姑娘的年青的歌聲。這歌聲和當時的環境組合起來在

他生命的史葉上留下永不消滅的印象。在他的一生中這一個極短時期所留存下來的記憶却時時刻刻地躍上了他的心頭。

一千七百三十二年，這一位年青的孩子已經成人了，他——安東尼奧·斯特利第發里 Antonio Stradivarius 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而他的製造樂器的聲名也迅速地遠播於世界。爲了要使他的名譽永垂不朽，他更着手於一件樂器史上最偉大的創舉。

他化了十二年功夫來從事這一件樂器的製造，他極端謹慎地選擇適宜的木材來組成這樂器的每一部份。又將木材經過長時期的存放使它的纖維堅韌到有最適當的共鳴。

斯特利第發里將他全部學識不留點滴地灌注在這一架小提琴上，其實還不僅是這一點，他確實是把他的心靈和生命也灌注入這小提琴底每一塊彫琢過的木料上了。每一塊小部份都是配合得恰到好处。所用的膠漆都是極審慎完善地塗敷。我們可以相信這小提琴將是一具空前絕後最完善的樂器。它簡直超過了科學上所能有的聲調的振盪。如果有人說一件無生命的器皿能具有靈魂的話，那末這一具小提琴便能當之而無愧。

斯特利第發里抖擻大地召喚他的孩子到他的工作檯旁

。他學起小提琴在他的頰下，在弦上拉動樂弓。在音樂圈裡的傳說從這小提琴上發出的第一個神妙的音節竟使他的兒子——法蘭西絲哥·斯特利第發里感動得哭泣了。

安東尼奧從他的頰下取下提琴，小心翼翼地放回工作檯上。他告訴他的孩子：一具小提琴是應該跟人類一樣地生存着的。只有生命與年月才能給牠帶來真正圓熟的藝術。一具小提琴不但要學會怎樣去吟唱，並且也要學會怎樣去悲啼。這一種傳說在今日，我們這一個只注重現實的世界裡是無法了解的。我只知道從安東尼奧以來沒有人能真正懂得使用這一具超凡的提琴。

安東尼奧向他的孩子敘述當年山坡上一位小姑娘唱歌的故事。他解釋道：這一件偶然的遭遇便是他立志要創造這一具提琴的真正動機。他永遠不會忘記那小姑娘甜美的歌聲。他也永不會忘記爲了要紀念這一件遭遇而去製造一件樂器的意念。他於是將這小提琴命名爲「哀美莉」。

他在小提琴上鐫刻着下列字句：

### 哀美莉

安東尼奧·斯特利第發里  
克利蒙那·一七三二

爲了要使他的小提琴有着輝煌的音樂生涯，安東尼奧選擇了蓋世塔伏。瑪丁內里爲它的演奏人。此後好多年中這小提琴的演奏遍及歐洲各音樂廳，使整個音樂世界在它的音符上迷醉，也同時使哀美莉的創造人獲得不朽的聲名。不久厄運降臨了，疾病和貧困，使這位年老的提琴製造家不得不跟他的最大的一筆財產分手，哀美莉便落入名叫瑪齊尼的一位富翁手中。這位有錢有勢的富翁購買了這具小提琴作爲他那有音樂嗜好的兒子的生日禮物。

哀美莉並沒有遭受到長時期的困厄。有一天晚上，一位大膽的吉普賽流浪漢偷入了瑪齊尼的住宅。當他離去時，哀美莉便更換了新主人。

以後這具超凡的小提琴進入了光榮的時期。從意大利的林地往北旅經巴爾幹，浪跡過俄羅斯的森林。在晚間吉普賽人聚集在營火傍高唱着他們曠野的悲歌。伴着吉普賽人的歌舞而傾訴着流浪者的情感的便是哀美莉。在這將近三十年中，她成爲世界上最值錢的遺失寶物之一。但她却又被流浪民族從俄羅斯草原帶回到風光明媚的西班牙。

一天，一組吉普賽人漂泊到維也納。依照他們一向的習慣，他們在街上游蕩着，唱着，爲人算命，當然也玩弄着哀美莉。

「啊，你們這些吉普賽人，」他柔和地說：「你們真是一群太簡單的孩子。我可以看一看小提琴嗎？」

在窗口他仔細地檢查着這樂器。「這是超等的傑作。」他半對着自己地說，「等一下，讓我看一看裡面。在這兒了，我看到簽名了。哈！我一聽到這個小提琴的聲音就猜到了是她。」他的眼睛閃爍着光輝，他詢問吉普賽女郎道：

「你知道小提琴裡面寫着些什麼嗎？」

「這有什麼關係呢？」她搖搖頭。「我們只知道她能發出像天使般的聲音。」

帕加尼尼將這小提琴正對着日光使她能看清裡面的字跡。「你看，吉普賽姑娘，這上面寫的是——哀美莉，安東尼奧·斯特利第發里，克利蒙那，一七三二。」

她聳一聳肩膀沒有回答。

「現在全世界都在尋找她，她居然在我的眼前。真的，這是真正的哀美莉！」

「哀美莉？」她奇怪着。「哀美莉？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位製造小提琴的聖手斯特利第發里爲了紀念一個女孩子所取的名字。」帕加尼尼向她解釋。「據說在

當他們正興高采烈地在皇家音樂學院前奏着他們的粗獷音樂時，有一個人推開窗子伸出頭來向街上俯視。他凝神地靜聽良久。突然他喊了起來：「靜下來！誰在向帕加尼尼 Paganini 爭勝？」

一位年青的跳舞姑娘回答道：「音樂大師，請你原諒。」

「那一具小提琴的主人是誰？」

「這是屬於我們的，帕加尼尼大師。」

帕加尼尼衝到他的陽台上向那吉普賽姑娘招呼道。「我想看一看這具小提琴。請你把她立刻拿進來。」

這位姑娘做了一個毫無辦法的手勢，「我們是吉普賽人，是不允許進入人家屋子的，否則我們會違犯法律！」

「呸！帕加尼尼說過進來，你就進來好了。你有着這一具小提琴，即使是天堂的門你也可以任意進出了。我說，進來！」

這位跳舞的吉普賽姑娘踉蹌地從演奏人手中接過小提琴，膽怯地穿過這屋子到達門前。帕加尼尼開大了門：「請進來吧，其餘的人在那裡？我邀請他們一塊兒進來。」

「他們在外面等候着我。我們這一群吉普賽人是不值得像你這樣一位偉大的音樂大師邀請的。」

若干年前當他還是孩子的時候遇到了哀美莉。有人說他們是一見鍾情。這我可十分清楚，據說這女孩子後來皈依了基督。不久就亡故了。但斯特利第發里却終身戀戀不忘。他使她生活在這裡——他用樂弓輕擊着提琴——她將與這超凡的小提琴同垂不朽。」

她懂得這段故事了，在她的眼光裡可以表示出來。

「這是一件與天地共存的戀愛！」她喊着。「我們怎麼會想到這哀美莉居然會在我們吉普賽人的手裡。啊，但是，音樂大師——哀美莉在我們手裡一定是非常快樂。她唱出我們心頭的感情。當我們悲哀時她爲我們啼哭，在我們舞蹈時她也跟着跳舞，她好像是我們吉普賽人的一份子。」

「我現在願意收買，我可以嗎？」帕加尼尼把小提琴擱在他的頰下。

他緩緩地將樂弓拉過琴弦，哀美莉開始有了生命。她舞蹈，她唏噓。她生活在一刹那間的熱烈底歡愉中。吉普賽女郎注視着他的每一個動作，眼眶裡充滿了淚珠。突然他停止了演奏。

「這不是人間的樂器。」他簡捷地說，「沒有她，我不能繼續我的生命。我願意給你一千個里爾。」

「一千個里爾？」女郎搖搖頭。「不！音樂大師。」  
 「二千里爾怎麼樣？」

「不，帕加尼尼大師，不……」

「那麼你要多少呢？」他堅持地要求着，「你要索取多少代價才能使我歸我所有呢？我一定要得到她，這是你必須知道的。沒有完成這個交易以前，你不能離開我的屋子。」

吉普賽姑娘緩緩地走向窗俯身望下面的同族。「吉普賽是一種奇怪的民族，音樂大師。」她柔和地回答道，「我的父親曾告訴我怎樣回答你的問題，假如你能像我們這樣的喜歡這小提琴，那末她就屬於你了。」

「什麼價錢，吉普賽姑娘，是什麼價錢呢？」小提琴在他的手中顫抖着。

「代價是——你可以在你的陽台上為我們奏一曲我們最心愛的吉普賽歌曲。來吧，你望一望窗子的外面，你可以看到他們正站在街頭等候你演奏呢。」

帕加尼尼跑上陽台，吉普賽人高聲歡呼。眼淚湧上了帕加尼尼的眼睛。「你看，吉普賽女郎，那兒正站立着——上帝最寵愛的一群孩子。」他用手背擦去眼淚。「如果我想哭泣，請你不必介意，我真是一個愚笨，軟心腸的傻瓜。」

我的無價之寶贈送給阿道爾夫，海勒，——奧大利皇家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也許，在未來的歲月中，不但給你帶來歡愉和快樂，並且也會使哀美莉得到同樣的歡欣。」

世界上的音樂愛好者蜂湧地來到維也納，為的是要一聆海勒和哀美莉的共鳴。在他的熟練的指頭下給哀美莉帶來了一個新的世界。歡樂的史屈勞斯的舞曲，華格納和歐芬巴哈（1819-1880）的古典音樂紛紛地經過這音樂城——維也納。在這種光輝燦爛的音樂演奏會裡，哀美莉每次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這種輝煌時代的中途，海勒有一天接到史屈勞斯的便條，請他帶着哀美莉到他的寓所裡去。次日下午他便如約而往，被引導進入他的音樂室。

史屈勞斯十分愉快地接待他的老友。「海勒先生，我看到你非常高興，」他喊道。「來吧，到鋼琴的這邊來。我將指給你看我在做些什麼事。」

他們兩人走向那方形的玫瑰木的鋼琴，在那裡史屈勞斯拿起一疊樂譜。「我剛好完成這曲譜，」他將她遞給海勒「我希望你和哀美莉是第一個為我奏這樂譜的人。」

「藍色的多瑙河」海勒讀着曲譜的標題。

「是的，阿道爾夫，藍色多瑙河。我想這是很美麗的。」

。帕加尼尼肅立着靜候吉普賽人安靜下來，然後他宣告說：「你們可以聽到你們的吉普賽歌曲——別的也行。你們可以從偉大的帕加尼尼那兒得到永遠長存的愛，我懇求母的名字發誓。」

尼珂羅·帕加尼尼自從得到哀美莉以後，全歐洲上皇帝王下至乞丐無不交相稱頌。倫敦，巴黎，柏林爭用最偉大的諛辭向他致敬。每一個歐洲城市都以帕加尼尼的光臨為榮。最後他仍是在維也納的皇家音樂學院中，——也就是他第一次為街道上的吉普賽聽眾演奏哀美莉的地方——觀衆擁擠地站着，當這音樂大師出現時鼓掌歡呼，尼珂羅·帕加尼尼舉起手來要求聽眾肅靜。

「親愛的朋友們，」他說，「『再會』這兩個字是極難出口的，但是任何人都得眼睜着這分別的時間降臨。今天晚上便是我向各位道別的時候了。你們之中如果對我的音樂有愛好的話，我一定不會忘記我會如何的演奏着這一件最奇異的小提琴。現在我要告別了，但哀美莉一定得生存下去。她的金石之音一定要和世界上的人類共存。經過我的仔細考慮，我認為如我一定要將哀美莉贈送給最能使哀美莉得到快樂的人。這一位離開我們並不遠，事實上，他就是在這所音樂學院裡。我，尼珂羅·帕加尼尼謹將名字。任何人只要想到多瑙河，他就會聯想到維也納。音樂和維也納永遠是用同一鼻孔呼吸的。我想寫一個樂譜能使維也納永久長存。如果你準備好了，我們可以來演奏一下。」

哀美莉在史屈勞斯的華爾滋底不朽的音符上跳躍。當試奏完畢，海勒將告辭回去時，史屈勞斯說道，「如果小提琴也有她自己的靈魂，阿道爾夫，那末你的哀美莉便能當之無愧了。她在維也納跟我們是同樣的重要。上帝一定可以保佑她永遠不離開這個仁愛美麗的音樂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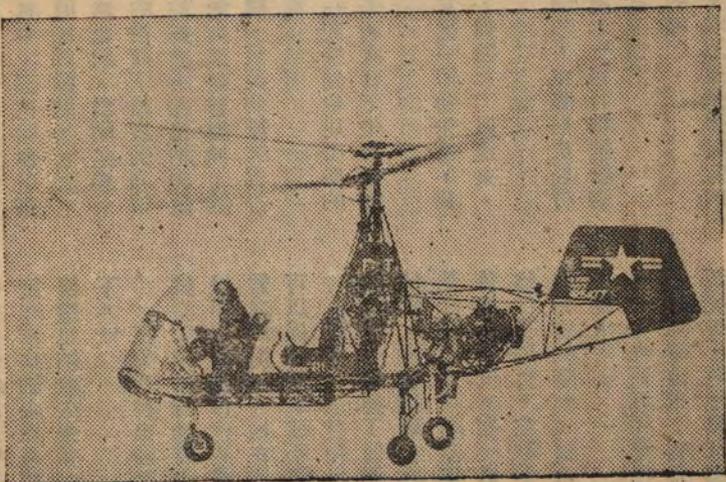
以後的三代中，哀美莉沒有離開過海勒的家族。海勒的子孫也接替了他們祖父的皇家音樂學院首席小提琴手的位置。許多年來，維也納始終繼續着歌舞昇平的日子。但是好景不常，在哀美莉又何能例外。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宣佈德奧合併。在一道特殊的命令下，維也納交響樂團便被移往慕尼黑。在戰爭時期中，哀美莉被強迫着只准奏出幾曲指定的音樂。這是音樂師們和哀美莉都陷入悲痛的一段境遇。

一九四五年慕尼黑遭遇了戰爭。在該城陷落之前，音樂師都被迫留下樂器退出了劇院。城陷之後，美國大兵源源開入，慕尼黑成爲佔領區。

從那一天起這一具偉大的小提琴就失去踪跡。哀美莉又一度成爲世界上失蹤的寶物之一。她遇到了什麼？誰知道？我會詢問過許多在城陷時進入慕尼黑的美國大兵。他們告訴我大部份劇院中的樂器都被變成了戰俘。

我知道一定有人得到了這具馳名世界的小提琴，但她已經離開了慕尼黑，我相信她一定在美國緬因和加尼福里亞州隱藏着她的芳踪。世界上不是還有第二位帕加尼尼能將她拔離於風塵中，讓她再度生活在仁愛和音樂的環境裡。讓她再度得到音樂的生命。

譯自 Buried Treasure



美國海軍宣佈第一架利用渦輪引擎作爲動力的直昇機已於最近完成了。這一種小型氣體渦輪引擎只有175匹馬力，異常輕便，並且可以用低價的燃料，例如煤油來使它運轉，其效率與利用高辛烷值汽油作爲燃料者相同。這一種新式的直昇機 K-225 如圖所示，具有高度的效率和載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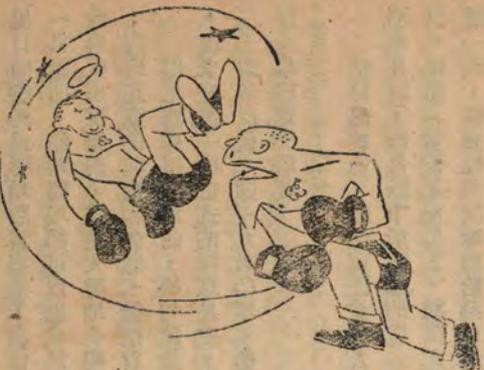
(美國新聞處供給資料)

競技趣話——

棒球之歌

及其他

Bill Stern 記述  
路



拾穗

「帶我出去看球賽」(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是關於棒球運動的一首偉大而不可朽的記述歌曲；

每當球賽季節，處處都飄漾着這首把球賽情緒描寫得淋漓盡致的樂聲！

歌聲的幕後，傳誦着一段離

奇的故事：多年以前，有一個與棒球毫無淵源的，獻身於舞台的喜歌劇明星，出名的流行歌曲作家，名叫傑克，諾瓦茲 (Jack Norworth) 的，他擅長於作曲和演唱愛情歌。當時已經有一個很恰當地記足球賽的流行歌，傑克想爲什麼棒球不照樣也有一個？於是他決意彌補這個缺憾，要寫成一曲，來表現棒球運動的熱烈情調。

嘗試了許久，總寫不出適當的作品，但是傑克固執着這項意圖，終於一九〇六年，在一個靜寂的夜晚，寫成了「帶我出去看球賽」。

在一大群聽衆面前，傑克，諾瓦茲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將新歌試演。過去公開試演他的愛情歌曲，沒有一次不是順利地，獲到熱烈地喝采。這次作品的性質不同，他深怕會是白費力而不討好！

當他一曲甫罷；完全出乎意料地，聽衆們竟被激動得

近於發狂。大家歡呼喝采，再三地要求他重唱。立刻博得異口同聲的讚譽和欣賞喜愛，很快地就成爲美國最流行的一首歌曲。隨時隨地都可以遇見無分男女老幼的人們掀着嘴唇吹出這樂調，或是大聲地合唱，或是在用鼻音哼唱着；棒球比賽的興奮和光彩，被這首小曲表覺得一無遺漏！傑克寫作這歌以前，換句話說，就是一九〇六年以前，從未看過一場正式的棒球比賽；更奇怪的是直到曲成的三十四年以後，即一九四〇年，他纔第一次看到一生中的頭一場棒球大聯賽！

(一)

關於母親節，流傳着許多動人的小故事：我想其中最不平凡的，該是以下所記述的這一個了。幾年以前，當鮑貝，費勒 (Bobby Fisher) 初露頭角的時候，在母親節的那一天，他想他所能獻贈給慈母最恰當的禮物，莫過於請她老人家來支加哥，在那天看着他投球，他們母子幸，相依爲命，老母從來也沒有親眼看見過愛兒，在大聯賽裡表顯身手。

老人家坐在包廂裡：看着身強力壯的兒子，屹立在投手丘上，動作優美的表演，聽着週圍數萬觀眾齊聲的歡呼讚美他的一舉一動，真是心滿意足，母親節所收到的一件

速度是每秒鐘行一百三十九英尺，換言之，每小時是九十四英里。最近，「棒球大王」——鮑貝費勒打破了這項記錄；他所投的快球，速度每秒鐘達一百四十五英尺，每小時是九十八點六英里。難怪一般擊球員，面對着費勒投來的球，儘是擊空了。好的擊球員看這些數目字，並不當它是回事；技巧而有力地揮棒速度，每小時將及二百英里呢！

(二)

棒球運動發軔的時期，有一個關於一條牡牛的故事——這條牡牛幾乎扼殺了棒球運動在美國的成長！

一八七一年，第一次職業棒球循環賽組成，事先支加哥是最主要的積極而有份子的份子，支加哥城全體市民對於他們的球隊，必操勝券的信心，尤其感到驕傲；大眾的觀衆迫不及待地等候着球賽的開幕，當支加哥城將一切都準備妥當的時候，命運之神偏偏故意播弄；由於歐利瑞夫人的一頭牡牛，踢翻了一盞煤油燈，歷史上有名的支城大火，突然爆發，球賽場是最初就被大火所吞噬的幾處地方之一，燒成了一片灰燼！

這次火災損失了二億多金元，使好幾萬人們無家可歸，球場的損失相形之下算不得什麼，可是場主們災害之餘心灰意懶，再也提不起精神來重建，支加哥棒球隊沒有球

美麗的禮物！

比賽開始還沒過多久，一個支加哥的擊球員，糊裡糊塗地一棒碰上了鮑貝的一個快投球，球呼嘯着飛向界外，像火箭似的蹶入看台，不偏不倚地擊中了一位仁慈和藹的老人——鮑貝費勒的母親！

鮑貝急急忙忙的衝到母親身旁，將她擡上救護車，眼望着車子馳往醫院，臨行以前，老母親吩咐他留在球場，繼續投球直到終場，鮑貝遵命照辦！

當天晚上，鮑貝坐在母親的病榻旁，不安而引咎地責備自己，怪自己魯莽，而使老母受到震驚和傷害。她拾起兒子的手，慈愛地撫摸着，輕聲地予以安慰說：「別爲今天發生的事情而怨責你自己吧，鮑貝，這次母親跟你在一起，過得快樂極了。我過二三天就會好的，你別儘是惦記着這事，還是照常地努力，像人們所說的，練成功一個偉大的球員吧！」

費勒太太的傷勢並不嚴重，不久就完全康復。鮑貝費勒不負慈母的期望，成爲偉大的棒球運動員，被人們稱頌爲當代偉大的棒球投手之一。

你是否想像過「快球」(Fast Ball)的速度？亞特萊唐納 (Aley Donald) 所投的球，經人用科學方法測量，

場練習，只好解散。

兩年中，支城沒有代表隊參加聯賽；這次有組織的棒球比賽，失掉支加哥大批球迷們的支持，好像患了致命的病症，日漸脆弱動搖而瀕於崩潰的邊緣，溯本求源；歐利瑞夫人的牡牛，正是這病害的起由！

正當這前途黯淡危機重疊的時候，一群熱心體育的人們，義勇地開始挽救的工作。一八七四年支城重新修建一座體育場，並且重振旗鼓再組球隊，開始參加比賽直到今日。這條牡牛鬧的禍可不小，幾乎扼殺了棒球大聯賽，甚而至於險些將支加哥從地圖上抹掉！

(四)

一個棒球球員要怎樣纔能够達到名垂久遠的目的呢？一條路是能够進入古柏鎮 (Coopersdown) 的棒球紀功堂 (Hall of Fame)；另一個辦法，就是創造一項空前的紀錄——譬如貝貝羅斯的擊全壘。塞，楊 (Cy Young) 的投球成就等等。

除此以外，還有一條路，可以使一個球員，在過後許久，還被人們記憶着，說起來很簡單，就是要獲得某些球迷們的憧憬和愛戴！

當你在米蘇里太平洋鐵路主線上旅行的時候，你會在

堪薩斯城和但佛間，經過幾個車站，名字是雷勒，愛德邁爾，亞倫等等。雖然是些個小車站，幕後卻藏着一段極有趣味的棒球故事。

許多年前，在支加哥城，體育場的露天看台裡，幾乎每天下午，都見到一個貧窮的小孩子，像生了根似的坐在烈日下，目不轉睛的望着著名的支城白襪球隊練習。隊裡的每個隊員都是這小孩心目中的英雄和神明，球賽的前後，他溜來跑去地儘情瞻仰他的偶像們！如果碰巧有個隊員偶然地向他打個招呼，或是談句話，他會一連幾天的衷心欣幸不止呢！

時光消逝得迅速，同所有的人物一樣，老支加哥白襪隊的舊日球員，也一一地絕跡於球場。過不了多久，新人倍出，一般無恒的球迷們，對過去球員的記憶也逐漸地模糊起來。可是有一個人卻永懷念着那昔日的九個球員，這人就是當日流連在露天看台裡的那個小孩子。

後來，這小孩子擔任了米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里一項樞要職務；他依然未忘懷那些昔日心頭上的偶像們，他照着自己的想法，使他們永存不朽——他將堪薩斯沿鐵路的九個小城，用這些球員的名字來稱呼。

你坐車經過 Miller, Admire, Allen, Bushong, Comis

够超越前面同隊的跑壘員，於是將昏迷不醒的戴羅起來，半拖半抱地奔返本壘。裁判員宣佈得二分，威隊獲勝。可是戴爾曼永遠也不會曉得他的球隊反敗為勝啦。他因為心臟陷落，再也不會甦醒。

(六)

許多球員們都將他們的棒球生活，全部或者是大部地，貢獻給一個球隊：譬如泰，谷弼 (Ty Cobb)，為底特律虎隊效力二十一年。瓦爾特，強生 (Walter Johnson) 在華盛頓議員隊做了二十年的投手。偉大的遊擊賀勞士，華格納 (Honus Wagner) 在十七年裡始終隸屬匹茲堡海盜隊的旗下。勞·吉瑞格 (Lou Gehrig) 為紐約「楊基」隊效力達十五年之久。

新人物中依然不乏此例：鮑貝費勒從中學起，就為克立夫蘭紅印第安人隊做投手，佐意·戴邁吉詞 (Joe Dimaio) 和楊基隊，也結下不解之緣。

有些球員却是經常地在跳槽：最顯著的例子是投手包布·紐桑 (Bobo Newson)，他參加過十次大聯賽，每次的隊別都不同。老包布的變動，有很多原因；有些隊認為他人頭太差，有些隊認為他太愛爭吵，另外有些隊竟認為他投球技術不良。

拾穗

key, Rapp, Helmick, Wisley, DeJevan. 的時候，應該想起過去棒球大聯賽裡，支加哥老白襪隊的九員虎將。站名的排列，是按照當日他們擊球的順序而定的。

(五)

不久以前，從賓夕法尼亞的匹茲堡，傳來一個離奇的故事；當地曙光棒球聯賽中，發生了一場大悲劇，匹茲堡隊的兩個外野球員，正當奔跑接球的時候，被一道閃電擊中，倒地斃命，棒球史上從來也沒有發生過這種慘事。

由於這場悲劇，使我記起幾十年前的一個老故事，明尼索達州有兩個半職業性的精銳球隊——威爾瑪和赫森隊。在一次緊張的搏鬥中，賽完九局，雙方均無建樹。第十局上半場，赫森隊獲一分，下半場一開始，威爾瑪的投手戴爾曼 (Theiman)，就擊中跑上一壘，第二個擊球員是歐杜力 (O'role)，緊接着就朝外野擊出一遠球，觀眾們興奮得爆發出如雷般的吼叫，如果兩人跑返本壘獲得分數，威爾瑪隊將在最後關頭，反敗為勝。戴爾曼在如此緊張的比賽裡做投手，投了整整地十局球，已經是筋疲力竭。但是趕上這要緊關頭，只好咬緊牙根，拼命地往前衝，他剛剛轉過二壘，就聽見背後釘鞋棄棄，隊友歐杜力已經追上前來。戴爾曼拚力奔到三壘，竟告不支而昏倒。歐不能

紐桑還算不上是棒球界漂遊無定的冠軍，有位比利·伊爾立 (Billy Earle) 足可當之而無愧。

一八八六年，比利嶄露鋒芒，初次參加大聯賽，為當時最佳的捕手。人們說老比利兩眼太狠，兇光四溢；隊友被他眼光一掃，莫不立即發生一股虛弱無助的感覺。原來是輕鬆嘻笑的球員更衣室，待他一走進來，冰冷的靜謐就將全室凍結住。

比利嘗試着對人特別地友善；可是勞而無功，隊友們免不了懼怕他，躲避着他。結果，儘管他球藝高超，到處都就不長久，後來，竟造成沒有任何球隊，願意聘他的怪現象。

從一八八六到一八九五，短短的九年裡，時最優良的捕手比利，伊爾立，轉隸了十三個棒球隊，跑遍了美國的棒球城市。最後，竟被迫退出棒球界。沒有任何理由，除了人們妄昧的迷信觀念！

(七)

帕格立亞西 (Peglaed)，傳奇式的歌劇主角，連心碎的時候也在歌唱，路貝·瓦德爾 (Rube Waddell)，傳奇式的棒球滑稽大王，在人們笑得前合後仰的時候，不斷地遺留下棒球球壇的史料。

九五

再要找出一個媲美於費城運動家隊的投手——路貝·瓦德爾，那麼怪癖而不可捉摸的球員，可真是難極了。在講出他荒謬的故事以前，有一件事，大家應該知道；一九〇四年的棒球大聯盟賽里，被他投球而出局的球員，共達三百四十三人。直到今天，這項記錄仍舊是光榮地存在着，沒有被人打破！

有一天，聖路易「布郎」隊，按照排定的日程表，和費城運動家隊舉行比賽；前者的投手，拿出五塊錢做賭注，向路貝挑戰，說路貝擲遠一定不及他。

比賽的前幾個鐘頭，兩位投手先到球場來較量擲遠。議定從外野向本壘投球，由布隊投手先擲，擲過以後，只見路貝翹着嘴唇，表示輕蔑。

「要是你只能擲這麼遠；」路貝譏諷他說：「還是換個會擲球的人來吧！」

路貝擲出較遠的一個球，布隊的投手驚奇地抗辯說：

「你這次完全是僥倖，我不相信你還能擲這麼遠！」

路貝哈哈一笑，揀起球來，又擲了個更遠一點的球。

聖路易的投手一直地裝做不服氣，不相信路貝經常能夠擲得這麼遠，噙着將近二個鐘頭，傻里傻氣的路貝，來又擲了過去。直到對手心裡想，這個

於在大聯盟賽里安全擊球達到第三次，十七年裡出人頭地。蒸蒸日上，成為棒球界不朽人物之一。他的姓名是保羅·華納爾 (Paul Waner)。

裁判的一句忠告；引導着他循正軌發展上進。

(九)

有一個女人主演了一齣假戲，在戲裡她表現出的高貴品性和勇氣，同名劇女主角，所賦與的優美德性一樣，將會被人們稱頌，而永垂不朽。

她僅僅是一個著名棒球運動員的妻子，自己不是運動家，從來也沒出過風頭。她的丈夫卻因了許多次驚人的球賽成就，而被千萬球迷奉為偶像，可是到了緊要關頭，事實證明她也具有勇氣，忍耐和堅毅；來參加比賽，較他似無遜色！

他們兩人於一九二九年，在芝加哥初次相遇；那時候，他已經是名震全國的棒球明星。她正在一家大百貨商店裡，擔任秘書的工作，他們在晚會裡相識，互通款曲，幾番邀舞之後，即行分別。

兩年以後，兩人再度於支城相遇，友誼更進。再過一年光景？第三次再見以後即未再分離；命運和愛情，使兩人結合在一起。他健康強壯，收入又豐碩，婚後的生活極

怪物路貝的體力，已經消耗得差不多，剩下供比賽用的臂力，一定是有限得很啦，纔認輸地付出五塊錢。

那天下午的比賽，路貝威風依舊；對方被他投球出局的有十四人之多。比賽完結，路貝特意去找那個意沮氣喪的對方投手。

「喂，」路貝咧着嘴說：「今天上午，你使我練習得真够痛快。來，這裡是我賞給你的一塊錢！」

(八)

對於那些認為棒球裁判，是同我們全然迥異地，另外一種人類的人們，這裡有個小故事。一九二六年一個剛剛昇級參加大聯盟的球員，在擊球時，因為判決「球」或「擊」的問題，向本壘裁判員爭辯吵鬧。這小伙子想要說服裁判員，使他知道判決錯誤，並且認為這件事，具有異常重大的意義，他非搞個一清二楚不可。

當這球員，到達一壘時，一壘裁判——比爾，克蘭姆 (Bill Klem) 和顏悅色地對他說：「青年人，你是個很有希望的擊球員；可是，一開始就同裁判爭吵是錯誤的。你同我們爭辯，得不到什麼好處。少說話，專心一志地打你的球罷。」

這小伙子接受了比爾的勸告，再也不和裁判爭辯。終

其幸福滿滿。

好景永遠不會長久；正當他棒球生活的最高潮時期，像他這般魁梧而從未患病的人，竟會突然地遭到了一種奇怪疾病的襲擊。經過梅歐醫院檢查後，斷定是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他回到家里，微笑地向愛妻複述着這個希奇古怪的病名，一面說：「別着急，親愛的，等不到我們學會這怪病的發音，病就會過去的。」

她卻將信將疑地，深感憂慮。終於藉了個機會，獨自去找他們的家庭醫生，將患病的經過說明並且拿出梅歐醫師的診斷書。她憐求地說：「醫師，請您省掉這些醫學上的專名詞吧，我實在是看不懂。請你坦白地告訴我，我丈夫的病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

醫師的表情很陰鬱，他說：「我可以告訴你真情，你能够忍受嗎？」

「我想我能夠的。」她鎮靜的說。

仁慈的醫師斟酌了一會兒，然後說：「夫人，我很為你難過。這份診斷書等於說，你的丈夫差不多還有兩年的生命。」

她離開醫師後，躲進汽車裡，俯在隱蔽的車廂角，為

自己幸福世界的破滅，心碎不能自抑地啜泣了一場。回家的路上，她先去加油站，在休息室裡洗去臉上的淚痕，重新施上脂粉，理好了頭髮，然後若無其事。照常欣悅地回家看護丈夫。

她不使丈夫知道，她已經曉得了全部真象。差不多兩年之久，她咬着牙忍受住悲痛極英勇而美麗地，挨過那令人心碎的痛苦歲月，她丈夫的身體愈來愈衰弱；退出棒球界後不久，兩隻手臂就失去活動能力，連吸煙也需要她的幫助。他還帶笑對她說：「親愛的，我會戰勝的。醫師說我已略有進步。」

她也溫柔而高興似地回笑着：「是的，醫師的判斷不會錯的。」她絕不使他知道，她已經曉得了真情。在這場艱苦的球賽裡，她一定要盡力地戰鬥到終場。

她的丈夫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去世，較醫生的期限早了十七天。她一直掩藏住自己的情感，使死者絕未想到，她也同他一樣地在受苦難折磨。這位勇敢的女主角是——勞·吉瑞格夫人。

(十)

一個從波士頓來的老人，有一次告訴我一個故事。

運動記錄上寫得清清楚楚；約翰，蘇立汶 (John L

·突然間，一個瘦小的老人出現，走到約翰的面前；身高還不及他的肩頭。

「你胡說，約翰，蘇立汶！」這個瘦小的陌生客人說：「世界冠軍，他們稱呼你，你吹噓你能打敗在場的每個人，你胡說八道！我告訴你，我討厭你的吹牛，出鋒頭！哼，別聽你這麼高大，我要是不高興，用一個手指頭，就把你折成兩截！」

他一面說，一面就賞給約翰，蘇立汶二個嘴巴！接着又是一個！全廳的人驚異得一點聲響都沒有，呆呆地出神看着這兩個人；心裡奇怪這瘦小的老頭，敢動手打蘇立汶，並且罵他胡說八道，蘇立汶竟也忍得住不還手？幾分鐘後，老頭揚長而去；剩下蘇立汶，怪難為情地倚在酒櫃旁，撫摩着挨了打的臉龐。全屋子立刻因了興奮和好奇而喧鬧起來，各種疑問集中在約翰，蘇立汶的身上。他一句話也不回答；整理了一下衣衫，喝完了杯裡的半杯酒，就靜悄悄地朝着店門走去。剛要出門的時候，他突然轉過身來，對注視着他後背的人們，輕聲地說道：

「那老人是俺的爸爸！」

Sullivan) 是重量級拳擊史上的第一任冠軍，偉大的拳手之一！在他的時代，這個「波城壯士」的確令人懼怕。他身高五呎十吋半，體重一百九十五磅，誰也受不住他的衝擊。他到處巡遊，擺設擂台，懸賞五百金元；只要有人能跟他纏上四個回合而不敗，就可以領這筆獎金。將近三百條好漢，硬起頭皮來嘗試，均拜下風。後來，只有翟克，奇爾倫 (Jake Kilrain) 和他鬥了七十五個回合，纔被擊敗。總結他一生，空手(不戴手套)鬪拳無戰不勝。

約翰除了拳術偉大，還喜歡熱鬧找快樂，和吹牛唬人；他常常跑進酒店，當眾誇口；說在場的人沒有他的敵手。當然沒有人有那份勇氣，或是傻氣來試他的拳頭。於是，他得意之極，痛飲狂吹，旁若無人！

有一天，蘇立汶闖進城里一家著名的酒店；當時的一般名人，都喜歡聚集在這裡，飲酒交際，波士頓壯士特別覺得起勁，吹噓得更不着邊際了！

「舉起杯來吧！」他吼叫着：「我蘇立汶請諸位乾杯！我能打敗在場的任何人，那一位來試試？」原來嘈嚷的人聲，立刻就沈靜了下來，變成細聲絮語，人們挪向一旁，給偉大的冠軍——約翰，蘇立汶，騰讓出施展威風的空地。

「我說，我能打敗在場的每一個人！」他第二次吼叫

憑二十二年之聲譽 保證品質高貴

★ BEST QUALITY ★

SMART  
Shirt

司麥脫襯衫

新光標準內衣染織整理廠有限公司出品

台北市衡陽路一四二號 電話三五三三

某一天，我正在圖書館裏翻閱一堆英國雜誌，偶然看到有一段書評，論述到傑洛德·華理納所作的一本文學評論方面的新書，寫這段書評的人，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他認為華理納的某些意見確實是大膽過人，這使他稍稍感到震驚，不過就大體而言，他似乎所得的印象頗深，華理納本是在劍橋大學擔任初級講師一流的職務，他在戰爭結束後會遠渡重洋到英國去做研究工作，就一直居留在那邊，喬·羅勃茲，對我們兩人在陸軍裏時都很熟識，他告訴我，他去年夏天在英國的時候，曾經去看過華理納，喬得到的印象，認為他有一種合乎理性的愉快。

我希望他確實是很愉快，我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他却並不愉快。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事，我那時候正耗費我的時間，在一所傘兵訓練學校裏擔任非正式的助理副官一類的任務，正像許許多多人一樣，我原先自願投效到傘兵裏去，後來發覺到這類工作實在太艱苦了，竟被淘汰了出來，我的右腿在我最後一次跳傘考試之中給摔斷了，摔得非常嚴重，在腿傷痊愈好之後，我的身體還一直很虛弱；他

## 副官華理納

Donald Greene 作  
師 坎譯

們讓我把傘兵們的銀翼胸章佩帶在我的軍裝上衣上面，可是我的體格分數就此低落了，我被貶謫了下來，派去幫忙料理司令室裏面的事務。

要把上千個人的來踪去跡都一一記錄下來，實在是一件頭痛的事。原先的副官，派克少校，本來是應當負人事管理之責的，却把這類工作看做卑不足道，而棄置不顧了。他把他多數的時間都耗費在軍官餐廳裏，大喝其杜松子酒。可是文書工作之被忽視，祇能到某一定度為止。

就在那一定度上，派克在最後一次歡暢的狂飲之後被辭退了，華理納上尉調了來補他的缺。

他在司令室的一個牆角裏一塊用柵欄隔起來的小方斗室中辦公，他的辦公桌旁邊有一扇門，通到指揮官的辦公室裏去，我自己的辦公桌則在他桌子的旁邊，和他正好隔一個柵欄。我現在還記得他在學校裏面所度過的最後一個早晨，他那清瘦而飽含智慧的腦袋正埋首於一堆文件上，他正在編造着裁汰人員的月報表。在他的面前，那辦公桌上，堆着些體格檢查表，和行爲記錄表；此外還有許多小

小的白紙條，每張上面都有用鉛筆寫的寥寥幾個大字。那是一位指揮訓練分隊的中尉教官所寫的。那上面的話都非常苛刻，那些評語大都是在戰地實習告一段落時的空隙裏面草草寫成，或者是在一次跳傘實習之後，在飛機上胡亂塗成的，那些紙條上面，有的寫道：「跳傘時畏縮不前」，有的寫道：「戰地實習時膽小如鼠」，其中有一兩張則乾脆用巨大而不成形的字寫着：「就是沒有膽量」。字條的末尾都簽着字：「J，薛穆斯·中尉」。當這些字條送進來的時候，華理納總免不了要嘆上一口氣，因為這樣一來，他就不得不把薛穆斯找了來，想辦法從他嘴裏，把那位新兵之所以失敗的詳細情節探聽出來，薛穆斯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紙條是毫無用處的，可是他還絡繹不絕地把紙條一張張遞送進來，他是一個體格健壯，臉色紅潤的青年人，他不喜歡華理納，因了這些報告而引起的那幾次會談，全都是很不愉快的。

「他媽的，副官，」薛穆斯會隔了華理納的辦公桌大聲地叫嚷，「那個雜種在三天以前究竟是怎麼個做法，我可早已忘掉了，不過，要是我會經過他他很懦弱的話，那他就一定是很懦弱，決不會錯。我並不一定要是一個他媽的精神病專家，才能把一個沒有膽量的人指認出來。」

而且，他一面說話，一面還會侮蔑地對着華理納的臉露齒而笑。於是，華理納又會開始緩慢地而且非常吃力地勸告薛穆斯，請他把那個新兵的失敗情形回憶起來。

傑洛德，華理納那時候大約二十六歲。他有一個高大而羸弱的身體，一張清瘦而白皙的臉龐，一頭金灰色的頭髮。還有一付很深的眼鏡，把他那一對青灰色的眼睛放大了起來。一年以前，體格標準會曾經降低了許多，因此才把他容納到陸軍裏來。他的體格檢查證書上蓋着一個印戳：「祇准在國內服務。」

他曾經在加拿大東部的一所大學中念書；在開始的時候，我想，他大概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到後來才分枝而進入到比較文學的領域中去。他曾經發表過兩三篇短小的文學論著；這些論文都會得到過學界的好評，可是他對於學界同道們的贊美却似乎並不關心。

在一群堅強而健壯的傘兵中間，他實在是一個頗不協調的人物。他們容許他留在他們中間，因為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能把學校的行政管理得井然有序，可是他們生活的宇宙却跟他的完全不同。他是在派克少校辭退以後調派到學校裏來的，那時候，指揮官請求上面派一個聰明睿智的人來處理文書工作。他說，在他那些傘兵軍官中，沒有

一個人能具有足够的智力，來擔當這一類事情。華理納那時候是一個低級參謀官，聽見有這個空缺，就毛遂自薦前來應徵了。他在總部裏的那些同事們，看見他竟會請調到如此一個顯然毫不協調的環境裏來，都覺得非常詫異，他並沒有告訴他們，那是因為他是一個研究文學的學者的緣故。他過去已經有過多次跟這些英勇的人物一起相處過，在特洛伊（註一）的平原上，在隆色伐爾（註二）的關隘中，在葛蘭特爾（註三）的黯暗的湖沼上，在赫里薩蘭第（註四）的灰色不毛的巉巖中。他喜愛他們的英勇，他們的矯健，他喜歡接近他們，即使是做一個卑微的軍營中的隨從者，他也願意。

一方面，他對於傘兵部隊有着由衷的欣羨，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你可以看出，他還懷着絕大的痛苦，怨艾他自己——一部分是爲了他那羸弱的身體，薄弱的眼力，和低微的喉音，而最大的原因却是爲了他精神上的怯懦，他自己常認爲，他的膽量不足。他之所以對那些不幸的「裁汰人員」深表同情，就是爲此。華理納之所以蔑視他，也是爲此，其他的人只是因爲他體格的不佳而爲他憐惜，但華理納却能透過他體格的外衣直看到他怯懦的精神。

架飛機；整個一班的傘兵學員正在舉行他們最後一次的跳傘考試。在幾分鐘裏面，這考試就要結束了。然後，到了下午，那一班傘兵就要列隊檢閱，並且接受銀翼胸章；到了晚上，軍營酒店裏面，將舉行一個狂歡茶會。他們有理由來熱烈慶祝，他們是新的傘兵；他們已經通過了嚴格的考驗，他們被一個勇敢的隊伍所接受，認爲同志；他們的面前湧現着一片英勇無畏的遠景。在晚間；他們的官長們，會從軍官餐廳中溜出來，去參加他們的狂歡，爲他們舉杯祝賀，雖然還有違軍紀，却沒有人會吹毛求疵，來加以指責。那時候，華理納會走到他辦公室的僻靜所在，讓他自己和他的思想埋藏在他的公文堆中。

當飛機的吼聲越過我們頭頂時，華理納站了起來，慢慢地走向窗口。我也跟他一起走去，我們向外看去，越過那大雪封被的草原，我們的眼光找到了飛機銀翼的閃光，看牠們在冬日的光輝中穿越而過。

飛機隊伍現在已臨到了跳傘場的上空，那跳傘場上，雪花的結晶正閃爍着光，突然，在非常準確的時間內，使你看了不得不屏住氣息，有十個黑點在空中出現了，向地面直衝下來。然後，在另一瞬間裏，十個白色的華蓋在黑點之上湧了出來；那向下直降的衝勢被阻止了，牠們安靜

這些話，無論如何，是我對於他之所以不愉快的——一種診斷，他離開了總部中的舒適的工作，調派到這裏來，讓他的耻辱繼續不斷地在他的眼前顯現，這樣可以對他的不合適處加以懲罰，從這裏，他能獲得一些安慰。他把華理納看作是三位依美娜少女（註五）中的一個——那位孔武有力而缺乏教養的青年人，如果知道他被派擔任了這一角色，一定會震驚不置——而他，從希臘詩人們方面得知，對於依美娜少女們，我們應該設法去尋覓她們，而不是試圖去避開她們。

## (一)

那一個十一月的早晨，當我們在公文堆中埋首工作的時候，突然在空氣中有一個聲響，開始讓人們覺察出來——起初是一種極微的搏動聲，繼而是一種隱約可聞的微語聲。我看見華理納努力想不去聽牠，他的頭部更向下彎，更接近那一行數字，嘴裏還用勁地重複着那一連串數字，振振有詞，可是那毫無用處，那嗡嗡的聲音越來越響亮，越來越堅定了——是飛機飛近我們房屋的聲音。當飛機來到了我們頭頂的時候，華理納放棄了掩起耳朵不去聽牠的企圖，他在他的椅子中坐直了，讓他自己去傾聽那飛機聲；正像他過去好多次一樣的傾聽。有四架——六架——十

地在碧空中飄浮着，其他的黑點，其他的白傘，都迅速地依次而下，不到一會兒天空中就充滿着白色的星點了。有一個黑點却比其餘的要衝得遠些，衝得快些，這時候，華理納緊抓住窗沿，顯得萬分痛苦；可是再過了像有幾小時長久的幾秒鐘，白網傘面也在那一個黑點之上飄揚了開來，我們又開始呼吸了。當牠們接近地面的時候，從傘面掛下的那些黑點都或前或後地擺動着，像鐘擺的樣子；可是在弧線還沒有畫得太長之前，第一柄降落傘已經到達地面了。白傘輕輕地攤了開來，在雪地裏看不見了。其他的降落傘也跟蹤而下，後來祇有一個人遺留着，幾乎毫無作地懸浮在空氣中，經過了一段無窮無盡的時間。然後，牠也溶化在雪地裡了，跳傘就此結束。

「跳得很好看，是不是？」我們背後有一個聲音說道。

我們旋轉身去，指揮官已經從那隣接的辦公室裏踱了過來。比爾·麥克唐納中校，有三十歲，長得優美，暗黑，有力，堅決，和他的副官剛正相反，而他的副官則對他敬服備至。

「在我看來，他們全都非常好看，」華理納說，「我看他們跳傘，從來沒有感到厭倦過。當我聽見飛機來到我

們頭頂的時候，我埋頭在我的辦公桌上，跟自己說。我不要看，可是結果，我總還是看了。」

「剛才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有一個人要直衝下來了，可是竟沒有，謝謝老天。」

「我也看見了，」華理納說。「我還沒有看到過一次跳傘失敗的情形，實在我也不希望看到。」

「是的，那種事情是很糟糕的，」麥克唐納說。他走到華理納的辦公桌邊，坐到那桌子的一個角上去。「聽我說，傑雷，」他說，「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到軍營酒店裏去，跟孩子們一起喝啤酒去。」

華理納木然了。「爲什麼呢，長官？」他問道。

「爲什麼？爲什麼不？」中校的語音中帶着不耐煩的意味，「不是爲了你覺得比他們太優越了罷，是不？」

華理納發出一聲短促的歎聲。「這個問題你大可以省去不問的，」他說，「到了這個時候，你應該知道，我感覺到的，是我如何不及他們。」

麥克唐納向他瞪着眼。「你別說得像是神經病似的，」他說。「你有腦子，你有才具，你有學識。這些孩子們，人品都很好，可是他們終究不過是些頭腦笨拙缺乏教養的人。我們這裏的人全都如此——因此我們纔不得不把

你請了來，來替我們做思考方面的工作。」

「我並不是一個有神經病的傻瓜，」華理納說。「我只是有自知之明，不想欺誑自己而已。承你稱贊我的智力，我的學識，我覺得非常感激，可是，同樣的情形，你們傘兵有某些方面，如果把全世界所有在才智上的聰明都拿了來跟他比較，也值不到兩分錢，這不但我的意見是如此，其他任何人的意見也是如此。」

「是那一方面呢？」

「是指辦理一件工作時所需要的魄力，而不只是思維一件事時所應有的智慧。薛穆斯把這個叫做『膽量』。這是很好的一个字眼，你祇要老老實實回答我一個問題，麥克，你願不願意用你胸前的這一對小小的銀翼，來換取任何多少的學識，來換取任何多少在智力上或藝術上的輝煌的成就？」

中校沒有說什麼話。

「你願意嗎？」

「唔，我並不認爲我願意這樣交換，傑雷，」隔了一會兒以後，他很不舒服地說道。「不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這祇是口味上的不同。祇是因爲我習慣於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請你別把這事情看得那麼嚴重。」

華理納唯一的回答，是一個懷疑的微笑。麥克唐納浮躁地亂動着，最後站起身來。「唔，」他說，「我本來想說幾句好意的話，但是看起來，似乎我並沒有成功。我沒有知道你是這樣一種想法。聽我說，傑雷，如果你要調回到總部裏去，我不會阻擋你的，儘管爲了我自己的緣故，我希望把你留在這裏。」

「你把我誤解了，長官，」華理納說，「如果你認爲，我自尊心上所受到的痛苦，比之於我跟你，跟你的傘兵們在一起相處時所感到的快樂，還算得了什麼，那你就錯了。我一點沒有意思要回到總部裏我那些智識分子同伴裏去。」

「那是一句非常偉大的恭維，傑雷，」麥克唐納說，「爲了這話，我感謝你，我希望我們一直能夠得上你的稱贊。」他穿過房間，走進他自己的辦公室裏去。看起來，似乎他精神上正在抓着他自己的腦袋。

### 三

午餐的號角響了。華理納，帶了一分倦怠，從他的辦公桌上站了起來，我們穿過檢閱場，走到軍官餐廳裏去。在酒排間裏，像往常一樣，軍官們分兩批坐着。一個角落

裏是些非戰鬥性軍官，會計官，軍需官，一個來參觀的心理學家，在房間的另一面，是一群專司訓練的青年中尉，薛穆斯，也在他們中間，正在說一個故事，從他們那裏，有一陣陣笑聲發出來。我幫自己叫了一瓶裸麥酒，斜靠着櫃台喝酒，一方面注視着其他的人，華理納幫他自己叫了一瓶啤酒，然後走到第二批人那邊去。薛穆斯正在描寫早晨跳傘時的情形；他那時候是管理其中一隻飛機的：——

「然後，在最後一分鐘裏，他又變得膽小起來，他在飛機門邊，正預備跳了；然後他又變更了他的主意；他讓自己略爲旋轉了一下，一半留在飛機裏面，一半露出在外邊，用他的手指緊抓住門框的兩邊。唔，可是時間已經有限不能隨便讓他浪費。我不想讓這個雜種把我的跳傘給攪糟了。我向四周一瞧，看見坐位上有一柄活動搬手。我就一把抓了起來，向他的指節上重重打了一下。他大叫一聲，就放鬆了手；他像一塊石頭似的掉了下去。」

在熱狂的贊嘆聲沉寂下去以後，華理納輕輕地噓道：

「薛穆斯」

那一群人呆住了，稍稍從他身邊向後退了一步。

「怎麼樣，副官？」薛穆斯說，有一種出其不意的語調「吃好了飯，你可以到我辦公室裏來一次嗎？我要把

你上個月的裁汰人員報告表審查一下。」

摩德斯厭惡地說：「喔，看基督面上，副官，我們難道一定得把這些老套再攪一遍嗎？該死的，我飯後還有工作呢，我要帶一分隊人去教野戰戰術，我必須早一點出去。野戰戰術比起你那些他媽的報告可要重要得多。」

「你也許說得很對，摩德斯，」華理納說。「不過，這些報告今天下午必須送出去，如果不送出去的話，中校會受到總部的申斥的。」

「喔，好罷，既然會對中校有好處——那就行，副官。我飯後會到你那裏去。」

摩德斯旋過身去，背向着他；又繼續他的敘述了，那一圈人重新圍了攏來，把華理納留在外邊。他喝乾了他的酒杯，走到飯堂裏去，在那裏，他坐到麥克唐納中校對面的一張桌子上去，我跟着他進去。

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麥克唐納遞給華理納一片紙條。「這裏有一封剛拍來的電報，傑雷，」他說，「是你的一個助理員把牠帶來的；說這上面有『緊急』兩字。裏面說些什麼？」

那電報寫着：「令傘校指揮官。仰即查明士兵馬布格 J·B·M·之裁汰詳情，並速具報爲要。」簽名的是總

裁汰，是一件極大的錯誤；並且，你們當然會張開手臂歡迎他回去，還把一付銀翼胸章佩帶到他的身上。」

「如果准將的想法，認爲麥克唐納中校會幹這一類事情，」華理納說，「那他是在做夢了。」

「我親愛的華理納，」那位上尉參謀說，「你怎麼這樣說——准將總歸是准將；而你的主管却祇不過是個中校罷了，爲什麼他不應該聽一個准將的吩咐做去呢？」

「也許是因爲他有幾分膽量的緣故，」華理納說着，就把手機掛上了。

正當這時，中校跑進來了，華理納就把他聽見的一切告訴了他，麥克唐納笑了。

「你查一下關於馬布格的記錄，」他說，「如果那些記錄都沒有錯，那麼你很客氣地告訴總部裏面，他們可以怎麼個辦法，如果來出面干涉的是參謀長的話，那麼告訴他，隨便什麼人，祇要在跳傘的時候畏縮不前，決不能夠得到我的簽字，而進到傘兵部隊裏去。」說完後，他就走到他的辦公室裏去了。

我拿出關於馬布格的檔案，華理納和我很仔細重讀了一遍。一點錯誤都沒有，馬布格，在第一次飛行中，接到了從飛機上跳下去的命令，却斷然地拒絕了。見證人就

部裏的高級軍政官員，劉易士上校。

「我簡直想不出來，」華理納說。「我記得馬布格是我們幾天以前送走的裁汰人員中的一個，他不肯跳傘；照我回想起來，事情並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等一下吃好了飯，我會去把幕後有什麼緣由想法找出來。」

## 四

當我們走回辦公室的時候，華理納接通一個電話，給他所認識的一個上尉參謀。我好奇心切，所以從我的支線上來聽取，他們究竟說些什麼。

「有一個電報，問起一個士兵叫做馬布格的，究竟是什麼意思？」華理納問道。

耳機中的聲音大聲笑了。「喔，那個，那個事情是很有趣的。你有沒有聽見過一位馬布格少將？士兵馬布格就是他的侄子，今天早晨那位老將軍在准將的辦公室裏大發雷霆，似乎他們倆是朋友呢。華理納，你不能够把將軍們的侄子也看做普通人一樣，把他們從那個寶貝學校裏給趕出去。」

「照准將的想法，我們會怎麼樣對付他那位將軍的侄子呢？」

「對付？喲，你們當然會發現到，你們以前決定把他是摩德斯。爲了要證實這項記錄絕對可靠起見，當摩德斯進來的時候，華理納便向摩德斯問起這件事情。

「馬布格？是的，我記得這個小雜種，他向門外瞧了一眼，然後就不幹了，完全是沒有膽量。」

「假若有一個人拒絕不跳，你以後就不給他第二個機會了罷，是不？」華理納問道。

「絕對不，」摩德斯說，「過後也許會漸漸提起膽量，來參加跳傘考試，可是如果他身上有懦弱的成份在着，牠或遲或早總會表露出來。——很可能在戰鬥之中顯露了出來，那麼他就可能把整個兒的局勢都攪壞了。我們不能夠在這種場合中去碰運氣。不，我們從來不讓他們有再試一次的機會，而他們，通常也不願再試。」

「很明顯的，馬布格倒希望再來一次，」華理納說，「好像他的伯父是一位少將，並且還有准將在幫他的忙，」

「是真的嗎？」摩德斯說道，言下大有懊悔之意。「天哪！那就壞了。」

華理納不勝驚訝地看着他，「爲什麼？」他說。

「爲什麼？」摩德斯重複了一句。「你怎麼會願意有一個准將來跟你爲難呢？那老傢伙是很會記仇的，他們這

樣說。你很可能會得到一個對你不利的報告，還很可能把  
你的委任令撤銷。」

「那事情會這麼可怕嗎？」華理納問道。

「你願意重新回到士兵隊伍裡去嗎？願意回去擦洗地  
板，給那些雜種伍長們呼來喚去嗎？你轉什麼念頭？」

「你使得我莫明其妙了，薛穆斯，」華理納說道。「  
好，我要問的就是這些，你所說的關於馬布格的話，我會  
記在心上的，謝謝你。」

薛穆斯走出去了，華理納起了一份電報草稿，打給總  
部，我把牠拍發出去，那上面寫道：「關於士兵馬布格J  
·B·M·之記錄業已查明無誤，前此之決定毋須更改，  
」拍出後華理納就重新回去，編造他的裁汰人員報告表去  
了。

半小時後，他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我也把我的耳機  
拿了起來。那是總部裏面的劉易士上校打來的，他的聲音  
顯得心情很亂的樣子。

「聽我說，華理納，」他說，「我剛收到你關於馬布  
格的那份電報，我還沒有把牠拿給准將看；我給他看了，  
他準會翻上天去。」

「老天，那是爲什麼呢，長官？」華理納問道，「馬

音又響起來了，帶着一點暗示籠絡的意味。

「聽我說，華理納，麥克唐納對於你的判斷是非常重  
重的。在我把這份電報拿給准將看之前，我希望你跟麥克  
唐納談一下，把我剛才跟你說的話去跟他說一遍——告訴  
他，他的不肯容納馬布格，是沒有法律根據的。到末了他  
總還是得把馬布格容納進去，准將對於這件事情已經下了  
決心；如果麥克唐納現在就肯讓他回去，那麼就可以幫我  
們所有的人省下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了。華理納，假若你能  
够把他說服的話，那麼下一批升級名單之中我不會忘了你  
的。你願意去說嗎？」

「不」華理納說。「當然不，麥克唐納中校是不會接  
受我的勸告的，就算他會接受罷，我也決不動他去做這一  
類在法律上無法辯護的事情。」

「我現在命令你這樣做，」劉易士大聲吼着，他的音  
提高了好幾度，「我剛巧是你的上級軍官，華理納上尉  
。」

「喔，別說了，」華理納厭倦地說。「你知道得他媽  
的很清楚，在我們面前把軍法拿出來招搖，是毫無用處的  
，劉易士上校，這件事的臭味兒衝上了天，你跟准將決不  
敢把這事情在軍事法庭上透露出來，我不怕你的恫嚇；你

布格這個人要做傘兵的話，顯然是很不合適的。比他情形  
更輕的，我們已經淘汰了好幾百個了，他是一個少將的侄  
子，那對於這件事情又有什麼關係呢？」

「喔，天哪，華理納，你得老練一點，」劉易士咆哮  
道。「你該現實一點才好，這裏是陸軍。在陸軍裏面，任  
用私人的習慣是跟其他行業裏同樣普遍的。馬布格的行爲  
究竟是怎麼樣，才使他不合格呢？」

「可能發生的情形中最要不得的一種，他不肯跳傘  
。」

「我想並沒有明文規定，說，不肯跳傘的話，他就再  
也不能接受訓練，再也不能在最後獲得傘兵資格了罷，對  
不對？換句話說，那完全是麥克唐納中校個人的決定罷？」

「對了。」那位參謀官的聲音變得很激動了；可是華  
理納却一點兒感情都不流露出來，他的聲音顯得很平靜，  
無動於中，稍稍有一點厭煩。

「那麼，」劉易士說，「如果准將命令麥克唐納中校  
讓馬布格復職的話，他除了遵命照做以外就沒有其他選擇  
餘地的了。」

「喔？」華理納說，有一會兒的靜默。然後上校的聲

看了認爲合適而發出的有關於讓士兵馬布格復職的任何一  
個命令，和每一個命令，我全都決不服從。」

劉易士噁咕着，「除了軍法從事之外，別的办法還有  
的是呢，」他最後說道。

「你那些卑不足道的作踐人的辦法我都不在乎，」華  
理納說，「如果我自動把我的委任辭職書先遞進來，是不  
是省一點時間？我再降到士兵階級，去擦洗廁所，也毫不  
在乎。這些工作，比起准將命令你們總部裏的人做的某些  
髒的事情，要好得多呢。如果你有一點膽量的話，你應該  
告訴他，你不願意幹那些事情，正如同我現在正在告訴你  
，我不願意幹這一件事情。」

有一個長時期的靜默，然後劉易士說話了；他的語音  
又重返平靜，「華理納，你着了什麼魔啦？你在這邊總部  
裏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也許因爲我從那時候以後，跟一批比較好的人在一  
起的緣故，長官，」華理納說着，把耳機掛上了。

五

日暮時分，正不出我所預料，有一輛巨大的參謀部的  
汽車開了來，水箱蓋上飄着一面藍色的三角旗，在辦公廳  
面前停下了。華理納站起身來，走到麥克唐納中校的門邊

「准將來了，長官，」他說，「要我將士兵馬布格的檔案拿進來嗎？」

「好的，你進來罷，傑雷，」麥克唐納說。「你也來，傑克。我所能得到的精神上的支援，我全都需要，看起來我這次似乎是要倒霉了，你們祝福我運道好一點罷。」

我們還來不及回答之前，門飛也似地開了，一個矮胖的人衝進了房間。這就是准將，是戰區司令官，劉易士上校，一個體格茁壯兩鬢微霜的人，跟在他的後面，麥克唐納迅速站了起來，我們全都行了禮。

那位矮小的准將，並沒有浪費時間先說上些開場白，「我問你，麥克唐納，」他說着，把自己安置在房間的中央，「關於士兵馬布格的那份電報究竟是什麼意思？劉易士告訴我，在這件事情上我的意向怎麼樣，你是知道的。」

「長官，」麥克唐納說，用一種抗辯的語調，「要准許馬布格做一個傘兵，是不太可能的。」

「爲什麼？」准將怒聲道。「你怎麼知道呢？你有沒有給那孩子一個機會試試？」

「他不肯跳傘。」

因爲上峯認爲你有優越的能力，有豐富的經驗，才給了你現在的官階，憑着你這個官階，你有資格去駁斥你部屬的軍曹教官和中尉教官們的任何這一類的決定。再說到我，由於我的官階——我並不是一個傘兵，而且不管軍事心理學是什麼東西，我也並不是一個軍事心理學專家，不過我敢說，上次大戰中四年的戰壕生活，也許使我可以吹噓一下我的軍事經驗——我憑這官階，有權力來駁斥你的決定，我現在就駁斥你這一個決定。馬布格就要調回到你這邊來，你得繼續訓練他——使他有資格——做一個傘兵。」

「不過，長官，」麥克唐納微弱地說，「以前從來沒有過——」

「麥克唐納，」准將大聲嚷道，「你再發出一個辯駁的字來，我就要把你逮捕起來。你聽見一個命令的時候，可能辨得出那是一個命令嗎？」

麥克唐納不則一聲。

「馬布格明天就來此地報到。我希望以後不再聽到對他有什麼歧視的話。再見。」

准將向後退了一步，眼睛直瞪着麥克唐納，麥克唐納敬了個禮，准將還了個禮，

出房間，劉易士在他後面跟了出去。

「是的，他的伯父，馬布格將軍，今天早晨對我解釋過這一點，好像那孩子那一天上不大舒服——他頭痛得很厲害。」

「在飛機開行之前，我們的醫官們認爲他的身體是合於跳傘的。他那時候也知道，拒絕跳傘的話會引起怎麼樣的結果。」

「他媽的，麥克唐納，不要跟我頂嘴！」准將大喊道，一方面把他的手杖打在辦公桌上，擦擦作響。麥克唐納畏縮了。「如果你想要暗示說，那孩子是一個懦夫，我告訴你，你錯了。我認識他的家庭；我跟他的伯父一起作戰過；我告訴你，他們家庭之中，是不會出懦夫的，我不能讓你把這個孩子當作一個懦夫看待，把他淘汰掉，來認識他們。」

「長官，」麥克唐納緩緩地說，「我沒有這種意思，現代的軍事心理學上不用這個名詞。事情的始末不過是這樣，我們的教官們，全是些有才幹有經驗的傘兵，他們相信，這個人無法造就成一個成功的傘兵，我不得不接受他們的決定。」

「胡說，你不必接受他們的決定，」准將說。「我也不必聽信他們的主張，而且我也不想接受他們的主張，你

「唔，」麥克唐納對華理納說，這時華理納正直瞪着他，「這事情不很愉快，是不是？」他發出微弱的一笑，在他辦公桌後面坐了下來。

「對了，長官，」華理納說，「不很愉快。」他的聲音單調得一點色彩都沒有。

「我原先沒有想到，那老頭子會把事情看得這麼嚴重，」麥克唐納繼續說。「他媽的！你想想看，竟不得不把這個沒有膽量的雜種仍舊接回來！」

「你要把他接回來嗎？」華理納說。

「你聽見准將說些什麼了。他給了我一個直接的命令。」

「你真以爲，長官，」華理納說，「如果你拒絕不幹的話，准將會把這事情告到軍事法庭去？或者軍事法庭會定你的罪？」

「我不知道，」麥克唐納說，他的手指交叉着，眼睛儘瞧着手指，「就算是並不送到軍事法庭去罷，我的聲名也就此完了。不，你，說說話是完全不要緊的——你是個單身人；我可有一個太太，必須考慮在內，我給革了職，不幹這裏的指揮官的話，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准將會在他的親信中隨便派一個人來，那麼傘兵部隊裏就得有一二十

個馬布格，而不止一個了。該死。我可不想離開這裏，傑雷，我可不想到什麼步兵營裏去，或是到總部裏去幹什麼文書工作，我喜歡這些孩子們；我要跟他們就在一起，你應該知道我是怎麼一個感覺——你可記得你今天早晨對我說些什麼。」

我偷偷跑出了房間。華理納在我後面跑了出來，無言地把兩辦公室中間的門關上了。

他走到他的辦公桌前，從抽斗裏拿出一張信箋，在這上面寫了好一會兒。然後他把那張紙交給我。那是寫給指揮官的信，上面寫道：

長官：——

今天早晨我們的談話中，您曾說過，如果我要從這學校裏調走，到別處去，你是不會反對的；根據這一句話，我現在想請求您，讓這項調遣能見諸事實。

至於調到什麼地方 調成什麼官階，我是在所

不計的。

歐 G 華理納上尉

「明天早晨把這一張信箋放在麥克唐納中校的桌子上，好嗎，傑克？」他說，「我最近將有幾天的假期。我想

友在遠處的牆角裏聚集着，薛穆斯又在講他一個部下的故事了。

「然後他們走到鄉下的一塊空曠場地上去，在這裏，他們必須在火網底下穿越過去，我對機關鎗手發出信號，機關鎗手就在他們頭頂發出強烈的火光來，那一分隊人開始穿越過去，他們秩序很好，頭部低下得很合度，時間很準確，並且形成一條整齊平直的直線，我再看一眼，却发现那直線上有一個空隙。

「那裏應該是什麼人？」我問軍曹。

「是鍾斯，」他說，「不過我並不知道他究竟發生了什麼意外，他好像已經失蹤了。」

「唔，我們就開始向四周尋找，可是鍾斯連踪影都沒有，後來我才看見了他，他離開那出發線，只走了三碼遠，他在地上找到了一個洞，在兩個小山丘的中間。就在那裏，機關鎗的火網也有了個空隙，他嚇得就不敢再走進火網裏去。他正蜷縮着躺在那裏，在瑟瑟發抖。

「我會對付你的，你那個沒有膽量的雜種，」我對自己這麼說，我沿着戰壕偷偷前進，剛好走到他躺着的那块地方的後面，就停了下來。我拿起我的手鎗，瞄準在他頭頂上面，我扳動槍機，那顆子彈打出去，剛好從他頭頂

我將趕今天晚上的火車，你可以料理這些事情，一直到我們找到了別人為止，或者你自己也能够幹這一項工作，我會到總部裏去另外找一個工作的，我回去之後劉易士會高興的，雖然我會侮辱了他，接受侮辱原就是他的本行，所以，我大概是不會回到這裏來的了。」

「唔，我真不高興，」我所能想得到的話，就祇這一句。

「爲什麼你不高興呢？」華理納說。「我可不，我是一個研究學問的人，當我得到了一項新的智識，或者有一種錯誤的見解得以澄清，我是感到快樂的。……唔，我還是把這些倒零的報告寫完了罷。」於是他就以他平常的那種確信的態度，用他的手和眼睛，在漸次減少下去的公文堆中很快地工作了。

到了五點鐘，那一份報告寄入郵局了。我們穿過了迷霧籠罩的檢閱場，走到餐廳裏去。

「我請你喝酒，」華理納說道，我們走進酒排間，他叫了兩瓶蘇格蘭出產的雙料威士忌酒。

「好罷，祝你運道好，」我說。

「謝謝，」他回答道，呷了一口酒。當我們斜靠在櫃台上時，我發現薛穆斯和他的幾個朋

擦過，只差幾吋，他大叫一聲，就向前衝去了。他到達對面，還在全分隊人的前面。」

大家都笑了。

在大笑過後的一段靜默裏，華理納靜靜地然而很清晰地說道：「你們這些雜種真使得我厭倦了。」

他們張開了嘴瞪着他，華理納也回瞪着他們。大家不說一句話，然後華理納把剩下來威士忌酒喝了下去，把酒杯放到櫃台上，走出那房間，在那瘦削而道勁的臉上，有一個鬆弛的微笑，好幾月來，他第一次感到了愉快。

譯自 大西洋月刊

(註一) 特洛伊 (Troy)——爲小亞細亞之名城，據荷馬之伊利亞特所載，普利安王朝時，普利安之子巴黎斯，曾強姦斯巴達國美尼勞斯之妻海倫，希臘人爲報復計，乃圍攻特洛伊城歷時十年之久，希臘人卒以巧計將城攻破，大肆劫掠，時紀元前一八四四年。

(註二) 隆色伐爾 (Rencovalles)——西班牙比利尼山中之鄉村，西歷七七八年，查理曼大帝麾下之勇士羅蘭曾在此關隘中爲巴斯克人所大敗。

(註三) 葛蘭特爾 (Granetel)——當爲歷史上英雄奮戰之地，史蹟未詳。

(註四) 赫里薩爾第 (Hitharoudi)——同註三。

(註五) 美妮少女 (Eumenides)——相傳有三少女，卜居於泰他勒斯之深窟，均威嚴可怖，其職司在懲罰各種罪惡，諸如偽證，謀殺，待客不週，背逆不孝等。一仗美妮——一謂爲三少女之美稱，有「善意者」之義。

# 西歐烽火見聞錄(四)

布萊德雷元帥原著  
莫 弘 譯

進攻法國那天是六月六日，七月廿七日，我們已經突破了敵人在聖陸城附近的防線，分向南方和東方進兵；八月初旬，英國人幫助我們把德國底第七軍趕入佈置在阿琴細，法蘭士之間的袋形陣地。現在，肅清這口袋的工作尚在繼續進行，喬治·巴頓中將底第三軍却已向西北方的賽納河加速行進。當全世界都因巴頓動人的進軍而咋舌的時候，另一位考脫奈·霍奇中將正率領了他底第一軍，幾乎是隱姓埋名地在流着汗，幹那艱辛的「撲袋」工作。因為縱然德軍已處於絕望的境地，但他們仍不絕望，鑒於他們抵抗之英勇，美軍各師的司令們也不勝為之詫異。一天，一位師長去視察袋形陣地上正在接觸中的一個團，他對這個疲乏的團說明他們底對手，已是不堪一擊的貨色。一位憔悴的中尉睜大了紅絲佈滿的眼睛說：「我底將軍，你最好還是把這些羅爾頭們多估上幾文，他們看來一點也不了解自身的危險呢。」

在八月十九日一個潤濕清晨，我們底錯端逼近了尚懷亞，倍納·蒙高茂萊將軍召開一次會議，藉以商討如何使

斷了賽納和芒德，魯恩之間的通道，而且把他們趕入了河口以北的一條窄帶。

於是鄧普賽長驅直入，佔領了我們為他廓清好了的陣線，幾乎未曾遭受抵抗，當他進抵芒德河邊時，我們還奉獻上一個現成的橋頭堡。後幾天，一個英籍記者詢問鄧普賽關於賽納河進軍的事，他抱怨美國人底調遣移動攪亂了他底陣線，要不然一定會更快這些。雖然我們對於別人投於美軍的反響，感應並不敏銳，但這一次獲悉人家，把我們底調防看作一種阻礙，一點也不提到它底利益，心中不無氣惱。我提醒蒙哥兒，鄧普賽在經英軍清除好的地區上，即便祇給他一半時間去行軍，比之給他全部時間去攻打敵人防守的道路，總要方便有利得多。

X X X X X

當八月初英軍接近巴黎的時候，他們胸中燃起了一陣狂熱，他們底父親在上次遠征歸來，曾講述過許多美麗的故事給下一代聽，於是巴黎比之歐洲的其他目標城市，對他們更為眩惑地在招着手。可是在戰略上說，儘管它有着輝煌的過去，但仍不過代表我們地圖上的一枚黑點，僅是進攻萊茵河經過的所在，無足輕重的一點。

八月廿一日，第三軍已經在巴黎底南方和北方逼近賽

拾穗

他底進軍和我們底配合。截至那時，為了貫徹「上大人」底目的，我們已橫跨着自芒德以至奧爾良間一片土地。可是英軍却還未曾接近賽納。從法蘭士突圍而出的德軍，正阻礙着英軍底進展，想到要把前者包圍起來，我問麥埃爾斯，鄧普賽建議把他底兩師人，調往阿佛朗區一帶，再從那裡北擊，形成左翼的一支奇兵。考慮到這次長途調動的困難，我允諾他：「我們可以供給你應用的卡車。」

但是此公好整以暇地回覆我，「謝謝你，老布，我們不能調開兩個師，這樣的長距離調動，會把他們給斷送了的。」

但我不願意失去了再度在賽納以西包圍敵人的機會，因而另行提出由我們北向進入英軍汎地，在左翼上切斷敵軍。蒙哥兒總算點了點頭，表示首肯。

為了急於要兜截自西邊逃往東邊的敵人，我們在八月十九日發動了四個師向左翼推進。將近八月廿五日時，他們已經深入英軍汎地三十五哩，抵達魯恩古城底外圍。這一行動給正撤退中的敵人以極大的苦惱，不但因為我們切

納河河西的敵軍正在掙扎，想逃出在左翼向魯恩捲過來的第一軍。登陸後僅祇四個星期，美軍底給養線業已從聖陸城伸展至賽納河濱，第三軍在巴黎西南方的橋頭堡，正位置在一條公路底頂點，那是由謝爾埠通過來的，全長達二百五十哩。我們底給養，不但要照顧到正在進軍，逐步遭受抵抗的部隊，就是全線各點日趨鞏固的駐防部隊，也在一天比一天地加重我們底給養工作。

這條線如果向東引伸，我擔心一朝解放了巴黎，可能會貽害於我們底給養，每運一噸進入這個城市，就等於前線上短少了一噸，同時情報組估計巴黎人民每天需要銷耗四千噸物資。要是巴黎人能咬咬牙，再多和德國人共同生活一些時候，我們省下來的每四千噸就等於三天的汽油，這三天汽油，够我們用來駛達德國邊境。

解放巴黎的軍隊於八月十七日臨近這個城市，那裡已顯得神經緊張了。正當第七機械師底坦克穿過夏瑟勒那石砌的方場時，巴黎的一格殺打撲們已在裝載車箱，準備逃難，巷戰也分散在各區展開了。

十九日早晨，巷戰看來不能控制了，瑞典駐巴黎的總領事，勒烏爾，饒琳先生，走去拜訪德軍警備司令官，但特立區，蕭鐵茲將軍，後者滿面是失望沮喪的神色。

將軍說：「巴黎底叛亂已在開始，我必須帶着大砲去攻打這裡的警察局。」眼望着窗外的底勒里公園，他又繼續說：「事情變化成如此，我真感到遺憾。從史太林格勒以來，我始終是個不祥的司令官，老是為德國陸軍斷後。當我離去一個城市的時候，總是下令將它破壞。」他苦笑了一下，回首向着德琳：「現在我又將被人記住為破壞巴黎的罪人了。」

看到德國人對於他底使命並不十分厭惡，德琳先生趁機懇求：「且慢動手，讓我先去和地下軍商量。」

地下軍同樣地也害怕如果醞釀更積極的行動，會迫使蕭鐵茲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奉行希特勒毀滅全城的命令，於是允諾由德琳居間斡旋，促成雙方停火。但是法國共產黨人的地下報紙却趕着在街頭狂吠，呼籲巴黎市民否決任何與蕭鐵茲進行的停戰，請他們到街頭巷口的壁壘上去抗戰，古代巷戰的叫囂，又一度在巴黎大街上出現。

蕭鐵茲底報復是斷絕全城糧食供給。他底結論是除了執行命令外，並無談判餘地，因為他宣稱不願意向非正規軍隊投降。

德琳看出了這位將軍底暗示，不願向非正規軍投降，大概換了正規的聯軍就不成問題了。這位總領事自願組成是軍食壺漿的民衆，軍隊被擠塞在這兩道人牆中緩步，歡呼和美酒阻礙了軍隊的行進。我雖然不願讓法軍去辜負他們自己國人的一番接待盛情，但也不願他們一路跳舞到巴黎，如果蕭立茲準備獻城，我們有許多事情要趕着做。

最後我告訴我底參謀長艾倫少將，「鬼才再講客氣了，通知第四師兼程前進，完成解放巴黎的任務。」勒來克底部下聽到了這道命令，生怕法軍受到羞辱，一個個跳上坦克，循着磚砌道路，趕緊往巴黎急駛。一天，也就是八月廿五早晨，一個分隊開往德里斯大飯店，奉命去驅逐德軍總部司令官。蕭立茲和他底全部人員已都集中在二樓大廳，顯然是要準備投降。分隊的兵士把三個冒煙的手榴彈擲往飯店的走廊，然後就看見德國人高舉着手走出來。兵士押着他們前往蒙巴納斯車站，蕭立茲在那裡正式獻降了這座名城，又在安全旗幟的導引下，他派遣軍官通知德軍守軍投誠。這天晚上，巴黎開始慶祝。

八月中，我開始和蒙哥兒爭執關於賽納河以西的聯軍戰略，這爭執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的春季尚未終止，中間有過幾次決裂，最後統帥艾森豪威爾把我調往利馬尚去從事圍困魯爾區。

一個交涉團體，準備通過聯軍陣線，請求美軍進入巴黎，以便給予蕭鐵茲一個光榮的舉城投降。蕭鐵茲同意此一建議。

八月二十二日晚上，瑞典總領事館內在秘密地集合一個代表團，總領事恰巧患了病，改由他那法國籍的令弟洛甫為首。當他底汽車謹慎地駛入老諾蘇村時，天色已現昏黑，這輛掛着旗號的雪鐵龍在美軍陣地上進駛，沒有人向它射擊，也沒有人前去冒犯。我底情報組已在探查這德琳事件底真實性，于全部證實後，我立即通知作戰組命令法軍第二機械師立即向巴黎進發，同時也命令南方的美軍第四步兵師配合併進。

法軍第二機械師在阿琴當打過出色的仗，有二個星期之久，她堅強地在那一帶支持美軍第三軍。這師的司令是可敬而著名的詹姆斯，勒來克少將，他會在一九四〇年被敵人所俘然後又逃出來，當時本來可以輕易地調動美軍任何一師開入巴黎，但爲了幫助法國人在被佔領四年後去奪還聲譽，我有意挑選一支法國軍隊，讓入城的謝爾門式坦克上，輝煌地標着三色國徽。

勒來克接到的命令是在八月廿二日即刻開拔，但他在第二天早晨方才開始行動，進軍後的廿四小時中，夾道盡現在要由艾森豪威爾來抉擇二項戰略中之一項，一項是美軍方面所支持的，另一項卻由英方所提出。

第一項戰略，也就是美軍所支持的，以全力經由法國中部進抵薩爾河區，再深入萊茵河區的法蘭克福附近，直攻德國本土。第二項由英方提出的戰略是把聯軍力量集中北上，經由阿米安和勃魯塞爾全面推進，這途徑比起我們經由薩爾的路線，距離要多出一倍。

縱然英方提出的是一條距離較長，也許更較艱苦的進軍路線，但也有它不可否認的各項優點。蒙高茂萊用他自己的兩個軍，配上兩軍美兵，可以萬無一失地保證加速解放歐洲盆地。這一計劃的目的在：

(一) 早期獲得安德衛普和海峽各要港，前者的攫取有頭等重要性，爲了獲得港口，我們會計劃注目於勃里脫尼去支持白日侵襲的重轟炸機。

(二) 取得比利時境內的飛機場，使短程戰鬥機有基地去支持白日侵襲的重轟炸機。

(三) 清除一向在威脅着倫敦的海岸火箭根據地。

八月廿三日，艾森豪威爾初步決定選擇全面推進的一個戰略。他遞給二十一兵團一封函件，指示蒙高茂萊，致全力向海岸線推進，我被命令用第一軍的九個師來支持他

們。

當艾森豪威爾同意蒙高茂萊北上進攻的計劃時，他已計算到了怎樣耗用美軍力量去支持廿一兵團，如果有此必要的话。我們底主要任務既是去支持蒙哥兒，因此艾森豪威爾祇配給我們底軍隊以有限的汽油和軍火，他要我把給養儘量供給霍奇，至於巴頓，他底意思是能進多遠就是多進，萬一這項計算有缺點而致給養不繼，那末寧使巴頓停止進攻，也得維持蒙高茂萊和霍奇。

事後發現計算上的錯誤並不是給養不足，阻止我們前進的是進軍太快得出乎意料，因而給養來不及接應，即使是美軍方面的專家們，也推算不出進軍能有如此快速。八月底時，第三軍業已抵達凡爾登。遠離謝爾埠四百英里，即使單程行駛的「紅球快車」給養運輸單位，也供不應上軍中最低的需要。

這雖然是不可避免的後果，但這次「九月危機」却在美軍戰鬪單位中激起了憤怒的感覺，空的油箱，使他們不能繼續前進。眼看祇是易如反掌的事，他們咒咀倒霉的交通部隊，認為後者是他們不幸的原因。雖然交通部隊也不能預早敵人崩潰得這樣快，可是戰場上的弟兄們總得找個倒霉的來出氣，自也在情理中。

X X X X X

一九四四年九月是轉變的一月，但在轉變形成，也就是我們底坦克被阻於齊格菲防綫之前，我們飛躍過法國邊境，抱着此次歐戰中最興奮，最樂觀的心情飛躍前進。

九月十三日下午的天氣是晴朗的，第七聯隊第三機械師的十三輛坦克突破了埃亨以南十哩齊格菲防綫的弱點，駛入德國境內。過去七十年中，德國陸軍曾三次順利地進犯西歐。這次却被趕出他們底本土了。我底十二兵團總部駐紮在巴黎以東幾哩的陀佛地方，消息傳到那裡，我就準備拔寨移往凡爾登。

可是這越境消息，在最後終掩蓋不住一項事實，證明祇是一股衝勁的惰性進展，因為我們越境不久以後，就被阻停止前進了，六星期來熱烈的攻勢也終結在這一綫上了。此後兩個月中，我們祇是在齊格菲防綫前面等待，直等到由謝爾埠延展出來的遼遠補給綫得到了另一條安德衛普補給綫的補充。靠着萊茵河東面的增援，敵人重新鞏固了他們底地位，進攻萊茵的企圖失敗了，隨之消逝的是德國提早投降的期望。

九月四日蒙高茂萊取下了安德衛普，他那時正新升為元帥，但像我們一樣，對於德軍陣勢之突然重振，抵禦堅

拾穗

運輸部隊司令是那位傲岸但却有為的李中將，艾森豪威爾部下主管美軍給養的首席糧台大人，這位司令，有毅力，有理想，也有勇敢的任事材具，不幸的是喜歡擺譜，因此使人低估了他底熟練技能，在遠征軍內，他底工作也許是做得最精確的，可是總帶着一副紀律嚴肅，昂視闊步的神情。

為了急於親自指揮法國給養事宜，李將軍在八月初旬就從倫敦把他底總部搬到諾曼第來。在戰場上建立他那個偉大的司令部，他需要一所巨型營房，這所營房需要近乎浪費的運輸噸位，而當時可用的噸位又那麼缺少。

遠在我們解放巴黎以前，艾森豪威爾早就宣佈過禁止各司令部移入城內，所有的飯店旅舍都將保留作度假軍人游息之用。老艾底意思很明顯地不會傳入老李底耳鼓，因為八月卅日，我們獲悉運輸部隊決定放棄它那偉大的兵營而搬到巴黎的濃蔭大道上來。強佔大旅舍已經够刺激的了，乃尤有甚者，正當我們前方給養不繼的時候，他却把總部浩浩蕩蕩地移進兩百英里。前方部隊本來最嫉忌後方勤務人員的舒服，作戰士兵知道了運輸部隊又在享受巴黎風光之後，不公的抱怨自將在各戰線上更深入人心，而且直到戰事終了，一直是部隊兵士的心痛病。

強，也不禁為之畏縮。我們知道卡爾，隆茲特元帥已重被任命為西綫統帥，但真正功績應歸屬於他底一位副司令，華爾脫，穆特爾元帥，這個普魯士人曾在當年夏季因在維斯杜拉阻退蘇軍而得希特勒褒獎，這次被調往西綫來重建防綫，他充份表現了他底將材，堅定了潰衆的中心信念，撫慰他們底創傷，把喪失圖志的德軍又重整為一個個戰鬥單位。像奇蹟似的，穆特爾元帥又為德國陸軍換上了一支新的香椎。

九月初，蒙大元帥的理解使 he 想到可以用奇巧的攻擊，從萊茵河沿盆地北上，一舉而攻下柏林。他不想像我們第一軍那樣在薩爾區作三翼進攻，寧願以勇猛的攻擊去摧毀穆特爾底新防禦綫。這次冒險事後就被回憶作恩亨之役的光榮敗績。

如果我事前知道這位一生謹慎的蒙大元帥把這個建議通知總部，一定要為他底甘於冒險而大感驚異。蒙哥兒底戰略，一向是選擇小心的路走，但這恩亨一役，却要在六十里方圓的地區上使用空運部隊，我雖然始終不同意他的恩亨計劃，但却不能不認為是上次戰爭中最富於幻想的一個計劃。

當我獲悉這個計劃之後，立即以電話向老艾提出激烈

反對，我不同意蒙哥兒放棄我們的共同進攻，中途變計更改路線，留我們去抗木梢。但老艾制止我稍安毋躁，他想蒙哥兒的計劃可算得一項有價值的博注，也許因此我們得以顛覆了齊格菲防線，也許我們可以獲得萊茵河上的橋頭堡。

我對於恩亨之役的堅持反對，並不完全是爲了英軍突然變計，我也害怕蒙哥兒低估了萊茵河下游德軍的實力，因而妄想向穆德爾圖得一逞。蒙哥兒和他手上的軍隊，要去進行此一計劃，我相信他們底野心未免過份了些，我底意見寧願他們盡全力於歇爾特以便打開安德衛普，因爲在這海港廓清以前，聯軍給養不能源源接濟，而萊茵河彼岸的攻擊，也無法展開。

九月十七日，星期日，荷蘭國境上空，黑壓壓地一片盡是飛機，還是魯依斯，白雷登中將最近編成的傘兵，也是開戰以來，聯軍第一次在白天作空中降落。這天下午，我親去勒魯塞爾蒙哥兒司令部，那裡有幾架受創的飛機在作緊急被迫降落。敵人對這塊突出的傘兵地帶作不斷攻擊，但蒙大元帥的坦克到九月廿日方始開入，過寧勃橋，向翰爾河東岸衝擊。

在翰爾河與恩亨之間，英軍鐵衛師陷入了敵人猛烈抵禦就能衝過薩爾防區，直抵萊茵。同時蒙哥兒底建議，却是把第三軍永遠安駐在莫直勒地方，而讓他自往柏林，這自然使巴頓對這位英國元帥底不滿，永也無法消除。要巴頓拱着手無所事事，未免期望太過，十月中，他打了一次既不聲張，也不會奉命的仗，逕行攻擊敵人在麥茲的據點。他底解釋是：「我用麥茲來操練操練幾師新兵。」固然我很不高興他底攻略麥茲，但也不願明令斥責。

在這個時期中，巴頓顯得不安和易怒，他在全軍中走來走去像一隻囚在柙中的猛虎。有一位聯隊司令，早期會和他口角過，因而不得他底歡心，這時正把隊部某在第三軍防區以內，喬治踱過去作一番巡視，越看越生氣，走着走着走過一條黑走廊，一腳踏着了個睡着了的兵士。喬治的靴子迫得那個兵士破了口：

「天殺的蠢貨，也不睜開眼走路，你不看見我正在睡覺麼。」

巴頓怔了一下，然後大聲吼道：「好！你是這裡第一個狗娘養的知道現在該做些什麼。」

抗之中。同時在萊茵河下游，英軍第一傘兵師在着地之後，即刻發現處於敵人攻擊之下，有整整五天，這一師苦悶的傘兵仍匍匐在這塊血戰場上，直到九月廿五日，眼看無法突破了，蒙高茂萊才命令他們撤退回渡萊茵河。這方不祥的橋頭堡上，會洒下九千名英軍傘兵，現在回歸自己陣地的，尚不足二千五百名。

英國人有項特徵，能在挫折之中去尋求光榮，尋求的結果，往往使光榮模糊了挫折，戰後敗績被遺忘之後，英勇行爲仍能長久銘刻在心。恩亨之役以後，此一英國傳統又被表現無遺，蒙哥兒原來的目的是失敗了，但失敗得如此之英勇，至於戰略上的失機，却無人加以注意。

英軍在這一役中，確在翰爾河彼岸取得了個橋頭堡，但所付的代價是無法計算的。直到六個月之後，蒙哥兒才再度強渡萊茵河，一下子就超越了曾一度苦戰的恩亨五十英里。有此恩亨一役，使歇爾特地區的攻略被忽略了，一直延遲到十月才進行，聯軍急需的港口，直到十一月廿六日方始廓清。

九月中的沉悶，對於巴頓這位蔑視防守戰的將軍，確是痛苦而沉重的打擊。巴頓從來不肯收回他底高論，如果給予他優先給養，不把霍奇和蒙哥兒安排在他前面，第三

歐美各國 大小五金 電器材料 機械工具  
鋼管銅管 水管零件 紙柏盤更 鋼鐵器材

# 五和五金行

如蒙詢價 竭誠歡迎

地址：高雄市新樂街205號 電話三四四〇號

郵政信箱：高雄市109號 電報三四四〇號

獄室的牆壁光禿慘白，一扇狹窄，裝着鐵條，高得不易夠到的窗子，照亮着這斗室。那瘋人坐在一張藤椅上，死板板的陪着我們。他很枯瘦，有着一張滿是皺紋的臉，和一頭幾乎全白，令人一望而知是在短短幾個月內變成的白髮。他的衣服對他那乾枯了的四肢，皺縮了的胸膛和那空虛了的身體似乎是顯得太大了。你會感覺到，這人是被



國



新 譯

他自己的思慮所摧殘了的。像是果子被蟲子所毀。他的瘋狂，他的觀念，就在那兒，在他腦子裡，執拗，頻加騷擾，漸漸的吞蝕着，它在消蝕着他的身體，一點一點的。它，那不可見，難解，不可捉摸的，那非物質的思念，習去了他的肉體，吞飲着他的血液，也消毀了他的生命。

是什麼秘密，竟會使這人被一種思念而殺害！他是驚恐和憐憫的對象。這瘋人！什麼奇妙的夢想，可怖而又致命的，竟會深入他的額下，在那兒生成了那深奧而難解的紋皺！

醫生對我說：「他可怕的發着陣陣的狂怒，也是我所見到的瘋人中最奇特的一個。他的瘋狂是一種浪漫多情的

，和那些會愛過它們的心！因為他們確是愛這些東西的！我常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留戀着一隻世紀前的小錶，它是如此精巧，如此美麗的裝飾着珠璣與金花飾。而且它仍然走着，和那婦人第一天買了它，欣慰於有了這樣美好的珍貴飾物時一樣。它並不會停止它的跳動，過時的機械生活，而是一直不變的繼續着它的答聲，即使一個世紀都已飛逝了。是誰第一個帶着它在她的胸前，在那水衫的溫暖中——錶的心伴着那婦人的心跳動着？什麼樣的手會揭過它在那溫暖的指尖上，擦拭着因皮膚的潮濕而失去光澤的磁質牧人？什麼樣的眼睛會注視過這華麗的錶面，等待着那時間，那寶貴的時間，那神聖的時間？

——我多麼希望能見到她，認識她，那選擇了這一稀有精美的物件的婦人。然而她已死了！我被一種對昔時的女人的慾念所佔據了；我愛那些往昔以前曾被愛過的女人。往昔的故事，美麗的把我心中充滿了哀怨之情。啊！美人，那笑，那青春的撫愛，那希望！這些東西該是永生的

！  
「我會如何的終夜啜泣着那些昔時的女人，如此的美麗，如此的溫柔，如此的甜蜜。她的嘴唇微張着等待一吻，而如今她却早已死了！物是不朽的！它由唇傳至唇，世

戀慕死亡症。他記有日記，明晰的顯示出了他腦中的疾病。他的瘋狂也可以說是能够追根求源的，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看一下這手稿。」  
我隨着醫生進入他的辦公室，他遞給我這不幸者的記事。

「讀完它，」他說：「並請把你對這事的意見告訴我。」這兒就是那本小冊子裡所記載的；

「一直到了卅二歲的年紀，我仍然平靜的生活着，不會有過戀愛。生活對於我是非常的單純，非常的美好，也非常安易。我有錢，我對某些事物有着興趣，但却從未對任何事物發生過熱情。生活是舒服的！我每天早上愉快的醒來，做那些我喜歡作的事，並且帶着平靜的期待着次日的滿足，和無憂無慮的未來的心情，回到床上。

「我也曾有過一些情婦，但是即便在那佔有以後，我也從不會使我的心因慾念而苦惱，或是我的精神被愛戀所創傷。如此生活是美好的，有了愛會更好，但却可怕。那些像一般人似的，有着愛的人，會找到快樂，也許仍還不如我，因為愛情由另一不可信的方式中，降臨到了我身上  
「因為有錢，我收集着舊老的傢俱和古董。我常時思念着那些曾經觸摸過這東西的手，那些會讚賞過它們的眼

紀傳至世紀，一代傳至一代！男人們領受了它，又賜還了它，然後死去。

「過去誘引着我，現在震嚇着我，因為未來只是死亡。我哀悼所有那些逝去的人，我悲泣那些曾經是活着的人；我欲制止時辰，控制光陰。然而它仍在前進着，溜逝過去，同時也帶走了我，一秒一秒，一點一點的帶我走上滅亡的次日，而我也將永遠不會再生。

「別了，往昔的女人，我愛妳們。」

「雖然如此，而我也沒有什麼要抱怨的。我已找到了我所期待着的她，我也由她身上嘗到了不可言喻的歡樂。

「在一個明朗的早晨，我漫步在巴黎的街頭，帶着歡愉的腳步，快樂的精神。用那種間蕩着的無目的的趣味注視着店窗。忽然在一家古玩店前我看到了一件十七世紀的意大利傢俱，它極為精緻，極為稀有。我斷定它是屬於那一世紀中威尼丁一位名叫維堤利的藝術家的。於是我便走了過去。

「爲什麼對這件傢俱的記憶會如此有力的追隨着我，竟使我重又轉了回去？我重又停在那店舖前面，看着它，感到它在誘惑着我。

「誘惑是多麼奇妙的一件事啊！你看到了一件物品，

於是一點點的，它勾引着你，困擾着你，像是一張女人的面孔似的把你佔據了。它的媚力浸入了你，一種由它的外形，色調，結構而生的奇異的媚力。佔有慾把持了你，最初僅是一種有趣的需求，因為你畏却，漸漸的它增強了，變得凶猛不可抗拒。並且商人由眼光中也顯出了懷疑，這更增強了你的慾念。我終於買下了那傢俱，並且立時運回家中。我把它安置在我房裡。

「啊！我憐憫那些不能領會收藏家們對他最後終於獲得了的玩物的喜悅的人們。他用他的眼，手，去愛撫它，就像它是一個肉身；不管他到那裡去，不論他在作什麼，他會時時刻刻的都在想念着它。這思念追隨着他到街上，到社交場中，到所有的地方去。當他回家時，等不到脫去手套，或是取下帽子，他就急於帶着愛人的柔情跑去看看它。實在的，整整八天，我迷戀着那件傢俱，我不時的關閉着它的櫃門，抽斗。我歡愉的撫觸它，並且享受佔有的喜悅。

「一晚，在試探一塊木板的厚薄時，我查覺到那裡面一定有一塊隱秘着的處所。我的心開始跳起來，我消耗了整夜的時間來發掘這塊地方，而終於找不出。

「次日，我把一塊鐵片硬塞到板上的一條小縫裡去，

一不會死亡的部份。這一件在他憂傷的時日裡，他仍可以憂戀，撫愛的東西？

「當地生着時的肉體已渺然無踪了，而這頭髮却仍能依然長存，豈不是一件奇事嗎？

「它以一種奇妙的撫愛，死亡者的撫愛，捲繞在我的手指上，輕觸着我的皮膚。我覺得我自己大受感動，似乎要大哭一場。

「我長久的把玩着它，似乎它對我發生了一些作用，似乎它的靈魂依然存在。我重又把牠收回絨氈上，絨氈已因日久而污濁了，然後關閉了抽斗，關起了櫃門，獨自跑到街上去繼續夢想。

「我滿懷憂鬱滿腹困擾的向前走着，就像在愛戀的熱吻後留下在心中的那種困擾，它對於我，使我感到似乎自己也曾生活於往昔的日子裡，而我也會熟知這婦人。

「當我回到家中，我有一種奇怪的欲望要再去看看我那奇妙的寶藏。我拿起它，撫弄它，而當我觸到它時，一陣持久的顫慄通過了我的全身。

「當然，有些日子我是很正常的，然而對那束頭髮的思念却始终不會離開我。無論什麼時候，我回到屋子裡第一個願望就是去看它，觸摩它。我帶着像是開啓愛人的門

一個暗鎖滑開了。我看到，呈現在面前的一塊黑絨上是一束屬於某個女人的頭髮。

「是的，一束頭髮，一大束金髮，幾乎是紅的，由近着頭皮的地方割了下來，綁在一條金絲帶中。

「我站在那兒呆了，顫慄而且不安！一種不易嗅出的香氣，古老得像是香味的靈魂，由這神秘的斗中和這出奇的遺物上發散出來。

「我輕輕的，幾乎是虔誠的拿起它，由它安息着的地方拿出來。它立即鬆散開，把它那金黃的波浪散佈到地板上，在它輕柔地散瀉下去的當兒，柔軟而光亮，像是一棵慧星的燦爛的尾巴。

「一陣奇異的情感控制了我。這東西是屬於誰的呢？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之下？它為什麼會被禁錮在這件傢俱裡呢？什麼故事，何一傳奇與這紀念物有着聯帶的關係呢？是誰割下它的呢？愛人在別離的那一天嗎？丈夫在復仇的那一天嗎？或者，也許是那女人她自己隱忍着絕望的神情？難道是在她進入修道院時，她留下了這愛情的寵兒，算是留給在世界活着的人的一件紀念物嗎？難道是在墳墓掩蓋了那年青而美麗的人兒時，那崇拜她的人留下了她頭上的王冠，這件他僅有的能以保留的東西，她身上唯

戶似的顫慄來轉動抽斗上的鎖鑰，因為在我的双手和我的心中，有着那麼一種惶恐，奇異，不斷的慾念，要把我的手指埋藏到這嬌好的死亡了的髮叢中。

「繼而，在我撫愛了它以後，當我把它放回它原來安息着的地方去時，我常覺到它仍然像是一些有着生命的東西似的留在那兒，隱匿着，監禁着。我感覺到它，也仍然渴慾着它。我再度生出那種急迫的需要，去撫弄它，去觸摩它，使我自己由於觸到這冰冷，閃耀，刺激，興奮，美妙的秀髮，而耗損到疲倦的地步。

「我如此生活了一兩個月，我不確知被這東西佔據，追逐了有多久。我快樂而又苦惱，像是在期待着愛情，像是人們在隨着許諾而來的擁抱以後。

「我把我自己和它綁在一起，為了能使我的皮肉感觸到它，把我的嘴唇埋入它，毀滅它，咬齧它。我把它纏繞在臉上，渴飲着它，把我的眼睛沉溺到它的金黃波浪中，而終於瞥見了在它後面的那金髮女郎的生命。

「我愛它，是的，我愛它。我再也不能離它而生活下去。也不能一時不見它。我期待着——我期待着——什麼呢？我不知道——！

「一夜我忽然醒覺，感到我並非孤獨一人在房裡。自

然我是孤獨的。我不能再睡下去，我被失眠所苦惱，我起來走去視那束頭髮。它使我感到比往常更為甜蜜，更富有生命。

「死亡能再回來嗎？那些我用來溫暖它的吻不再能給我快樂，於是我便帶它回到床上，伴它一同睡下，把它壓在我的唇上，像是人們對待一個他欲享有的情婦一般。

「死亡回來了！她來了！是的，我看到了她，觸到了她，佔有了她，像是在她往昔活着的時候，高大，熱情，豐滿，有着冷冷的胸房，弧形的腿肢。我追隨着那神聖的波伏的線條由頸至足，在所有的肉體的曲線上佈滿了我的愛撫。

「是的，我佔有了她，日以繼夜。她回來了，死亡，那美麗的，可敬的，神秘的，不可知的死亡者，每夜都來臨。

「我的快樂實在太激烈了，使得我無法隱藏它，我在她身邊找到了超人的歡樂，並且在佔有這捉摸不定，不能見的死亡中獲得了一種深摯說不出的歡樂。沒有一個愛人會嚐到過比這更熱烈更凶暴的歡樂。

「我不知該如何隱藏我的快樂。我愛戀這一所有物，使得我不忍一刻離開，我經常的帶着它到每一個地方去，

我携着它走過市區，如同它是我的妻子，帶它到劇院餐廳去，如同人們帶着他的情婦。但是，他們看見了它——而且猜疑着——他們抓住了我，把我關入牢獄當是罪犯。他們拿走了它——啊！不幸啊！——

手稿在那兒停止了，而突然間，在我擡起驚異的眼睛看着醫生時，一陣可怕的叫聲，一陣狂暴，激怒和着渴慾的怒號充滿了這收容所。

「你聽，」醫生說：「這淫褻的瘋子一天得要給他施行五次水療。」

我被駭異，驚恐，和憐憫所動，期期而言：「但是那頭髮——實在有嗎？」

醫生立起來，打開一個放滿了藥瓶器具的壁厨，向我扔來一束細長的金髮，它像是金色鳥兒似的向我飛來。

它在我手上的輕柔感觸使得我戰慄，我站在那兒，心中混着厭惡及慾念而震跳。厭惡是因了我們接觸到了與罪惡有關的東西，而慾念則像是來自意欲嚐試一些不名譽而又神秘的事物的誘惑。

聳聳肩頭，醫生又加上一句：「人的腦子真是什麼都想得出來。」



## 攝影叢談之十三 談戶外攝影——續

E. P. S. 編譯

在攝取風景照——甚或人像——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因素，即所謂色調的反轉 (Counterchange)。這是在一張照片它所包含的色調彼此交互轉換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由某一種色調逐漸增強或者是減弱而突然的接近了另一種色調。利用這種不同的色調，可以充分的增強了畫面的生命和韻律。

在一般初學攝影者，或是選景能力較差者的作品中，普遍的有着一種缺點，就是色調或者景物常是顯得平淡無奇。在一張叢林的相片上會分不出樹幹枝葉草地樹枝以及其他景物，不論是在近處還是在遠方，都有着一種分不清這些景物所處在的空間的趨向。這種現象多半是由於缺少明顯的主題物而形成的，也就是沒有充分的利用色調的反轉。多少攝影者雖然選擇了美麗的景物，良好的光線，然終因不會注意到色調的變換，而遭受了莫名的失敗。爲了易於明瞭起見，我們選擇了幾張富有色調情趣的照片作爲實例，讀者若能仔細研究這幾張相片中色調的變化，實在要比徒費唇舌的解釋好得多了！

先以最顯而易見的分，黑襯以白或者白襯以黑爲例，這最簡單的區分其本身實際是極爲重要的。畫面上的主題可因之而由背景中襯托出來，這是一種最簡單而使主題能有別於其他景物的方法。也是在僅有二度空間的畫面上創造出不易表達出的景深來的最主要的一種方法。

例如附圖(一)中的塘鵝，白色的頭部襯以幾乎是全黑的背景，使得頭部由是得以顯出，且人們的視線總是自然而然的會首先集中於畫面上最明亮的部份的。其次再看塘鵝的胸部，是巧妙的襯托在比較淡色鵝體和比較暗色的草地之間的。最後，如果注意到由鵝的嘴尖到腳的這一條倒影，也可以發現其中沒有一點足以破壞了色調的模糊線條。欲求獲得良好的色調反轉，首先要以視覺來預計這些被攝物所具有的彩色，如果變成了照片上的黑白二色及二色間的中間色，它的色調會有何種轉變？但不幸這種視覺上的估計，是在有長久的經驗中才能得到的。因此對於經驗不夠，沒有達到水準的人，應該先由僅具單色的對象入手。這樣要比僅只躲避了彩色轉變所成的色調問題，而冀

以形品質來取得重心要好得多。

在色調之中，它所生成的不同的情調是由以下幾點來決定的？

一 由黑至白間的色調的廣泛應用。

二 僅有限的利用色階 (Tone Scale) 的上半段 (明亮部份) 或下半段 (黑暗部份)。

三 環繞於灰色周圍之遮光媒介，包括由於過強或過弱的光線所造成的虛弱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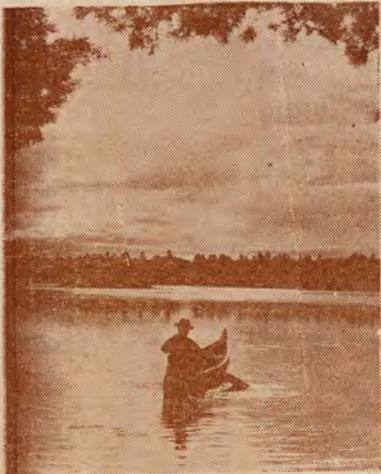
四 來自中間部的微弱暗影。

如果進一步以「重量」來衡量色調的話，就更可看出為什麼畫面上的「平衡」會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了。而一張平衡良好的相片，它的色調也一定是優良無瑕的。附圖 (一)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畫面上的每一個色調都能襯出另一色調，不僅是襯托出，且更增進了畫面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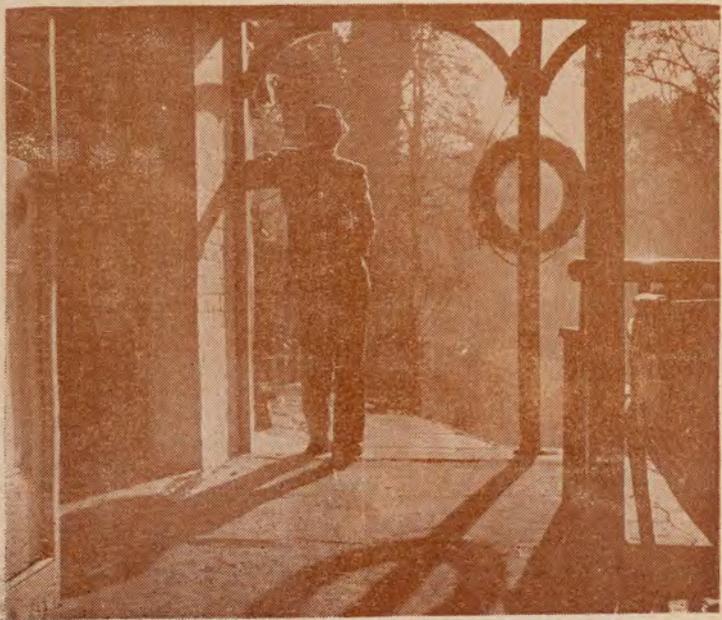
除了這些美學上的觀點外，還有一些機械上的問題也是需得注意的。第一，光圈的大小和它所造成的景深，既能幫助而同時也能破壞了色調反轉的平衡性，大光圈能使焦點以外的景物，趨向柔和，然而如果柔和的程度影響了能左右色調本質的景物邊緣時，那麼良好的畫面就會受到破壞了。第二，必需考慮到加用濾色鏡後色調的差異，這一問題在第十一期至十七期拾穗上已登載了陸春江君的一篇「濾色鏡的用途」，其中已有了詳盡的解說，這裡不再重復。爲了易於記憶，下面四句話一定可以給你不少方便的。



(圖 一)



(圖 三)



(圖 二)

原色有三 紅黃與藍 任何一色 吸收者最後，欲求得到良好的色調反轉的效果，還有一點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必需要找到一連串的不同或是漸向後移的景物平面，附圖 (三) 就是最好的例證。

### 攝影趣話 紅裙

一次，有某位同事要結婚，他恭而敬之的跑來請我去替他照幾張婚禮相，用作紀念，我十分有把握的答應了下來。到了那天距離不過半小時的光景，一位攝影界的同好跑來找我，他爲了要陪他的未婚妻「未婚妻」去日月潭旅行，自己的一只 Speed Graphic 帶起來太麻煩，想借我的 Kodak 35 暫用數日。我告訴他非常抱歉，半小時後要去管人拍婚禮照。誰知這位仁兄却慷慨之極的立時由吉晉上拉出了自己的 Speed Graphic 當場交換，外層 Film Pack 兩包，由於條件優厚，且能一試「名機」，更爲忙的全他的好事，於是便交換了。他匆匆的指點了一下，就急忙的伴着未婚妻一駕車駛走了。我則心中頗爲得意的背了這隻重有十斤的相機，帶上一盒閃光燈泡，趕去参加婚禮。

一小時後婚禮已畢，我也足足的收獲了十二張精彩鏡頭，吃完喜酒，微帶醉意的趕忙鑽進了睡室去沖洗。然而，就在我拉下軟片盒 Elinor Holder 時，我的頸根至頭頂部份比剛才吃酒時更泛紅，所有的醉意頓時全消了！

原來這位朋友，爲了經濟起見，把相機後面用黑紙遮去了一半，以便一銀底片能作兩張用，他却忘記了告訴我。

用不着多說，你也會知道，在那些沖出來的底片上，有了新痕便丟掉了新郎，有了新郎就找不到新娘，甚至只有四條腿却無一個頭！

你想我還能開這位同事再補行一次婚禮嗎？



(圖 四)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的故事之四

海 灘 歷 險

岳 兒 譯



致：紐約市麥克阿爾濱旅館

亞歷山大包茲先生

親愛的包茲先生：

在你即將去紐英格蘭之前，我們請你先上緬因州，赫勃斯東城，訪問一位凱波·赫勃特先生。他會來函聲稱最近欲購置一架曳引機，所以我們請你去把蚯蚓牌推銷給他。假使他要先看貨色，那末你可以帶他到離赫勃斯東十哩處的古堡港，在那邊，我們的記錄上寫明着，緬因州公路局有我們的一架十噸蚯蚓牌，正在路上服務。

你誠懇的吉博脫韓德遜·業務經理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伊利諾士州歐士洪城。

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七日。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晚九時。

地點：緬因州赫勃斯東城赫勃斯東旅館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我在今天下午抵達這裡，而立即面臨着難以應付的局面。以前與我競爭的對象，祇是些雜牌曳引機，或是騾馬等等，現在呢，我要和電船，飛機來競爭了。

總算一切工作尚稱順利，我正準備一次有效的講解，這會使我所有困難都可迎刃而解的，即使大不列顛的海軍艦隊全部出動，我也可以對付。當你看了我後面寫的報告，你就會承認，我的推銷本領是愈來愈高明了。

我在下午跳下火車。就即在赫勃斯東旅館定下房間。

吃罷午餐，在二點鐘之前就走訪赫勃特先生。赫勃特先生。看來是個才智很高，懂得生意經的人，他立即解說，什麼是他目前所需要的東西。

「我在海濱擁有寬廣的地產，離這裡約十哩路光景。」他道：「目前我還有一家小旅館。人家稱做海濱旅舍的便是。它的生意非常發達。所以我想再造一家規模宏大的飯店——這意思說我將搬運大批的建築材料，像木材，水泥，等等。」

「假使你要搬運或拖曳東西，」我道：「蚯蚓牌曳引機是足可勝任的。如果只有十哩長的路程，蚯蚓牌一天可以來回二三次毫無問題。」

「問題是這地方非常不易到達。」他道，「假使你願意弄清楚，我可以指給你看，我所說的什麼意思。」

他領我穿過室內，指着一張掛在壁上的地圖。「這裡是赫勃斯東城，」他道：「那邊是我們現在站着的地方。在城北的海岸邊就是赫勃斯東岬，它只有五哩寬，但是向東伸展到海裡，足有廿哩光景。」

「正是，」我道。

「在赫勃斯東岬的北面，」他繼續說：「就是沙灘口，它只有五哩的寬度，但是向西發展，可以連接到內陸，

末有沒有道路呢？」

「從赫勃斯東岬的末端到沙灘口南岸去的五哩路是很好的，」他道：「在那邊你可以望到海濱旅舍。再過去的路就不行了，你要在陸上走，就得兜五十哩的圈子，走着極壞的道路。」

「爲什麼你不先在赫勃斯東岬用一輛曳引機來拖曳東西，就後到了南岸再用電船運送呢？」

「那邊都是小石塊，」赫勃特先生道：「而且潮水每小時的速度有十哩。就這樣沖上刷下的。但如果在低潮的時候倒很乾——沒有別的只是泥沙，和到東到西的石堆。所以這地方不宜用船。但我想或許我們用你們的一輛曳引機倒可以直接穿渡過去。」

「什麼？」我道：「在這種潮水沖上掃下的可怕速度裡？」

「我們可以在退潮的時候過去，」赫勃特先生道：「每一次退潮，總有四五個鐘點，那時沙面就露出來，當然這沙灘是又軟又濕的。但是有一次我在落潮的時候，在沙面上走了一二哩路，它足可維持一個人的重量，所以假使你的曳引機能在軟泥中行駛，假使它能够拖動一輛裝載材料的貨車，假使它能在四小時內走完這五哩路程，假使它

有廿哩長。海濱旅舍就在這裡——在沙灘口北邊的碎石堆上。現在清楚了嗎？」

「我正聽你講着，」我道。

「旅舍，」赫勃特先生接着道：「離這兒的直線距離只有十哩光景，但這條路不易走。假使你走海道。你要繞着岬兜一個圈。假使你走陸路。你要在陸地上兜個圈子。當然我可以利用飛機，而且現在城裡正有人等着要把一架小型飛機賣給我。我或許要買它下來。我在那邊有一塊空地足夠讓飛機起落的，那末我可以好好地用飛機來接送旅客到我的旅舍來。」

「但是你能用這種小型飛機來運送大批的行李呀。」

「

是的，」他道：「我不能運送行李。」

「那末你以前如何應付的呢？」我問道。

「我們租用了一只電船，」他道：「這意思我們要走五十哩路兜着赫勃斯東岬過去，這樣幾乎要花一天功夫。我們不能利用大電船，因爲旅舍附近沒有吃水够深的停船處。所以我們只能把建築材料用小電船搬運，這是又慢又花費。而且每當風浪起來，我們就根本不能行船了。」

「我懂了，」我道：「你是要把東西在陸上搬運，那

靠得住而不至於中途拋錨，被潮水捲走，我想它將是合乎我理想的機車了。」

「赫勃特先生，你的困難全部解決了！」立即我就對他解說蚯蚓牌曳引機的性能是如何地優良可靠，完全適合他的理想。我掏出空白的訂單，摸出自來水筆。但不幸赫勃特先生是個懷疑派角色。他堅持要在他正式營業前先表演一次。

「好吧，赫勃特先生，」我道：「假使你要先表演，我就先表現一次。」

我急忙回到旅館，僱了一輛汽車，就趕到赫勃斯東岬去，再穿到沙灘口，這時正好退潮，我就察看了一下沙面。它的堅實度已足夠負擔一輛蚯蚓牌曳引機和貨車了。」

在海濱的一邊，有一家工廠，掛着「東岡裝罐公司」的招牌，外面的沙地上有許多人在俯身拾蛤，以備取返工廠裝罐。這些人指給我看海濱旅舍的所在——在老遠的淺灘北面，有一幢微小建築。

到旅舍的這點路程，用一輛每小時三哩的蚯蚓牌曳引機，只消二個鐘點就行了，而落潮的一段時間有四小時之長當然絕無問題。

立即我駕駛着那輛僱來的汽車回到城裡，再開了十哩

路到古堡港，在那邊我找到州公路局的蚯蚓牌曳引機正拖了一架有十二個刀口的平路器在工作，管理這架機車的是個老傢伙，叫安台，米格爾強。我對他費了不少唇舌，他才答應明天一早把曳引機開到赫勃斯東，他並且願意以三千五元一天的代價爲我服務。我不知道他把這三十五元交給公路局呢，還是他自己吃進，這個我也不去管他了。

等到把曳引機接洽妥當，我就去訪赫勃特先生。

「赫勃特先生，」我道：「我剛接洽好一輛蚯蚓牌曳引機。明天早晨就可把它開過沙灘口。我請求你給我一輛運貨車掛在曳引機後面，至少要裝滿五噸的建築材料。並且我希望你自己也來。」

「好極了，」赫勃特先生道：「我吩咐木工場在今午替你裝滿一車材料。但是我不能和你一同去。因爲我後天早晨要和那位賣飛機給我的人一齊搭機到旅舍去。」

「那末我們在那邊見面了，」我道：「我可以在那裡打聽退潮的正確時間呢？」

「你最好去問杜勃士船長。他有一條電船，就是我租來運貨到旅舍去的。他對於沙灘口的漲潮落潮比城裡任何一個人都清楚。」

「謝々。」我道

四時以後再見。

你看我已安排下一個精彩的表演。我總是比別人多想得到一點。我不但顯示給赫勃特先生看我們蚯蚓牌曳引機的優良性能，同時我替他帶來了顧客，這表示用我們的機車做交通工具是無美不備的。

明天晚上，我希望能拿到赫勃特先生的訂單。

你誠懇的亞歷山大包茲

X X X X X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

地點：緬因州，赫勃斯東城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昨天我沒有寄給你報告，因爲我太忙啦。當我說忙的時候，這是真正的手忙腳亂。等我告訴你一切經過情形之後。你會知道我已運用我素來敏捷而有效的手段。

昨天上午，一切都顯得美滿。天氣好，有太陽。在九點鐘光景安台駕駛着他的十噸蚯蚓牌來到旅館。因爲我對每一件事都仔細考慮，所以我叫他先到修車間去加滑油和潤滑脂，裝汽油和水，再檢查化油器，白金接觸器等等，

我在河邊的電船上找到了杜勃士船長。我對他詳細地解說我將實行的計劃，於是他告訴我早晨落潮時間在五點半到十點半，下午落潮時間在六點到十點。因爲早晨的期間過早，所以我選了下午的一次。

我謝過杜勃士船長，回到旅館正好是晚餐的時候。晚餐畢，我坐在旅館的門廊前和一位從紐約來的紳士聊天，他剛在下午乘火車到的。他的個子很矮小，從他的臉上看出他是怯懦的人，而顯得十分疲乏的樣子。他說他們一共來了五個，預備明天住到海濱旅舍去。

「這家旅館的地位很好。一邊傍海，一邊靠着森林。」

「但是不容易去。」我道

「是呀，」他道：「我們之中幾位女的都怕暈船，去年她們坐小電船吃了大虧，今年幾乎不願再來了。」

「你可以不必坐小電船了，」我道，於是告訴我，我明天要開曳引機前去，並提議請他的朋友們坐在貨車後面。這位從紐約來的紳士立即走上樓去和他的同伴商量，不一會就下來了，說他們十分愉快地願意接受我的邀請。我事先警告他，那貨車並不舒服，但是他說無論如何總比乘在小船裡頭幾天要好得多啦。因此我們講定明天下午

每一件想得到的事都做過了。

吃罷午飯我們駕車到木工場，把赫勃特先生的貨車鈎上。這裡已裝了許多沉重的木材，頂上還載了許多小桶，鶴嘴鋤，挖泥鏟等等工具，再加上一付巨大的犁。這些東西大約有四噸多重，——對十噸的蚯蚓牌曳引機而言，這並不算得什麼，但在不知實情的沙灘上，這是比較妥當的。

當我們回到旅館，那從紐約來的紳士已和他的同伴在等候我們了。這些人在事先我不知道是何等樣的人物，現在出現的竟全部是女人。其中之一長得十分漂亮。另外四個又高又大。此外還有許多行李，包括四隻大箱，十八隻手提箱，一大批的包裹，短外衣，提籃，洋傘，還有一只小狗，提籠中並有鳥兒一頭，外加一大匣燄火——我想大概是七月四日國慶的緣故。總算幸運，裡面沒有松鼠，花貓，金魚或猴兒。

當我看到這四位女性攀登貨車的姿態時，我才了解這從紐約來的紳士，爲何會倦容滿面了。這四位立即開始命令他某處放手提箱，某處放什物，又叫旅館小童把大箱子搬上來，某處是她們的坐位，一切都依言而行，可是這四位的意思並不一致，而這位從紐約來的紳士又想四面討好

，因此他就弄得昏頭暈腦，不知所措。

一方面，我管我自己的，我叫安台打開節汽瓣，發動引擎，讓馬達的巨聲把女士們的聲音壓下去。於是我又叫安台把油門迅速關住，在沒有等她們開口之前，我對她們說如果再不靜下來，就要請她們坐小船。這下子把她們都鎮住了。

我用果敢決斷的手腕把這些額外貨色一一處理定當。我把所有的小包裹行李都塞進曳引機的工具箱裡。叫旅館的小童拿來些繩索，於是把手提箱，大箱全部縛在木材和翠鋤的上面。我叫四個高大的女士及來自紐約的紳士坐在頂上，用毛氈和短外衣當坐墊。等他們坐定之後，我送上小狗和鳥籠。

現在還剩下第五個女士——那位長得十分漂亮的——她始終站在一旁，不麻煩任何一個人。爲了這一點緣故，我請她坐在又寬大，又舒服的駕駛座上，和我和安台在一起。

（註：你看我對付這班來自紐約的人，手段多少俐落，可見我不但是一位優良的推銷員，而且是一個行政人才。所以，假使公司中高級的行政人員有空缺時，不要忘記了我。）

因爲我永遠是和霸待人，不論對方想買或不想買曳引機，我總是想給人家一個好印象。所以我就開始對馬波兒康蘭弟小姐解說蚯蚓牌的性能。當我談到正是時候，我就把話頭轉移到眼前的景色，我描寫着夕陽西斜的美麗。那靠近海邊的沙灘因落日的照耀而使色澤變深，這使我記起以前我學過的一支歌，立即我就引吭高歌起來。但正當我在唱得起勁的當口，安台突然把車停止了。

「你說漲潮要在什麼時候開始？」

「十點鐘。」我道：「怎麼啦？」

「你看那邊，」他道，指向着東面。那平坦的沙地上有一條起伏着的白線。

「你看這條白線離這裡有一哩光景嗎？」他問道。

「是的。」我道：「這好像是潮水的影子。」

「這是潮水呀。」安台道：「而且它漸漸接近我們。現在正是漲潮呀。」

「這是不可能的，」我道：「杜勃士船長對我說過漲潮要在十點鐘開始。」

「杜勃士船長是誰呀？」

「他是一條電船的船主，」我道：「赫勃特先生經常租用他的電船搬運貨物的。據說他是赫勃斯東城裡知道沙

這時候我們開始要出發了，四個在貨車頂上的女士又在喋喋不休地發問，她們要知道這次旅行要花多少時間，假使下雨她們怎麼辦，貨車是否安全等等。

「好了，」我道：「我們走吧。」

安台打開油門，引擎發出怒吼，我們就緩緩地前進。因此我可以不再聽到四位女士的嗓音。

引擎的吼聲，並不阻礙我和駕駛座畔的女郎談話，我聽到她說她名叫馬波兒。康蘭弟小姐。她是這位從紐約來的紳士的姪女。這另外四位肥胖的女士都是她的姑母。

曳引機順利地到達裝罐工場前，在六點左右我們已在沙灘口的南岸——正合我的打算。潮水已經退盡——正似杜勃士船長說的——於是安台就一直開往寬闊的沙灘，向着北面五哩外的海濱旅舍前進。

我愉快地看到曳引機並不陷入沙內。貨車的輪子將軟沙劃成裂紋，但因爲我們貨色裝得輕——雖然包括了四位重量級的女士——我們還是行得很平穩。

當我們走過許多拾蛤的工人前，他們對我們直視着，好像他們以爲我們在發瘋了，拼命搖手呼喊要我們停止——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去打擾他們。不一會就將他們拋在老遠了。

灘口漲潮落潮最清楚的一個人。」

我們坐着繼續查看那條白線。它是愈來愈接近了，而且非常地快，馬波兒。康蘭弟小姐說話了。

「這位杜勃士船長也許知道潮水的漲落。」她道：「但可能他還知道些別的。」

「是嗎，」我道：「他還知道些什麼呢？」

「他知道假使你能用曳引機穿過沙灘。那末他的電船生意就做不成了。」

「什麼，這下流的坯子！」我道：「你覺得他真會玩這樣卑鄙的手段嗎？」

「我不知道，」安台道：「但假使你徵求我的意見，我認爲還是開回裝罐工廠去。我們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假使我們手脚快點，或許還可不至於浸水而先回到那邊。」

我再朝着那白線望了一眼，它現在祇離我們不到半哩了，前進得十分迅速。這時候坐在貨車頂上的四位姑母也注意到了，她們揮着臂膀，指着潮水，對我大叫。

「好吧，」我對安台道：「我們打回轉吧。」

安台發動引擎，在沙地上兜了一個圓圈，向着裝罐工廠開去，它就在近處可以望及的高地。

同時潮水的進前速率出乎意外地加快。我們還沒有開過一百尺，它就追上了我們。半分鐘之後它就沖過我們的脚底。安台開足了馬力，曳引機和那輛拖着的貨車在吋許的海水中疾駛。這幾乎是一霎眼。海水已經二吋了，

「你看我們來得及趕到裝罐工場嗎？」我問安台

「我看不行了，」他道：「它漲得太快了。」

他的話不錯。情形非常不好，在這種情況之下，換了別人一定祇會驚惶失措聽天由命。可是我亞歷山大不同，在任何緊急狀態之下，我的一付靈活的腦筋總是有有效的。

我立即把現狀分析了一下。我知道曳引機在二呎深的水內仍可行動，假使再深，那末發電機要着水，整個機件就完蛋了。我們還有一哩半路——或可說還有半小時要走。照水漲的速度看來，我們是無法到達目的地的。我記得我會注意到裝罐工廠前的大石上的水漬印，幾乎有六呎高。如果潮水真會漲到六呎，這可太壞啦。雖然我們有一大車的木材，可以釘起來當作木筏。但這究竟不是上策。

於是突然我想到一個好辦法。立即我就付諸實施，我叫安台把車停下，再倒退數吋，這樣就把鉤子放鬆，我下車將貨車的鉤子從曳引機後面取下，這時水已經齊到我的足踝了。於是我們從貨車上取那些大箱，手提箱，毛氈，

利。但我要聲明，這不是我的疏忽所致，我是被一個以前是我的朋友，而現在轉變為我的敵人所欺騙，他供給我正確的情報。」

「當我正開始要越過這沙灘時，我有絕對充份的理由和信心，能及時抵達對面的。而當我發覺漲潮，要想退回去時，却為時太晚。現在我把曳引機開上木堆，把人和東西攔在車頂上，我們都很安全了。我們目前只有等待退潮，才能繼續進行。」

「但是潮水沒有退，」胖女人中有一個道。「潮水還在不斷地上升，等到它高得齊及車頂，我們就都要淹死了。噢！我為什麼要來呢？我要你立即送我們到岸上去。」

「太太，」我道：「我還沒有講完啦。假使我有辦法送你們到岸上，我當然會——除非故意把你們拋掉。但這個當然不會。你們只有在這裡等，而且你要留在這裡的話，必須照我的說話去做。按理講這是一輛曳引機，但在目前四面是海的情形下，這可以看作一隻船。我是船長，在美國政府的航海法上，我有全權命令水手及乘客。假使有人敢違背命令或不遵守我的說話，我可以當作叛變而處決你們。」

我說完這段話，就鐵板着臉，裝出墨索里尼的姿態。

四位姑母，鳥籠和小狗。那位來自紐約的紳士，和塞在貨車角落裡的小包裹。接着我們把縛住木材的鐵索和繩子解下，把那些大塊的木材從車中取出堆放在沙灘上。同時水深將近六吋了。

安台走上機車，把它繞到貨車後面，將機車爬上那堆木材，這是一樁困難的工作，履帶又濕又滑，木塊的高度和沙地又相差好一段，但是安台的駕駛技術精良，再加上那位年青姪女的鼓勵，四位姑母的神經質的尖喊，小狗兒的亂叫，鳥兒的可憐的尖鳴聲，和那位可憐相的紐約紳士的沉默，安台繼於將曳引機爬上木塊頂。

我們就用繩索等把木塊縛在一起，以免被水沖去，就將大箱，手提箱，包裹，從新一裝上曳引機，把它們放在最高的部份，免得着水。於是安台和我再幫助四位肥胖的姑母和紐的紳士爬上機車。因為駕駛座只能供給我，安台和馬波兒小姐應用，所以她們只好坐在零件箱，汽油箱的頂上。她們中間有一個照顧着鳥兒，另一位管住小狗立即我發表了一段談話。

「女士，先生們，」我道：「我可以保險，你們現在是絕對地安全了，假使你們能照我的話做，並且安靜地等着，這就不會再受絲毫損傷的了。我們目前的處境果然不

我暗暗地高興，那四位神經質的胖姑母嚇得面相靦。安台和那位來自紐約的紳士安慰地說我能照顧她們的。而這位年青的姪女，倒使我吃了一驚，她私下對我說，她覺得很有趣，對於我的偉大演說十分欽佩，因為她還是第一次看到她的四位姑母，竟同時閉口無言。

我謝過了牠，於是向其中一位姑母借了一柄洋傘測量水深。現在水已有一呎半左右，而且海風也括起來，水花一陣陣衝在貨車的輪子上。太陽愈往下降，潮水愈往上升，等太陽沒入地面時，潮水已齊及機車底板。天色在變黑，水深在加高。海風也愈括愈大，有時海水潑上車頂。這四位胖女士，雖然被我嚇得嚥住了口，却忍不住凍得牙齒打戰。其中一個提議假使我們打訊號給岸上，或許會有人坐船過來援救。

「這是一個好意見，」馬波兒道：「我可以燃幾支我們帶着的燄火。也許岸上的人看到了會來運救。」

於是她爬上去把手提箱搬開，將燄火從匣中取出，她拿在手欣賞了約模一小時方才點燃，立即一支羅馬式蠟燭，衝上半天。可是沒有人從岸上來。也許沒有看見，也許別人看到了以為我們是在預祝國慶呢。

在十點鐘左右潮水已升近車座，我們十分悶煩。海風

又大，一彎月亮慘淡地掛在半空，但仍感昏暗無光。我們都不知道潮水究竟要升到多高，什麼時候才退下去。其中一個姑母發問了：「我在書本上看到芬頭灣的海潮能高到七十尺。假使這裡也這樣，我們怎麼辦呢？」

「這裡不會這樣高的。」我道。

「只要有它的一半，我們怎麼辦呢？」

「不會的，」我道。雖然我也確不定：「我現在不想聽任何人的悲觀論調。」

十一點鐘，水至少又升高了一尺，風還是很大，浪頭在機車旁翻滾，水花直濺進車座。

「它愈來愈高了，」其中一個姑母道：「我們都要被湖水沖走，現在你應該想點辦法了，船長先生。木塊是唯一可以救命的東西，現在却壓在機車底下。你應該把機車推掉，使木塊浮起來，我們可以利用它當作木筏。」

「不是你的東西，」安台開口了：「這輛曳引機是繡因州公路局的，而要負全責的。」

「曳引機算得什麼，」姑母道：「假使和人命相比，它值得多少？」

這時候我發言了，來結束這場爭辯：「曳引機將仍在原位，」我果斷地聲稱，「你們的討論應該結束了。假使

達的。

但是當機車離岸不到百碼的時候，我們却開入一個泥潭裡，這要比沙地軟得多啦。那曳引機倒仍安全地站在泥面上，可是後面的貨車却深深地陷入，我害怕它真個要全部埋進去了。

「呀！」我對安台叫道：「我想我們得趕快把曳引機從鉤子上脫下。打回轉到貨車的後面，再把它鉤上拖起來，就後我們把貨車帶到結實一點的地面，繞圈子兜過這一塊泥潭。」

「好的，」安台道：「這意見不錯。」

不幸，這並不是一個好意見。我們果然毫無困難地將曳引機鉤住貨車的後面。但我們假使要把貨車倒拖，則車軸兩頭的螺絲帽一定會因此而鬆落的。當我們還沒有將貨車從泥潭裡拖出一半的時候，貨車的左後輪就脫落了。於是四位姑母，紐約的紳士，四只大箱，十八隻手提箱，犁鋤，小狗，鳥籠，一齊滑下，深地掉在泥裡。這真可以說是運氣，我，安台和馬波兒都因為在曳引機上而沒有絲毫損傷。

四位姑母不禁大怒。這當然不是我的錯，而完全要歸咎於貨車設計的荒謬。她們揮舞着洋傘，告訴我她們對我

你們再不閉緊嘴吧，我要以背叛，及海盜行為等罪名來執行海上法令了。」

他們又閉住了嘴。到十一點光景潮水好像在退落了。在午夜的時候，我們重可看到曳引機下的木塊，我們這才放心，知道一切都要好轉了。

後來的二三小時確實是不错。馬波兒和我爬上曳引機的水箱，坐在大箱和手提箱的蓋子上，我們愉快地讚美着閃光的星々，和海上的月波。我們只遭到一次干擾，那是因為姑母之中有一個覺得我和她的姪女過份親近——這真是可笑之極，我祇是爲了要保護她，以免受海風的侵襲而已。我把言語嚇了她一下，她又不響了。

漸漸的潮水退掉了——這時候東北方已露出魚肚色——我環顧四週，那吸滿海水的沙灘在發出亮光。

安台和我把機車開下木塊，從新把貨車鉤上曳引機我的意思還是想開到海濱旅舍的，安台和那位來自紐約的紳士，再有他的姪女都表同意，可是這四位姑母暴跳如雷，急於要找塊乾的地方，於是我爲省事起見把機車開向旅館公司，不到半小時我們就望見那邊了。我決定把搭客送上彼岸，讓她們自己找出差汽車返城，而我還可以打回轉，再去海濱旅舍，因爲我想我一定能在潮水再度來臨以前抵

是如何地痛恨。但我的心腸總是最仁慈不過的，我和安台還是用曳引機來回幾次，將她們及行李運送達旅館工廠。

你或許以爲像我這種的仁慈舉動，一定會博得她們的感激。但情形並不如此。她們走到工廠裡——這時還沒有一個工人在內，但大門却開着——其中的一個打電話給赫勃特先生。她要赫勃特先生立即到這裡來一次，她說她們掉進泥潭裡，受了傷，被綁架，幾乎被一個曳引機推銷員活活淹死。她們打畢電話，就對着我發笑，而那位紐約紳士已顯得疲憊不堪，他的姪女則很懂情理。我覺得她們已不再歡迎我在一起，所以我和安台打算再回去設法挽救那輛貨車。我們找了半天，總算在泥中找到那枚螺絲帽。

「假使我們在路面堅硬的地方，」安台道：「有一座甲克起重機，那就可簡單地把輪子安裝上去。現在我看祇好把木塊從車上搬下。」

「我想你的話是對的，」我道。

沒有多久，我見赫勃特先生駕車到了裝罐工廠，他來得這樣急促，四位姑母羣情激動地圍着他，說得又多又快，使他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一定被她們感動了，我見他像騎兵衝鋒一般的奔過沙灘。我和安台迎將上去，祇見他滿嘴裡冒着白沫。

「這是我有生以來所聽到的最混蛋的一件事了，」他道：「你這算是什麼意思？你對我說你是替我搬運木材到海濱旅舍的，你現在却綁走我的客人。你把她們拋在港灣裡，幾乎把她們淹死。你還要恫嚇她們，你並且把我的貨車弄壞，陷在泥裡。真是無法已極。」

「但是，赫勃特先生，」我道：「你沒有明白，我可以解說全部經過情形。」

「我不願再聽你一句話，」赫勃特先生插入道：「我也不要再聽任何解說，我再不要你什麼，即使把曳引機送給我，我也不要它。你現在最好的一法是立即滾蛋，離開城市越快越好。假使你再要和我嘍囉，我就要打扁你的腦袋。」

還沒有等我回答。他就轉身而去。那幫紐約客人一一鑽進他的汽車。我聽得赫勃特先生告訴他們：會另派卡車來搬運他們的行李。於是他們向赫勃斯東城而去。

安台和我坐在岸邊默想着目前的處境。我覺得我對現狀不能滿意。我並不怨恨杜勃士船長的謊言，也不怪命運乖蹇，會把貨車的輪子脫落。我認為赫勃特先生還不夠了解。我知道推銷一輛曳引機，多少要碰到一點阻礙。我最後決定把木材仍運到海濱旅舍。這樣我以後還有說話的餘

十分鐘已掘出大批的蛤來。

那主管人見了十分高興，他撥了十二個工人去搬運木材，安裝車輪，留下三個人拿了籃子拾蛤。

當潮水在八點鐘左右上潮時，拾蛤的工作已經完畢，貨車也修好，拖到裝罐工廠停放着。利用曳引機的工作，在同樣的面積裡，要比用手去挖的，多了三倍的蛤。所以這一次的成績非常圓滿。

那主管人告訴我，潮水將在下午四時退落，晚上八時潮再度漲起，這一段時間裡，沙灘平坦無水。我知道這次的情報可靠，所以決定下午四時出發。同時，我利用現在時間，在裝罐工廠裡坐下寫這份報告，一面吃着主管人好意請我的許多用蒸氣煮過的蛤子，其味鮮美無比。

現在已是中午，潮水正在最高潮。但不久它就要退落，等平坦的沙灘露出後，我們再開始上道。這份報告將請那主管人在歸途中投郵。明天我希望能報告你，我已成功地將貨色運過沙灘口。同時我還希望不日能和赫勃特先生接觸，而和他入情入理的談一談。

你忠實的亞歷山大包茲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拾穗

地。

「安台，」我道：「假使我們把貨車修復，你還願意到海濱旅舍走一遭嗎！」

「當然，」安台道。

這時已經將近七點鐘，裝罐工廠的工人都絡繹來廠。那個拾蛤主管人對曳引機十分有興趣，他問昨天的旅行如何。我回說不大好。

「我們見你昨晚晚上出發，想告訴你要漲潮了。但是你沒有注意，我們以為你或許知道的，或者你的機車能及時趕到對面。」

「並不如此，」我道：「你能借幾個拾蛤的工人幫我搬下木材，修理貨車嗎？」

「我怕不能，」他道：「我們只有一小時的功夫拾蛤，潮水就要來了，他們都要忙碌地工作，使工廠能在下午得到足夠的蛤來裝罐。」

「也許，」我道：「我們可以用曳引機來幫助你的拾蛤工作。」

「你可以試試看，」那主管人道

「來吧，安台，」我道：「讓我們試試。」

我們把掣裝上曳引機，在泥地上來回耕了幾次，不消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地點：緬因州赫勃斯東城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今天的報告我寫得很短。雖然有一大串的事情發生，但是我可以簡括地告訴你們。

昨天下午一時，正當我寫畢昨天的日報，有一架飛機，開過裝罐工廠。它是從赫勃斯東城的方向飛來，而要向海濱旅舍那面去的，所以我知道一定是那位飛機推銷員和赫勃斯東先生在一起。當飛機掠空而過時，我覺得它的引擎聲音不對。但它却一直飛過去了。可是當它飛過沙灘口的一半，它就不穩地慢了幾慢，總於緩緩地降下，停在水

中。工廠裡每一個人都看到了，激動萬狀。因為那架飛機不是水陸兩用的。它只是一架小型的陸上飛機，肚子底下裝有兩個輪子而已。拾蛤的主管人立即持了一架双筒望遠鏡出來我們站在岸上觀看。它看來離這兒有三哩遠。飛機的鼻子整個浸入海水，而前翼和後尾還翹出水面。我們看到有二個人爬上翼端，搖着他們的臂膀。

「他們不會死的，」拾蛤的主管人道，「我希望他們

不會受傷，因為不等潮水退下，我們無法救援的。」

「你有船隻嗎？」我問道。

「我們祇有一隻舊的平底船，上面裝着馬達，但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只有被潮水捲掉的份。」

我們注視着這架遭殃的飛機，翼頂上的二個人拼命地揮舞着手臂。十分鐘後我們看到一隻電船，乘風破浪而來，裡面載滿了人。

「好了，」拾哈的主管人道：「那條船已看到他們的求援信號。它看來速度很快，足可抵住潮水。」

「我們留意着那條船。浪潮的聲勢很大，但它開得還是很穩，當它幾乎要接近飛機時，突然它停止了。我們用望遠鏡凝視着，直到二眼發酸，但它絲毫不動。看來它也擱淺了。」

二點鐘，三點鐘，漸漸潮水退落了。四時左右，平坦的沙灘又露了出來。

「好了，」我道：「這是該我們行動的時候了。」

安台和我坐上曳引機，帶着木材就向沙灘口開去，每一件事都很順利。大約一小時左右我們已到飛機降落的地點。那螺旋槳已經破碎，翼板也被水沖壞，但別的部份看來還好。赫勃特先生和那駕駛員向我們走來，他們都沒有

勃士船長。

我立即跳下曳引機，朝着杜勃士船長走去，裝得怒氣冲天。

「杜勃士船長，」我把嗓門裝得像我在軍隊中所遇到的老軍曹的那付腔調，「你這好像伙，你故意把落潮的錯誤時間告訴我，使我給赫勃特先生一個壞印象。假使你還能表現得像個人樣，我還可以救你出險。否則我就置之不理，讓下一次漲潮把你的船擊成粉碎。現在你怎麼說？」

起先他想推諉遁辭，但是我完全鐵石心腸，於是他只得承認他說謊。我就無條件寬恕了他。他也是個可憐虫，家裡有老有小都靠他一人支持。他的船隻是他唯一靠着維持生活的東西，假使赫勃特先生講進曳引機，無異打破他的飯碗，那末他和他的妻女難免要餓死。我倒真的替他難過起來了。

赫勃特先生在一旁靜靜地聽着這些解說。於是他僅僅道：「這倒真是有趣，」並且提醒我們早點在漲潮之前回去。

於是我們把四位姑母，那來自紐約的紳士，四只大箱，十八只手提箱，小包裏，小狗，鳥兒，短大衣，洋傘，杜勃士船長，赫勃特先生，飛行駕駛員，統裝上貨車頂。

受傷。

上次我碰到赫勃特先生時，他說要是我再和他說話，就要打扁我的頭。可是現在，他爲了某種理由竟改變初衷了。當我問他是否願意搭乘我們的曳引機，他十分謙恭有禮，謝之再謝。於是他和那飛機駕駛員爬上貨車的木材頂部。

「馬達突然停了，」駕駛員對我解說：「我們在下降時撞壞了一點機身，但是假使我們能將它在潮水再度來臨之前拖走，我們可以修復的。」

「我會把它送到岸上的，」我道：「但是我先要看看別的遇難者。」

我開到電船擱淺的所在，它在離這兒數百碼之處。擱在那些高起的小石堆上面。船身還撞了一個小洞，可見撞得不輕，當我們駛近時，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這是馬波兒，這紐約紳士的姪女。

「好了！好了！」她道：「我們的老船長包茲和他的航海曳引機來了！」

「是呀，」我道：「我們又重逢了。」船裡坐的是四位姑母，紐約紳士，小狗，鳥兒和四隻大箱，十八只手提箱，小包裏，毛氈，短大衣，洋傘。而在船尾上坐的是杜馬波兒則坐上她們老位子。我們把電船小心地從石堆上拖下，把它用巨索掛在貨車的後面。之後我們再開過去，將飛機掛在電船的尾部。於是我們就開始向旅舍前進。

當我們行動的時候，這一連串東西像馬戲班大遊行。我很愉快地告訴你們，我有充份的本領來拖動這四噸重的木材，噸位沉重的乘客，一隻電船，和一架飛機，我們全部安全地抵達海濱旅舍，正好趕進晚餐。

當我用畢晚餐，我就開始想來一次精彩的推銷演說了。但是赫勃特先生沒有等我開口，他就訂購了一輛十噸的蚯蚓牌，他的訂單同附附上。

今天一早，當我要和安台駕車返裝罐工廠時，所有的人都來向我握手道別。赫勃特先生感激地道謝，紐約紳士和飛機駕駛員熱烈地握着我的手，四位姑母真的對我愉快地微笑着，小狗在叫，鳥兒在尖鳴。可憐的老杜勃士船長在岸邊揚着手，他正在那裡辛苦地修補船隻呢。而馬波兒小姐深之地向我道謝，因爲我給與她享受一個緊張危險的經歷，這是她夢想了好久的。

安台和我駕車到沙灘上，我回首瞻望，不覺悲從中來，一個東跑西跑的推銷員，一旦在某處樹建好深厚的友誼，却又要另換一個碼頭了。

當我回到裝罐工廠，我又高興起來。那拾蛤的主管人走過來熱誠地歡迎我。他立即定了一輛五噸的蚯蚓牌，用來撈蛤，定單隨函附上。

今晚我將動身到波士頓。臨末我要指出，我這次的成績很好，我已銷出了二輛曳引機，在別人看來這是連一輛都難銷的。而且我替曳引機開闢了新的市場。我希望我的這新發現將使蚯蚓牌的銷路大為增廣：「第一它可運送乘客和貨物到不易到達的避暑旅館；第二它可運救擱淺的船隻；第三它能救援失靈的飛機；第四它可以增加蛤的產量，而對國民的康健營養大有裨益。」

你忠心的亞歷山大包茲

——本篇完——

「我怎樣纔能獲得一夜的安眠呢？」  
「臨睡前飲一杯溫牛奶，吃一片蘋果片。」  
「可是，醫生，六個月以前，你不是告訴我，臨睡前別吃東西？」

「唔？是的，親愛的夫人，可是你要知道，在這段時期里，醫學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



# 恐怖的新娘

(上)

——海——

美國三K黨的故事

暗影籠罩着莊宅外的棉田，突然電話鈴響了，電話線上傳來湯姆亞德里希興奮的聲音，他由法學院回家度夏，他說在一小時之內將來看我。

我急奔上樓，回到自己的臥房，心頭充滿歡欣，坐在鏡前，我，克雷斯蒂布來克，一遍又一遍地梳刷着我自己的頭髮，直到它閃亮得像日光照耀下的金沙。

我擡頭看見爸爸站在門口，他昏花的老眼顯得潤濕。「你真美麗，克雷斯蒂。」他低語，「真像你母親在十九歲的時候。」

他觸起往事，深深嘆息，蹣跚地步下樓梯。走進古老的圖書室，自從他最近一次發心臟病以後，他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那裡。

我現在寫下這故事時，心中仍有餘悸；我最怕黑夜，黑夜裡，最輕微的響聲，都使我遍體顫慄；睡在床上，我不敢睜開眼睛，怕的是會看到他們站在我面前——可怖的，鬼怪般的人，身穿白色長袍，這無形王國 (Invisible Empire) 的黑夜兇徒——「三K」黨。

我寫下這故事，為的是讓全國的人得知道事實的真相，毒恨和偏見，仍在黑暗的角落裡醞釀着，暴行永不能止息，直到最後的一名三K黨徒被剝去了頭罩。

我冒着生命的危險寫下這故事，我清晰地記得那些抗拒三K黨的人所得到的結局——爸爸，山穆施汀和愛麗妹

## 恒泰豐進出口行

門市部

價廉物美

純淨花生油

美國花生油

文具紙張

印刷簿冊

歡迎批發

地址 重慶市北區南一段一三號

電話 五三八八

我重又面對着鏡子，爸爸的讚賞使我雙頰緋紅，但鏡子告訴我這讚賞是真實的；我承襲母親纖細優美的身材，潔白無斑的皮膚；我對着鏡裡的人影微笑，心裡快樂的低語着：「湯姆終於回來了，再有一年他就畢業，克雷斯蒂，湯姆就要帶你一同去了。」

當我由夢境中回到現實時，我的一團高興化為烏有，這現實的環境，近來愈使我難以忍耐。

自從母親去世後，這古老的莊宅日漸衰微，巨大的房屋裡，堆滿油漆剝落了數代的破舊傢俱，莊宅外面，同樣呈現着黯淡的景象，乾燥龜裂的土地上，覆着疏落的棉花，莊宅下首，一叢未塗油漆的破屋，那是給黑人佃戶居住的；這是一座衰敗的田莊，在炎夏的熾熱下被灼乾，是一片死寂的土地，四周圍繞着松木，發散出刺鼻的生松脂氣味。

雖然這裡是炎熱而貧窮，但對於那些數代居住在同一座房屋內的人，却有一種安全舒適之感。

我那時年方十九歲，我需要愛情和歡笑，刺激和快樂；夏日的夜晚，我獨自坐在鏡前，夢想着這一切。

湯姆將給予我這些歡樂，再隔一年我們就可以結婚了，一年的等待並不能算太久。

我狂亂的望着爸爸，「這是真的嗎？你想讓黑人佃戶去參加投票嗎？」

「這是真的，」爸爸肅肅的說。

「但黑人從不去投票的，」我叫起來。

「我們的黑人佃戶要去的，克雷斯蒂，如果他們住在這裡，他們就有權利選舉他們的官吏！」

我驚恐地望着爸爸，爸爸住在這裡已經很久，熟知一切企圖抗拒三K黨的人所遭到的下場，他現在一定是喪失了心智，我撲在他身上，抓住他的前襟。

「你知道這會引起什麼結果的！」我哭泣着，「難道這裡不夠麻煩，還要再惹上三K黨，更招來橫禍嗎？」

爸爸凝視着我，眼中露出不解的神情：「克雷斯蒂，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我想你一定會明白事理，為我驕傲的；我們要用我們的手來抵抗，克雷斯蒂，——用我們的手，不是我一個人的手！」

「我不要抵抗，」我叫道：「我厭倦這一切恐怖和痛苦，我不要做一個十字軍勇士，我要安定，滿足——」我的聲音破碎了。我盡力想讓父親知道我是多麼痛苦，他沒有權力使我們陷入恐怖之中，他深知三K黨如何對付那些違抗他們命令的人。

這時我聽到樓下的敲門聲，我急步下樓臉上浮起歡迎湯姆的笑容，但當我到達客室時，我沒有看見湯姆。

愛麗站在那裡，纖細的臂膀圍在爸爸身上，愛麗，姣小而溫柔，眼中的表情使我不勝驚駭。

「愛麗，出了什麼岔子嗎？」我叫道。

她手中拿着一封信，顫聲說道「有人給爸爸一封信，她望着敞開的前門向我領首示意，「有人敲門，在我開門前就跑開了。」

我望着愛麗受驚的和爸爸生氣的臉，爸爸穿了一件褪色的藍袍，似較往日更顯得孱弱。

「這是一種恐嚇，」爸爸憤然說道：「三K黨的威嚇。」

「但他們為什麼要威嚇你呢？」我問，在爸回答以前，從愛麗手中奪過來信，信上的話使我全身感到一陣驚顫。

「我們警告你不許讓黑奴參加投票選舉，如不遵從，你將後悔莫及！」

三K黨啓

「當一個火頭燃燒起來時，」爸爸疲倦的說道：「聰明的人就設法制止火勢的蔓延，對於三K黨也是如此，有些人首先挺身而出制止他們，當他們被制止以後，你就可以永免恐怖的威脅了；克雷斯蒂，我希望你能了解這一切。」

「我不要了解它，」我憤怒地由爸爸身旁走開，我聽見他緩慢地走向臥室，低聲自語。

愛麗轉身向我說：「你應當向爸爸道歉。」

「道歉？」我大發脾氣，「在我整個的前途，被恐怖所威脅着的時候，我還要向人道歉？為每晚行將來臨的恐怖而道歉？爸爸才應當道歉呢！」

愛麗眼中譴責的神情，使我更為激怒，我衝出室外，坐在走廊的階石上，這是一個溫暖可愛的夜晚；月光透過雲層照耀着原野，形成一幅靜穆柔和的美景。

我坐在階石上，胸中的憤怒，使我對如斯美景視若無睹，直到我聽見一輛汽車開上小路的聲音；那是湯姆的汽車。

他從車內走出，站在月光下，他那健壯年輕的側影，英俊異常，他溫柔的叫道：「克雷斯蒂！克雷斯蒂！」我忘記一切煩惱，口中發出輕微的歡呼，我奔向他，投入他

的懷抱，他把我像孩子般地抱起來，一同回到走廊。

我們不再是孩子了，似水年華，現在，別離多日後重新聚首，我們似乎都突然長成了，我深知，他是存不斷的奮鬥，直到我們可以結婚的那一天。

結婚的念頭，使我想起剛才發生的事，我暗自思忖，現在是不需再等待了，如果湯姆知道三K黨對於我們威嚇的事，他一定不會要我再等，他了解我的憂愁和恐懼，他一定會和我結婚，帶我離開這裡。

我們坐在階石上，聽着鳥聲在唱和，從黑人佃戶居住的屋子裡，傳來一陣「吉他」的聲音，和黑暗中低啞的歌聲。

我告訴湯姆，爸爸被三K黨威嚇的事，他顯得很憤怒，緩慢地說道：「克雷斯蒂，不要心煩，他們都是懦夫，如果你使他們知道你完全不怕他們，他們就沒有勇氣去……」

在他說完這句話以前，屋內電話鈴又急速的響起來，不一會，愛麗走出來說：「湯姆，是你父親來的電話，他被什麼事弄得很不安，」

這突然的中斷使我心思煩亂，我本想立刻把事情弄清楚，我要使湯姆明白眼前情勢的嚴重，立即結婚是多麼的

合乎情理。

湯姆去聽電話，不一會他跑回來說：「親愛的，我家裡一個佃戶的腿被曳引車壓傷了，我要趕快回去送他到醫院……」

「湯姆！」我向他抗議，「我們正要談起——」  
「等一會再談，克雷斯蒂，我現在忙得很，現在——」我眼看着他離開，憤怒的回到臥房，脫去我特別爲他來到而穿上的新衣，換了睡袍，熄燈就寢。

我想到湯姆剛才的態度雖然有些不安，但並未顯出特別嚴重的神情，似乎認爲事情慢慢會變好起來，着急也無益處，突然，我發現湯姆的態度竟和爸爸一樣。

我一定是朦朧睡去了，因爲我突然被一聲慘叫驚醒，我起身坐在牀上，心臟猛烈的衝擊着。這時鐘面上的指針正指在三點鐘的地方。

慘叫聲又響起來，我由北窗望出去，赤紅的火舌捲上半空，我開始明白是一所黑人佃戶的房屋起火了我跳下床跑進客室，這時愛麗也從臥室內奔出，我們一同下樓跑到院子裡，我的行動完全是機械的，因爲外面起火，所以準備去幫忙救火！但當我們走到房屋轉角處，看清楚了起火的原因，我恐怖地向後退縮。

「愛麗！」我氣急敗壞的說：「這是——三K黨！」  
許多身穿白袍的人，衝進黑人佃戶的住屋，用浸透煤油的火把到處放火，半數的房屋已起火燃燒，驚恐的黑人尖叫着向樹林中四散奔逃。

黑人們逃散一空，喊叫聲漸漸止息，寂靜重又籠罩着大地，祇有那燃燒的房屋發出爆炸的聲響，我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危險，心臟重又猛烈地跳動起來。

「我們趕快回家去！」我叫道；我們轉身向廚房奔去，但從黑影裡走出，打蒙面人，阻攔了我們的去路，他們兇惡而靜默地站在我們前面等待着。

我們轉身後退，但更多的三K黨徒，站在我們身後，我們被捕了，希望，我，向一塊空場奔去。但一隻手粗暴地捉住我的肩頭，我聽見睡袍肩部的布料被撕裂的響聲，我狂亂的抓緊睡袍，想遮掩露出的身體，突然一雙臂膀從身後伸出，將我攔腰抱住，我好像被釘牢在那裡，面前站着一個穿白袍的人。

「布萊克老爺子在那裡？」他問道。  
我想爸爸一定在睡覺，因爲他的臥室在莊宅的那一端，本能地，我企欲維護他。

「他今晚進城去了，」我囁囁地回答。

合乎情理。

湯姆去聽電話，不一會他跑回來說：「親愛的，我家裡一個佃戶的腿被曳引車壓傷了，我要趕快回去送他到醫院……」

「湯姆！」我向他抗議，「我們正要談起——」  
「等一會再談，克雷斯蒂，我現在忙得很，現在——」我眼看着他離開，憤怒的回到臥房，脫去我特別爲他來到而穿上的新衣，換了睡袍，熄燈就寢。

我想到湯姆剛才的態度雖然有些不安，但並未顯出特別嚴重的神情，似乎認爲事情慢慢會變好起來，着急也無益處，突然，我發現湯姆的態度竟和爸爸一樣。

我一定是朦朧睡去了，因爲我突然被一聲慘叫驚醒，我起身坐在牀上，心臟猛烈的衝擊着。這時鐘面上的指針正指在三點鐘的地方。

慘叫聲又響起來，我由北窗望出去，赤紅的火舌捲上半空，我開始明白是一所黑人佃戶的房屋起火了我跳下床跑進客室，這時愛麗也從臥室內奔出，我們一同下樓跑到院子裡，我的行動完全是機械的，因爲外面起火，所以準備去幫忙救火！但當我們走到房屋轉角處，看清楚了起火的原因，我恐怖地向後退縮。

「我想你是在說謊，小妹妹！」這三K黨徒將握在我肩部的用力捏緊，一陣尖厲的痛楚使我失聲尖叫，這兇徒喝醉酒似的大笑起來，其餘的人也加入這惡魔般的狂笑，突然由我身旁不遠處，傳來一聲低微痛苦的呻吟，我看見愛麗站在距我數尺的地方。

她被包圍在一群戴着頭罩的人中間，甜蜜天真的小愛麗，站在那兒，睡袍被剝去，在閃耀的火光下顯得蒼白，殘酷，要求的手，向她身上摸索，這情景使我忘却自身的痛苦；「不許碰她！」我尖聲叫起來。

我的喊聲僅使他們轉移目標，集中注意力在我身上，抱住我的人這時叫道：「你也不是一盤壞菜，小妹妹！」他的手臂橫在我臉上，忿極之餘，我將牙齒咬進他的手臂裡，他痛苦的吼起來，好像瘋狂一般。

「我要使你明白我們怎麼對付那些讓黑奴參加投票的人！」他咆哮道，把我推在地下。

我意識到將發生的結果，黑暗中瘋狂的笑聲愈來愈尖厲，突然我聽見一聲低沉的命令：「放開她！」我舉首上望，以爲自己在做夢，「放開她！」這聲音又響起來，我發現這命令是一個身體最魁梧的人發出來的。

這狂怒的兇徒，不情願地由我身旁走開，留下我在喘

息嗷泣，我幾乎不相信也不能明瞭怎會如此僥倖；接着怒吼的馬達聲響了起來，三K黨徒的汽車，快速駛過這塵灰飛揚的小道，開始他們無秩序的退却。

我看見一個人由莊宅轉角處向我奔來，起初我感到驚恐，但隨即認出這人原來是湯姆，他一定是在自己家裡看見我們這邊起火，趕忙跑來，但已嫌太遲了。

「克雷斯蒂——你沒有受到損傷嗎？克雷斯蒂？」

「啊！湯姆——湯姆，」我泣不成聲地說，投身在他的懷抱裡，他的双臂使我感到安全，「抱緊我，湯姆，永遠不要離開我——永遠不要——」

他輕拍着我的肩膀，低聲說道：「不要難過，現在一切都好。」

我閉緊眼睛，我要忘記過去幾分鐘內所發生的恐怖的噩夢，突然，後廊處傳來一陣低微的哭聲。

「克雷斯蒂——克雷斯蒂，快來——」是愛麗的叫聲，愛麗站在那裡，雙手蒙着脸，我站起身來，握緊我破碎的睡袍，奔向愛麗。

「爸爸——愛麗哭泣着，「可憐的爸爸——」

爸爸躺在地上，藍色的長袍敞開，他的短槍落在身旁，我想他一定是趕來援救我們，但他那衰竭的心臟發了

舊病。

「愛麗，」我問，「爸是不是——」

湯姆急急跪在爸爸身邊，說道：「趕快，克雷斯蒂，帶我把他擡進屋去，他沒有死，他的心還在跳——」

爸爸發出一聲低微的呻吟，灰色的臉上，展出一絲笑容。

「太……遲……了。」他喘息着，「謝……謝……你，湯姆……」

我跪在爸爸身旁，緊握着冰冷的手，眼中湧着淚水

「你就會好起來的，爸爸，我們要盡力照顧你。」

爸爸望着我的臉，好像要說什麼，我用手指遮住他的嘴，但他鼓起力量，撥開我的手。

「我並不恐懼死，克雷斯蒂，」他那緊握着我的手突然硬得像鋼鐵，眼中射出狂熱的光芒；「答應我，你要和三K黨徒戰鬥到底。」

我知道爸爸是快死了，爲了使他死得安心，我勉強裝出笑容，輕聲回答他：「我答應你，爸。」

爸的手握得更緊，我咬住牙關，以免因痛苦而發出喊聲。突然，他的手鬆開，從我身上墜下，雖然我的眼睛被

淚水搞得模糊，我看見愛麗盲目的衝進屋內，湯姆溫柔地把我扶起來，輕聲說道：「起來，克雷斯蒂，進屋去吧。」

我起立站在他身旁，機械地邁着步子，心頭反覆地想着「爸爸死了，是三K黨殺死他的，假如他肯聽我的話——」

悲極之餘，我暈了過去。

爸爸的遺體下葬前的那一段日子裡，我神智昏沉得好似夢遊者一般；一天晚上，湯姆的父親，布里德維醫生到來，我記得他曾爲我注射了一針，並命我多多休息。

我睡得極壞，頻頻被惡夢驚醒，那天夜晚恐怖的回憶，使我無法安眠，有一次我驚醒時，我聽見窗外湯姆憤怒的聲音：

「我親眼看見的，那長！」湯姆說道：「是三K黨放的火，燒了六所佃戶住的房屋。」

那長安詳的回答：「我無法幫助你，年輕人；一個人是不能抗拒三K黨的。」

「他們殺死了老布來克——」湯姆叫起來。

「他是心臟病死的；假如我是你，我就不向人亂說這不謹慎的話。」

我把臉緊壓在枕頭上，想遮住耳朵，不聽他們的談話

，我要忘記這一切。

喪禮舉行的那天早晨，愛麗和我在麥羅尼亞附近的旅館裡定下一間房間，因爲我們有很多事要在城裡辦理。葬禮以後，我坐上湯姆的汽車開回旅館，湯姆轉身對我說：「假如你要哭的話，你現在可以放聲痛哭一場，你已經強制得太久了，」

「我現在是欲哭無淚，」我麻木的說。

「那麼你要談話嗎？克雷斯蒂，」他問；「把你胸中的鬱悶一齊吐出來吧。」

突然，我覺得應該和他談一談，那天晚上恐怖的回憶，使我不再猶豫，「湯姆，我們不要再等了！」我懇求着：「讓我們就結婚，讓我們離開這裡，我和你一起回到學校裡去——」

湯姆奇異地豎起他那濃密的眉毛說道：「我知道你現在心亂得很，親愛的，但你忘記了嗎？我們還有工作要做——」

「我——我不懂，——」我喃喃地說。

「你會允許過你的爸爸，克雷斯蒂，——允許他你留在這裡和三K黨戰鬥到底。」

「他快死了，所以我允許他任何要求，你以爲我會關

心什麼人應當投票，什麼人不應當投票嗎？」我大聲叫起來。

這時車子已經到達旅館門口，湯姆耐心地向我說道：「這並不是一個使人們獲得投票權的鬭爭，而是抵抗一種暴力組織——掃除恐怖，頑固和憎恨，你好像還不懂，克雷斯蒂。」

「我祇懂得一件事，」我憤怒地說：「我恨這裡；我恨這莊宅——這一切——」

「所以你要離開，」湯姆嚴肅地說。

「隨便你要怎麼說，」我叫道：「我不要再看這棉田，我不是社會學家，我是一個女人，我需要愛情，湯姆，我要充實的生命，在這裡我找不到這一切。」

湯姆的表情變得惱怒，「我錯認了你，克雷斯蒂，」他嚴酷的說，「感謝老天，爸爸聽不見你說的這些話！」

「湯姆，你不能像這樣和我講話！」我叫道。

「你不能逃避災禍的，克雷斯蒂，——一件災禍發生，你必得撲滅它，不然它將永遠隨着你！」

「我不聽這一套！」

「我原以為你是勇敢的，」湯姆說：「但你是懦弱而但他出去了，我和我的助手談起出售莊宅的事，談論結果，使我發現一切的希望均成空夢。

他告訴我這莊宅已被借款抵押出去，如果我賣掉它，僅足償清借款。

「唯一的辦法，」他說：「就是你回去好好經營棉田，求得一次豐收，」

回旅館的路上，我失望的流着眼淚，我永遠不要再回到莊宅去，永遠不要回去，但沒有錢不回去又怎麼辦。

一切毫無希望，我躺在旅館的床上，放聲痛哭，漸漸朦朧睡去。

敲門聲使我驚醒，我發現天已黑了。

「誰？」我麻木的問。

「傑夫羅蘭，可以進來嗎，布來克小姐？」

是他，傑夫羅蘭，這殷富的財主，我急忙開啓房門，心頭重又燃起希望之火。

他很年輕，三十歲左右，身體健壯得像一個足球後衛，他的眼神使我興奮，像是在說：「放心，克雷斯蒂，一切都會變好起來。」

「我可以和你談幾句話嗎？」傑夫微笑地問：「我聽說你今天會到我的辦事處去過，我認識你父親，因為他的

自私，你逃跑好了，老天可憐你！」

我望着湯姆憤怒扭曲的臉，我好一會說不出話來，我極欲說服他，使他了解我的苦衷。

但我深知已經沒有機會使他明白這一切，我們尖刻的談話加深了我們中間的鴻溝，我好似站在十字路口，一經選定了自己的路，就無法退回了。

突然，我握住門柄，將屋門大開，回頭對湯姆怒聲說道：「我們從此各人走各人的路，湯姆，我決定要離開這裡！」

我衝進屋內，看見愛麗留下的便條，她回到莊宅去。處理被燒去住屋的黑人佃戶的善後問題，突然，我感到很對不住他們，但我自己的問題更迫切，當我坐定以後，我重又想起自己的前途。

爸爸的葬禮雖很簡單，但他沒有留下多少錢，唯一的財產，就是這所莊宅，我決定把它賣去，得到錢後和愛麗離開這裡，我們要去紐約，在紐約我可以得到我渴望的快樂生活，這天晚上我一直做着這未來的美夢，次日清晨，起身後，我開始進行變賣莊宅的事。

傑夫羅蘭是本城一個殷富的財主，雖然我從未與他會過面，但常聽爸爸談起過他；所以我去到傑夫的辦事處，

關係，我想我也認識你的。」

「我……我也是這樣，羅蘭先生。」

「叫我傑夫好了，」他微笑說：「我已想過你的問題，我可以幫助你解決它。」

「你是說——」

「這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解釋清楚，」他取出他的錢，望了一下說道：「我現在餓得像一隻熊，如果你不介意和一個老頭子同去用餐……」

我望着傑夫，心中快樂得幾乎叫出聲來，他大約比我年長十歲，但他有一股驚人的活力。

「我去收拾一下，請你在走廊裡稍等一會，」我欣然回答。

我洗了一個澡，換上一件新衣，走進走廊時，傑夫揚起眉毛，露出讚美的神情，他挽住我的臂。

「如果我早知道喬森布來克有這樣一位可愛的女兒，我一定要常來拜望他的。」他說。

他的汽車停在旅館外面——一輛嶄新的汽車——我們駛上大街，微風拂着我的頭髮，我瞥了一眼身旁強壯年輕的陌生客，湯姆的形象在我心頭消逝了。

車子開到藍燈籠餐廳，我久已夢想有一天能來這裡；

傑夫挽着我走進去，有他在我身邊，使我感到飄飄然，他的眼睛一直是溫暖而熱情的望着我。

餐後，我們坐上汽車，在靜靜的夜晚中駛行着，最後，傑夫把車子停在馬丁斷岩路口。

我猛吃一驚，這地方在夜晚我常遠遠望見有燃燒的十字架，一陣恐怖捉住了我，我在車廂裡縮成一團。

「傑夫，我害怕這地方，請你開回去。」

他溫柔地微笑向我保證：「這兒沒有什麼可怕。你看過這種美麗的地方嗎？」

我望着眼底的都市，清潔棋盤般的街道，柔和的燈光和美麗的花壇。

「這——很美麗，」我抖顫地回答。

「這是我的城市」傑夫驕傲的說：「你剛才還害怕，不覺得為情嗎？」

他坐在我身旁，好似有一股驚人的磁力，使我双頰赤紅，非常困苦。

「像這樣一個美麗的晚上，是不宜於談論業務上的事，」傑夫突然說道：「但是，克雷斯蒂，你現在覺得無力繼續經營棉田，但我可以幫助你償還借款抵押……」

「爲什麼？」我屏住氣息問道。

在傑夫處工作了一個月，我真誠到他是愛上了我，他從不公開表示什麼，但每次我由打字機上擡起頭時，發現他總是在注視着我。

一天晚上，我關上打字機箱蓋時，傑夫對我說：「今天晚上到藍燈籠餐廳去用餐好嗎？九點半我開車來接你。」

「我願着去的。」我回答：

回家的路上，我心上充滿快樂，來到這裡雖僅有一個月，我已打聽得許多關於傑夫的事；他五年的來往這裡，事業很有成就，他年輕，有錢，未婚，住在城內一座最豪華的私邸裡。

每天，我看見有許多人來拜訪傑夫——富人，窮人，乞丐和陌生客——安靜的坐着，靜待傑夫接見他們。

那天晚上在馬丁斷岩，傑夫會開玩笑地說起：「這是我的城市，」——這並非虛語，這是真實的，傑夫在這城裡有很大的勢力。

晚上，洗過澡以後，我站在黑暗的房間裡，靠南的窗外有紅光閃動，我遙見馬丁斷岩附近，有一隻燃燒着的十字架，我憤怒地拉上窗帷，我不要看見這引起我恐怖回憶的東西。

「我們合伙經營這棉田，當然這至少需要一年光景，才能有所收穫，」

「一年？」我叫起來；「我如何能等待一年，我急需……」

「你需要錢，」傑夫替我說出我想說的話，「你可以自己掙錢的，」

「但還有愛麗，我不能供給兩個人。」

「五十塊錢一星期够嗎？」傑夫問。

「那太多了，但是……」

「你可以找一個工作，」傑夫笑着說；「我需要一個女職員，你願意幹嗎，克雷斯蒂？」

傑夫眼中露出迫切的神情，他對我講話的聲音雖是像僱主對於職員，但他却用打量女人的眼光注視我，他的微笑告訴我他極願我接受這工作，

「我下星期一來上班，」我欣然回答。

「好極了」他微笑着說；「現在……回旅館去嗎？」我點頭，我們在公路上急駛，有他在身旁，我不再覺得這地方是可怕的了。

當我告訴愛麗，我們要遷到城裡去時，她開始哭泣，但我是長姊，她祇得服從我。

不一回，傑夫開車來接我出去，吃過了飯，我們又在公路上駛行很久，他開始吻我，並向我求婚，我答應了他次日清晨，我們在城內結了婚，我打電話給愛麗：

「我要和你暫別一時，我現在度蜜月去了。」

「啊，克雷斯蒂！」愛麗叫起來，「你和湯姆結婚了嗎？」

「不是湯姆，」我緩慢地回答；「我和傑夫羅蘭結婚了。」

我聽見她猛吸了一口氣，「不要和他結婚，克雷斯蒂，你不清楚他的爲人……」愛麗叫道。

「傑夫很可愛，你認識他以後，你就會歡喜他的。」我笑着說。

「克雷斯蒂，請你……」

「再見，親愛的，好好照顧你自己。」我告訴她，在她回答以前，就將電話掛上了。

婚後的生活很圓滿，有時我們之間也會發生爭吵，這多半是在傑夫酒後，但隨即和好如初。

在傑夫的擁抱中，我忘記了一切，連愛麗也幾乎忘記了，她很少來看我，祇有當傑夫不在家的時候才來一次，如今這一帶三區黨的活動變得更加猖獗——一對黑人夫婦

在黑夜被人鞭撻，從起火的房屋裡跑出來……一個勞工領袖被毆打，驅逐出城……但我對這些都漠不關心，有時晚上傑夫有事外出，我倚窗南望，遙望馬丁斷岩燃燒的十字架，但恐懼三K黨的心情消失了。

我有快樂的生活，我有自己的小世界，我的丈夫愛我，我有精美的汽車，衆多的僕人，我是傑夫羅蘭的太太，我有我需要的一切。

(下期續完)

# 永興體育用品店

專營體育用品  
四季運動衣着  
橡膠籃球總匯  
專門球衣做字  
精良網板穿修

台北衡陽路三十號  
新公園口

## 金山百貨公司

威權業貨百  
棉織百貨  
花色齊備  
化粧品  
應有盡有

匯總品粧化  
實價供應  
不打虛偽折扣  
薄利傾銷  
售價等於成本

號七九三四話電 號八十五路陽衡市北台：址地



### 小心「加倍」——橋牌雜話之十一

學步

在橋戰裡，雖然一個確實的「賤懲加倍」(Penalty Double)是常應該使用的，但是有些時候還是以保持緘默爲上。這個原則應用於高階段的合約尤爲適宜。即使一個合約看來是有垮一付的傾向，一般說來還是以不「加倍」爲上。一個「加倍」可能召致一個「再加倍」的猝然反擊。敵方既然「再加倍」了，當然也有他的憑藉，也許就會有「超額」(Over-Trick)產生，使他得到更多的收穫。「加倍」也無非是把己方的虛實透露給了莊家；另一方面又可可能放予他一個轉移到更安全合約的機會。

下面或許是一局浪費加倍極端的例證，加以研究以後，當可以瞭解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將需要他處於怎樣的情況下，而不使有逃脫的機會。

南家發牌，握有桃10 8 7 6 5 3 2 心4方AKQJ3

拾穗

開始叫「桃」，北家握有桃AK4心AJ72方76梅AKQJ北家有力地回叫「梅」。最後他們叫成黑桃「大滿」(Grand-Slam)。擁有十張王牌和所有每門的頂牌，的確是一局做成「大滿」的難得機會。事有湊巧，西家的黑桃是QJ9紅心是KQ84，他祇要學金人三絨其口，就可以毫無問題地取得一付黑桃而攻垮這個合約。但他却沉不住氣去叫了一聲加倍，於是一道紅光閃了出來！北家意味到大約遭遇到一個劣勢王牌分佈的局面了，改叫爲無王7，西家當然再來一個「加倍」，這樣就排出了一場悲劇！無論先攻什麼牌，西家最後都將被「排擠」得無處躲避而這個無王7合約終必達到預期的成功。假定他第一張出紅心，這似乎造成莊家極大的困難；北家用方A取得後，接打四圈梅花，南家墊四張黑桃，改打一張方塊到南家

一五九

，四付方塊出籠後，第五付也就變好了，再打出去時，尾局當是以下的形勢：

西家必須在北家以前墊牌，這個合約也就當然可以順利完成。爲了想得份外的一百分，就把一個「大滿」拱手奉送給了敵方

AK4  
J北 南 1033  
西 ↑

不久以前英國橋牌名手鄧·麥克阿尼斯特 (Dan McAllister) 氏在倫敦出版的

橋牌雜誌上發表他在打「計器橋牌」(Rubber Bridge) 時碰到的一局牌。從這裡我們也同樣地得到一個對於「加倍」敵方時應予特別小心的忠告。麥氏去年代表威爾斯出席對英格蘭的橋牌比賽，爲一九三七年成立以迄於今的威爾斯代表隊的最佳選手之一。這局牌經他現身說法，尤值使人注意。下面完全是他的夫子自道，現仍照原作口吻譯出，以供橋界同好參考。

當我拿到下面南家的牌的時候，或許我是不應該去開牌的。但是爲時已經很晚了，不由得我不想試試看是否可以偷到「一局」(Game)，事實上我所偷到的却是一個「小滿」(Small Slam)。當時情況是雙方同屬「已成局」(Vulnerable)。我發的牌。

4，東家心6，幸而沒有遭遇到王牌四零分佈的噩運。我再「力奪」另一付梅花，打三付方塊——第三付時用桌上僅剩的小王牌「力奪」。這時東家墊出方Q，給予我一個希望的火花！

再把桌上最後一張梅花打過來交手裡「力奪」，兩面敵方也都有同門牌墊出來，王牌A於茲出馬。西家一撒手，大局即已一目了然。我續打一張王牌送進東家的手，他除了黑桃外即已無牌可出，不得不把最後三付牌統統奉送給我了。

全局牌勢如次：

北 東  
南 西  
A1087532  
A94  
A2  
A1054  
K9  
K3  
A654  
KJ6  
QJ6  
QO2  
K983  
937  
4  
J8765  
QJ107

叫牌經過如次：  
南 西 北 東  
1♥ — — 2♠ — —  
3♥ — — 4♣ — —  
4♥ — — 6♥ — — X (加倍)

東家是一位並不輕易「加倍」別人的人，所以當西家第一張攻出梅Q後，差不多已經標明了兩門黑牌老K都爲東家所擁有；並且我更得決定照他手裡同時還把握着王牌QJX的情勢，去進行做這局牌的工作。

當然四張外在的王牌也有可能都集中在西家一方，但若果真如此，我將無能爲力在這一局裡共取得十二付牌了。我用梅A取得首付牌，接打一付梅花讓手裡「力奪」，第三付時對正桌上的心K打下一張小紅心。西家墊出心

這局牌充份表現出來。「加倍」一聲鑄成了怎樣一個大錯。沒有加倍我也就沒有辦法去完成這個合約。照一般的打法，將是「力奪」一付方塊後連續給出王牌AK。王牌抽不乾淨，大抵總是「巧取」一付黑桃而歸諸失敗。

第一付時西家如攻黑桃，起始就足以破壞這個合約完成的機會，原是衆所周知的事，也有些人會真的這樣做；但我想絕大多數的橋友們恐怕還是寧願在第一次出牌時打出一聯串大牌裡的頂牌，也就是這局牌裡西家的梅Q。

摘譯自《How to win of Bridge》及《Bridge Magazine Sept 1951》

「荒謬，女兒。」父親爆發着：「你不能嫁給那個小伙子，他一個月連一百元都賺不到。」

「哦，父親！」女兒懇求說：「當兩人彼此相愛的時候，一個月像飛也似的就過去了。」

X X X X  
她「我真的是你唯一會經吻過的女子嗎？」

他「當然——而且，直到現在，是最漂亮的一個。」

# 巨豐源 五金號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懷寧街十八號

電話 五二七九  
電報 一〇六五

## 經營業務

鋼	鐵	材	料	紫	黃	銅	管
機	械	工	具	石	棉	紙	柏
工	礦	器	材	膠	帶	角	帶
船	舶	司	多	油	漆	噴	漆

## 進出貿易

本	號	備	貨	充
足	定	價	低	廉
如	蒙	賜	顧	竭
誠	歡	迎	外	埠
顧	客	通	函	詢
價	訂	購	迅	速

## 亞當先生 (四)

Rat Frank 著  
祝平譯

### (九)

湯蓀醫生果然一早就到了，同來的還有瑪琪，馬利亞和波蕊。「這便是我昨天說的觀光團」，他說：「希望你

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安頓我們。」我告訴他們這層樓上房間有的是，請他們隨便挑選去。波蕊真的巡視了一圈，回來便發表議論，說這正足以代表政府的浪費，他數了一下，所謂亞當套房竟佔上八間臥室，六個澡房，而平時一共才不過住上兩個人。

我注意到湯蓀正在默默地觀察着亞當，亞當的興緻也似乎特別好，話也多了些。

十一點鐘左右，湯蓀和我領亞當到衛生署檢查體格。到場的有十多個醫生，代表衛生署的每一處來分聽亞當的脉息。一小時後，湯蓀跑出來說：「好了，他們正在寫報告。主要的是，你可以有有限的利用亞當了。」

「什麼意思？」

「在亞當體重沒有達到標準以前，你只可以利用他每週施行兩三次的人工受孕，要是他的情緒受到打擊，健康變壞了，或者內分泌出了毛病，便得停止了。不過至少你們現在已經可以安心開始行動。」

我高興得差點便大叫大嚷起來，像一個初就業的記者得到第一遭新聞，我飛跑到電話機旁，將消息傳給濟佛利，然後又接白宮秘書威廉士。他聽過後，問道：「大概你以為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吧？」

「我只有那麼一條命，請相信我，我已經奉獻給國家了。」

「不」，他說：「總得等到人工受孕上軌道以後你才可以走！」

「這是不公平的」，我懇求道：「我只答應照顧亞當，好讓人工受孕順利開展，我還有自己的行業——」

「我可以對你說上一大篇道理，不過又何必多費唇舌呢？」威廉士說：「你應該知道你的工作還沒有完成，你願意你的太太養不出孩子嗎？在你離開這個世界以前，你不想見到——」他猶疑了一下，「斯提芬史密斯第二嗎？」

「好」，我投降了，「不過等人工受孕上軌道以後，我是一定要走的了。」

「等人工受孕上軌道以後」，他說：「總統一定頒你一座勳章。」

我想起費立斯上校和他胸前的幾道虹彩，正想發表點我對於勳章的意見，湯孫拍拍我的肩膀，說車子在等着載我們回旅館去了。

於是我們回到旅館的雞尾酒會，也許我得解釋一下，我們離開的時候沒有弄什麼酒會，回來的時候可就有的。你總不能聚上許多人，湊上一點藉口，有的又是酒，而不開酒會呀！題目自然就是慶祝人工受孕開始，他們在我們沒有回來以前便已經料到檢查的結果了。其實現在看來，其他任何診斷都是不可能的，那一天，即使亞當先生在呼籲着最後的氣息，衛生署的醫生們也只好照樣批准施行人工受孕。這是人類的孤注一擲了。

大家將亞當看作在最後關頭投進了一個球，隻手扭轉乾坤的球場英雄，他自己也很高興，你說不上他的確在挺起胸脯。不過平時向後的背倒是伸直了，泛著笑臉在人羣中週旋。教我奇怪的是，他盡力想將自己的活動範圍局限於電話機附近，只要電話鈴一響，便搶先接過去。我早就給旅館的接線生開列一張名單，只要是單上有名的人叫的電話才可以接過來的。後來，亞當畢竟接到自己的電話了，我靠過去側着耳朵，還聽不清他那故意壓低了的聲調。我下了樓，跑進交換台，問道：「剛才打電話給亞當先生的是誰？」

「洛杉磯的長途電話。」

「誰吩咐過洛杉磯的電話可以接過來的？」

「亞當先生說的」，接線生驚訝了，「他說潔地露比小姐來的電話不受限制。」

「什麼時候說的？」

「露比小姐還在華盛頓的時候。」

我謝過了，便回房間裡去，想着暫時只好不動聲色，和亞當說開了，也許會影響他的身體。而且過幾天他忙着製造要孩，說不定連潔地露比也提不起他的興趣了。

那天下午，我們聚坐閑談，湯孫將復活人類精蟲的試驗告訴我們，他那第一批藥不很靈驗，有些人吃病了，太太還沒有懷孕，他現在改了一下處方，另行配製。

「要是靈驗了，那才好哩！」亞當說：「想想看，我可以和普通入一樣，獲得自由了。」

「我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波基說：「就拿亞當先生說吧，爲了上帝偶然的疏漏，我們便該這樣折磨他嗎？你——」他那枯瘦的手指著湯孫，「還絞盡了腦汁，想和命運爭搏！爲什麼你不和你的女朋友——」他頭移向馬利亞。「躲到深山裡去，將所謂人種忘却了呢？這個地球，正和我一樣，太老朽了，上帝早就應該將它消滅。而且，其他星球上說不定多着像我們這種自稱爲萬物之靈度生物，你們又何以爲人類的存亡擔憂！」

「我承認——馬利亞說：「在其他星球上面可能有生物存在，不過你總不能叫它們做人類呀！」

「那得看你對人類所下的定義而定，」波基說：「就算另一個星球上的人長着四個頭八隻手吧，我們頂多看不順眼，認他是怪物，其實，他比我們一個頭兩隻手的所謂人類方便多了，他的一個頭可以有數學的天才，另一個具有哲學家的睿智，一個專長文學，也許還有一個是專門搗蛋用的，想看看，多有意思！」

「別聽他的，荷馬，」瑪琪說：「他是老昏了！」

「可不是」，波基冷冷地說：「因爲我相信我們這個地球是上帝不大看重的三等世界，才使我保持這幾分理智。然則你以爲人工受孕不會成功嗎？」亞當問，像一個在虔誠禱告中的信女。

「老實說，我是抱着懷疑態度的。我相信你不過是一個意外的遺漏，一個應該糾正過來的忽略，密士失失爆炸

那天，你不應該進入礦洞去的。」

我知道這番話已經深印在亞當腦中，「哪，哪，波基」，我說：「別將荷馬弄糊塗了。難道你自己太老了，生不出兒子，便恨不得別人也絕種嗎？」

波基哼了一聲，說道：「我不相信人工受孕，我認爲這是違反了上帝的旨意。」

「人工受孕星期一便要開始」，我說：「從下星期一起，人類便可以繼續綿延下去了。」

幾個鐘頭以後，我又開始覺得波基是對的了。蓋布門和克勒斯帶着發愁的臉孔來看我們。

「再倒兩杯酒來」，我對瑪琪說：「最好換一個牌子，我喝的酒有一股怪味。」

「真的？」瑪琪說：「對不起，一定是我調得不對。」

蓋布門對我做了一個手勢，我們退到客廳的一角。「糟透了」他說：「辦公廳裡亂作一團。」

「什麼事？」

「嗯，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我意思是說關於馬上進行人工受孕的事情。你看，變化太突兀了，大家都有點措手不及。」

「爲什麼呢，不是簡單得很嗎？星期一上午我帶亞當到實驗室去，當天便會有好幾個幸運的女同胞懷孕了。」

「正是頭痛的這一點」，蓋布門說：「我們怎麼決定人選呢？」

「你不是在告訴我，全國婦女熱烘烘的鬧着生產狂的時候，你們倒找不到願意獻身嘗試的人吧？」

克勒斯從口袋裡掏出拍紙本和鉛筆，看來缺少了紙筆，他是不會思想的。「事情複雜得很哩」，他說道：「你所知的任何事情還要複雜。告訴你，這是一個主要政策的問題，其實早就應該在評議委員會裡決定了的。現在，無論我們選出那一個女人去做第一位母親，其他落選了的鬧起來都不好應付。」

「這簡直是胡鬧」，我不客氣地批評。轉過頭却看見亞當站在我們背後，搖晃着，他不會喜歡我們這種談話的。

「不，不是胡鬧」，蓋布門說：「你知道這裡邊包含有多少因素嗎？第一點，雖然這點不很重要，是地域的爭執，每一州都希望有優先權，每一州都想獨攬出生第一個亞當小孩的榮譽。」

「那並不難」，我說：「亞當雖然還不能夠大量傳殖，不過第一批裡每一州攤上一個，倒可以辦得到。」

蓋布門用烏黑的手指掠過他那油亮的頭髮，說道：「所以我說這是最簡單的一點，你還得考慮種族，宗教，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各種條件，尤其是黑人問題，你知道南方的民主黨參議員怎麼說嗎？他們說假如我們不將有色人種摒棄，便要提出法案，禁止人工受孕，黑人辦的報紙，却不斷喧嚷，說按人口比例，他們至少應該分殖一半人種。」

「再說宗教問題吧，有些人覺得這是一個消滅天主教和猶太人的最好機會，自然，天主教和猶太人也怕這一着，紛紛請求給予平等配殖的保證。」

我發現瑪琪和波基都已經參加到我們這一堆來，波基臉上雖然了無表情，我知道他的內心可是在窃窃冷笑着的。

「要緊的是開始人工受孕」，我說道：「大家都等得不耐煩了。瑪琪就可以代表一般女性，你不是想生小孩嗎？」

「假如你的意思是措生亞當的小孩，我並不反對」，瑪琪說，對亞當瞟了一眼，「老實說，我倒真的很想生一個。」

「不，不，那不可以」，蓋布門一本正經地說：「人家會攻擊我們營私舞弊的。」

克勒斯的鉛筆一直不會停止它的活動，「困難的地方多着哩」，他說：「假定我們挑上了一個身世清白，家財中等，信奉長老教的白人主婦，所有未婚少女便會首先提出抗議，結了婚的已經有過生育的機會，既然她們放過了便該先讓這批新人試試身手，你能够說他們的理由不充分？退伍軍人的太太也可以用戰時夫婦分離理由要求優先分配，明年便要大選了，我們自然不能不考慮！女兵們同樣的要求也得顧及，你說，應該先給誰呢？這真是重育會成立以來所遇到最棘手的問題。」克勒斯瞪視着我們，顯然地，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已經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了。

蓋布門接着說下去：「國務院知道了人工受孕決定星期一開始，便馬上向總統提出異議，爲了那兩個蒙古人的謠言，他們正和蘇聯就分用亞當的題目下進行極微妙的談判。」

「我可以發表點意見嗎？」亞當囁囁地說。  
蓋布門沒有理會，「國際情勢大概是這樣：國務院不願意讓人家說他媚俄，不過要是真的有那么兩個蒙古人，我們便得故作大方，將亞當讓他們分潤一下，困難的是蒙古人的事情還沒有確證，國務院又不敢妄動，所以他們不願意我們太匆促的動手。」

「對不起」，亞當又插進來了，「我正想說——」  
「是的」，克勒斯說：「這真教我們左右為難，我們應該請教專家，擬定一個方案，向計劃小組提出，通過以後再轉請評議委員會核定，然後送呈總統批准施行。」

「等等」，亞當大叫起來。不但是我，我想也是任何人第一次聽到的亞當的怒吼。我們為這種突然的爆發噤住了，連亞當也有好幾秒鐘說不出話來。我們的靜默增長了他的勇氣，他的下顎伸得遠遠的，問道：「你們有沒有想到該問問我的意見？要知道，生小孩的工作是由我擔任的！」

沒有人回話，「爲什麼並沒有權挑選我自己的新娘？」他追問道。

「可是她們不能夠算是新娘」，克勒斯反駁，「多半你不會見她們的面。」

「小孩總是我的骨肉，我應該對如何選擇他的母親，有發言的權利。」

蓋布門先是恍然大悟，「或者亞當先生心目中已有對象？」  
「就算是有吧，怎麼樣？」亞當激怒了，隨時有揮起老拳的可能，「你們公然在討論分割我的計劃，可不許我自己有一點主宰！」

亞當將身體挪到我的跟前，說：「荷馬說得對，我覺得至少第一個做母親的應該由他自己挑選。」

「你少管閑事！」我下了命令。  
克勒斯舉起手來，「亞當先生」，他懇求道：「何必固執呢，重育會——我相信我可以代表潘佛利主任和計劃

小組這樣說——不可能容許你自行挑選的，這樣做人家會說我們縱容你，養成獨裁的傾向。假如候選母親由你決定

，重育會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是和國家的利益衝突的。」

蓋布門喃喃了半響，突然說道：「諸位，我有解決的辦法了！爲什麼不抽籤呢？像抽壯丁一樣。」

「好辦法！」克勒斯馬上贊成，「不過我們要先進行全國及齡婦女登記，這得費不少日子。要是每一個及齡婦女都來申請，又怎麼辦呢？中籤的人要是女問題，重育會再經不起風波。」

「我們可以將責任向國會裡推」，蓋布門說：「請每一位參議員推荐兩個候選人，編上號碼，請總統抽定。」

「妙，妙，這該可以了，不過國務院方面怎樣應付？」克勒斯在極力支持。

「這真是國際問題，我們可以請聯合國辦理，只好開罪他們一次了。」

「謝天，一切都解決了。」

亞當鐵青着臉，不作聲，一逕跑到他的房間，關上了門。我雖然覺得不安，不過這個時候，倒還是不聞不問的好。

晚上，聯邦調查局派人將潔地露比的調查卷送來，還是我送潔地上飛機那天去討的。讀者們總以爲做新聞記者的人早已練就了見怪不怪的功夫，他們發掘了那麼多離奇古怪的新聞，還有什麼被認爲不可能的呢，可是潔地的紀錄却真的使我大爲驚訝，我對於她底身世，竟可說是一無所知。

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年歲，我以爲她不過廿五六，事實上她已經卅一歲了，她在中學和大學時代，是一個榮譽學生，她是芝加哥大學的理學士，畢業以後却跑到紐約賣舞，一面却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一九四〇年她進入電影圈，同時和加州大學的原子物理學家馬魯特博士訂婚，馬魯特博士是密士失必爆炸中犧牲了的。

戰時，她和她的父親，馬魯特博士都直接參與製造原子彈的工作，戰後才重返好萊塢。

她發表過許多被認爲極有價值的有關原子分裂的論文，試製原子彈的時候，她又是派爾教授的助手和秘書，調查卷最後寫道：「對國家之忠誠，無可置疑。」

這便是以浪漫著名的潔地露比底內幕，信不信由你，聯邦調查局的情報總不會弄錯。一直到大夥們都安寢了，

我還靠著窗戶，對着寂靜空洞的石峽公園，想將潔地的意圖弄個清楚。我愈加思慮，愈覺得只有一個可能的解答，這個可能却是那麼可怖，以至我立刻又將它摒絕於心外。

像一個驅不走的惡夢，它執拗地又回來了，這個可能——潔地是想將亞當破壞了，使整個人類歸於消滅。然而怎麼會呢？這麼可愛的一個女孩子！聯邦調查局的紀錄不是也寫着嗎，「對國家之忠誠，無可置疑。」我反復地念着這句話。

這是不可能的！可是密士失必爆炸以前，說人類再也生不下孩子，不是也不可能嗎？說幾磅物質便可以將幾十萬人化成一撮灰屑，又是不可能呢？

說潔地命策動這個陰謀，更是不可理解，然而不就有一班安分守法，每個星期天都上教堂的公民，以計劃如何有效地消滅另一個國家的人民為職業嗎？

我在找尋她的動機，她可能是瘋了，她是一個天才，我們不是相信所有天才都是瘋子嗎？也許因為失去了自己的幸福，便想將別人的幸福也破壞了。記得一九三三年那次不景氣嗎，大家都破產了，貧富不分，人們反而喘過一口氣快活起來。

我覺得我還需要馬上對亞當和潔地的關係知道清楚一點。我走進亞當的臥室，將他搖醒了。「喂」，他說：「什麼事？」

「起來，荷馬，我要和你談談。」

「那麼，說吧。」

「你沒有生我的氣吧？」

「沒有，為什麼要生你的氣？」

「你說要自行挑選第一個人工受孕母親的時候，我沒有支持你。」

「哦，不，我沒有生你的氣，我不過想買一份人情。」

「你大概想挑潔地吧，我不怪你。不過憑良心說，我不能支持你的要求，這樣大家會鬧起來的，對艾連也說不過去。」

亞當翻身坐了起來，睜着眼睛，睡意驅走了一半，「不，不是潔地。」

「那末是誰？」

亞當扭扭不安起來，像床上有了一窩螞蟻，「我還是不說的好。」

「來，荷馬，你可以對我說的。」

「不，我真的不應該對你說。」

「為什麼，荷馬？假如你心目中有了人選，也許我可以替你安排。是不是艾連？你想多生一個孩子，沒有人會反對的。」

亞當避開了我的視線，終於說道：「不，不是艾連，假如你一定要知道，斯提芬，是瑪琪。」

「瑪琪！」我竭力鎮定着，我知道我不應該嚇了亞當，然而我這番努力還是失敗了。

「斯提芬」他懇求道：「別生氣，我不過是想酬謝你，瑪琪對我又那麼好。我知道她想生小孩，她今天已經暗示過好幾次了，她自己也說過願意要一個。」

「她說過嗎？」

「她說過的，斯提芬，還是我唯一可以獻給你們的禮物。」

好的，我想，我應該大方一點。亞當是那麼誠懇，我真不應該妒忌。「自然這是你的好意」，我說：「不過我們只好代表史密士闖家心領敬謝。而且，蓋布門不就說過嗎，人家會攻擊我們營私舞弊的。這樣做，等於內政部長將政府的油田收歸自己私人開發。」

「我也知道辦不通，不過每次我自己有一點主意的時候，總有人來阻止我，我應該有我的發言權。」

「荷馬，你自己不過問這些事情，也許可以活得快樂一點」，我勸他道。想起了自己的來意，又問：「潔地想不

想生小孩？」

「不。」

「靠得住嗎？」

「絕對可靠。她說她還沒有作生小孩的準備。」

和我的想像正好吻合。「潔地有沒有勸你不要施行人工受孕？」

亞當想了回。「沒有，她說你們沒有好好地利用我，她對於重育會完全沒有好感。」

「她有沒有談到原子能這一類的事情？」

「沒有，我們除了談論地質考古之外，便——斯提芬，要是你不介意，我們不談它了。你知道，我生命中這部份，總應該屬於我私人所有。」

「對不起，我不該隨便說說。」亞當並沒有供給我可資思索的資料，假如潔地想破壞亞當，在旅館那晚上，儘有動手動腳的機會。難道真的一切都是我的野心在作怪？」

「你不會怪我吧，斯提芬？關於瑪琪的事情。」

「不，忘掉它，睡覺吧。」

「謝。」，他重又倒在枕上。

我回到臥室，開了雷燈。瑪琪馬上擡起頭來，說道：「斯提芬，這便是你的就寢時間——已經——」她看了看手錶，「三點鐘了，你既然不願意理我，你睡到你自己的床上好了。」

「別擔心，我會的。」

「斯提芬，你鬧的什麼鬼？」

「所謂外遇有好幾種」，我脫了鞋，讓它重重地摔在地上，「精神上的不貞，和肉體上的不貞，沒有什麼大分別。」

「斯提芬，別跟我猜謎！」

「你知道我在說的什麼！」

她扮了個鬼臉，「好，那麼，睡到你的床上去。」

「這一天，你就變了不少，早上對我那麼親密，現在却又不許我碰你。」

「我並沒有說不讓你碰我。」

「你說過的，你叫我睡我自己為末。」

她坐了起來，泛紅了臉，從被窩裡吹來一陣脂粉的氣息，「斯提芬，你一点也不懂得女人！」  
我關熄了雷燈。

(十)

是那麽樣的一個早上，你醒過來了，覺得有些地方不對，等到你定了一下神，才發現是自己不舒服。我的頭在旋轉，像是充滿了氫氣，輕飄飄地要脫離我的腦壳，我的手肘和膝蓋都在隱隱作痛，坐起來，我的眼前閃爍着星點。「噢」，我呻吟着：「我要生病了。」

瑪琪關心地看着我，問道：「喝醉了嗎？」

「我喝得不多，不會醉的，我想我是病了。」

「不會的，我替你拿點阿司匹靈和咖啡來。」

咖啡的味道奇澀。我說：「你放錯鹽了。」

「沒有，真的沒有，你好好躺着，過一會便會好了的。」

「你去請湯孫來，我想大概是肺炎，或者別的。」

湯孫馬上被請來了，他按了我的脈搏摸摸額角，翻看了一下眼皮，「脈搏快了一點」他說：「別的倒還正常」

「我看到的東西都在提議。」

「那是神經太疲勞了，過一會便會好的。你應該休息幾天，你們爲什麼不想辦法到佛羅里達休假玩玩呢？」

「不」，我說：「我現在走不開，等事情辦完，我們便旅行，好嗎？」

「有什麼不好的，你先休息再說」，瑪琪道。

不出湯孫所料，三四十分鐘後，我開始覺得好了。不過整整一天，我進用的食物，另有一股鹹味。

湯孫、馬利亞和波基那天下午便坐火車回紐約去，亞當、瑪琪和珍到車站送行。臨別的時候，波基對亞當說：「假如事情進行得不順利，別太難過，孩子，這是上帝的安排。」我從來不會見過如此固執的悲觀者。

星期一過去了，接着又溜過了好幾天，人工受孕雖然未能如期開始，大家對於重育會公佈的抽籤辦法却大感興趣。莫斯科又展開了宣傳攻勢，真理報說，他們並不反對由美國人出任第一個人工受孕的母親，可是第二個便應該輪到蘇聯，第三個也許可以配給英國，至於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土耳其、埃及和伊朗，都不應該包括在「種援」計劃之內，這些國家的人口可以由蘇聯供給。國務院向蘇聯提出第十次照會，詢問兩個蒙古人的虛實，蘇聯的答覆還是老套，蒙古人的事情純然是他們的內政問題。

國內情況大見好轉，重育會的計劃正投合了國會的所好。議員們只要有不屬於他們的事物可以任意施惠，向來是「從善如流」的，這次更是一個對選民們顯身手，向後台老板獻殷勤，對婦女團體送秋波的好機會。重育會給議員們推薦候選人的期限只有一個星期，因此，即使有因施惠不週而埋怨的，也儘可以歸咎於時限的緊促。在政治上站得穩的議員，已經公開宣佈他的候選人名單，大部份却始終保持着緘默。

這一週，我們和亞當在劇院、賽馬場、遊艇和鄉間愉快地度過。亞當顯得健康了，這並不是說，他已經可以到運動場上和大學選手競賽，而是他看來的確像一個多產的父親。

星期一下午，我和瑪琪到國會去，亞當堅持着不願意同行，倒教我省去不少顧慮。

抽籤大典在衆議院會場舉行，儀式過後，總統伸手在票櫃內抽出一張紙條，遞給衆議院秘書。他接過去，將紙

條展開，對着擴音機宣佈：「六四六號抽中第一名！」

會場中浮起一個女性的尖叫声，記者席上起了一陣騷動，通常他們是趕着去和報館通電話的，這次却一窩蜂地擁到會場裡去。

我跑出走廊，正碰着美聯社的秉韓，「來一段公報，怎麼樣？」他倒先問我了。

「爲什麼？」

「你還不知道誰抽中了嗎？」

「不。」

「六四六號是非諾得的票。」

「她的候選人？」

「不，她本人！」

「對不起，我病了！」我真的覺得病了，走廊上的牆壁像在我身上倒來，我踉蹌地走回去，找到了瑪琪，「走吧」，我說：「六四六號是非諾得，我的天下爲什麼偏偏是她！」

坐上了汽車，瑪琪問道：「她爲什麼推選自己呢？太不公平了！」

「也許她認爲她那一州裡只有她一個人够資格。」

「怎麼辦呢？你可以想法將她取消了重抽嗎？不然，事情真的會那麼僵嗎？」

「等我將消息告訴荷馬的時候，你便會知道事情有多麼壞了。」

亞當正坐在沙發上看報，「是那一個？」

「參議員非諾得。」

「跟她有什麼關係？」

「她抽中了！她是第一位接受人工受孕的母親！」

亞當想站起來，腿一軟，又跌在椅上，他的嘴巴張大，「不！」他好不容易才說出話來，「不！我不幹！斯提芬，我不幹！她是最壞——我馬上就走！」他站了起來，便要跑出去。

「別急」，我抓住他的臂膀，懇求道：「你聽我說」。當一根電線桿子要移動位置的時候，你真不容易將它阻住，我究竟將亞當拉回來了。

我扶他坐下，他用手托着臉，來回地搖着頭。「荷馬」我說：「你總相信總統不是故意抽中她的，不是嗎？我們同意了這個辦法，便只有服從民主。」

「就不許我自己民主！」亞當抗議道：「一億四千萬人全是我的獨裁者，我受不了！」

「事情並沒有你想像那麼壞」，我一面用手勢招呼瑪琪趕快倒酒，「假定你要和她結婚，不是更糟嗎？可是你現在甚至還用不着見她的面，她是第一號或者是第一千一百八十八萬六百四十二號，又有什麼分別呢？」

「只要沾上她一份也不行」，亞當說：「想看看，她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兒子。」

「以後所有小孩都會長得和你一樣了，過幾年你還可以分得清嗎？」

「我也想到這點，更使我戰慄。」

瑪琪遞上酒，「趕快喝酒，我們平心靜氣地談談，」我說道。

「假如你走到街上，看到每一個人都和你長得一模一樣，你有什麼感想？」亞當固執地說。

「自然有點迷惑，這樣你更應該知道，小孩是誰生的一點沒有關係了。」

亞當啞嘆了一聲，喝了一口酒。正在這個時候，蓋布門進來了，跟着是潘佛利。潘佛利捉着亞當的手，握個不停，「好了，孩子，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以後便要一帆風順了。」

「這是你的想法」，亞當說：「困難的日子剛開始呢。」

「不，不，你不應該這樣想」，潘佛利說：「抽中參議員菲諾得真是一個奇蹟，一個最難得的巧合。這表明了政府的公允，居然讓一個在野黨的黨員將這個榮譽抽去。國會方面也可以交代過去，中籤的竟是他們的一員。」

亞當說不出話來，我趕緊再塞一杯酒到他手裡。

蓋布門裂開了嘴，笑道：「參議員菲諾得就在樓下會客廳裡，馬上便要上來和你照相，她真漂亮！」

亞當噙了大口酒，問道：「你說她馬上便要上來嗎？」

「是的，等攝影記者一到便來。」

亞當鬆了一口氣，特別溫柔地說：「等她來，我便扼死她。」

「你便什麼？」潘佛利喘着氣，胡佛式硬領下靜脈管在躍動。

「我要將她撕碎了，一塊塊地擲出去，就像這樣。」他伸出長臂，比劃着，

我決定是開口的時候了，「諸位」，我說：「亞當先生太疲累了，你們最好將參議員菲諾得帶走，讓他安息一下。假如她現在進來，真的要吃點苦頭的。」我領着他們，一起出去。

「他怎麼了」，蓋布門問：「瘋了嗎？」

「我的天」，潘佛利說：「我不知道他的脾氣會這樣暴躁，好像他就是重育會的第一號首腦似的——要是有人對參議員菲諾得過去的攻擊挾恨，那應該是我，可是我可不是前嫌盡消，歡迎她出任第一個人工受孕的母親嗎？她既漂亮，又能幹，而且——呢——又有錢，亞當還不應該滿意嗎？何況他還用不着——呢——真的碰着她。」

「這裡邊一定有私情。」蓋布門說：「我猜亞當和那個女明星除了考古學之外，一定另有一手。」

「好好地看牢他」，潘佛利對我說：「我真不了解，一點也不了解！」

亞當還是坐在椅上，沒有移動。「好，我將他們打發走了」，我說。

「謝謝你，不過我真不願意再混下去了。」他平靜地說，就像一個銀行經理，已經決定拒絕貸放一筆貸款。

「老實說，我不相信菲諾得會生小孩，她結過兩次婚了，一胎也沒有生過。」

「那是原則的問題」，亞當說。

「正是這樣，你願意看着這個世界慢慢地消滅嗎？」

「我沒這個權力，我就是不願意和這個女人發生任何關係。」

瑪琪坐在亞當椅子的靠手上，按壓着亞當的紅髮，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對另外一個男人這樣親昵，我想說話，到了唇邊，却又嚥了回去。「替別的女人們想想看，荷馬」瑪琪說：「像我一類的女人，沒有小孩心血便會枯竭了的。你是每一個人的唯一希望。」

亞當眼睛看着地上，沒有說話。我知道他正在捉摸瑪琪這句話的深意。我說：「明天中午我們上實驗室工作去，現在你多休息一會。以後沒有工作的時候我們便去看賽馬，你不是頂喜歡看賽馬的嗎？」

珍·薛佗進來了。她在房間聽過無線電廣播，報告接着參議員菲諾得以後的一串中籤名單。那裡邊有：一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女委員，去年的美國小姐，幾位沒有子息的陣亡將士寡婦，一個鐵路公司總經理的夫人和百萬富翁萬登比的孫女兒。

「你看」，我對亞當說：「你應該為這些人着想，你不能夠讓她們失望！」

亞當點點頭，我鬆了一口氣，以為已經將他贏過來了。我開始夢想我的休假計劃，檀香山和里奧城都是好地方，威尼斯也不錯，也許以移瑪琪還可以生一個亞當小孩。

電話鈴響了，亞當接過來，又開始他那一串含糊不清的唯唯諾諾，不用猜，準是潔地的電話，我真後悔沒有請聯邦調查局將電話加裝一個錄音機。

晚上，我們玩橋牌。才九點鐘，亞當打一個呵欠，說道：「對不起，我要先睡了。你知道，明天要忙上一陣呢。」

我說早睡最好，至於明天，「這和上班一樣，實驗室便是你的公事間，有事的時候去辦辦公，沒有事便自由了。你當自己是一個資本家，每星期只要上兩三天辦公室，每次辦一兩個鐘頭公便好了。這樣想，便不會難過了。」

亞當狡猾地笑了，說道：「晚安！」

我和瑪琪討論我們的休假計劃，夏威夷的綺麗，薛尼港的豪華，金字塔旁的斜陽，君士但丁回教寺院尖頂上掛着的新月，逐一出現我們的眼前，就寢時又已經是深夜。

第二天醒來，柔和的陽光從窗戶滲入，知更鳥在枝頭嘍嘍試歌，連公園裡吹過來的風也帶着新生的氣息，已經是初春了。

敲過十點，我們進入起居室，檢起早報。「你要吃什麼蛋？」珍從廚房裡叫道。

「荷包蛋。荷馬呢？」

「到公園散步去了。」

「什麼時候走的？」

「九點鐘走，說回來才吃早點。今天天氣可真好。」

「好。他精神怎樣？」

「我從不會見過他的氣色有那麼好！他看起來正像一個大學生去赴女朋友的約會。」

我拿起報紙，看着標題，却又不能集中注意。「你不想去找找亞當嗎？」瑪琪問道。

「找他有什麼用？」我說：「而且，他也快該回來了。」

「你以為他會回來嗎？」

「爲什麼不回來呢。他不是時常一個人到公園散步的嗎？」

珍送來了餐盤，土司片上兩只雞蛋像一双黃澄澄的眼睛在瞪着我。我突然覺得不餓了，放下了盤子。「你還不去找他嗎？」瑪琪又提議道。我看看窗外，半空的太陽，林頭的小鳥，都像在對我嘲笑。珍也在注視着我，額角滲着汗珠。

我站起來，說道：「好的，我就去找他。」匆匆換上衣服，來不及打領帶，便出去了。

在旅館門口，我小心地朝街道上下看了幾遍。通公園的路至少有一打，誰知道他走那一條呢？我決定先在門口等候也許馬路的兩邊隨時都會出現一頭紅髮的。五分鐘過去了，我開始向康涅狄克大道走去。不對，旅館背後有一

條穿過公園的小徑，他多半會從那邊回來。我轉過來，順着小路走了半英里，又停住了。真傻，我對自己說，也許他現在已經回到旅館了，瑪琪和珍會笑我的。

回到旅館，我問司閘：「你看見亞當先生進來嗎？」

「沒有，史密士先生，我看見他出去，可沒有見他進來。」

「和別人在一道嗎？」

「讓我想想看——沒有，就是一個人走的。自然他不一定要走這個門回來，從陽台和游泳池那邊都可以進來。假如他到公園去，從那邊回來倒是近路。」

「謝謝」。從公園裡回來，自然走後門方便，走廊上的櫃台總該看到他了，我便進去問帳房有沒有看見亞當先生。

「噢，是的，史密士先生」，他說：「他九點鐘的時候下來，留一封信給你，他說你會來取的。」他從牆上的信筒拿下一封信遞給我。

「謝謝」。我笑了一笑，說道。人家遞信給你的時候，即使裡邊是勸諭令，討債書，你總得笑着臉道謝的。我讓我的腿帶我到電梯去，「五樓」，我說。就像不會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

電梯司機說：「你不舒服嗎，史密士先生？」

「噢，有一點。」

我發覺自己站在亞當套房的門口了。也許那是一張通知我說要在外邊耽擱一會的便條。也許我在自尋煩惱，還是先看過信才進去吧。我從口袋裡抽出信來，看了一眼，那是一個旅館用的封套。潦草地寫上「斯提芬史密士」幾個字，這幾個字不會有什麼意義，假如他逃走了，我應該越早知道越好。我開始想將它打開，又放進口袋裡去。你這懦夫，我想。又從口袋裡拿了出來，跨進房去。

「怎麼了？」瑪琪問。

「他還沒有回來嗎？」我說，瑪琪沒有回答，「他留下了一封——這兒有他的一封信」。我試着想將它打開，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動手。

「讓我來」。瑪琪說，她將信拿過去，將手指插進封口，只一轉便開了口。裡面是一張兩面都寫滿了字的信紙，瑪琪將它舖在桌上，我伸頭過去，從瑪琪的肩上看道：

親愛的斯提芬：

這是我的辭職書。根據憲法，我和任何美國公民一樣；對職業有抉擇去留的自由。從現在起，我和重育會告別了。

我不願意這樣做，因為我知道這會使你為難。假如因此而使你獲咎，請相信我，我實在抱歉，不過我知道你總有辦法可以脫身的。

反正你遲早可以知道，我不如先告訴你，我是和潔地一起出走的，我們永遠不會回來了。我曾經竭力想盡我的責任，要是參議員菲諾得沒有抽中第一號，我還不會這樣急於採取行動的。可是事實如此，已經超過我所能容忍的限度。潔地說，第一個人工受孕的孩子，很可能承襲了參議員菲諾得和我的劣點；為人類的前途着想，我覺得我不能夠這樣做。

我同意波基先生的看法，這個世界應該消滅。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勉強延續它呢？

對艾連和我的女兒，我將是一個罪人。不過我留下的錢總夠她們使用，我也知道艾連會了解的，和潔地一起出走，是我唯一可以獲得快樂的途徑，她是唯一有勇氣幫助我的人。

再會了，斯提芬！

荷馬

又：問瑪琪和珍好。

我拿起電話，「你要打給誰？」瑪琪問。

「我也受够了」，我下了决心，「我要訂兩張飛機票，我們飛回紐約去，管它的重育不重育！」

瑪琪將電話拿過去，掛上了。「不」她說：「你要負責的，要是你現在走，我也要離開你了，我會的！」

珍還在看詭當的便條，她看完了，緊握着信，靜靜地滑倒在地上。「你看你幹的事」瑪琪說：「她昏倒了，趕快拿濕毛巾來，你這個大笨蛋！」

(未完待續)

「好啦，我得告辭啦。」

「您真要走，我也不便多留。」被煩擾的主人說。

「是的，我真得走啦，這次的拜訪十分地愉快；你知道我來的時候，正患頭痛，現在竟完全失去了。」

「哦，並沒有失掉，」主人忍耐着回答：「現在被我拾着啦！」

X X X X X

「少校，每天早晨都有兩杯雞尾酒送到你房間里，好像有人陪您喝酒？」

「是的，先生。一杯酒下肚，使我覺得像另外的一個人；另一人當然也得喝一杯。」

# 大成電氣行

經理：林維屏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路二十九號

電話：三六七八號

選辦各種紙張·油墨·印刷機械  
材料·其他各種進出口業務

## 信昌進出口行

本行原名「信昌紙行」爰於建設廳通令整理進出口業務後本行爲擴展進出口業務配合舉辦各種印刷機械印刷材料以應業界需求起見特將名稱改爲信昌進出口行

臺北市歸綏街一六〇巷三號  
電話：三七五四·四七九〇

專營進出口

台 一 行

TAI I CO

◆ 營業種目 ◆

{ 五金機械 電機材料 }  
{ 各國名葯 化學原料 }

◆ 代辦進口 報價迅速 ◆

三菱馬達 (輸出標準型) 直輸入元

本行 臺北市延平南路三三號

電話 3 7 8 7

分行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駿河臺一丁目六番地

電話 神田 (25) 0 1 1 1 號

大源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鋼五化路工一如無

鐵金工鑛廠應蒙任

機工原局器俱賜歡

械具料廠材全顧迎

地址：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五十三號

電話：三九七二

電報掛號：VANCO

高雄市瀨南街二一九號

# 協進電業行

林大陣

電話：四五〇八

康健到不買但，藥醫得換以可錢金

識知生衛的富豐有只  
康健的正真障保可才

## 大衆醫學

道之身強病防您訴告以可  
伴相醫名過勝，手在卷一

健康的雜誌！

健康的知識！

健康的讀者！

### 訂閱優待辦法

一期仍爲三元 一季三期八元

半年六期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二十七元

請到就近任一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四聯單」，  
填明「臺灣一六〇一號大衆醫學出版社」賬戶，並  
詳註訂閱起迄期數，姓名及地址，連同訂費一併交  
郵局驗收，本社即按期寄書，可免郵匯費用。如不  
用此，寄款請用匯票或報值函件逕寄臺北國防醫學  
院大衆醫學出版社

# 光明電業社

臺灣電力公司甲種認定店

歡迎各工廠機關比較採購

專營：

造	製	程	工	料	電
各號銅線	第四種絕緣電線 第三種絕緣電線 第二種絕緣電線 第一種絕緣電線	通信，包辦設計， 私設電話， 內外配電線路，	電燈，電動機， 其他特種器材，	電表計器，變壓器， 電話器械，交換機，	電線，電纜，花線， 碼子，開關，電池，

臺南忠義路一五二號 總行

電話：五四四號

高雄大勇路一〇五號 分行

電話：四三九〇號

台南建國路一二號 工廠

台南市西區長樂街二十五號

# 南興行

電話一六六號



最佳  
滑機油

● 供應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產品歷八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一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

天然氣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附屬產品

1 石油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Products from petroleum

去漬油 Cleaning Naphtha	石蠟甲等 Paraffin Grade A
打火機油 Lighter Fluid	乙等 Grade B
剎車油 Brake Fluid	丙等 Grade C
切削油一號 Cutting Oil No.1	炭煙 Carbon Black
二號 No.2	黃油脂 Grease
調水油 Marine Engine Oil	

2 瀝青 Asphalts and Bitumens

鋪路凝滯柏油 Asphalt Concrete	絕緣柏油 Insulating Asphalt
融合柏油 Asphalt Flux Oil	塗料柏油 Cutback Asphalt
瀆澆路面柏油 Asphalt Macadam	柏油漆 Asphalt Paint
屋頂柏油 Roofing Asphalt	特製絕緣混合物 Insulating Compound
防水柏油 Water proofing Asphalt	柏油蔗板 Formosite

3 溶劑 Solvents

劑油 Solvent Naphtha	丁醇 Butyl Alcohol (Pure)
溶劑油 Mineral Spirit	異丙醇 Isopropyl Alcohol
調合油 Thinner	丙酮 Acetone
洗漆水 Lacquer Remover	

4 化學藥品 Chemicals

甲苯 Crude Toluene	濃硫酸(純) Sulfuric Acid (pure)
二甲苯 Crude Xylene	濃硫酸(工業用) Sulfuric Acid (Comm)

有機化學藥品，種類繁多，另見詳單，函索即寄。

5 雜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醇油 Butanol Oil	氧氣 Oxygen
霉劑 Mold Inhibitor	氫氣 Hydrogen
酒精 Alcohol Dehydrating Agent	碳酸氣 Carbon Dioxide
活性白土 Acid Clay	示水膏 Water Finding Paste

上列各種產品均可大量供應

接洽地點：台北市館前路七十一號本公司

電話：2108 · 2226 · 3973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四元正



# 辛克力

創立 1888 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一二九號